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85

第 85 册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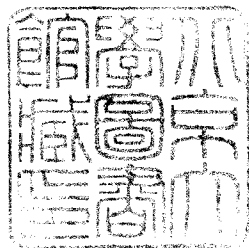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85 冊



# 第八十五冊目錄

蒲柳泉先生年譜清康熙二十六年至卷末	一
張文貞公年譜	八三
文貞公年譜	一三一
榕村譜錄合考	四〇三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一六八七）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春，先生摯友張篤慶赴都入監，應順天秋試，有寄留仙希梅諸人詩云：

清明時節杏花風，有客南來類轉蓬，  
鴛馬自慙過冀北，神魚終羨奮天東。  
故人詩酒遲經歲，海國文章賴數公，  
此後遠期俱努力，聊齋且莫競談空。  
（見張篤慶年譜稿、崑崙山房詩稿）。

是年秋，游歷下，應鄉試，報罷歸來，攬鏡蒼然，遂作責白鬚文，感老之將至也。文云：

年來白鬚，歲添一莖，鉗去復出，  
丁卯秋，自稷門鍛羽歸，攬鏡蒼然，  
彌增感憤，因爲文以責之，其詞曰：

嗟汝白髭，何其不通，拳拳在頰，鬢絲相似，皜皜沾喙，  
魚刺遂同，能化妍而為醜，能使少而為翁，取憎於鴛  
鴦隊裡，見笑於佻健場中，官有汝則致惡於大僚，士  
有汝則取厭於文宗，馮唐於馬淹蹇，顏駟因而飄蓬，  
嗟汝白髭兮胡不情，汝宜依宰相，汝宜附公卿，勛名  
已立，尚不汝驚，我方抱苦業，對寒燈，望北闕，志南  
溟，爾乃今年一本，明年一莖，其來滾滾，其出營營，  
如襦襜之客別去復來，似荒蕪之草剗盡猶生，抑何  
顏之厚而不一類也。青已，嗒然隱几而卧，彷彿有素  
衣丈夫逡巡而入夢曰，我髭神也，聞子話怨，願進一  
言，乘時節禹，棄儒終軍，年方弱冠，置身青雲，我

猶未至，彼已黷群，我之既至，彼已元勳，白頭宰相，世所  
常聞，抑乃何惡於我焉，子乃蹉跎歲月，四十無聞，人  
脫白紵，子尚青衿，不面目之自覲，而何怨我之紛紛也，  
且我之為人，麗也，或稱美於天子，或見拂於貴官，擗搖  
則萬絲飄領，掀動則滿座承顏，黑固炫美，白亦壯觀，  
人美如玉，我貴如蘭，自為子麗，乃殊不然，朝沾麻  
粥，暮挫煤烟，呻吟五夜，既斷猶拈，冬受布被之折，夏  
為暑汗之沾，為子麗者不亦難乎。我不怨子，子胡怨我  
為？予聞其言，癡若木偶，不敢出聲，欲加夷族，削剝如  
僧，翕然自顧，是何情形，欲求為法，強使變更，根如  
蠟集，醜態靡增，俛首沈思，而得一謀，於是奮然作色

而大言曰，咄汝罷，我所以畏汝者，尚有非分之心焉耳。  
今將投毛錐，焚竹筍，巨碎琉璃，床敲翡翠，既無上  
官之逢迎，又無少婦之可媚，我亦何求於汝哉。其人遂  
巡將別，瞠目若懟，但拱手曰：憑子；憑子。先生豁然  
而醒，拈髭而視，教莖挺然，猶含怒意。（見聊齋文  
集）。

同邑解元畢公權世持卒，先生賦詩挽之（畢氏家譜、聊  
齋詩集）。詩云：

才人聲望壓何劉，遽去修文白玉樓，文字論文如一日，  
溪山回首竟千秋。魂能填海終遺恨，土到成花亦合愁，  
未至東泉先涕淚，於今不敢過西州。 謫仙已自厭塵

寰，江上騎鯨去不遠，眼看卽原埋白骨，人餘魂魄戀青山。風流頓逐寒灰盡，名壽由來造物慳，他日應聞湖海客，相逢猶在五城間。高臺東望一淒然，秋樹籠籠倍可憐，方冀玉堂垂大業，徒勞白髮哭新阡。酒壚再對河山鈔，燕子重來舍宇遷，舊日登臨攜手地，長溪惟見水濺濺。人生速老苦如蠶，漫賦招魂望斗南，三月父亡猶未殯，七旬祖在復何堪。年年宿莽惟青冢，事事成家倚少男，癡絕南溪金線柳，長條依舊拂寒潭。生將玉樹委荆榛，海內誰能步後塵，百事俱勞肩重荷，小成寧足結終身。死原字宙難堪事，君自國家可惜人，薤露一歌山色黯，燕齊名士盡



浴巾。星河搖動夜黃昏，刻燭懷人意緒繁，山上孤  
碑新湧淚，石頭冷月舊精魂。直將風雅淪千古，豈  
止蕭條在一門，幸有庭階諸玉樹，父書留得故香存。

— 54 —

每逢雅集倍思君，議論風標都不群，抽盡文思真  
似繭，遺來墨氣欲成雲。空花幻夢三生約，荒草斜陽  
六尺坟，錢羽東歸人不見，一聲鄰笛泪紛紛。仙人  
跨鶴白雲鄉，劍履雖遥姓字芳，淪落祇應悲老大，  
窮通元不繫存亡。枯蓬密掩麒麟冢，溼土常埋翰墨  
香，君已成名我尚賤，未知生死更誰強。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修族譜，譜成，先生自有序云：

吾族子姓日繁，所居滿井莊，由此易名，（即今<sup>名</sup>蒲家莊）  
萬曆間，闔邑諸生，食餼者八人，族中得六<sup>見</sup>焉。嗣後  
科甲相繼，雖貴不及崔盧，而稱望者，往往指屈之。  
……（蒲氏家譜）

喻成龍任山東鹽運使。（山東通志職官表）

是年長男箬補博士弟子員。（見胡懋勳撰蒲公青笠  
墓誌銘）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一六八九）先生五十歲。

是年王士禛古懽錄書成。

邑令張石年<sup>唱</sup>去淄，先生有送別詩三首有引，并賦悲喜  
十三謠贈之。云：

叔度來三年矣，日喫咻人，春和中人骨，聞拔擢去，如嬰  
離母也抱者，適駕南巡，謀要遮之而以請，肩所摩滿  
衢，踵所止滿邑，涕所墮皆滿眶，謀而合，衆心則喜，能  
行者馳之，弱者不能行資斧之，騎者步者，肩負腰  
纏，如蟻還其國，數十里塵無斷際，縷縷慙慙然道相  
屬，然萬趾南圖，而龍飛西去遠矣，數矣哉。居者  
眩眩目睛勞，過南北行人，絮絮提問之。既得耗，無老  
幼皆懊，無靈蠢皆愴，無男婦皆涕洟，里中三五偶而  
語，口無雜典，悼今離，道昔德政慈語也。共言侯去  
悲大喜七，初不解，請屈其指，恍然始信，感焉謠，聽  
輶軒採擇焉。

正糧一百外三千，歲歲清除感二天，只恐仁明新令尹，初來不解省民錢。農人悲。貧苦忻逢春費廩，君侯西

去我何堪，直將抱卷隨鳧鳥，從此移家向渭南。儒童

悲。鼠雀潛跡虎翼收，石壕村裡靜幽幽，三年繞得

眠高枕，又杖青藜送細侯。鄉人悲。老父常愁老嫗哀，

只因蕩子苦低徊，棘中鸞鳳高飛去，袋內糊猴放出

來。翁媪悲。

白望無聞估肆安，羣商送別語言酸，商

量共釀錢千百，準備來年答應官。肆買悲。

憐才不

惜語褒揚，座上春和齒頰芳，一曲驪歌齊下泪，啣恩不

是為捐囊。名士悲。

屏息慙慙相對愁，騎差奔入笑無

休，郵傳接得還官報，也有侯名在上頭。衙役喜。三年

盧雉不曾呵，官禁新弛意若何，倒篋看來穀子在，塵埃吹去又摩挲。博徒喜。從此河陽不種花，誰將曲直辨蓬窓，只拚十萬青蚨子，買得衙門當作家。豪強喜。刀筆無靈舊索輕，從今皂舍復知名，只消一片剡溪紙，木索郎當繫滿城。訟師喜。雅化行來舊染青，巫風久不到山城，明朝又摘領鬍鬚，打點胭脂上戲棚。端士喜。花封何處賣金釵，半掩柴荆首暫埋，直到雙鳧飛去後，再求保甲上門牌。娼戶喜。福威久不自臣家，階下蓬蒿亂似麻，邸報初聞應大笑，欲同兒女拜燈花。

按張石年為一代循吏，此篇可作張公宰淄時之史，并可見先生對社會之觀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一六九〇）先生五十一歲。

擬上如意養老詔令天下七十八十以上者各賜粟帛等項有差群臣謝表。擬上東巡軫念民生疾苦特將康熙二十九年錢糧盡行蠲免群臣謝表。擬上至孝性成恭遇皇太后萬壽聖節御製萬壽無疆賦仍命翰詹諸擬作進呈御覽遂賜御書各一幅謝表。（見聊齋文集）。

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喻成龍轉山東按察使（山東通志職官表）。  
進士始稱老爺。

志異「夏雪」：「……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先生五十三歲。

是年為王梓岩作追遠集序云：

王子梓岩，文章風雅，弱冠知名，而諷詠餘暇，急精顧  
陸之長。且鑄鏤圖章，罔不臻妙，非其慧業深耶，而其  
性敦篤，一意孤行，凡深所寄，黠者或以為王子為愚，而王  
子正過人遠甚。……」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一六九三）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擬上御製通鑑補頒賜文武大臣群臣謝表。擬上命  
將御製孔子贊詞著翰林院書寫文國子監勒石摹搨頒發  
各省群臣謝表。

喻成龍轉山東布政使。喻成龍正菴，見先生詩，傾慕，  
飭邑令盡禮敦請，邑令馳驛遣吏伴送之藩署，館之幕中

者數日，為賦詩題梅花書屋圖而還。詩云：

臘月梅花繁滿枝，千朵萬朵紛離披，時雜香香抱書屋，  
橫斜疏影白如簾，庭院無風香自流，寒蕊墮地芳塵撲，  
翹想屋內白雪人，品似梅花淡煙拂，頻依畫檻笑吟生，  
墨瀉飛霞散珠玉，崩窗裂石青天驚，直探驪龍握雙角，  
大雅真能起浮衰，寧止仁聲空谷刻溪安道消作圖，  
千里雲山滿尺幅，身入羅浮夢依稀，恍對梅檀聞清馥，  
我分筆札憶梅開，如坐春風登春臺。

王洪謀柳泉居士行畧：「……至喻方伯成龍正菴，見詩  
傾慕，飭同邑侯興安，盡禮敦請，先生高卧不起，畢  
刺史戴績際有父子勸駕，乃肯一往，邑侯馳驛遣吏，



伴送之着署，方伯儀禮有加，館之幕中者數日，為賦  
梅花書屋圖而還，此可以知孤介之性情矣。……  
畢際有卒，先生為詩挽之，并作徵挽詩序啟。（聊齋文集  
詩集及畢氏家譜）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一六九四）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喻成龍離山東，先生賦古體一首送之。云：

喜樹自有陰，良禽亦有媒，細麻生蓬中，雖直固不材，國  
士策高足，誰能終蒿萊，卞和抱荆璞，獻上章華臺，楚  
王憤不顧，棄之等塵埃，生平寡親合，至老同嬰孩，羞  
見城市人，口吃不能開，枯螢照蓬窗，冷几研灶煤，名  
賢蒞東疆，偉抱傾琪瑰，叨陪何遜後，給札賦官媒，虛

衷真愛士，煖律吹寒灰，招此飄泊魂，入室羅春醅，豁  
達見胸襟，爽氣清九垓，猥以管蒯姿，越府備三才，  
駑馬遭孫陽，造物為忌猜，埽軌方恨晚，除詔何迫  
催，宇內有知己，萬里猶庭階，祝望在功勳，離別  
寧足哀。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先生五十六歲。

是年村中修關帝廟，八月建碑，先生為文記之。云：

蒲家莊舊有關帝神龕，眾嫗其湫溢而褻聖像，欲大  
其規模，而又為地基所限，乃鳩工庀材，稍式擴之，非敢言  
廟貌，亦聊蔽風雨云爾。（廟碑）

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二七八，城郭盡墟。……（志異水災）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一六九六）先生五十七歲。

擬太和殿告成群臣賀表兩篇。

懷刑錄書成，先生自有序。云：

聖人制禮以範世，而世多悖禮，則刑生焉。……即如罵  
之道，出於口而無刑至細也，而子孫施諸祖母，奴婢施諸家  
長，皆論死，世俗烏得而知之乎？即子行素集五服之禮，  
並稽五服之律，授余相質，余讀而嘆曰，充此意使讀  
禮者知愛，讀律者知敵，其有裨於風化非淺也。余因  
即其本而錯綜之，隨親屬別作部，使尊卑之分，親疏之  
義，愚夫婦一見可了，又集日月所易犯者，增之為懷  
刑錄，庶吾人知所措手足，<sup>手</sup>總額之曰，措素書行素書。

當不以念言為漢也。康熙三十五年子月上浣。（聊齋文集）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先生五十八歲。

小學節要書成，有跋。

小學之書，教人以事親敬長之節，威儀進退之文，良足發人德性，真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然其書廢置已久，不惟目所不及見，並有耳所不及聞者。邇年童子之科，取教綦滋，往往年逾不惑，猶操童子業，忽增五六萬言，俾同聽角者明悟其中，亦良苦矣。余節其要存三分一，便老蒙士之記誦，不許齟齬者竊取也。康熙丁丑十月望後四日。

是年選宋七律詩三百二十二首，名曰宋七律詩選，先生自文為跋。

宋人之什，率近於俚，而擇其佳句，則秀逸中自饒天真，唐賢所不能道也。丁丑冬，余從畢子崑明，假得詩鈔閣錄之，因其浩瀚，即有絕工處而他句大不相稱者，輒棄去，故僅存三百二十二首。吾於宋集中選唐人，則唐人遜我真也。敢云以門戶自立哉，未載戴公一什，亦聊解嘲耳。臘月十四日。（聊齋文集）

按此可知先生讀書與治學之方法。

十一月高珩卒，先生有詩挽之。（見高氏紀，聊齋詩集）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一六九八）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唐夢來賚卒，先生代泉紳作祭文。（國史本傳、聊齋文集）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一六九九）先生六十歲。

擬上南巡河工賜膏撫藩臬大臣御書御選古文淵鑑及御製耕織圖詩群臣謝表。擬上親巡河工凡經過地方恩赦罪犯群臣謝表三篇。擬上以河工告成允河臣請著平河要畧永昭法守群臣謝表。（以上見聊齋文集）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邑令趙錫仁，謀建西關大橋，請先生作募捐序。

擬上三孝性成恭過皇太皇萬壽聖節御製萬壽無疆賦仍命翰詹諸臣擬作進呈御覽遂賜御書各一幅群臣謝表三篇。（以上見聊齋文集）

康熙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新城王士禛（時官刑部尚書）請假歸里，十月假滿赴京師，先生賦五言古體詩一首送別。（見三啟磊繪，系河飲錢圖題詠）

作邑青雲寺重修二殿碑記。（石碑）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有訊內人病詩。

三月病初愈，首途赴濟，途中遙見山村紅綠如画，有詩紀之。（編年詩集）

在濟南朱立政<sub>綱</sub>席中，得晤張杞園<sub>貞</sub>先生，依依援止，不覺日暮，歸途放歌。

附朱子青先生贈詩。

舊雨情深動雁群，西風蕭瑟又逢君。詩吟籬下狂猶肯，書著山中老更勤。身外得名空落落，眼前餘子任紛紛。泉香峰翠勾留處，且共閑譚坐夜分。（見觀稼詩集）

題張杞園遠游圖。  
八月十九日自濟歸。十月十七日歸家途中日暮，為詩紀之。

（編年詩集） 讀三國志有感，乃賦一詩。（編年詩集）  
王阮亭過賜古懽錄，用黃太史題放鵬圖韻謝之。

作南山歌，壽畢年伯母三夫人。擬上念二習宜端御製不訓  
戒士子文頒行天下群臣謝表二篇。擬上以幾餘所臨摹法  
書特賜大學士以下九卿翰詹科道諸臣御書各一幅群臣謝



表。<sup>三篇</sup> 擬上允科巨奏請賜宗儒節孳子孫世襲宗正經博士謝表。（以上見聊齋文集）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一七〇三）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為王玉斧題立雪詩思圖。賦表太君苦節詩并序。

四月十八日與笏過興山風雹驟作，為詩紀之。冬初過石隱

園即景賦詩。（編年詩集）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一七〇四）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日用俗字書成，有序。

「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編為此書。上音之訛，如猥讀為脚，種耜讀

為種之類，悉從正字，其難識者，并用音切於大字之側，若偏使旁原係諧聲，例應讀從半字，概無音切，或俗語有南北之分，同偏一借月，皆字彙所有，使人可以意會，俗字不能盡誌，而家常日用可以不窮矣。

是年淄川穀貴錢賤民餓，六月初八得雨苗茂盛，七月野蚘生，遍地如蟻，繼之以蝗，歲歉。先生有記災前後篇，上布司救急策。

五月歸自郡，見流民載道，問之皆淄人也，乃賦古體詩一首紀之。云：

大旱已經年，田無寸草青，大風折枯蓬，瀟頭黃埃生，五月行復盡，寧有望西成，壯者盡逃亡，老者尚伊嬰，大

村烟火稀，小村絕鷄鳴，流民滿道路，荷篋或抱嬰，履行菜色滿，風來吹欲傾，飢屍橫道周，狼藉客駭驚，我行至舊村，鄰半為逃氓，官慈盜日多，日落少人行，父老對歎歎，愁旱心煎烹，尤恐天雨降，晚田無人耕。

有祭蠶蟲文，未若撰年月，亦疑係是年所作。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〇五）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農桑經書成有序。

居家要務，外惟農而內惟蠶，昔韓氏有農訓，其言井井，可使紈袴子弟，抱卷書生，人人皆知稼穡，余讀而善之，中或言不盡到，亦或行於彼不能行於此，因妄為之增刪，又博採古人之論蠶者，集為一書，附諸其後，雖不能化

天下，庶可以貽子孫云爾。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正月二十四日。

上元日食粥隱落半齒，有五言絕句一首紀之。云：

老齒漸彫落，吾存幸不妨，况猶餘半壁，殘缺當成行。

三月赴濟南途中賦詩紀之。云：

馬上吟鞭背曉暉，杏花村盡燕飛飛，風開細柳黃初褪，暖入平蕪綠欲肥，晚麥如絲春慘淡，舊村經眼

夢依稀，長途人至愁邊至，惟見隨陽雁北歸。

是年先生次男笏、季男筠入泮，四月十八日先生喜自賦

一詩云：

中男行年逾三十，小男參差近而立，年年文戰垂翅歸，

兒時小品仍編輯，不恨囊篋怨學疎，蓬茅坐對空邑邑，  
今歲校士遭奇荒，猶守舊轍戀鷄肋，婦子減餐食供糗  
糧，資斧尤費周張力，眼中但見一芹青，抱卷亦猶生顏  
色，兩兒仍復破天荒，并邀天幸被援拾，非遇關西徹底  
清，幾何不作向隅泣，小慚小好且勿懼，無底愁囊今始  
入。（以上見聊齋詩集）

按此清季秀才困苦讀此篇末句可以知矣。

擬上以山左饑荒截漕賑濟全蜀四十三四兩年錢糧仍親巡  
地方省民疾苦群臣謝表。 擬上以河工告成躬親巡視兼山  
左饑荒自連年蠲賑之後民困新蘇即以省間疾苦群臣謝表  
二篇。 擬上念山左饑荒連年蠲賑年歲初豐仍東巡以省

疾苦群臣謝表。擬上諭科道取通五經者三人增詔誥各一道  
群臣謝表二篇。擬上賜廷臣古文淵鑑群臣謝表。（以上  
見聊齋文集）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先生六十七歲。

上元與族元亮、姪淳、及兒麓、笏、筠輩，登蠶山，得五言絕  
句二首。

是年藥崇書成，自有序：

疾病人之所時有也，山村之中不惟無處可以問醫，並無  
錢可以市藥，思集儲方，以備鄉鄰之急，志之不已，又  
取本草綱目鑄簿之，不取長方，不錄貴藥。……偶有所  
苦，則開卷覓之，如其日病者，何鬼、何祟，以費白財送  
之云爾。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見聊齋文集）

按先生鏡意著述，警發薄俗，而於當時社會需用之

書，如農桑經、藥譜、日用俗字、婚嫁全書等，悉以  
研積覃思而成之。其為社會服務之精神，令人仰企。  
夏赴濟南僦居湖樓得七絕二首。（見聊齋詩集）  
是年韓過春任淄川縣知<sup>縣</sup>舉辦積貯社。先生有序。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先生六十八歲。

代畢韋仲<sup>盛鉅</sup>作色侯韓義仙過春<sup>寄子記</sup>。

是年朱子青<sup>綱</sup>卒<sup>（朱氏家譜備考）</sup>，先生以詩輓之云：

蘊籍佳公子，新詩喜共論，如何一炊黍，遂已變晨昏，歷  
下風流盡，楓香墨氣存，未能來芻帛，雪涕賦招魂。

朔日髮辮為髮工削去半尺，遂賦五言絕一首紀之云：

荒年肢體悴，毛髮未成災，今復除煩惱，從茲順境開。

（見聊齋詩集）

蘇州七月初三日大雪，百姓惶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先生有

文誌之。

志異卷十五「夏雪」：「……丁亥七月初三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一七〇八）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二月十五日赴濟南，時值雨後，道途泥滑，乃作鈍蹇行，古體詩一首。

在濟南賦厯下吟并序之：

<sup>7</sup>薄遊稷門，適值試士，少見多怪，因志所感，索和同人。試期聽唱名，攢弁類堵牆，黑鞞鞞人背，跋扈何飛揚，輕者絕冠纓，重者身夷傷，退後避噉應，逐出如群羊，貴倨喜嫚罵，俚儻甚俳倡，視士如草芥，



而不齒人行，帖耳俱忍受，階此異寵光，此中求伊周，亦復何憫愴。羈留幾兩月，拆名尚未確，看囊無一錢，蕭然剩空橐，盡粟儲正供，竭資悉糶却，缶中蛇不存，皮骨盡剝削，東海有名士，旋歸失發落，遠牒追逮至，與立三章約，五日一隨場，命題試兩作，日久資斧絕，歷下猶漂泊，躑絕衣帶斷，乞食在郊郭，友朋哀王孫，減餐食進杯勺，自言千里人，寄信道遼濶，丐活何可長，恐將葬溝壑。司衡真巨擘，近世罕匹儔，明月無私照，良才亦見搜，朱標案將出，紅箋報已投，處處任爾爾，無人問所由，獨乃至般陽，妄聽怒嘲啁，云此有關節，案名一筆勾，佳文受特知，反顏視

若仇，黜老久京闕，僥取任所抽，顛倒青白眼，事奇真殊  
尤，賢守為寬譬，拗怒無夷膠，良士亦何辜，陷此塵谷  
幽，芹微亦名器，擲握如穀枝，翻覆隨喜怒，吸呼為棄  
收，古來僅一見，聞者心駭憂，辱實既已謝，賢名亦不  
留，方嚴自有道，何必在謬悠。 收錄仍棄捐，悲憫  
怨落招，乃復被拘留，旅食待敲扑，不得趙孟貴，徒苦  
趙孟惡，趙孟設身處，無乃太酷虐，怨毒至終身，安能  
遽忘却，自謂矢清公，道路為一嘆，試童禁回籍，古來  
未曾聞，邑童恆數百，額錄十餘人，羈留在逆旅，資糧  
苦艱辛，內輸出司文，趾高氣如雲，夕發期朝至，愆期  
灑服中，驕浮濟刻薄，遂成無道昏，萬人被黜落，道

路涕紛紛，菽豢無廢色，志士死不存，河伯如不怒，到  
途亦不澤，何必大方笑，望若始云云。（以上見聊齋詩集）

按此，可知當日試場現象，及士子生活與感想。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先生七十歲。

是年二兄相齡（字辛甫）卒。辛甫病甚，獨留，自言適至一  
處，門額一匾，大書黃桑驛，或謂余當居此，視之一望無  
際，止寥落數屋耳。先生遂賦二絕焚之。詩云：

兄弟年來鬢髮蒼，不曾三夜語連牀，黃桑驛裡能  
相見，別日無多聚日長。

百畝廣庭院不分，索居應復念離群，驛中如許閒田  
畝，煩構三楹待卯君。

初夏閱齊民要術，乃手錄之。

先生自誌手稿：「……己丑初夏偶閱齊民要術，見其樹畜之法，甚有條理，乃手錄成冊，以補家政之缺。……」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貢於鄉。

王洪謀撰柳泉居士行畧：「……庚寅貢於鄉。……」

蒲箬柳泉公行述：「……歲己丑我父食餼，二十七年例應預考，庚寅歲貢。」

按淄川縣誌貢生門小傳：「……辛卯歲貢。……」茲從三蒲之說，註於是年。

先生自是年家居。

蕭第柳泉公行述：「……撤帳歸來年七十矣。」

蕭第柳泉公行述：「……我父七十有四，不教生徒者僅四年……」

代畢韋仲作賀燕人鄉耆序。（見即齋文集）

是年與邑人張歷友篤康李希梅堯臣同為鄉飲介賓禮

畢歸作一口號紀之。

憶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矯首躍雲津，誰知一事無成就，

共作白頭會上人。」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二）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仲春為封公敏吾建墓碑。五月十一日新城王士禛卒，

先生賦詩四首輓之。為李淡庵題小照。游青州道中得

雜詠七絕五首。代畢韋仲盛鉅作祭王士禛文。先生長

孫立德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喜賦一詩云：

昔余采芹時，可曾冠童試，今汝應童科，亦能弁諸生，  
微名何足道，梯雲乃有自，天命雖難違，人事貴自勵，  
無似乃祖空白頭，一經終老良足羞。

至歲暮，先生賦五律一首誌之。詩云：

七十有二歲，衰慵朋舊疎，苦閒枯禿筆，撥悶檢農書，  
忽忽日已去，迢迢年復除，此身幸頑健，敢恨食  
無餘。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一七一二）先生七十三歲。

是年人日先生得七言絕一首，上元得七言律一首。

諸稚孫皆以痘殤，情不可忍，賦詩哀之。

十月在孫聖佐齋中賞菊，賦詩數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邑令（譚襄）贈匾，先生有詩紀之云：

「白首窮經志願乖，慚煩大令為懸牌，老翁若復能昌後，應被兒孫易作柴。」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七一三）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求邑令支發貢金。

六月十一日晚呼若男共飲。

季夏建築磊軒成并賦詩示長男若。

「我不耐愁思，生平樂苟安，人本有餘地，爾務為其難，半月采璞石，輦積如丘山，人畜越澗谷，揮汗運陶執，甕罄錢囊溢，日夜心憂煎，仲春阻季夏，拮据始告竣，客來一壺酒，登台望青山，客子快登臨，主人快息肩，

主客兩相快，把盞一醺然。

七月初一落一齒。

中秋，劉孺人與女及諸婦把酒語，刺刺至午漏，翌日而病，榻上呻吟四十餘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卒。（見劉孺人行實，蒲筭祭母文）

附元配劉孺人行實。

孺人劉氏，清松齡妻也。父季調文學諱國鼎，文戰有聲，生四女子，孺人其次也。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讀，文傲陶節，而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去而學賈，積二十餘年，稱素封，然四十餘無一丈夫子，不欲復居積，因閉戶讀，無釋卷時，以是

—— 85 ——



宿儒無其淵博。而周貧建寺，不理生產，既而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每十餘歲，輒自教讀。而為寡食眾，家以日落。松齡其第三子，十餘歲未聘，聞劉公次女待字媒通之。或訾其貧，劉公曰：聞其為忍辱仙人，又教兒讀，不以貧輟業，貽謀必無蹉跌，雖貧何病，遂文定焉。順治乙未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堅，亦從眾送女詣婿家，時年十三，先母董太孺人與同寢處，訛言既息，始移歸。又二年始行御輪之禮。入門最溫謹，撲訥寡言，不及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與姑諄誤也。太孺人謂其有赤子之心，頗加憐愛，逢人稱道之，眾婦益恚，率娣

如若為黨，疑姑有偏私，類偵察之，而太孺人素坦白，即庶子亦撫愛如一，無瑕可蹈也。然時以虛舟之觸為姑罪，啾啾者競長舌無已時，處士公曰：此烏可久居哉。乃折箸，授田二十畝，時歲歉，收五斗，粟三斗，雜器具皆棄，朽敗爭完好，而孺人嘿若癡，兄弟皆得夏屋，饗舍間房皆具，松齡獨異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松齡歲歲游學，孺人薙荆榛，覓儻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內外，出逢入者則避扉後，俟入之乃出，時僅生大男箬，攜子伏黠歸之徑，聞戛然者而喜焉。一庭中觸雨瀟瀟，遇風喝喝，遭雷震震，震震謖謖，狼夜入則埒鷄鷺鳴，圈豕駭

竄，兒不知愁，眠早熟，續火熒熒，待曙而已。故嘗自減餐，留餅餌啖鄰媪，臥以上床，浼作侶，雖固貧寂守，然不肯廢兒讀，憐兒幼，輒味爽握髮送兒出，又目送之入塾乃返。後又生一女三男，次虎，次筠，次笏，十餘年漸自成立。為婚嫁所迫促，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而一畝之院，遂無隙地，向之蓬藿悉化而茅茨矣。然食指繁，每會食非一榻可容。因與沙釜一，俾各炊，居無何大男食饑，三男四男皆入庠，長孫立德亦并童子科，孺人食貧衣儉，囊中頗有餘蓄。松齡年七十，遂歸老不復他遊。先是，五十歲猶不忘進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須復爾，倘命應通顯，今已臺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

以肉鼓吹為快哉！松齡善其言，顧兒孫入闈，褊心不能無望，往往情見乎詞，而孺人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聞，松齡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無他長，但知止足。今三子一孫能繼喜香，衣食不至凍餓，天賜不為不厚，自顧有何功德，而尚存缺望耶。少時紡績勞動，垂老苦臂痛猶不輟，衣屢澣，或小有補綴，非燕賓則庖無肉，松齡遠出，得甘旨，不以自嘗，緘藏待之，每至腐敗。兄弟皆赤貧，假貸為常，並不冀其償也。嘗曰，吾常受乞，而不乞於人，為幸多矣。暮年多病，歲數作，自童時有腹塊不為害，而六旬後與年俱長，至七十兩脅皆癥瘕，一作，則頭眩心痿不一狀，

然三五日輒已。癸巳七十有一，中秋與女及諸婦把酒話，  
刻刻至午渴，翌日而病，未遽怪也。踰數日，億不起，  
始甚憂之，體灼熱可以炙手，醫投寒涼熱益劇，曰：  
世盡庸醫，無益，徒自苦，不復藥矣。諸兒為市巴絹  
作殉衣方成，二十六日尚臥理家政，燈方張，頻索衣，曰：  
我行矣。他無所囑，但無作佛事而已，俄而氣絕。三  
日具殮，容貌如生，先是六十時便促營壽域，有貨相材  
者，松齡購之，曰：誰先逝占此，孺人笑曰：殆為我而設，  
但不知何日耳。歿後週身具備，乃於十月十五日<sup>午時</sup>葬焉。

按先生於此文，敘述劉孺人生平及與兄弟同耆時  
之生活狀況，相夫教子，克苦成家，自己五十餘尚熱

功名，孺人以窮通有命，山林自有樂地相勸，善其言  
自是才決舍取，是文不只為孺人行述，亦又為先生  
之自述也。

是年九月，先生季男筠，請江南朱湘鱗，為先生肖像，  
自有題誌二則。

爾貌則寢，爾軀則修，行年七十有四，此兩萬五千餘  
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頭，奕世對爾孫子，亦孔之羞。康  
熙癸巳自題。

癸巳九月，筠囑江南朱湘鱗為余肖像，作世俗裝，實  
非本意，恐為百世後所怪笑也。松齡又誌。

按此畫像係長幅絹本，着清代公服，左手拓鬚，端莊

椅坐。先生有贈朱湘鱗詩云：「生平絕技能寫照，三毛頰上如有神，對燈取影真逼似，不問知是誰何人；」從此詩中即可知朱湘鱗之寫真技術已達到如何高度也。抗戰前藏於蒲氏後裔，密不示人，其族衆亦多有未曾見者，解放後即不知所在。一九五三年春，余同山東文聯陶鈍同志前往調查，始由群衆從蒲姓一地主家中追找出來；即在當地，約集群衆商談，由蒲氏族衆推舉數人，共同保管。

鄉園憶舊錄（王培荀著）亦載有先生画像事，附錄於此：「蒲柳泉先生有小像，不知誰作，馮子琴題之云：雙目炯炯巖下電，龐眉大耳襯赤面，口輔端好吟

鬚長，奕奕精神未多見。餘不具錄……此詩能  
貌其想概，故節錄之。……（卷八，二十六頁）

### 與李淡菴書。

弟日益憊，又兼有悼亡之感，窮而無告矣。亟欲得老  
友一敘閒澗，恨道里修阻，不能親一至耳。

按先生老境於此札可見。

### 得悼內詩八首。

悼內詩八首，其末首絕句云：「五十六年藜藿伴，枕衾宛  
在爾何之，酸心刺骨情難忍，不憶生時憶病時。」

十一月二十六日，是劉孺人生辰，其孫玄德，不忘祖妣初度，  
歸拜靈幃，因與慟哭，遂賦七絕一首。



「逢君初度泪潸潸，何處來雲去不還，猶憶去年今日裡，共將杯酒祝南山。」

是年先生里滿井（即柳泉）新建龍王廟并植柳二十餘株，先生務色綫柳四株，以點景色，有文記之，已鐫諸石。

（見聊齋文集·石碑）

按是碑尚存（現移於蒲松齡先生故居保管），字劃清折，未署「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巳九月下浣」。惟以干支計，四十二年當是癸未，而癸巳為五十二年。第考其文云：「建廟安神而未遑，壬午歲僧來存，忽發是願，業鳩工庀石矣，以隔年大荒而罷。遲之六七年，勢已中寢，其徒自悟受禪戒而歸，幹師之蠱，沿門

托鉢，而工落成。……就其文意推之，當為五十二年之癸巳，亦無可疑，何以誤為四十二年，思之不得其由，特誌之，以俟博雅之士考之。

除夕賦七絕一首。

臘去春來歲又更，忽看景物夢魂驚。  
流波逝去無還日，惟有霜毛剗復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劉孺人墓，感而賦詩二首。

野有霜枯草，谷有長流川，  
草枯春復生，川流逝不還。  
朱光如石光，桃杏忽又殘。  
登壇見殯宮，叢柏翳新阡，  
欲喚墓中人，班荆訴煩冤，  
百叩不一應，泪下

如流泉，汝故即我故，胡乃先著鞭，只此眼前別，沈痛  
摧心肝，胡看陵陂麥，鬱鬱見高坟，年少遭死別，  
情猶生於文，况乃白頭侶，生子見曾孫，觸類皆辛  
酸，涕下欲沾巾，老屋汝所處，今日空無人，衾裯汝所  
寢，設置不復陳，華服汝所惜，散棄無復存，菽粟汝  
所蓄，拋擲等灰塵，性最畏荒寂，今獨眠荆榛，勉哉  
汝勿懼，翁姑為比鄰，匪久襜被來，及爾有晨昏。

附誌：「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見余睡，笑，急張目，  
則夢也。遂賦七絕一首，詩云：一自長離歸夜臺，何曾  
一夜夢君來，忽然含笑奪幃入，賺我朦朧睡眼開。」

按此詩詩集未注月日，因是重要之作，附記於此。

又殤兩稚孫，先生以詩哀之。（編年詩集）

五月選觀象玩占三卷，先生自誌云：

「先得會天意一冊，以其有量晴課雨之益，故依樣錄之。後見觀象玩占，無論其卷冊浩煩，不能繕寫，且天星宿多所不能解，僅取其人之共知，如日月北斗風雲雷雨之屬，錄為三卷，聊以備得滯之秋，為瞻雲望歲之助云爾。甲午五月下浣柳泉氏誌。」（蒲氏藏稿本）

重九同孫聖莘、聖文昆仲，齊河許聖瑞，及兒孫輩登高，以賦誌之。

十二日，孫聖佐招賞菊，有詩紀之。

七月二十六日，畢際有妻三太君逝世，先生往弔，其子盛鉅以墓誌請，先生應之。

余與畢世兄章仲，同食三十年，甲午王夫人故，余往執手，章仲以余客門下久，習知家世，以墓誌相屬。王夫人生於天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壽九十有二，公葬於長白山之阡，卜於乙未正月二十合厝焉。

據此，可畧知先生館於畢氏之年。

先生自推孫殤後，入門便聽啜呷，併無佳况，然寢食左右有古史一卷，感則作詩以評隲之，此亦破寂遣懷之一方也。除夕忽有絕句云：

「三百餘辰又一周，團圓笑語鏡爐頭，朝來不解緣何事，對酒無歡只欲愁。」（編年詩集）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先生七十六歲。

是年元旦自卜不吉，正月初五為先生父忌辰，率兒輩親往墓前祭奠，是日陰寒，歸覺不快，似冒風寒，隔日微汗即愈，繼以脇痛，微嗽而喘，延師診治，投以理氣之劑，脇痛頓止，醫者亦謂既無痛，徐保養，嗽自痊。自是餽量盡減，至上元節，遣人搬其弟來，猶作團圓之會。然早盥漱，薄粥兩餐，仍依常時，至扶杖遺屨，尚必於院，荒園距寢室猶在一矢之外，兒孫扶曳，尚以牽裾掣肘為嫌。至二十二日酉時，竟依窗

危坐而卒，於三月二十三日合厝村東原妻劉孺人之壙。

(以上蒲筭撰柳泉公行述、蒲筭等祭父文、張元墓表)

附蒲筭、蒲麁、蒲笏、蒲筠、蒲立德等，行畧：

長男筭，字青筭，號磊軒，內行修謹，不苟尺寸，  
家劇貧，父遠出，親操汲爨以供母，與三弟相友愛，  
授一經未嘗延他人師。年二十七為諸生，旋食餼，  
邃于經學，與邑名人趙明經含昆，張孝廉永躋，揚  
選君萬春，王隱君久暄相友善，雍正四年貢於鄉，雍  
正七年卒。(淄川縣誌、胡懋勳撰墓誌銘)

次男麁。笏，字汾里，邑廩生。筠，字文亭，邑庠生。卒  
年不詳。(蒲氏族譜)

長孫立德，字毅菴，號東谷，邑庠生，能承其家學，九歲即著小說累卷，為其祖柳泉公奇之，因有句云：塗鴉小兒著新書。生平嗜古學，手不釋卷，設館授生徒，諱明正學，嘉惠後進，著有三字經註解一冊，東谷文集四卷，詩集二卷，修志必採二卷，道書滙通四卷，家政彙編四十卷，謄刊先生遺著，乾隆十六年卒。

（淄川縣誌、黃指璫撰東谷先生傳）

後十一年乙巳（雍正三年），同邑後學張元為文表其墓，其家人立碣鐫之。並將先生生卒年月、劉孺人生卒年月、奉祀兒孫名銜及先生平生著述，均鐫於碑陰，附立石香爐供桌於墓前。





附錄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以文章意氣雄一時，學者無問親疏遠邇，識與不識，蓋無不知有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之名滿天下。先生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籍籍諸生間。然如棘闈輒見作，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一肆力于古文，奮發砥淬，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侘傺失志，瀟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穎發苦豎，詭恢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家。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著有誌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削謹嚴，要歸於警言。

發薄俗，而扶樹道教，則猶是其所以為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玄、蒧視諸先生，結為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劇切，始終一節無少間。鄉先生給諫孫公，為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廡役屬佃或陰為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獨毅然上書千餘言以諷。公得書驚嘆，立飭其下皆斂戢。新城三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一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嗚呼！學者目不見先生，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望，意其人必雄談博辯，風義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進而接乎其人，則恂恂然長者，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而皆可以取

諸懷而被諸世。然而阨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  
以耀當時而垂後世，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  
祖諱生泐；父諱槃；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調女；子四人，孫  
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才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  
誌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以  
本年葬村東原。又十一年為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將為碑  
以揭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為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  
深也。乃不辭而為之文以表於墓。銘曰：

有文不顯，有積不施，蓄久而熾，為後之基，以徵以信，  
視此銘辭。

同邑後學張元撰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二月

清明日立

附碑陰

父生於崇禎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

母生於崇禎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時，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時。

附記雜著五冊

省身語錄

懷刑錄

曆字文

日用俗字

農桑經各一冊

戲三齣

考詞九轉貨郎兒

鍾妹慶壽

鬧館

通俗但曲十四種

牆頭記

姑婦曲

慈悲曲

翻魔殃

寒森曲

琴瑟樂

蓬萊宴

俊夜叉

窮漢詞

醜俊巴

快曲各一冊

禳姑咒

富貴神仙曲後變磨難曲

增補幸雲曲 各三冊

廩生笏

立慤

立忠

□□

奉祀男

首貢生笏

孫

庠生立惠

立穩

一泓

廩

立愚

立憲

□□

曾孫

元孫庭槐

庠生筠

立志


立愆

一涇

— 108 —

附錄二：

先生生年考證

按先生生卒年月，各書記載每不相同，至於年齡亦多歧異，或云七十六歲，如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卷四十五，引張元墓表，道光濟南府志卷五十四，或云八十六歲，如中國小說史畧，石印本聊齋文集，辯折頗不乏人，議論紛紛，莫衷一

是，懸揣妄測，鮮所引據，其實先生墓表猶在，文字尚新，固明明記載：「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也。墓表立於雍正三年，去先生之死，僅十一年耳。而作者張元為先生詩友張歷友之從姪，去古未遠，見聞較確，兩代通家，親隨杖履，墓表所記，當然為極可寶貴之史料而不容置疑。



者也。群說既均以墓表為歸依，則八十六歲之說，或係傳寫之誤，或係推算之訛，當然無可信之價值，不攻自破，無庸辯析矣。

七十六歲之說既定，向前逆推，則先生之生當在明崇禎十三年，此又無可置疑者也。然先生墓碑碑陰，則載：「父生於崇禎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年月詳明日時兼備，按此推算，先生僅享年七十四歲，又與墓表七十六歲之說不合矣。墓表為世子張元所作，生卒係家嗣蒲荈所誌，兩兩相較，孰重孰輕，真實程度，難分低昂，此真令研究者無可軒輊於其間矣。其他傳狀碑誌，又大都缺畧不詳，無可參証。現今所存之行述、行畧兩篇（一係蒲荈作，一係益都王洪謀作，王洪

謀所作之柳泉居士行畧，不過就蒲箬之作加以潤飾，其實事蹟，無甚出入，兩篇乃是一篇也，乃先生傳誌中之最詳盡者，除蒲箬記其父臨終情形較為詳細外，並無一筆提及其生卒年齡者，可謂怪極。其他如縣誌、省誌等小傳，皆寥寥數十字，語焉不詳，或本於墓表，或源於行畧，更無參證之價值矣。

後人所謂傳誌最要者二：一則張元之墓表，一則蒲箬之行述，已如上述矣。其他記載似大半導源於此，無可再申述之價值。而此兩篇之中，蒲箬既未敘明，而張七十六歲之說又未敢信，他書記載又不足以旁證也，是不得不於先生自著之遺文中求之矣。先生遺文大抵皆行旅登眺與寄遠送別往復酬答之詞，壽文錦帳敘跋疏表婚啟等文，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作，可資引

證者甚少。惟先生晚年詩詞，多半係感慨身世之作，常為歎  
歎太息之聲，於不知不覺中齒頰內不免透露出吾老矣之悲  
感，尤其是臨終數年，幾予全為蒼涼悲憤之作。吾人每讀一詩，  
皆可想見先生當年愁容滿面長聲歔歔之態。是以其中關  
係年齡之詩，約在什一以上，茲僅就余所藏之編年詩論之。

余所藏之編年詩，為先生臨終五年（康熙四十九年庚寅至康熙  
五十三年甲午）之編年史也。共約詩百首，而可以考見年齡者共得  
十餘首，以篇幅所限，不便全引，茲錄四首，以概其餘。如「自  
青州歸過訪李澹庵值其旋里率作俚歌」（編年詩辛卯康熙  
五十年）有句云：

君方七十有一歲，我今差長年一周……」

又「歲暮」(編年詩辛卯)起句云：

「七十有二歲，衰慵朋舊疎。」

康熙五十年辛卯，先生明明自述為七十二歲。又「自適」(編年詩癸巳)起句云：

「七十四歲叟，喜憂亦兩忘。」

又「悼內」(編年詩癸巳)有句云：

「叟年七十四，相別回無幾。」

又自題肖像云：

「……行年七十有四……康熙癸巳自題。」

癸巳為康熙五十二年，先生自述七十四歲，辛卯為康熙五十年，先生自述為七十二歲，此皆顯而易見，不假推求，其他詩文足資引證

者尚多，以傳抄不廣，世人多未經見，故不錄。由康熙五十二年上推七十四年，或由康熙五十年上推七十二年，均為明崇禎十三年，是則先生生於明崇禎十三年，享年七十六歲，可作一定論矣。

又余藏選本詩集內有「降辰哭母」詩，云：

去歲當此日，旋里拜高堂。……老母呼我坐，大小繞身旁。……團圓聚飲噉，絮語悉家常。因言庚辰年，歲事似飢荒，爾年於此日，誕汝在北房。洗兒抱榻上，月斜過南廂，逡巡復爾許，曉鷄始鳴窗。……言竟顧我笑，耿耿猶未忘。……猶疑我母在，不信我母亡，翹首白雲下，靈惟正高張。……

細釋此詩語意，則先生當生於庚辰年某月中浣某日之夜半。

是年行狩，淄有飢饉之患，且地方不靖。查庚辰為崇禎十三年，淄川縣誌云：「大飢，人相食。」濟南府誌云：「五月大旱，飢，樹皮皆盡，發瘞肉以食。」是則先生生於崇禎十三年，又得一強有力之正證矣。

然則當時墓碑所載生年，何為而誤。推原其故，大概因明清之交，年號差參，弘光、隆武、紹武、永曆，疊複差互，並非銜接，依此推算，易致錯訛。碑陰所載夫人劉孺人生卒年月，證之年齡，亦欠兩載，大約當時推算，同一致誤耳。



附錄三：

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

嗚呼不孝。若安厝我父於村東之佳城也。八十餘日矣。日思我父之德行文章。生前名揚海內。沒後泯滅無傳。豈非不孝之罪乎。是宜畧陳梗概。丐仁人一言。鑄之碑陰。以垂永久。顧自念荒蔬固陋。不克述我父之生平。而寒儉家風。又不足瀆仁人之聽。故日以寢勞自安。而終未敢也。則不得不即不孝之能記憶者。約畧言之。先父諱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居士。先祖處士公第三子也。處士公字敏吾。少艱於嗣。四十餘苦無子。得金錢輒散去。值歲凶。里中貧者。輒按日給之食。全活頗衆。後累舉四男。嫡祖妣董出者三。庶祖妣李出者一。先父為嫡出之次。而於



行則為三。處士公少肯研讀。文效陶節。雖終困於童子業。然閉戶讀無釋卷時。以故宿儒無其淵博。暮年食指煩。家漸落。不能延師。唯躬自教子。先父天性慧。經史皆過目能了。處士公最鍾愛之。十九歲弁冕童科。大為文宗師施愚山先生之稱賞。然自折箸。薄產不足自給。故歲歲遊學。無暇治舉子業。而耽於詩歌及古文詞。其一時所作。大抵在行旅登眺。與寄遠送別。往復酬答之間。而懽愉慘悴之志意。猶未形諸篇章也。庚申我祖母病篤。氣促逆不得眠。無晝夜皆疊枕瞑坐。轉側便溺。事事需人。我父扶持保抱。獨任其勞。四十餘日。衣不解。目不一瞑。兩伯一叔。唯晨昏定省而矣。我祖母亦以獨勞憐我父。一夕至午漏。燈光熒熒。啟眸見我父獨侍榻前。淚眼婆娑。凝神

諦聽。輒嘖呻曰。累然爾矣。自是不起。我父自市巴絹作殉衣。并不令我伯叔知也。自是之後。每歲設帳於縉紳先生家。不孝若兄弟四人。妹一人。漸次成立。遂為婚嫁所迫促。而居又為先祖農場。荆棘蒿萊中僅存老屋三間。其夏屋間房與佃戶居宅。皆為伯叔分去。自是一子娶一婦。必授一室。歲歲營拊。所得幾何豈堪供土木奩奩費哉。夫亦重賴我母。衣儉食貧以佐之也。我母為外祖文學子劉公字季調女。天性溫謹。貞靜寡言。而持家則安貧守舊。紀理井井。雅不喜侈靡。衣澣濯。但不至凍。食饘粥。但不至餒。量入為出。助以紡績。我父嘗詠之曰。澣衣更惜來生福。豈歲時將野菜挑。蓋謂我母之儉德如此。以故嗷嗷數口。頻渡凶年。尚能覓傭作堵。起屋增田。

男婚以期。女嫁以時。嗚呼。夫孰非我母贖衰之力哉。癸亥年我父食餓。其時慘淡經營冀博一第。而終困於場屋。至五十餘尚希進取。我母止之曰。君勿復爾。倘命應顯通。今已臺閣矣。自是我父灰心場屋。而甄旬一世之意。始託於著述焉。思所及中人情之膏肓。筆所書導物理之肯綮。至於蘊藉恢諧。一看紙而解人頤。猶其末也。一時名公鉅卿。日以文事相煩。如代漁洋先生作徵詩啟。唐豹岩先生屬作生誌。與夫壽屏錦幃。敘跋疏表。婚啟等文。凡四百餘篇。迄於今諷詠詩歌。可想見生平之磊落。而披覽篇章。益以見意氣激昂。如志異八卷。漁蒐聞見。抒寫襟懷。積數年而成。總以為學士大夫之針砭。而猶恨不如晨鐘暮鼓。可參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夢也。

又演為通俗雜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見者歌。而聞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將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妬者。盡舉而歸於一編之中。嗚呼。意良苦矣。至於引掖後進。則又不獨於受業門牆者。耳為提函為命。循循善誘。無倦色與惰容也。即單寒之士。時以文藝來質。為曲指迷途。俾知進取。從不濫施丹黃。致墮孤窟也。故我父嘗自謂。余之子若孫。其不至因貧廢卷。尚得撥一芹以結書香者。皆平生曲成學之報。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貴顯。即平素交情如飴。而苟其情乖骨肉。勢逼里黨。輒面折而廷爭之。甚至累幅直陳。不復恤受者之難堪。而我父意氣灑如。以為此吾所無愧良朋也者。而友亦諒我父之天真爛然。不以為迂。蓋不情<sup>以</sup>勝義。而肝鬲傾吐。如此

迨夫三十年。放懷詩歌。足跡不踐公門。因而高情逸致。厭見長官。邑侯石年孫公。仰慕文名。徵召不出。至親履齋庭。不得已迫而後見。厥後香岩時公亦如之。至喻方伯見詩傾慕。飭周邑侯盡禮敦請。我父倦於奔波。高卧不起。畢刺史載績先生。父子勸駕。乃肯一往。邑侯馳驛<sup>遣</sup>。伴送藩署。方伯禮儀有加。館之幕中者數日。此可以知孤介之性情矣。此三十年內。不孝輩以次析炊。歲各謀一館。以自餬其口。父子祖孫分散各方。惟過節歸來。始為團聚之日。自是我父始不累於多口。又加以我母節省冗費。雍瓦中始有餘糧。顧六十餘歲。猶往返百餘里。時則冲風冒雨於與山道中。故每當吾父回齋。不孝輩繞騎捉轡執鞭。扶曳以升。目視出村。不

孝退至私室。不禁涕零自恨。老親素絲絜領。尚不得安享人子之奉。此豈復以爲人。迨撤帳歸來年七十矣。養老之田五十餘畝。不孝輩別無供奉。唯均輸國課不使租吏登門。我父得棲遲偃仰。抱卷自適。時邀五老。斗酒相會。以敘生平。話間澗。差可自娛。凡族中桑棗鵝鴨之事。皆願得一言以判曲直。而我父亦力爲剖決。曉以大義。俾各帖然欽服以去。雖有村無賴剛愎不仁。亦不敢自執己見。以相諍譖。蓋義無偏徇。則坦白自足以服衆也。歲己丑我父食餼二十七年。例應預考。庚寅歲貢。冬十月。一僕一騎。別無伴侶。奔馳青州道中。六日歸來。不至億病。不孝若心竊喜。謂我父康強。壽未有艾也。癸巳有老樂詩十八首。不能盡載。其末八句云。幸有男兒知紙

等。可無慶弔苦風塵。句公雅在義皇上。邵叟直為快活人。沃壤猶堪留種黍。粗衣幸不至懸鶉。世間樂地盈天壤。何用勞勞役此身。嗚呼。不意昊天不弔。是歲九月。我母先朝露矣。我父有悼內六首。不存箬不惟不忍讀。亦不忍見。其末四句云。魂若有靈富入夢。涕如不下亦傷神。邇來倍覺無生趣。死者方為快活人。自是步履起居。常為歎歎太息之聲。越歲。二弟麓。四弟筠。所出兩稚姪。又皆以痘殤。入門便聽啜啜。并無佳况。然寢食左右。必有古史一卷。感則作詩以評隲之。此亦破寂遣懷之一方也。除夕忽有絕句云。三百餘辰又一周。團圓笑語繞爐頭。朝來不解緣何事。對酒無懽只欲愁。我父邃於易理。元旦自卜不吉。至正月初五日。為

先祖父忌辰。其日陰寒。不孝輩勸勿親往。我父咄云。必躬率  
兒孫祭奠以返。歸覺不快。似冒風寒。隔日微汗即愈。繼  
以脇痛。微嗽而喘。不孝輩延醫視<sup>診</sup>。投以理氣之劑。脇痛  
頓止。醫者亦謂既無痛苦。徐徐保養。嗽自痊不須藥也。  
自是餼糧盡減。蚤起盥漱。薄粥兩餐。仍按常時。至扶  
杖遺屨。尚必於院外。荒園距寢猶在一矢之外。兒孫扶曳。  
尚以牽裾掣肘為嫌。不謂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溘焉以逝。  
嗚呼痛哉。皇天降割。何其奪我父之速耶。不孝輩遵治  
命。不敢久淹親柩。喪務草草。已於百日之內。合厝於我母之  
壙矣。謹疏屋畧。哀懇仁人君子俯賜不朽之章。以充泉壤。我  
父歿有餘榮。不孝若銘刻無既。



孤哀子蒲筭泣血稽顙謹述

附錄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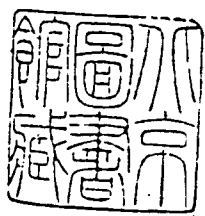
蒲箬等祭父文

維康熙五十四年。歲次乙未。三月丁酉朔。越二十三日己未。不孝男箬、麌、笏、筠、孫立憲、立恕、立憲、立志、立愚、立慤、立忠、曾孫一泓、一涵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饘之儀。致祭於我父之靈曰。嗚呼。我父之棄兒輩而長逝也。夢耶真耶。三十三日來。色笑如見。謦欬如聞。而父竟安往也。嗚呼痛哉。我父少有才名。為海內所推重。而淪落不偶。僅託諸悲歌慷慨之間。故詩賦詞章。集而帙者凡千餘首。序表婚啟壽屏祭幃等文。計四百餘篇。暮年著聊齋志異八卷。每卷各數萬言。高司寇唐太史兩先生序傳於首。漁洋先生評跋於後。大抵皆憤抑無

聊借以抒勸善懲惡之心。非僅為談諧調笑已也。間摘其中之  
果款不爽者演為通俗之曲。無不膾炙人口。可歌而（註：原  
缺）。他如曆字文（省身語錄）。農桑經。日用俗字之屬。種種編輯。皆足以補  
益身心而取資於日用。蓋天性嗜書。故垂老不倦。即易卜術數。  
亦必手錄一卷。刪去繁蕪。歸於簡奧。遂成不朽之書。嗚呼。兒  
輩莫克。不克承我父之後。猶謂間出之才難為繼也。至元棟奇  
書。不得刊刻行世。豈非兒輩之窮愁落寞憂火煎心者耶。嗚呼。  
人非盛德文雖美而不傳。而我父之懿行。則又三代而下所僅見也。  
憶我大母病篤。晝夜皆疊枕瞑坐。一轉動便溺。皆我父自為提  
携。四十餘日。衣不脫。目不一瞬。每當深夜。燈昏燭暗之間。時  
我大母輒啟眸而愀然曰。累爾哉。蓋我父之孝謹。固至今嘖

噴人口也。至兄弟之情。老而彌篤。大伯早世。悲痛欲絕。己丑  
歲二伯又故。我父作詩焚之。其詞愴惻。見者無不感泣。嗚呼。  
此可以知兄弟之情矣。若夫家計蕭條。五十年以舌耕度日。凡所  
交遊。皆知我父之至誠不欺。胸無城府。而東西師生三十年生死  
不二。至託諸夢魂間者。則又無過於刺史畢先生家。嗚呼。我父  
奔波勞瘁。七十歲始不趁食於四方。雖有兒輩四人。將焉用  
耶。至庚寅歸來。敦宗睦族。方正攝乎鬼神。□於閭閻。以  
故鄉無間老少。族無論男女。其不祝我父遐昌者。嗚呼。自我  
母棄世。窀穸之日。臨穴而悲。命三弟收掌鑰。勿□謂  
我死當在三年以裡。斯言也。當時不忍聞。今日不忍道。不謂  
竟成讖語。嗚呼悲哉。我叔蕩析離居。日以薄產修儀。不能

兼贍其多口為恨。今歲上元之節。遣人搬吾叔歸來。猶作團  
藥之會。先弟連榻。聲息相聞。雖我父喘嗽。我叔脇痛。而  
早起盥漱兩餐食。仍按常時。即扶杖遺屨。務於百步之外。猶  
以兒孫扶曳為嫌。天乎。誰復料有天崩地塌之憂也。不謂  
昊天不弔降割。叔亡於朝。父歿於暮。似携手以同歸。並不  
覺幽明之異路。嗚呼已矣。不憂子媳病矣。不為稚孫卜矣。  
我父則逸。而兒輩其何以堪耶。兒輩不才。生不能終養。死不能  
葬。仍遵百日以內之言。卜吉於三月二十四日合厝於我母之壙。  
今夕肴果之陳。其仍如父子圍爐時耶。嗚呼尚鄉食。



康熙朝吾邑張文貞公繇詞臣受

聖祖知遇洵擢綸扉爲太平宰相二十餘年出入帷  
闥謹慎小心相業之純懿與李文定王文靖陳文貞  
諸公後先輝映康雍之間一門貴盛乾隆初公孫适  
爲近畿方伯所居毘陵青山莊擅水木之勝雍乾老  
輩集中多有題詠其後有爲守令者有爲曹司者多  
著政績有聞於時咸豐中七世孫錫庚以侍郎視學  
浙中殉粵寇之難

予謚文貞祖孫同謚前此未有相公遺澤下及雲礽  
烏虜盛矣兵燹以後鄉邦文獻日益衰歇遇里中

故老叩公之立朝梗槩多不深悉夫一邑之中積二百餘年之久廟得一偉人而鄉里後進竟不能略道其生平此亦事之深可怪者因不揣固陋取四庫所訂松蔭堂集及史傳行述參合而互證之輯爲年譜一卷方公爲學士時諸臣章奏有重大者

聖祖卽引與參決洎入政府倚畀益隆前後五十餘年君臣之間有如家人父子觀

聖祖待公之厚知公之所以仰贊

高深必有爲史臣所不及載家人所不能知者則是編所輯猶髣髴公之萬一而已鄉後學丁傳靖謹序

張文貞公年譜

陳垣同志遺書



里中後學丁傳靖敬編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六月二十六日辰時公生

公諱玉書字素存號潤浦

案公行述及家乘皆不言公號潤浦此據

吳修國朝名人尺牘小傳

始祖善甫元至正間自中州遷

居鎮江之丹徒遂為縣人仲子德明建文時以

右軍都督府斷事犒師東昌遇燕兵被執不屈

死高祖挾曾祖柏明萬厯間出粟賑饑議叙布

政司經歷祖鳳儀明諸生七舉鄉飲大賓父九

徵字公選號湘曉順治乙酉江南解元丁亥進



士歷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選司主事考功司員外河南提學道僉事薦舉博學鴻詞崇祀河南名宦祠著有艾衲亭稿閩遊草文陸堂文稿母何氏生子六公其次也

十六年癸未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三歲

二年乙酉四歲

公父湘曉公領解首

時年二十九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時初經喪亂人

多廢學科舉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博大雅為一代模楷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

弟玉禾生

字實存廩貢生後官行人司司正

三年丙戌五歲

四年丁亥六歲

湘曉公舉進士

五年戊子七歲

湘曉公授行人司行人頒

詔福建

六年己丑八歲

行述公自幼穎悟絕人甫入家塾尺寸不苟巖然如山岳識者知為廟堂器也 江右熊先生公句讀師也善李虛中術知公大貴以乳下孫為屬而請命之名後四十年其孫至京口公一見呼其乳名曰若即某耶厚贈之以去人皆服公善記事而益歎古道之過人遠也

七年庚寅九歲

湘曉公奉

命至闕里宣衍聖公

八年辛卯十歲

弟仕可生

字惕存康熙丙辰進士後官湖南兵備道

九年壬辰十一歲

應童子試入縣庠第一

行述學使者灤州石公申以益者與命題公援

筆立就石公大奇之據案疾讀曰十一歲童子已盡得先輩三昧真千里駒也抱置膝上嗟賞

不已刻試卷以行士子爭相傳誦

湘曉公考選吏部文選司

主事旋晉員外郎

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公熟諳掌故人共驚異郎中宋某

日張君為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

弟恕可生

字韋存康熙戊辰進士後官杭

州知府 潤故恕可官戶部員外時澤州陳文  
貞公曰張司官才品非以相公介弟重也時共  
新城商推風雅尤痛絕  
竿牘羣以爲真清郎也

十年癸巳十二歲

湘曉公晉驗封司郎中又調考功司郎中 弟

與可生

字端存廩貢生後  
官國子監學正

十一年甲午十三歲

兄玉裁充拔貢是年鄉試中副車

玉裁字禮存  
長公六歲丁

未進士後官國史院編修 荻汀錄禮存入成  
均益都馮公爲大司成驚日今之子瞻非僅以  
文章名  
世者

十二年乙未十四歲

湘曉公分校會試尋乞養歸里 八月祖鳳儀

公卒

十三年丙申十五歲

十四年丁酉十六歲

舉江南鄉試

主試遂安方猶仁和錢開宗首題  
貧而無詔一章次忠信重祿四句

三以不忍人之心二句

行述房考節推田先

生羅重典公倡捐橐金歸其家累於三原子若

孫來必有所贈甚至典衣裘以賜之 案是科

江南主司房考以科場事伏法者十餘人中有

田俊民者當即行述所

兄玉裁中副車

稱節推田先生是也

十五年戊戌十七歲

覆試列上選

行述會有摘科場事者  
皇帝召諸中式舉子試之於廷

章

拔公詩若文置上卷初計借與同年夏公  
沉就車以北僉謂試題必備眾體夏公就逆旅  
發篋讀書不少休公恒拱手危坐曰文體殆數  
十種旬月間可盡讀耶吾輩少年書生驟覲  
至尊恐或惶懼惟當預養此心庶臨事不  
擾耳及試果異等戴瑋石鼓齋雜錄殿廷  
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銀鑄下獄吳漢槎兆憲本  
名士戰慄不能握筆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  
惟十從容抒寫而出公輔氣度固自不凡

十六年己亥十八歲

海寇犯鎮江湖曉公與笄侍御重光嬰城守禦

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知府戴可造蓄異志語  
城下曰承昔欲降焉某某不從耳公與笄聞之  
急趨下坡而門牡已啟公微服出城東門日暮  
得一艇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合  
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趨督撫嚴兵堵賊未  
幾賊敗果如公言始賊入城焚掠公舍時封公

長文貞公手譜

可

樞在堂火將及回  
酸不熟如有神護

秋遊延陵

見公集跋燕  
文貴草堂圖

十七年庚子十九歲

兄玉裁中副車

十八年辛丑二十歲

舉會試第五名

總裁大名成克鞏曲沃衛周祚  
同考官田麟號西藪首題知止

而后有定一節次夫子之文

授庶吉士

行述  
總裁

章一章三易其田疇二節

大名成公即湘曉公乙酉座主引嫌遠跡榜前  
未嘗一至其門成公謂所親曰此年少不惟文

章其風節當不愧古人矣初入禁林即杜門却  
掃一切外事不與晨夕課書往往迄丙夜少宰

北海孫公嘗語湘曉公曰次公他日必為宰相  
請其故曰吾召客會天雨已而客罷去客坐處

足蹟多散亂惟次公雙趺  
宛然此必貴而壽無疑也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一歲

二年癸卯二十二歲

湘曉公補稽勳司郎中又調文選司

三年甲辰二十三歲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湘曉公授河南按察司

僉事出視學政

四年乙巳二十四歲

子逸少生

字天門康熙甲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五年丙午二十五歲

秋典浙江鄉試

行述典浙江鄉試所舉多知名士海內翕然有公明之誦又



湘曉公於前明實錄邱鈔家傳野史皆可背誦  
公少即濡染丙午浙闈策問即舉明三案以試

士是科浙江副主司為潛  
江劉廣國榜首餘姚徐景范 湘曉公乞病歸

里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河南兵荒後文治日  
衰公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為百

年未有黜中牟潘岳祀典祀鐵鉉於鄧州事竣  
考核為天下第一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

撫臣疏舉卓異 詔賜蟒衣部  
議需次超遷而公已誓墓不欲出矣 兄玉裁

舉京兆試

六年丁未二十六歲

奉 敕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兄玉裁成進士一甲二名及第 朝

新語玉裁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  
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 子思默生

字處冲康熙丙子  
舉人官內閣中書

七年戊申二十七歲

八年己酉二十八歲

充順天武鄉試主考

策問存  
集中

九年庚戌二十九歲

兄玉裁分校會試

十年辛亥三十歲

七月兄玉裁卒

十一年壬子三十一歲

弟仕可舉京兆試

十二年癸丑三十二歲

十三年甲寅三十三歲

十四年乙卯三十四歲

十五年丙辰三十五歲

遷國子監司業轉侍講厯左右庶子

按轉侍講與晉庶子

疑非一年事 國史及家傳皆繫是年存之俟考

充日講起居注官

行述是時

皇上銳意文治慎簡講僚特

命公與崑山葉文敏公常川進講一日進講書

經呂刑至王曰嗚呼念之哉一節公因奏漢書

謂囚在獄中飢寒而死日痕從來大獄既與株

連者眾淹滯不決動經歲時囚之不死於法而

死於飢寒者多矣夫匹夫匹婦亦足上千天和

聽獄者所當深念也

上為首肯至再一

日進講易噬嗑利用獄公因講章內有三宥之

法於是疏解周禮三宥之義復言盛世不輕赦  
 故春秋于肆大眚則譏之後如管仲之治齊諸  
 葛之治蜀皆以慎毋赦為言其經所謂赦過宥  
 罪者為其罪有可原因而赦免非一概寬釋以  
 示恩也至於定獄之時原情察理斟酌至當一  
 歸於罪疑惟輕則隨時隨事赦免已多又豈待  
 頌行大赦然後謂之赦乎講畢  
 上稱善  
 日所講赦過一節極當於理又進講易剝卦不  
 利有攸往公因疏解內言漢唐黨錮之事乃言  
 東漢時黨錮最甚而其時如郭泰徐穉輩皆能  
 高蹈遠引不與其禍唐之黨始于牛李而其時  
 如白居易輩亦不與其黨此所謂超然塵蓋之  
 外者也就黨人而論東漢時以名譽相高節義  
 相尚其人本皆君子止因意氣太過不能容人  
 所以人皆嫉之至唐之黨人專以權位相軋勢  
 利相傾其品不皆君子故其禍中於國家者甚  
 烈  
 愷切如此類者不可悉記公由此浸受知矣

弟仕可成進士 十月元配吳夫人卒  
 按夫人 桐城吳

庶常定嗣女來歸未詳何年 行述或有勸公  
續配者公不應吳夫人母劉念公壯年失偶買  
一婢送京邸侍巾櫛先使人白其故公對使執  
不可淚隨語下使者仍送婢還其後數十年獨  
處一室終身無姬侍士大夫聞公  
之風者莫不感慕增伉儷之重焉

十六年丁巳三十六歲

十七年戊午三十七歲

湘曉公舉鴻博辭不就

茶餘客話家宰郝恭定  
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

如人何况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云虛名  
空好羊公鶴肥遜深情梁伯鸞京洛少年爭獻  
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  
以是知其不出山矣 弟恕可舉京兆試

十八年己未三十八歲

五月奉

敕修明史

先正事略封公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

茶餘客話文貞公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

一孟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總裁明史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

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

娛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十九年庚申三十九歲

五月以進講稱

旨加詹事銜

先正事略十九年進講 乾清宮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公奏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

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

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

即真理學也 案東華錄事在二十二年 六

月升侍講學士冬

賜貂裘朝服

行述每歲上元後一日必輟一筵送至邸第拜賜於家以爲常

卷

池北偶談康熙十九年以

御書手

賜侍講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二十年辛酉四十歲

三月遷內閣學士

行述內閣學士缺開列諸應升者名以上

學士皆以簡在

聖哀對

上問大

名曰學問既博人品亦極優卿等云何皆對曰

誠如

聖諭

上曰開

列諸人皆不及可即補內閣學士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一歲

正月隨

駕往盛京謁

陵

行述正月 上以逆藩盡平將謁 福陵告成功元夕前一日 召滿漢大臣

賜宴 中和殿復宴諸漢大臣於 乾 清宮 命掌院學士澤州陳公學士桐城

張公及公傳 諭諸臣倣漢柏梁體

上倡首句諸臣依次廣和為七言古詩一章

以志太平盛事公遂奉 命隨 駕往 盛京 案公集有遊遼陽千頂山記

充 經筵講官 九月充 殿試讀卷官 按行 充 殿試讀 卷凡五次 十月教習庶吉士 奉

敕修平定三逆方略 行述 大清一統志 三朝國史 大清會 典 大清一統志 平定朔

漢方略 政治典訓 治河方略公 俱奉 命為總裁官其他館局所纂之書

悉 命公裁酌佩文韻府 則公親自採輯補原纂所未備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二歲

長文貞公手普

九



五月調翰林院掌院學士 九月隨

駕幸五臺 十二月遷禮部右侍郎 行述公居禮部研

御史李時謙請行禘祭之禮公博引前代故事而折其中謂成周之制與今異宜請罷其議詞

臣曹禾請 上封禪公言書稱舜燔柴岱宗非封禪司馬相如引管仲七十二家之說梁

著作郎許懋極詆其妄朱子綱目是之史紀秦皇漢武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真宗皆嘗行

此為後世所議封禪不應經義宜罷勿論皆詔可 案此二事未詳何年以其皆在禮

部時事謹附於此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三歲

二月轉禮部左侍郎 八月湘曉公卒於家

上遣內閣學士王鴻緒至邸寓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旋歸里值

上南巡駐蹕揚州公伏謁舟次特

賜召見

行述

意調理復

上見公

體貌羸瘠

温諭加

命侍講學士高士奇傳

旨家有大故

頒賜

諭免遠送并御前餅餌三器

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四歲

二月由分守江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父祭文

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五歲

二十六年丁卯四十六歲

二月服闋卽家起

長文貞公年譜

授刑部尚書尋入京供職 子逸少舉鄉試

二十七年戊辰四十七歲

轉兵部尚書 五月奉

命勘視河工八月還京

先正事略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閉塞支河口為中河

留水

仁皇帝命公偕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瀟託故推諉也公叩頭領

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請議處比公至即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

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

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沮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

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既不可

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  
謹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决舊河之處  
請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  
河舟楫可以常通其支河口應如開音布所奏  
永行閉塞奏  
入均如所議  
十二月奉

命往浙查辦事件

行述浙江巡撫金鉉奏民杜光遇等  
許控兵丁害民十款  
上命公

偕大司空蘇公赫往浙察審比至而光遇等姓  
名皆詭託無其人所列款又絕無左證且奏內  
多誹謗語公  
按律奏擬  
轉禮部尙書  
孫迪生  
逸少出  
康熙癸

已舉人後官陝  
西榆林知府

二十八年己巳四十八歲

正月自浙還值

上閱河南巡於蘇州復

命

國史傳覆奏查無杜光遇其人撫臣金鉞捏造虛欵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會情罪非輕應按律問罪 案行述云於郊城復 命 國史傳及東華錄均云在蘇州今從之

奏事畢即

命從行

行述至鎮江南門 御騎由家門 上問公幾子有在家者否公對曰臣二子長

逸少從臣在京邸次思默跪迎道左者是

上顧思默曰爾讀書否年幾何思默具以對

是時公母家居公往浙及還又隨 駕再往還獲覲省者數四望人以爲榮

三月至淮安

命與諸臣會議中河事尋扈蹕還京 充律例館總裁

見 大清律例序 行述公嘗曰律例一書生

民性命職官考成所係不可不盡心於是句字

酌劑更定輕重之比凡

若干條刑書乃畫一

二十九年庚午四十九歲

六月

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行述公自講幄受知為學士諸臣奏章有重大

者後執筆遂巡諸公多指日公者一日在閣政府皆退諸學士亦退獨李文勤在座揖公使登已座公惶悚却避文勤曰君何讓焉旦夕即君座耳

三十年辛未五十歲

充會試總裁

案是科為公副者安溪李文貞澤州陳文貞新城王文簡也榜首張

瑗

何太夫人至京師

明年旋里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一歲

四月

賜遊玉泉山

暢春園

案公集有記惟不言為某年事但云四月初四日召大

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同遊暢春園今按

伊某者伊桑阿阿某者阿蘭泰王某者王熙張

某者即公自稱公集王文靖墓志銘所謂暢

春園賞花泛舟皆得隨公之後是也攻公與伊

阿王三公同為大學士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

十八年止以後阿公遂卒此八年中據東華錄

惟三十一年四月幸十二月奉

玉泉山故定為是年之事

命閱河工

行遠先是總河靳文襄公嘗請於高家堰旁建重堤以防淮水之潰上之閱高堰

也令隨行諸臣詳觀形勢諭曰重堤斷不可用語云日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湖水浩

瀚如此若老堤不堅雖有重堤何益靳輔與人

爭氣故為此舉不待知者而知其非也又

諭曰高堰堤頗堅厚人言堤工單薄不足信

因問公曰自此以前俱與此堤相同否公奏云

因問公曰自此以前俱與此堤相同否公奏云

與此堤無異但此係石工過石盡頭處即用排  
椿無石工蓋因地勢稍高故從來不費石耳及  
是靳公又題請加增運料小河堤岸以固堤堰  
閉張莊運口建石閘於中別浚小河加高遙堤  
以保運道上問公所見如何公奏云靳  
輔因重堤不允所請又欲加運料河堤其實高  
堰一帶所恃全在老堤今老堤尙固可以無虞  
疏下九卿會議俱請如輔言上復於批  
本時諭曰朕觀運料小河築堤全無用  
豈有高堰不固專恃此小堤可以堵禦淮水者  
不若仍加修高堰之堤期於永遠堅固爲有濟  
於實事可遣大臣會同往視其中河張莊運口  
築堤建閘著河臣將工費估計明白題到再議  
閣擬票入旨下工部開列部院堂官職  
名以請上以閱視高堤須用舊時閱  
命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二歲

正月還京繪圖以進

行述

澹寧居

上御

賜春  
召公



與圖公俱前問河事如何公與圖公同奏云近年河道俱已安流但去年黃水甚大淮水不能  
遄行因而較往年水高數尺若黃淮之水一時  
並長則勢為極險加修實屬要着如蕪輔等所  
云運料河堤加高真無益也  
堤果無益耶公又奏湖水面尙高於此堤數尺  
雖加至二尺之高高堰若潰亦必不能禦其為  
無益甚明  
上曰固知如是公因以所議  
本進  
上取閱一覽至竟即稱善曰爾等  
所議甚當又命取圖展閱  
上曰固知如是公因以所議  
公因指圖奏云此為仲家閘此為陶家閘今議  
另增二閘以備蓄洩  
上問欲洩何水圖  
公奏云若中河水小則閉之水大則洩入黃河  
公又奏中河見在刷寬蕪輔之意猶恐不足容  
水今欲將夾河深濬是增築一河以防意外之  
意  
上曰防意外亦甚善公又奏張莊運  
口水極深不便置閘河臣議於舊口下二三里  
建閘取其土堅可以興造  
上深是之  
國史傳  
上問宿遷一帶民生若何公奏  
小民沐  
聖主憂勤甚為得所

欣悅公又奏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至周  
橋最爲衝要不急於此處重設堤防雖多築堤  
數重無益也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一萬四百  
餘丈宜煩聖慮飭河臣迅速加築至三  
官廟諸口俟其筮纜垂朽改用石以期永久卽  
現在石工亦須加土擁護此今日河工急務也  
目今高家堰擬築小堤之處惟令河臣每屆歲  
修親勘情形題報可耳上深以爲然

孫造生

逸少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三歲

子逸少成進士

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五歲

二月隨

駕親征厄魯特 行述

命公隨

上親率大軍北征厄魯特

駕四月初十日

至科圖營有

旨令漢諸臣從行者留此

以待旋師公堅請從至擒胡山

上駐馬

觀明永樂間舊蹟

命公詳視之有石拔

地數尺刻銘紀功乃永樂八年成祖北征過此

所刻學士胡唐書載金幼孜北征錄者也公因

奏明祖所征乃元殘孽追勦易為力今厄魯特

方鴟張 皇上誅討為邊民除百世害自

古帝王所未有臣等從行至此復觀舊蹟不勝

欣幸遂從 駕深入比賊奔敗 上

諭公曰漢官無隨師者惟爾以大臣決意扈蹕

堅確不移參贊機密從行至此今大功已告成

我君臣當舉手相賀矣公頓首謝曰臣以儒生

遭遇 皇上神武獲觀巍巍之功今日之

事當為宗社萬世太平賀不第一時奏凱告廟

已也 按公弟仕可是時參贊總

統于公戎幕亦同出塞見潤故 六月還京

九月隨

駕幸歸化城

行述是時噶爾丹敗北其兄子丹濟刺輸

待之九月公進擬拖諾山勒石恭紀  
聖  
武神功碑文并饒歌曲三十章復請隨

駕  
大學士阿文清公傳  
諭曰天氣甚寒不

必隨出口外至右衛以俟有事則召可也公請

從內地至右衛從右衛往歸化城  
上復  
諭曰彼處無一漢人可毋往公復力請曰臣隨

念不耐嚴寒命從內地赴右衛此誠  
皇  
上曲體臣下之仁臣敢不祗遵但既至右衛豈

有不赴歸化城隨  
駕之理計  
至彼駐蹕時臣亦當至行在所  
上從公

請隨  
命取公衣帽觀之大笑曰此足禦  
寒耶頃之以  
御用狐皮煖帽貂皮大裘

狐皮小套黑狐皮領  
賜公且傳  
諭云此帽前在  
暢春園往來出入用之總不

透風黑狐領甚煖得此可以禦口外嚴寒矣隨  
願賜  
又以  
御用套襪煖靴一雙

張文貞公羊譜

三

傳諭云靴勿嫌舊此靴雖似稍大而以  
煖襪套用大小皆宜甚適用也是時方隆冬

念公特甚膳食之珍美者瓜蔬之新鮮者無一

不賚且令內侍省被褥問寒否上駐蹕  
野外則令公駐民房毋露宿至於內地

上心始釋君臣相上思默舉  
遇如家人父子然十二月還京

鄉試孫遂生  
出思默

三十六年丁丑五十六歲

二月隨

駕幸寧夏

行述  
敗走也部眾知其獲罪天朝無倖存理大兵

至恐玉石不分多內攜擒其子色不騰上在達  
爾以獻噶爾丹窮蹙計無復之

喇布龍駐營有將軍奏章及丹濟喇上章言噶  
爾丹於閏三月十三日死部眾皆四走丹濟喇

攜噶爾丹尸來伏候進止 上顧語諸臣

曰自此邊境永無事矣復顧公曰爾漢人三次

從出征亦不虛此行矣公奏曰 皇上如

天之福臣亦被有殊榮尋進擬勒石狼居胥山

恭紀 聖 五月還京 六月充平定期

武神功碑文

漠方略正總裁 十二月乞假三月歸省

詔賜公母何太夫人

御書金剛經五部

三十七年戊寅五十七歲

三月奉何太夫人至京師 六月何太夫人卒

上遣內閣學士布泰徐嘉炎至邸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並

長文貞公年譜

七

御書松蔭堂額為公母身後光 七月回籍 十二月

由分守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母祭文

三十八年已卯五十八歲

上南巡公迎

駕萬家莊

行述時多議開海口者 上問公治水 當何如公奏曰愚民不知河事但望專治下

河開海口其實上河不治雖開海口無益 上曰此言甚是朕意亦以為當治上河公又

奏曰目前黃水倒灌湖水東洩其病全在 上流則治水當有次第 上首肯之 扈

蹕至江甯尋至京口 公集

思碑記 駕幸江甯紀 御

書治隆唐宋四大字 等捧示諸臣曰此

遣侍衛馬武海青 御筆為明陵題殿額

者明日命郡王率大學士伊桑阿阿蘭

泰張玉書同往行禮奉安殿內臣玉書奏曰自

古帝王未有躬祀前代陵寢者聖駕三

至明陵親行奠禮茲又特書殿額以示

優隆盛德懿典允光千古且治隆唐宋

四字於明太祖創垂功業至為確切一經

宸翰褒題史書遂有定論臣等不勝欽仰之

至又公集謝思疏駐蹕江天寺

頌賜御書恭儉為德匾額並金山

月夜詩一幅對句一聯淵鑑齋法帖一部耕織

圖一冊又御書浮翠樓澄懷日新二匾

對句一聯留題江天寺者益以

賜臣及次揚州又頌賜御用綴

東珠涼帽一頂綴袍銀鼠皮裙各一領靴一雙

五月隨

駕至鄭家口奏辭回籍守制李來泰文貞公傳往有遊

張園門徑清幽寂無人聲漸近書舍遙見一翁

衣白布袍危坐手一卷書旁無侍者僕遽返尋

長文貞公集

七



園丁問之曰卽相公也蓋是時方宅何太夫人  
之憂云 行述卯辰之間江東旱荒守令禱不  
效公方讀禮墓田父老相率走請一禱祈以活  
吾民公謝不得則就墓旁小阜白衣冠四面拜  
不兩日  
雨大降

三十九年庚辰五十九歲

案 國史傳及行述皆云是年冬 詔促  
入京據東華錄起復大學士張玉書在四十年  
讀公集謝 恩並報起程疏云臣今年已  
六十又公集徐公壽序云憶辛巳冬被  
命召對 上問江南吏治民風甚悉云云  
據此入京確爲四十年事 國史傳及行述皆  
也誤

四十年辛巳六十歲

十月

詔促公來京照舊辦事十一月入京

先正事略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

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

旨諭

河臣云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尚大高

家堰俱為河水所侵如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

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高下為驗今

聞洪澤湖之水比甲子年尚高數尺可見河身

未刷深恐高堰之堤過此以往未可知也

國史傳是年有扈從南巡之事攷是年

聖祖并未南巡史傳所紀乃四十四年事而

誤屬於是年也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一歲

五月

賜羣臣

御書公得三幅率羣臣上表謝

長文真公正普

一

恩

疏存 十月扈蹕至德州尋還京 案是年聖祖南巡

閱河至德州因 皇子允初病而返 十二月弟玉禾卒 潤故玉

穎上值荒歲士多不能自給乃損貲傾助士得 守其舊業穎人謳思不絕因父母年高援例京 職需次家居兩浙制府于公聘修通志辭不就 侍郎尹公奏聘入 會典館纂修積勞成疾卒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二歲

正月扈蹕南

巡至浙江三月還京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三歲

奉

敕修佩文韻府

四十四年乙酉六十四歲

正月子思默卒 二月扈蹕南

巡

國史傳扈從

聖駕南巡

賜銀

千兩并 皇輿表等物 四月 駐蹕蘇州府

命偕學士揆叙等物 考試諸郡舉貢生員閱卷

呈 覽得汪來泰等五十三人尋 駐蹕

江甯府又偕揆叙等閱卷呈 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

世等五人及 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

去京江不遠臣之敝廬在焉苦城中無駐

入城懇請 行幸江天寺多留數日與親

臨鐵甕城無異也得 旨張玉書懇求致

切姑再留一日後日起行閏四月初一日于寶

塢灣行在 賜宸翰一幅 行述

上駐蹕青口 巡視高堰命公與澤州陳

公肩輿以行公至關壯繆廟中出河圖與澤州

共閱因為陳公言新堤高舊堤丈許三十一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長文貞公手譜

七

倒灌以致湖底淤墊如此六壩一時不能刷深非加築堤不能禦湖水之漲此高廣堤岸為救時急務也是時河臣遵

壩黃河已深通

駕至惠濟祠觀挑水壩

從官環列

上曰黃河泛漲眾人立處皆是

是黃河今清水直抵此處實為可喜故朕每次

閱河必欲到此一觀公因奏三十八年以前波

濤洶涌此地為至險今日竟為清水所逼河勢

至此可稱成功上因與公言及向年自

甯夏道黃河中其水險視此相上下蓋惟公從

至朔塞沂黃河之上流而黃淮先後十餘年情

形亦惟公預聞其本末故上南巡必命

從行語河事

四月還京

必以相告云

四十五年丙戌六十五歲

九月孫遜卒

四十六年丁亥六十六歲

正月扈蹕南

巡閱河

國史傳河臣張鵬翮奏請開溜淮套河恭請  
聖駕親臨相度御舟泊清河口

處多屬民塚非堀壕不能開濬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竿之

乃非張鵬翮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白  
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流之議策之善也不若

別作壩引汶水通漕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黃  
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上善其言分

甘餘話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  
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命大

學士張玉書物色原板明年令人齎白金二百  
兩至本籍購板

進入內府二月弟與可卒五月還京

九月弟仕可卒潤故仕可砥礪名節不妄交一  
人

稍明斷詳實多所平反噶爾丹跳梁聖  
駕親征仕可參贊總統于公戎幕奏章出其手

長之其公戶普

三

督學河南與其尊人後先踵武士林以爲  
美談奉湯文正崇祀鄉賢錄其孫於州庠

四十七年戊子六十七歲

五月扈蹕塞外

賜遊化育溝後苑又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六月至熱河

賜遊熱河後苑俱有記 九月還京

四十八年己丑六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六十九歲

五月以疾乞休

溫旨慰留遣 御醫診視

賜珍藥

行述公卧疾 漸有功效六月 中奏摺請 上遣 御醫劉聲芳診視

上手批問公病狀令用藥留心時公已上章 乞休因奏言臣卧病兩月步履仍艱如此衰頹

必悞趨直臣年六十有九理當引退在閣中前 後十八年分當知止謹已具疏瀆陳乞准休致

中老臣不覺漸少朕實傷心也還當調理得法 數月之內自然全愈故不准告辭 諭旨

回公扶病跪拜且感且泣自是不敢言歸矣 諭旨

八月赴閣辦事

五十年辛卯七十歲

四月扈蹕至熱河 五月疾作十七日公薨 行

四月 清出口數月當陟健堅請隨 上將避暑公念塞外高涼水泉潔 駕

上重違公意 命從行抵熱河五月初九 體不甯猶治事明日憊甚 上諭好生調

長之頁公戶普

三



理珍藥鮮果頒賚叠至十七日漸劇  
命大學士温公偕從 駕諸詞臣詣榻前

省視復 命內侍傳旨云卿思家欲回京  
否公伏枕叩頭曰 皇上聖恩感戴不盡

無所  
思也

上聞大痛惜

賜帑金千兩治喪

御賜輓章碑文

遣皇三子誠親王奠茶贈太子太保諡文貞 行述  
上命温

公傳 旨云張玉書勤勞王事偶然患病

不意至此聞其家甚淡薄給銀一千兩治喪此

地不必動用衣衾棺槨皆內府置辦悉視南方

殮禮應用物件俱着於監督處取用及殮遣內

大臣省視且令隨 駕滿漢九卿畢集乃

殮復遣內務府員外護喪還京邸 御製

輓詩一首傳示九卿喪車至京皇三子誠親  
王奉命詣奠茶酒行三叩禮子逸少出  
口謝恩乞上手書所賜輓詩建碑  
墓隧上令逸少少俟親灑宸翰  
之以賜之

葬丹陽尤區村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純廟六次南巡俱遣官致祭

邑後學李丙榮校字



右編清通簡要大致與近賢所輯王船山先生之譜相仿凡文貞事蹟多用夾註故篇章不多其矜慎可知矣王譜按年尙引詩文以證其事此耑識其大以詩文爲餘事故不詳載攷京江耆舊集小傳謂文貞著力行齋集又云京江制菴爲當代宗工不知其詩氣雄筆健格調蒼渾卓然入唐代之室卽專門名家者有弗逮也茲譜載文貞墓在丹陽尤區村此足補邑乘之遺若父子同祀鄉賢公與其父九徵同祖孫同薦鴻博公之子逸少與九徵同亦爲世所僅見似宜埒入秀甫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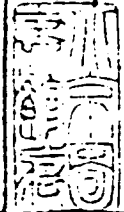
兄爲學好深湛之思喜閱線裝書與余同癖君  
年正富大可仿楊鐵傭氏四朝先賢六家及豫  
章先賢九家之舉凡江鄉前哲擇其尤者次第  
譜之彙爲巨編斯亦不朽之盛事也秀甫以爲  
何如光緒庚子先立春三日訥盒李恩綬跋於  
四養生印齋

十七世孫錫敬學華光斗十八世孫藻文經  
文彬文十九世孫善昌敬謹校刊



文貞公年譜上

孫清植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穀成玉汝

門下士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全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崇禎壬午秋九月癸酉公生

公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先世居劍州相傳為

唐江王元祥後初祖君達始遷安溪縣感化里  
之湖頭鄉六世祖樸菴公好義樂施鄉國歸仁  
祖念次公邁德種善實修樸菴之業至考贈公  
益本之以孝誠澤之以學問誼行卓卓具載家  
乘公在孕時山海訏沸毋吳氏避居於外氏之  
華地鄉以九月初六日亥時生公因以其鄉名  
名公云

癸未公二歲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歲

二年乙酉公四歲

未就塾已識字見關侯廟有忠義二字輒取炮炭摹肖之

三年丙戌公五歲入幼學

讀書倍文穎悟過人

四年丁亥公六歲

五年戊子公七歲



是年從母就學於外祖家外祖教以詩卽能曉  
其體製一日外祖與客碁以碁命賦公立成一  
截云棋子十六雙伍位皆相同連呼過河去一  
戰似有功有先達聞其奇穎邀與相見器度儼  
若成人先達接以賓禮

六年己丑公八歲

季父西岡指幅畫爲對曰一幅丹青繪盡古今  
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應聲曰兩道乾坤曲

成天地閒走飛草木陰氣陽氣其夙負襟抱如此

七年庚寅公九歲

塾課之暇季父西岡夜授以離騷成誦卽知大意及後陷賊幽累中以代歌謠遂能徵事詰文訂舊說而抒新義

八年辛卯公十歲

九年壬辰公十一歲

三身公年譜 卷上  
三  
十年癸巳公十二歲

日命五題自辰至酉楷畢居然大篇

十一年甲午公十三歲畢誦羣經

聰慧益開而鋒鐔斂戢循循恭謹侍坐於長者  
日暮不敢就宴

十二年乙未公十四歲夏六月陷於賊

時鼎革未幾鄭氏假託殘明沿海爲寇山賊林  
日勝乘亂竊發結黨仇窟穴巖嶮閒四出侵暴

贈公偕弟西岡挈家避跡山堡適賊黨出掠別  
堡西岡捕之賊以爲憾乃夜掩堡盡劫老稚兒  
女十二人以去獨贈公走脫賊挾質索贖公祖  
念次公財竭意慙至十一月竟以憂殞於是仲  
父漁仲久以官事羈於劍聞家喪亂奔歸旣卒  
哭身詣賊議贖日勝獨指公謂曰是兒偉器君  
無惜貲也○贈公旣走脫徬徨山澤間嘗過族  
姪家辨色辭去忽值雲雷轟黑嘿誓於天從此

走三十里身不霑濡者家無害則見濛雨四垂  
遵霞光一線而趨須臾抵寓自雨中振出縞衣  
麻履訖無滄淖坐頃而街塍如川矣事見漁仲  
盤嶼集中

十三年丙申公十五歲秋七月癸丑自賊拔歸

漁仲既輸贖賊望難厭訖無見還意乃募鄉壯  
先後破賊砦十數舉家十二口以次拔歸日勝  
感甚歸命於官漁仲事累見集中○公之陷賊

也舉止軒軒異常兒時取賊兒書讀日勝異之  
每過堂下必起立加敬一日日勝閱其衆公投  
以詩有戟插雲天疑雪結師行地水似風來之  
句日勝顧其黨曉文義者令爲解說歎曰真英  
物也及連破於我日勝遷竄無恒處猶謹挾公  
以居奇故公最後脫日勝嘗遣其從子林光詐  
漁仲以冀緩師曰已殺君第四姪矣再戰則諸  
兒皆將不免漁仲不意爲虛喝也遂斬之以相

當日勝聞則大怒拔劍擬公其黨莊進曰素日  
常獨奇此子奈何爲德不卒耶日勝曰然則落  
其大指劍落矣進急持之曰是兒年幼指落斷  
無生理就令幸活終身無用也且李氏勢熾所  
以未窮其銳者子在故耳卒聞子殘鬪必益力  
我軍其能支乎日勝乃投劍而罷○賊嘗以公  
竄伏山巖穴中漁仲察賊逃於石穴而不知公  
亦在也盛以鬱火之煙迫之賊輾轉且死見公

無恙而問故公教之曰伏身以面貼土上只離  
分寸則烟氣不侵矣賊從之亦免公於幼時便  
體察物情如此

十四年丁酉公十六歲

有郡先達者客於湖公以宿構文就正先達曰  
詞順矣氣未充也指而授之公退而摩揣逾旬  
質以新構先達曰氣充矣神未赴也又指而授  
之公退而摩揣逾旬質以新構先達喜復謂曰



文章之道譬如畫龍其睛一點破壁飛去今君  
文已能神氣相團結然必人以眼視文若文中  
之眼尚未能以視人也因傾示以單微之解公  
領畧契會愈肆其力由是文日益進

十五年戊戌公十七歲

贈公貧無宅舍僦居於洋山岩中是春病疝大  
劇每深夜公輒陰啓岩櫺長跪致禱一夕感異  
夢若有告者曰尊人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

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自是贈公疾漸瘳。公嘗  
曰吾年十七值秋熱病痢幾殆已愈乃立志向  
學

十六年己亥公十八歲始講性理之學

季明風氣雜駁破棄繩尺爭脫畧爲名高動以  
程朱爲詬病贈公獨喜蓄濂洛關閩及同郡蔡  
林諸先賢書雖橐無贏貲而購刻不擇價公旣  
厲志首抽性理之編專心一力每夜手錄數千

言晝則熟誦精思窮極深微遂毅然希蹤前哲  
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尊卑閒憚之聞  
公來則裸者衣謹歛者息因噪爲假道學公聞  
之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勉  
厲自持非可謂假且特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  
道學也。是歲娶夫人林氏

十七年庚子公十九歲纂四書解一部

十八年辛丑公二十歲補諸生纂周易解一部

公嘗曰吾年十八時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時手  
纂四書一部二十時手纂周易一部於諸家同  
異條分縷析用爲熟研覃思之地終身得力此  
實根基。因讀參同契至千周燦彬彬萬遍將  
可覩曰此古人讀書法也卽用以讀參同遂通  
其義凡丹灶爐火之說龍虎鉛汞之喻皆近取  
諸身儒者有取焉又因龍虎悟龍馬之義蓋公  
平生好易實於參同有啓發之助云

康熙元年壬寅公二十一歲

讀書妙峯山譜太極通書相表裏圖

二年癸卯公二十二歲補廩膳生

歲試第二名。是歲冢子鍾倫生

三年甲辰公二十三歲始注洪範又著卜書補義

疑蔡傳與洛書不相應乃以三區之以九列之

其說與西山真氏合而倍加精當

四年乙巳公二十四歲輯歷象要義

初讀易至大衍一段諸家多以歷法推論欲檢  
勘言歷諸書而家僅有史記頻年借貸稍稍糝  
集至是乃纂諸家之要及它書論之合者未附  
以歷論八篇備一家言

五年丙午公二十五歲夏始明律呂之學

初讀性理大全惟律呂新書遽難曉了乃入山  
齋日夜推研勸極則隱几未嘗就榻閱半月以  
事暫輟已而又然及是歲大比復舍帖括專勤

益倍浹月遂明其學

秋八月舉福建鄉貢

主考吳公國對王公汝斐同考王公三薦吳公  
 戊戌及第第三人有知人之鑒是冬公與同榜  
 吳君會芳偕計道遇吳公通謁吳公曰吳君已  
 得兒否對曰未也吳公蹙然曰君相非壽善自  
 愛因指公曰李君精魄內凝神餘於形此大器  
 也君宜以為楷逮庚戌吳君復與公偕第竟歿

京師吳君爲人多可紀集中有其狀

六年丁未公二十六歲

是春會試同考陳公論得公文薦而不售公歸  
途出故城縣見其 文廟傾圮卽竭餘齋倡修  
之。先是贈公被仇誣官沒於賄累歲莫直公  
至家逞身代理於福州遇太守王公之儀得白  
之儀遼陽人狀貌魁奇持廉節豎風操卒死耿  
逆之難贈太常寺卿。是歲仲子鍾脩生



七年戊申公二十七歲

是歲季子鍾佐生

八年己酉公二十八歲

是冬偕計至京師同郡先達王公命岳私發策  
試之以強藩世及為憂公所對王公深加激賞

九年庚戌公二十九歲春三月登蔡啓遵榜進士

主考魏公裔介龔公鼎尊王公清田公逢吉同

考衛公既齊

夏四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殿試時大學士馮公溥得公卷摩挲甚謹曰以是寃多士已而他讀卷者吹求微疵乃置二甲第二名馮公旣出遇富公鴻基述其事富公曰余鄉也是賅贍忠誠君子質文無害年尚少天下才也及選館職有旨試詔一道公考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

十年辛亥公三十歲始見顧炎武聞音韻之學

公以歷論八篇就正於衛公既齊衛公以示顧氏顧氏曰元人之文也誰爲爲之者幸一識之衛公乃見公於顧氏顧氏與縱談點畫聲音古今訛異之原公心識其說顧氏又曰讀書須整片讀僕平生零綴碎補遇連篇文章則不耐竟讀此大病也當以爲戒顧氏先代遺叟集中有其傳○左都御史魏公象樞雅與公相重間日會讌旣久益歡一日魏公退朝意甚悅曰乃

者命薦士有董漢策者嘗見笞於令長范公承謨猥以其人應詔今日科臣甯爾講彈之是也公曰令長白黑不分久矣士之蒙汙豈可概量假令以枉法受賅之官而笞不畏疆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縱使年少不謹率德改行亦不當笞其既往且

上春秋方富求治日新首開薦舉之門可爲復古之漸抑遏其端愚未覩其便魏公爲之嗟服○庶

吉士散館例需三年是冬

山陵役竣以

升祔禮成覃有恩數同職或議丐請先期散館公執  
不可曰三年學猶不足豈宜以躁進而壞舊典  
乎議以不行

十一年壬子公三十一歲春進河洛圖說

諸翰林承旨各進所學公進是編大旨謂天  
地之著作在圖書聖人之著作在易範河圖顯

陰陽二氣主於流行流行則變化不窮而屈伸  
往來因乎時洛書備三才主於定位定位則一  
成不易而範圍參贊存乎道伏羲作易盡二氣  
之變也故自二以極於八而卦成不用五十以  
爲之本神禹敏範備三才之道也故自三以究  
於九而疇備獨重中五以建其歸與舊說河圖  
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者異詳見  
集中易範諸書。先是鄉人有謝瑞者僑蘇州

一夕夢公親捧一函其第二章經三緯九矇矓  
中猶記三字曰夏后氏公寄德公格勒詩云謝  
翁居閭門夢我捧冊秘一卷獻當展宛如夢所  
記卽指是也是年公又自夢神人賜冊中有一  
語云賜長兒特上青霄冢男墓誌所述指此公  
平生所感異兆甚多非集中所述故不載載其  
述者以使後之讀公集者知所由云  
秋九月散館考第一改授編脩

衛公旣齊精於韻學公日從之遊以與顧氏之說相參證故於習國書獨能易人所難探討其條理而心融貫之比散館遂冠等倫逮晚年所著韻箋及音論等篇大抵皆闡明顧說至以收聲釐韻部以五聲切衆音則補顧氏所未發得於國書者爲多

冬京察最其列

十二年癸丑公三十二歲春充會試同考官



取中唐四表等九人

夏五月以省親丐假

道聞尚可喜請撤藩覲京吳三桂耿精忠繼之  
廷議悉如其請憮然曰旦夕其有變乎比至家  
耿逆反形漸露總督浙閩范公承謨者忠義人  
也公密貽以書畧謂公不離肘腋若變起倉卒  
必爲所制不如以閱操閩安爲名整師出城疾  
走洪塘溯流而上直駐延平控其上遊彼必不

敢遽動徐而圖之其變可弭范公得書徘徊不能決密報曰所畫是也吾自度不足以辦吾義惟與此城共存亡耳明年三逆果皆叛范公遂爲耿逆所囚卒被害

十三年甲寅公三十三歲避耿鄭二賊之亂遜匿  
荒谷

耿逆既蓄異志思收羅才傑之士聞公回籍再  
四以王諭召公公雖知變在旦夕然迹未彰灼

辭不獲已乃赴省一見輒告歸耿逆不聽公之  
行也贈公與闔門皆知其危甚以爲憂公將行  
時與仲父漁仲約度至省三日便以贈公疾劇  
走信以給耿逆於是請於贈公贈公然之具書  
遣僕許順齋達公所公執書泣請於耿逆始幸  
見許公出卽首道疾走泉州僑寓北門三月望  
日耿逆叛提督王進功以泉州應之走福州計  
事公乃密就城守遊擊賴玉謀結海澄公黃芳

度據泉漳連兵以擊耿逆後於是遣僕張誥走  
漳州報海澄公而叔父白軒入永春族弟賜卿  
入安溪陰集衆以待事會玉不密見殺計不就  
至六月鄭經遣僞將吳東入泉州公乃奉兩親  
遜跡荒谷合門野服深匿有楊芳者公熟識也  
鄭經使來說公前後三至公以死拒之

十四年乙卯公三十四歲上蠟丸疏

疏曰臣自二賊構亂遁逃山谷賊遣人延致至

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汙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能幸全腰領以再瞻

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一  
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  
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此時官軍誠宜  
以急攻為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  
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

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  
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  
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  
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  
霞連淞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  
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  
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汀贛  
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

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  
贛州至汀州數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  
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所  
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  
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  
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  
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臣乞密馳 詔旨勅  
總兵官閒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

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  
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烏湯雞然  
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尚冀幸於萬一仰惟

聖明照亮又爲書與富公鴻基言二賊交毗勢且狡  
憤相戕若叩關過之必生內變可無折矢而下  
因請大師入閩禁屠戮以慰殘黎疏及書旣具  
時賊熾譏嚴道梗難通乃細作蠅頭謄片紙上  
蠟裹爲丸遣僕夏澤齎之閒道由五福以行叔



父白軒護出西江界上經年始得至京富公以

聞

上得丸動容手削出疏嘉歎久之以疏遍示羣下曰

此真忠臣也所上機宜輒下羣帥于施行

十五年丙辰公三十五歲秋九月耿精忠降

是秋八月公夢三鳥犯日啄處光蝕頃刻垂既

俄而兩鳥交鬪投西南去一鳥徬徨自逝日漸

復光以意占之曰日者君象鳥者逆象也意者

耿鄭不久而交惡三桂旋踵而亦亡

聖天子必能手定太平方驚喜閒身至日境甬道如  
浮煙行至堂見關侯儼然當坐因前述所見及  
所以占之之說且祝曰兆信有徵者神惠首肯  
果領之至再祭關侯文所謂示日之晦者指此  
未幾耿鄭果敗約自戰於汀州邵武及九月關  
門以糧竭輸款大師追奔至福州耿精忠降

是歲編等韻便覽

公既通國書及顧氏音學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習用者依等韻字母編爲便覽

十六年丁巳公三十六歲夏四月特遷侍讀學士

二月大師復泉州遂復漳州鄭賊悉遁三月公見和碩康親王於福州四月得旨超授侍讀

學士大師入泉州時因公前請禁屠戮又旨

下主兵者以公忠貞令保護其家故按堵愈於他郡他郡猶頗不戢失民心公先幾憂之語所

知曰吾懼時事之尚未輯寧也

秋九月還 朝道丁父惟念公憂奔喪歸

閩亂時贈公日夜憂苦舌生皴皴比亂平猶不可愈公察贈公神觀異常且戊戌距今計二十年心疑二指之夢憂怖不敢違膝下而贈公以國知深厚趣公入 覲公雖婉託百端贈公素方嚴大義質責公不得已奉命以行公既首途贈公入而垂涕太夫人請曰促令行者夫子意也

今又何泣焉贈公曰吾自覺已衰度不久於人  
閒世直以人臣義無私顧故勉而自割冀以成  
全其忘家之節耳太夫人亦泣數行下公甫達  
福州卽聞訃奔歸居喪一如禮經

十七年戊午公三十七歲春正月葬考惟念公  
墓在安溪崇善里谷口鄉贈公所自營兆也公  
遵遺命旣虞而後卒哭是時鄭經僞將劉國軒  
復寇海澄圍之

夏五月滅白頭賊

國軒旣困海澄而泉州白頭賊起白頭賊者姦人蔡寅假號殘明以詭衆嘗募入泉州西門爲郡兵所逐遁去於是羣帥疑城西民通賊將剿之知晉江縣事沈君朝聘持不畫押議未定適公至郡急謁羣帥具言小民無辜力贊沈君之議乃止未幾寅黨益夥逾二萬人再圍安溪勢張甚公將興義旅而苦無資以收衆乃具啓丐

糧於康親王王度附里數村劄公科取是時軍  
需浩繁官方立爲大當之法擇富戶輪日當直  
無論費之繁省差之多寡一切取辦於直日者  
之家家立破罄公計戶均賦免其輪直每日戶  
不過數銖差平而費省數村盡賴之用是赴募  
者莫不歡忭效命故能以農忙什佰之贏於鴟  
張豕突之時與縣犄角而人無懈貳復牒示諸  
鄉曰寅本永春賣漿家兒耳吾已與兵剽捕諸

鄉慎毋以糧齎賊若私自餉賊是卽賊也便當  
移兵先翦以爲諸鄉戒且分兵抄絕賊糧別下  
牒招徠其黨有殺降者死無赦牒出之翌日賊  
弁林啓卽以七百人降公量畱數十人餘悉遣  
歸農自啓降賊黨日相猜忌散走強半賊勢頓  
衰寅忿甚悉衆迫公尚六七千人至盤嶺公令  
叔弟心惟率百人扼諸隘賊不敢下會夜雨大  
注賊露宿經宵火器濕不堪用及晨濃霧迷漫



賊俯望公鄉叢樹烟林皆成兵象遂遁去公令  
心惟尾之戒曰度距賊里許卽駐師困獸猶鬪  
勿迫也賊日夜饑疲不得休飽甫七日盡潰寅  
走歸鄭氏以瘟死逾月國軒破海澄遂還圍泉  
州困之

秋八月導巡撫吳興祚寧海將軍喇哈達之師自  
山道並進遂解泉州圍屬縣悉平

國軒圍泉州屬邑俱下安溪令李鈺棄城走公

所曰民志皆潰事無可爲者公曰君今計欲何  
之鈺曰鈺老母在京師思當直北一見老母雖  
就死萬無恨惟公亦宜與鈺偕遁也公曰吾老  
母兄弟盡在此鄉義不容以獨去挈抱扶攜則  
蹤跡易露勢必不達吾與此鄉俱碎決矣且君  
旣自分一死死法與死事孰榮榮及老母盍畱  
此共事乎鈺未應旣夜半鈺蹶然曰公儒苑清  
流猶奮不顧死鈺去何爲者爲當從公効命耳

公大喜卒事平後公代列其績晉知州是時吳  
公師駐福州刺公師駐漳州賊斷萬安江東二  
橋南北援絕公密籌所以濟大師者於是白軒  
爲走福州求援別使僧入檀機乞師於漳各偵  
綿谷中樵蘇細徑墮山支橋以導之入公忠節  
旣著故兩道之師雖盤出羊腸而將卒咸無疑  
阻公復分遣心惟及族弟賜卿率鄉旅導吳公  
於白鷓嶺兄萊菴表弟吳概觀率鄉旅導刺公

於漳平心惟至白鴿嶺爲賊據與戰未能勝馳  
召練總王丁班以炆手夾擊之賊散走嶺道始  
通八月戊子吳公師出永春先走泉州以俟喇  
公辛卯喇公師出安溪翌旦將行公復爲策曰  
賊久弊堅圍我師踰深山入死地賊將頗知兵  
宜不敢交鋒公休士三日俟之賊且遁國軒旣  
見吳公壘又聞喇公軍且至果以甲午退走廈  
門於是城邑以次悉復親王下諭曰八閩皆處

危地若非學士中流一砥幾於事不可問卽當錄實以聞而喇公以情請曰某戴罪圖功今雖因公幸成事然功微未足以自贖公若義肯相脫者盡以爲某功則某可以釋罪矣公曰凡所以得保鄉族者將軍退賊之賜也某何功之有是役也公功不備聞於朝○先是閩亂之始公晦迹自匿賊謂懦書生不足慮已破白頭賊威畧聞於賊中賊衆驚讐方泉圍之初合也國

軒深思於公使其弟國昌貽書招公公答之畧  
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  
母之邦乎何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倘將來悔禍  
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尋賓於王家目下  
何必相迫乎且吾所以軍霸上者備他盜耳國  
軒得書與其黨傳誦嘆服及圍益急郡中官民  
悉無固志旦暮且下公已分道求援大師至有  
日矣欲聞諸郡而圍嚴不得達鄉人有董升翁

已者善水乃納書於筒蠟糊其口投諸河覆以浮苴使二人者隨筒東下道遇賊則自沒於水賊去則出比至郡潛行水底遂冒賊圍由水關入郡人聞之守遂固○有李治者少出入戎閒知兵事初識贈公卽能寫誠相委託嗣爲泉州城守營千總屬賴玉玉之與公謀據泉漳也治與其議玉敗乃依公及公糾旅捕賊肅伍籍厲械器甚得其力用國軒聞乃遣一吳姓者公姪

也託爲私行訪公挾書招治治不爲動時國軒  
有點弁其號善鬪駐安溪公使治詐爲復書故  
作畔援語因吳姓以貽弁吳姓獻之國軒國軒  
見卽生疑召弁擯之由是賊黨之駐安溪者皆  
氣奪及大兵至泉圍解左右襄毗治與有勞焉  
招撫紀朝佐等諸夥黨

方國軒之披猖也村谷年少多有不得已鳩集  
夥黨與呼號爲聲應者至是以形迹懷疑蜂蟻



屯聚無所投命羣帥見公威信大著託以招撫  
公乃牒示以堅明約束又散遣鄉旅邀制之不  
數旬朝佐等相率款服村谷廓然胥靖焉○公  
退然書生耳而雅知兵事自整旅以來科律嚴  
肅賞罰明信有冒取民間一物者死無赦及喇  
公師出公里所部多禁卒凡芻秣之供饗牢之  
犒公悉以平價均取大師飽騰而民不知費禁  
卒亦以公故肅然就伍三日中無敢闌入里閭

者駐師萬計而民不知兵至朝佐等降乃散旅  
歸農渙然復故而心無攜怨一時重臣宿將下  
及臧獲童孺無不仰公風績云

冬十一月特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鎮東將軍喇哈達疏言海賊斷江東橋等處阻  
截援兵泉州守制在籍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光  
地遣人至臣軍中爲大兵鄉導由漳平縣朝天  
嶺小路入安溪縣李光地復遣人修通險道接

濟軍需又躬迎大兵文臣爲國盡勞請加議  
敘得旨李光地當閩地變亂之初不肯從逆  
具疏密陳機宜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  
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饋食物餉軍率民兵  
備辦糧米供給兵衆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  
國深爲可嘉着從優授爲內閣學士○公自遭亂  
栖止一樓漁仲取贊皇籌遠之義名曰籌樓至  
在恤中讀禮之暇閒成制義若干首及是漁仲

名爲籌樓草而序之畧曰晉卿讀禮樓上日攤  
三禮而紀綱之其初本無所籌至會於不得不  
籌但見坐起一樓而蠟九檄書遍走於危棧曲  
徑之間卒如其所籌當其時有憂其籌之鮮濟  
者有詆其籌之自焚者有慮其身弱心瘁必馴  
致於幽憂而伐性者是外觀其發縱未審其靜  
定也事竣果出其制義三十餘皆作於其籌之  
時予謂費禕謝安率於皇遽之日表其從容之

度齋小道也尚見精神焉況於制舉所謂暇整  
非耶

十八年己未公三十八歲春三月以服未闋表辭  
不許

公以衰服即戎古有權制若服中拜職非禮所  
宜具疏力辭白軒代為齋奏

上不許仍命大學士召白軒至內閣備問沿海情  
形白軒因條奏機宜五事

夏修宗譜

既竣序之畧曰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鬯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

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  
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衷也若譜之  
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善亦有三焉本  
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  
所以貴貴也繫之傳記而彰之所以賢賢也夫  
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  
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  
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

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是時公尚未有  
居室僦住於孫氏堡中。因攷伊川程子禮謂人  
皆宜祭四親。乃就堡中隙地架數楹。設四親主  
祀之後。營居室。始移主於廳堂。旦暮必謁朔望  
則參歲修祀事。一如程子禮。逮後宦遊。亦就官  
署設牌。列書四親位。禮事如居家時。

十九年庚申。公三十九歲。春二月。服闋。奉母太夫  
人赴闕。



公將行時適提督萬公正色規取廈門廈門者  
與同安隔海相距僅數十里臺灣入寇泉漳必  
由之道也鄭氏再世據之守以重兵伺釁爲患  
萬公將發衆皆虞其不利公獨以爲必克贊白  
軒從之以往旣捷白軒以功加左都督後授都  
武副將調安平副將遷至湖廣永州總兵官  
秋七月至京額外補內閣學士

入對慰勞優渥嚮用甚至時學士員備特命

額外補職

閏八月進易論大司樂釋義及讀書筆錄等編  
公之初歸也念將以養親餘暇稽古求志而游  
遭閩亂始則以孑身致命繼乃以一旅成功雖  
巢卵業岌之中而意氣安閒出飭戎備入披卷  
軸所著有易論等編至是承問及之遂繕寫以  
進蓋公自蒙難正志過荷國知及入覲仰  
見

天子神武應期典學思治遂慨然將推所得贊太平之基故其序三編也勸

上常存未濟之心以修禮樂之事至論學則惓惓以一殷高宗為說云

二十年辛酉公四十歲秋七月薦內大臣伯施琅提督水師專平海事

時鄭氏尚稽天討公念欲卒平之會正月召大臣聯栢梁體公得句云仰觀神策驅天狼意

蓋指此至是公因召對復言鄭氏爲寇三世垂六十年此天道數窮之秋也而僞畱守陳永華又死永華頗得士民情今死腹心潰矣若命良將率閩兵討之必克

上乃命大學士明公珠誼將材於公時明公意有所屬公曰戰危事也航海而滅劇賊事尤非易請熟念七日報

上命旣七日公曰熟念無可者必也其施琅乎明公

以聞施公遂蒙任用。○公又因閒謂明公曰：今四方粗定，凋殘未醒，幸公常憫念之，公貴富已極，復何所望？惟全晚節爲完人，則千秋矣。竊見出入公門者，不相惜以名節，恐非愛公者也。明公瞿然曰：公言是也。爲絕私交者累月，是歲著尊朱要旨。

湯公斌與公以學行相取，至契也。然湯公實宗餘姚，公著是編，質之湯公，深爲歎嘉，不以異同。

爲忤公嘗言前輩虛懷者魏公象樞而外必推

湯公焉

二十一年壬戌公四十一歲夏五月疏丐送母還  
里許之

公備蒙 恩知嚮用甚篤當軸及躁進者漸生  
嫌疑而公閉戶介立莫之知也先是癸丑分考  
時公偶於禮記房檢得一卷大加咨賞力贊其  
同考呈薦之主司定爲第一榜發乃吳下韓公

焚也故韓公于公有知己之契及是韓公亦爲  
內閣學士與公聯職一夕同直政府促坐庭中  
乃具報公以諸嫌忌者寢相媒孽狀而毋太夫  
人亦以不服水土思歸公于是具疏陳丐

上見疏意不欲其去有重公者代爲奏曰將毋歸里  
固人子私情然施琅出師在即歸參其畫亦大  
有裨于國事

上乃喜許之當是時八閩疊經兵革官困于供億人

凋於重斂武夫悍卒競爲陸梁置罟之設所在  
皆是而沿海之民又因通海之嫌迫令遷入內  
地流移滿途千里爲墟至蠹吏鄉豪爭以朴愿  
爲魚肉而躬刀俎之叢弊蝟生百邑皆敝公旣  
歸值總督姚公啓聖虛心諮訪于時所宜興革  
者朝聞夕行不數月民困更蘇姚公又以臺灣  
未靖廣設方畧招其黨羽投誠之人賞賚至渥  
由是來者日衆賊勢益衰然坐是所費不貲故



姚公身歿之後所虧帑金以百萬計值公還  
一朝爲陳其勞勩指述其耗費本末荷

上隆恩概予放免焉

二十二年癸亥公四十二歲秋八月臺灣平

集中有記施公逸事其畧曰余請急家居邂逅  
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  
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  
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載

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  
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  
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  
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  
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  
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  
颶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  
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

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  
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  
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  
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  
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  
日尅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  
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  
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

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  
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初施公之父  
兄若子皆死於鄭氏及是有說以報仇者施公  
曰賊實海寇而託號先代今日戮之彼將自謂  
能得死所孰若累而獻之使乞生 明廷以揚  
不殺之武以暴其累世包藏之心哉竟不戮鄭  
氏一人自是海患盡息○是歲仲子鍾脩卒

二十三年甲子公四十三歲定爲小宗五祀祭禮

文載集中。○是秋公夢高峯萬仞欲登之。迴惶尋徑乃繞入山腹盤而層上至腰旁有小牖憑望遠見江左口自哦曰覽冀州兮無極騁四海。今焉窮復念曰及半已如此若益上則今古盡在目矣。既造其巔見二人倒卧長各十丈許下望一切怵然生悸因循徑下則見散灰滿道心訝之若有應者曰此所謂劫灰者也。遂寤閩山賦所述指此。

是歲樂書纂成

凡八篇一曰樂教古者學校之中四術造士而樂爲尤重故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而以樂名以此知樂所以教非徒爲祭享朝聘之用也二曰樂用凡郊廟朝會燕饗以及方田蜡祭各有儀節三曰樂章如燕射歌鹿鳴四牡皇華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綿之類四曰樂聲聲有五通曲而名之爲調逐字而

奏之爲聲五曰樂律詳律管之分數六曰樂器  
載金石絲竹之類之制度七曰樂舞舞已失傳  
就可攷者論而存之八曰樂理統論同和之精  
者也後乙酉保定官署火燬不傳

二十四年乙丑公四十四歲始闢榕村書屋

地在孫氏堡之東北有榕數株蔭數十畝故名  
自爲記有曰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志  
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

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由是學者稱榕村先生  
公又買山一區粗營精舍中有石洞名成雲洞  
是歲禮學四際約言成

公嘗謂編禮者當以孔子所分冠昏喪祭射鄉  
朝聘爲目而八者止歸于四蓋有冠昏而夫婦  
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  
而君臣嚴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四  
際也又采小學儀節于首附王政大法于後合



爲此書後乙酉稿燬

二十五年丙寅公四十五歲春禮記纂編成

乙酉稿並燬

秋七月還朝

母太夫人以受國殊恩義當陳力述贈公本  
意屢趣還朝公乃行入覲之日

上問易範理數甚悉公因奏曰洛書具三才之象神  
禹陳之以見上天下地人都其中至人君首出

庶物尤爲人中之主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  
命而後皇極永建于天下

上深然之于時臺灣棄守之議久未決

上以訪公公曰重洋之險守則必設重戍設重戍而  
因業其子孫一旦瀕海有警隱然有夜郎自大  
之勢竊計臺灣故紅毛地若乘國威遐播焉  
其地與紅毛而令世守輸貢似尤永逸長安之

道

上念久之慨然曰今日可守則守若萬世之後我受命無疆惟休何必逆爲遠慮乎乃定爲戍卒更番之制

九月改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公日就館與諸賢正襟講貫日昃忘疲于時

上眷遇愈隆旦夕且大用諸惡爲異己者日益忌之充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

充方畧館副總裁

二十六年丁卯公四十六歲春三月疏乞終養

予假一年 陞辭 召對薦德格勒徐元夢衛旣齊  
湯斌等

時母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爭柄羽翼競營有  
布政使某者穢聲彰著而柄臣囑公爲之薦達  
公執不可大以爲憾公自度不見容思歸養以  
避之遂具疏乞終養疏入

聖意方渥不許僅 予假一年且懸掌院缺不他授

以速公還公臨行進所著易學二卷洪範說一卷歷理新書一卷荷 恩召見因論易學公薦德公格勒徐公元夢論實學公薦衛公既齊湯公斌至李顥爲餘姚之學李因篤爲淹博之學耿介之篤行仇兆鰲之厲志楊文言之歷算亦皆以其名聞因奏曰秦漢以後禮壞樂崩六經雖經宋儒闡明然永樂閒所修大全未免蕪雜疎漏宜大徵天下知學之士蒐羅羣言討論編

纂以至禮樂制度亦稽古論定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誠千載一時也

上然之但曰士人纂書多挾私聚訟求其虛心公道  
實爲難耳俄出著策 命布一卦得賁六爻不

動

上令論其卦意公曰賁文明之卦也天下事無本不  
立無文不行故賁當得亨然文貌盛則實意微  
若浮華相尚不知返樸將不勝其弊矣昔孔子

筮責愀然不樂蓋憂周末文勝永終知徹耳

上曰此卽玉帛鐘鼓之喻也是日也以辰正入對出

時午中矣

冬十月疏請展限

先是

上見某書指擯元代不得書法之公一日從容講燕

因問及之有謬揣

上指者實未見其書遽應曰良善

上嘿然復顧問公公曰臣少見之頗記其大體非是  
上悅頃之孟秋奏讞

上御門議其平反雖柄臣不盡訪而每爰必以訪公  
於是前言書善者大嫉之比公改掌院嫉者益  
急因謬與公密思得覺以中傷之而公不虞其  
懷詐也至 予假之命下引與議曰本冀終養  
以遂烏私不謂

聖心垂眷至此吾母老矣而



主恩益厚進退之計兩情交胸公將謂我何嫉者曰  
何泥也既得假則遄歸歸而更以終養請未爲  
遲也公若有後疏者幸以相聞當助爲圖之以  
副孝思也公性易直遽喜其誠然深以爲德五  
月至家卽用其言具終養疏又慮未必可用也  
復具展限疏而特使仲弟訥菴齋赴京師以就  
決于嫉者十一月訥菴至京未皇舍館卽謁嫉  
者備致公意嫉者見則大喜曰終養是也吾當

爲商訂數語而奏之因挽訥菴止宿其家且以  
甘言弭之訥菴固辭退遇密友陳方升具告以  
嫉者相傾狀蓋嫉者因前論某書事已窺

上微旨所在及公離闕後輒使其黨譖公曰所爲  
頻歸者以臯夔自待非其君不事云省視者託  
語耳以故

上大不嗛於公訥菴旣知嫉者之有異遂夜繕展限  
疏侵晨赴通政司投進嫉者未之知也日中適

有會議事嫉者揚言于廷曰李某果力丐終養  
矣通政司曰其疏展限非終養也嫉者愕曰公  
於何見疏通政司曰適至司未久也嫉者不覺  
爲之勃然變色

二十七年戊辰公四十七歲春二月奔赴

孝莊文皇后大恤

公在籍聞訃哭臨禮畢卽倉皇赴京于道連得  
嫉者數札大抵皆勸公以徐來勿遽之意及至

福州巡撫張公仲舉者舊泉州守爲劉國軒所  
圍者也圍解後深仰服于公相見頃私謂公曰  
有人頌公公宜速行蓋

文皇后發引大禮卽近在春季嫉者本計將使公會  
送後期以成其譴故旣連札沮公復馳書授意  
于巡撫使緩其來不意巡撫之露之也然嫉者  
亦知公忠義性成與國同戚必不遊其術中  
且見

天子明聖上符日月箕舌翕張恐未足以傾公也因  
柄臣有憾于公復陰相結誣陷德公格勅以附  
致公罪德公者字子鶚滿州人公同榜進士性  
剛毅事母至孝通籍時年少佻達于同榜無所  
不狎侮同榜咸畏而下之否則畏而遠之公獨  
晉接以禮雖相犯未嘗一作色德公怪之公曰  
其失在君吾何與焉德公大慙謝公因勸之曰  
古人重改過不改斯爲過耳德公感其言折節

學問氣質大變及公遭亂遣僕上蠟丸疏德公見僕嘉其義爲之下拜公既還朝德公與徐公元夢日就公會講所得益充速公假歸以德公易學薦于

上德公遂以侍讀學士召入侍甚見褒重未幾苦旱

上命筮之得夬德公占之曰卦象澤上于天有雨但未下耳曰德何如而雨乃下曰夫夫者決小人

之卦也去小人則雨矣曰誰爲小人者曰一陰據五陽之上以象論之非卑位者也

上所尊寵委重者爲誰斯足以當之矣

上嘿然當是時專竊依附之徒競爲門戶德公旣嫉之有懷未吐故因筮反之語聞于外遂共力擠

擯德公竟罷去德公家本貧薄奉母居固安嘗自策牛車或徒步入都市鬻物以供甘旨嫉者聞之私圖結納乃具白鏹千者三之密使款門

爲太夫人壽德公笑曰豈欲以餘財污良家耶  
斥不受嫉者大恨嗣而德公以他事觸

上怒 召至將杖之德公躍起曰臣廁跡士類今日  
被罪戮之可也義不當行杖

上愈怒嫉者遂與柄臣同心下石且披尋根茹將搆  
爲大獄于是有 旨廷詰所與會講者爲誰德  
公不對重夾迷去少閒復甦廷臣曰何獨受刑  
而爲黨者諱德公張目曰夾足殊不楚徒令逾



時睡熟耳惟夾吾首使腦漿迸裂則輸服矣詞  
聞乃貸其死使爲媵臣于塞外至歲丁亥德公  
以役一還京師公遇之寂歷僧寺道無恙外卽  
出書一篋歷有標識蓋其連年所疑處也往復  
問辨盡明其說遂歡然辭去公嘆曰德公居塞  
外進學不輟所詣益深卓患難契闊之餘曾無  
辛苦相勞牢騷不平之響其肝膽之錚錚不獨  
今人無是也至辛卯竟卒塞外

三月至京

至京之翌日卽爲發引之期前數日有旨  
籍諸臣會送不至者禮臣疏糾以聞蓋爲公也  
公旣會送禮畢旨下廷詰來遲之故公旣知  
讒構所由因挾道所得嫉者札以就質嫉者聞  
之遮道持公爲乞憐狀公曰豈以前札故耶今  
我不出札于廷猶持未肯釋公笑曰去休矣我  
已許諾無相質也及質直以道里程期對卒不

文獻公年譜  
卷一  
出札而嫉者亦愍詭情之露也囑承問之人毋  
過求來遲事惟用德公故嚴詰舉主坐公罪貶  
秩數等于是

天子曰臺灣未平時朝臣咸持鱗介衣裳之議獨李  
某斷爲必克果竟克之以靖我國家茲非其功  
歟遂從寬貸先是同年某者有才美公深器之  
及耿逆之難某名跡難自白耿逆平公疏救之  
得從末減而某猶望公以救己不力也于是嫉

者計公以孤忠結知非汙鱗之不足以得志乃  
構其造謗百端以毀公功語聞禁中故

上獨舉臺灣之績以塞羣喙是時非荷

天子神明獨照則公禍且不測矣

冬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取韓臯等百人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二十八年己巳公四十八歲春正月扈從南巡

公既蒙貸嫉者益忌先是有大臣某者與公論  
易不合及公丙寅還闕有旨命就國史館  
熟論三日同僚聞者多是公大臣心益不平由  
是成隙久之大臣以閣事獲譴家居數年至是  
嫉者將起之以爲助陰囑近臣高某相與口噓  
手援之

上意稍回適駕南巡嫉者乃揣大臣迎見頃  
上所欲問及大臣所以答者驛致以授大臣于是大

臣迎見

上果問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毫無識知又問曰高  
某何若對曰頗宏博然好招事皆所揣擬也高  
某乃所囑與并力以起大臣者即使大臣兼詆  
之其擊刺險賊如此然高營窟布置故不相下  
應時知之即入見

上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學者也

上曰有言其毫無知識者對曰聞在天末或頗荒陋

何至言者之甚也

上曰有告朕以卿招事者對曰臣朝夕在直何由敢  
爾高之揚公也蓋聊以自救初非知公也及回  
京高某卒請曰前 諭臣以有言臣招事者其  
人為誰臣敢以請

上曰卿欲知之耶即卿所薦之大臣也對曰臣薦之  
而彼乃詆臣臣之招事與否必蒙

聖諒矣

上笑而罷○南巡既還公卿爭獻賦頌公不與衆偕  
逮承旨宣索方具帙以進

上意不懌未幾遂左遷

夏五月改通政使司通政使

公艱碗讒譏之中駭機之發者相乘乃筮之得  
晉心疑之曰安所得錫馬晝接事乎未幾召

問樂律數日之間前後三覲及冬遂改司馬

冬十一月改兵部右侍郎



部胥例以年杪試判示中律者以雜職用公典其事考核必慎不徇私干干者曰此豈科場選士耶何泥之甚公曰非也既已糊名而它方以得之雖甚細故其爲曖昧欺人則一而已干者服其言遂不敢請

### 始見梅文鼎聞歷算之學

文鼎字定九宣城人博涉羣書尤精歷算凡中西之學無不淹貫爲人忠厚徹于表裏口不言

人過與人交和而不同是時以訪南懷仁入都  
公往扣所學遂與訂交因得其所著方程論爲  
付刻閩中板藏榕村精舍公嘗推顧氏音韻梅  
氏歷算自漢以下專門未有也

二十九年庚午公四十九歲察賑大同

道經蔚州致奠于環極魏公之墓感風契也

三十年辛未公五十歲春二月充會試副考官

公寬裕休容獨于科場請託之弊義形于色以

爲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甚採虛聲與受賄囑  
厥罪維均又以制義者遵守傳註佐佑六經使  
人窮經明理極有補於世教才氣騫驅名爲貌  
古而實與經旨背馳則倚撫冀壞勢必晦澀蒙  
昧若晚明之爲心聲如此治忽何徵故入闈與  
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士禎同心剔弊極力  
還淳取張瑗等百五十人

夏五月銜命視高家堰遂至海口

高家堰者明潘季馴所創天然減水壩也長六  
十里不加高築鮮有潰壞至是總河高築之止  
畱六閘值水盛口決大爲民害公至總河問曰  
舊不築而害少今築之而害大何也公曰固也  
舊以六十里減水水雖漲其力散緩今只畱六  
閘則逕專而力猛故所直之方人畜田廬無不  
湮盡者勢則然也公又嘗言河性湍悍堤之則  
患塌濬之則患淤惟引而洩之于窪處勿事防

東使四平皆容水之區則雖或泛濫勢將隨漲  
隨溢不至驟滿橫決有一道崩衝之虞而河害  
自減所謂不與爭地者是也禹貢九澤旣陂陂  
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汨陳之故智  
矣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  
運也攷漕運之法本色之輸耗幾倍于折色則  
其累在民上運之曰文武接受竇穴千孔則其  
累在官至旗丁之廩食運員之祿糈以及漕艘

之大修小修開夫淺夫之千里碁置其累掇中  
于國綜而計之每運米一石無慮需銀八九  
兩更合之以治河之費蓋斤金不啻矣若于畿  
甸之內躡有泉源處所與窪下之鄉厥壤塗泥  
者倣古溝洫之制採虞集之說擇幹吏以興稻  
田既可少殺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給吏  
俸至各旗甲米則量歲高下就近省採買雜糧  
以勻給之如此則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每歲量

漕以物 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淺波不必  
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勢引而洩之一以損漕  
道歲輓之勞一以免河防歲修之費北收溝洫  
之大利南減崩衝之甚災計莫便此者已

冬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

是月季子鍾佐卒

三十一年壬申公五十一歲夏初夏錄成

薦陸隴其

公當是時讒搆方熾而引拔人材商畧國是未嘗少有詭隨先是捐納例行尚立爲保舉之法以防其弊時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苴又別開例并保舉亦聽捐免又有捐納先用之例適陸公以公薦入爲御史激吏道之不清也抗疏請停二例且請于捐納人員到任三年未經督撫保舉者概令休致公遇諸廷知其意逆謂之曰以爲保舉先用不可捐納者理正而詞順諸已



到任以三年不得保舉而輒奪其職衆將謂我  
何

上寧肯失信于天下乎陸公不聽疏遂上

上怒所以呵責陸公者甚厲同僚皆爲公恐且曰若  
責舉主必深自引罪萬無爲陸公辨雪也有頃  
旨下詰公公乃自述所以駁陸公之說因曰陸某  
不諳事理臣故爲

上言之若語持已清廉者臣終不敢二言也語奏

上意平及後捐納復行公獨不畫押主議者怒曰向日事例需價過昂故急公者少今稍貶誠計之至便者而公必立異何也公曰夫名器者國之寶也公徒知價賤而售多獨不思售愈多則名器之褻越愈甚乎主議者雖無以應而竟不爲止

三十二年癸酉公五十二歲春正月朔始日輟一餐以祈母壽

自戊辰趨闕衆喙交攻無寧晷公雖孝思純篤而前讒已深未敢卒遽陳情以實讒言拂

上意而遺母憂至是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矣望雲之下一則以懼乃日輟一餐以是年元日爲始○是秋冢子鍾倫舉福建鄉貢

冬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

三十三年甲戌公五十三歲春三月丁母太夫人吳氏憂固請奔喪不許在京守制

三月二十七日訃至卽循例乞奔喪

上不聽有奪情之意公再三固請終不見許于是楊  
沈彭三御史文章劾公不奔喪而彭尤力讒者  
曰彭閩人也彼以鄉情受囑名雖彈劾實以詭  
上冀得放歸耳

上因切責彭彭急思自白遂捕捉風影別疏極詆公  
上滋不懌公不得已自陳曰臣在亂時臣母固勸臣  
以忘家之義臣得假家居臣母又趣臣以就列

陳力少効夙夜在公之職今臣勉遵母志不敢  
丐歸惟求解任乃命在京守制

三十四年乙亥公五十四歲朱子語類四纂成

公編摩洛閩之書惟日不足以語類門目繁多  
辭旨冗複乃撮其精要凡四釐定及是書成至  
朱子文集循環點勘丹黃陸離亦摘選其尤粹  
者頻年抽易未及定本逮乙酉燬於火以故失

傳

三十五年丙子公五十五歲程子遺書纂成  
是編手所纂錄較語類尤加劬○是時諸搆公  
者咸以事敗或死或黜公心跡稍白矣

夏六月服闋

冬十一月復以兵部侍郎銜提督順天學政

十二月葬妣太夫人吳氏

墓在安溪感化里之南清鄉公既未得丐歸營  
葬曠歲怛怛至是不得已命訖菴心惟及季弟

臯軒偕冢子鍾倫襄事焉

三十六年丁丑公五十六歲

北方侵尋學廢公教以則古通經有能誦二三  
經若小學及古文辭多者稍成文輒錄以示勸  
一爲之背誦至漏下二三鼓不勸試日發題先爲  
解剝經旨而後答義極力起衰所錄文悉返之  
大雅校刻朱子語類四纂以貽學者立其根柢  
畿輔勢要鱗集宿學遏抑公一切謝絕士氣頓

伸嘗發案頃一生入謁審諦之則前甫傭于公者也詰之則曰少嘗就學屢試輒黜家苦貧舍業就傭傭於公竊見公之校士以公也復舍傭就試就試而見錄于公焉諸生丐休有成例自積弊相仍有賄者例莫能格貧者卽及例百不一得比公視學龍鍾就試者相踵公乃一破成例惟察其年力老壯不拘以歲月久近由是窮老之士皆得所息尤畱心賢哲之裔於河間則



拔端木氏劉氏保定則拔楊氏使學者溯淵源  
慕忠節慨然發其志士仁人之思淵哉深乎作  
人之微意也

冬就補工部右侍郎

三十七年戊寅公五十七歲選古文精藻榕村講  
授成

因并刻之以惠士子

冬就轉工部左侍郎

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  
公考校旗籍清嚴如一有以貳室之令至者公  
固謝曰黌序之名額學臣所司非學臣所有也  
視所司若所有而輒徇情以邀私好者負職之  
極也吾之此來簡書是畏倘 詔旨而外皆不  
能以承命語報而罷於是聲實翕然內外益相  
信諒干請之徒不遏自絕

上深爲嘉獎公愈勵精雖過勞被病呻吟中不廢披

三真公集言 卷一  
閱方期破俗還淳以端士趨興雅化而巡撫之  
命遽下不及究其績效公嘗以自歉焉

文貞公年譜下

孫清植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穀成玉汝

門下士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全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三十八年己卯公五十八歲春正月設義學

前後延孫勳徐用錫等爲之師立爲規條務使

三  
公  
年  
計  
老  
丁  
整衣冠謹頰笑一正俗學之陋有閒則身臨課  
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  
三經中乙酉順天鄉試第一嗣復推行所屬凡  
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焉

二月 南巡迎 駕賜內府耕織圖

公每有行僕從不過五六人簿吏標騎合不過  
十許人車馬省約禁誡嚴明所經由有敢需求  
騷擾者死無赦有陰爲趨奉供億者罰無赦終

巡撫任率以爲常

三月偕王新命會勘漳河

畿甸運道之北有桑乾諸水是爲永定河運道  
之南有漳滏滹沱諸水是爲子牙河是時漳數  
爲患 特命公會新命往勘之

夏四月安輯紙糊套

紙糊套屬贊皇縣與河南北境憑依峽谷游惰  
叢奸且爲變公偵知遽遣參將胡琨以百人馳

往鎮懾之琨以衆少辭公曰奸民喁鱗莫能相  
長及其計未定急往且無事多挾人騎反激奸  
心琨至果盡戢嗣復遣知縣成永健入捕其首  
惡數人餘置不治更拯貸以牛種使自業比平

民

請紅剝船田畝遇災一體邀蠲

紅剝船者徭戶也其田畝向例以事異民業雖  
遇災未嘗予蠲積困已久至是始甦

請平糶霸州文安大城固安等州縣存剩漕米

以被水故

五月回鑿迎駕

始出時供億從簡比回鑿又然扈從者囂沸

公不顧因閒奏曰畿甸翠華時幸一切供億

臣皆過從減損以紓民力

上是之且命隨從有敢罔法擾民者先按治後以  
聞由是皆息望于公至僚吏亦藉公之重得免



三  
身  
公  
言  
一  
三  
苛求卽有求者則謝曰非不欲相奉巡撫實不  
許我也

六月督捕蝗蝻

畿內窪下州縣每歲蝻發是年充盛公旣親督  
官吏晝夜捕撲又募民有捕致一石者予貲若  
千卽除災之中而寓振窮之惠頃之復以捕撲  
未盡自請鐫級及協捕各官級以督其效未幾  
捕撲盡滅歲以有秋凡官僚所鐫級槩蒙開復

○公督捕時親歷部簷博訪蝻發情狀蓋因夏  
秋水泛坡坨瀰漫魚產子于淺波一及水落子  
漬泥中經冬無大雪值春回卽潛孳育其地面  
輒有微竅可辨也春旣闌子乃出土變爲蝻公  
已審其情狀遂于冬月預飭窪下令長造爲直  
銳鐵錐長尺許凡數百枚于臘底春初乘印封  
務閒量募庄農以錐鑿置竿末分走坡坨處比  
櫛巡視遇竅鑿之蝻患頓減後人循用是法至

于今爲民利

秋七月赴固安聽質因劾永定河分司吳祿禮

祿禮築堤曠年不報奏銷公節其請給祿禮遂

劾公貽悞工程

上命侍郎羅察赴固安審質公旣就質因閱堤工盡

得祿禮靡冒苟簡諸弊抗疏論之

閏七月再赴固安聽質

羅察之出心懷覬望而公不之應故奏覆時袒

祿禮以排公然

上既見公疏心知祿禮負職 命尚書薩穆哈復出  
覆審果盡得其情弊祿禮由是褫革沿河之民  
快焉

八月請以馮見伯爲中軍遊擊

見伯者寧夏人馬似龍裔孫也以武進士授正  
定守備爲人整敏氣候分明公督學時過正定  
與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閱河出夜宿舟

次更既闌披衣啓艙見一人左韞弓矢右跨刀  
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  
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過意表中軍  
分也公笑曰際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  
坐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爲將者日夕警惕倘床  
簟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場驅策乎公深爲  
嘉歎後累薦之歷山西天津總兵官擢固原提  
督率師克復西藏凱還道觸瘴卒見伯所至整

飭軍容惠撫士卒不愧其家世公嘗言曰昔管子稱小白惕而有慮凡龍之蟄聞雷則惕惕而升騰則雲雨作焉故夫惕者立事之基也余始知見伯時披腹陳義見伯無不惕然易容者以此知爲大器也○公天懷樂豈制行潔清屬吏承風多知以飭躬恤民爲事者是冬

上校獵塞外道出宣化府見野有蓋藏民閒兒女斑斕粲新顧謂環衛曰朕用一清正撫臣便歲

豐人樂可知得賢之易效也

冬十月校刻梅文鼎所著歷學疑問

三十九年庚辰公五十九歲春正月請定常平倉

咨部輒發之例

公以青黃之交貧民待哺每歲表請平糶例下

部議動愆數旬遂使良法美意不得及時以濟

農忙之急請咨部輒發自今年始著爲令

二月子牙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子牙河詩

字

公查勘漳流了其原委乃建議堵廣福樓決口  
濬閘留二庄河道以分水入淀築完固口以分  
水入衛

上報可因以委公公乘春作未興遂竣斯役濱河居  
民且千家公別相基兆官爲營室以易之民去  
水患得寧宇歡聲沸然

三月行取李發甲屠沂等四人



後發甲沂歷官皆有聲績累擢至巡撫

秋七月請以許天馥知河閒府經理水田事

河閒常苦水患公始勸開稻田以殺其潦用天馥司其事凡濱水州縣可導以稻田之利者皆以次經理歲有成效

八月條奏科場學校事例

時湖廣總督郭公琇因劾學道并陳場弊

上遣中書舍人齎諭詢公公條奏詳密槩蒙施行

具載文集

冬十月扈從闕永定河請撤回王新命身任河防  
責成

新命專督河防累歲靡金錢鉅萬績用弗成公  
請身任其役

上許之公念北方三冬土凝旣難疏築夏秋大雨時  
行河漸方泛而農務正殷尤非勞民之候計惟  
春回凍解興役爲宜乃先期飭材以需乘時庀

事

十二月勘東翼馬廠請以餘地聽民墾種

廠地旗民紛爭已閱數年公乃確查舊案履畝  
勘實爲奏畧曰馬廠餘地有水佔不可墾者有  
愚民偷墾因歉旋拋者有犁掘蝻種雖似開墾  
而無人承者其經墾餘地實三萬二百一十六  
晌蓋愚民因已田城薄故舍而墾餘地原未多  
佔漏糧所當寬其偷墾之罪使各安耕種照則

輸糧至旋拋及掘蝻等地容臣檄行州縣陸續  
勸墾照墾荒之例升科

上可之是役也八旗都統俱銜命會勘既退還所

攘民業而公供饋有節又不滿其求各懷憤悒

獨白公某歎曰有官公正若此撓之可乎嚴東

所部毋敢睚眦入城市者及事定旗人猶囂沸

上命內大臣會公確議內大臣聲色俱憤公據事論

理詞氣沖和內大臣爲之愧屈

是歲洪範初稟孝經注正蒙注握奇經注成

是年四境豐熟異穎挺生或勸公獻之公不聽  
適署中粗構小齋因名曰嘉穀軒工甫落於樑  
間產芝一枚深紋淺茸紫色金檢大學士桐城  
張公英自都下聞之馳贈一額曰芝館

四十年辛巳公六十歲春二月扈從閱永定河

永定河自蘆溝迤東兩岸多沙土歲有衝決

上親臨相度命自三聖菴經老君堂折而南出柳

全口各爲築堤開河引水入淀公欽承指受  
於回蹕後卽乘時興工所集民夫餘十萬人  
每十夫給一鋪爲栖止夾岸以席爲之每鋪九  
夫供役一夫供爨擇佐襍有幹才者畫界責成  
每員轄三十鋪又擇二大員分南北兩岸兼轄  
之而特薦黃性震總理其事每日與爨赴工皆  
以鳴鑼爲之節程有常規役無偷惰公又自駕  
小舟駐柳全口日肩輿往來勞來程督之于時

東作將興役夫中或生怨言公召父老諭之曰  
南河之役藉以濟運猶爲有利於國至若此  
役上煩

聖慮下勤百官無非爲父老田廬之計北方三冬土  
凝夏秋水發計一年中可以興工者惟方春兩  
月耳父老義宜仰體當宁之憂勤知爲萬民  
身家之切務勉率子弟官民一心及時趨事以  
圖永安不當視爲公家力役之比妄生怨讟也

語未及既父老皆應曰諾出而相詔役夫皆應  
曰諾歡呼赴事凡四十日而工竣附河居民亦  
代爲度宅如堤子牙時

夏四月永定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永定河

詩字 御書夙志澄清匾額及 御服衣冠

既竣役爲奏畧曰

上念淀居之民屢被淹澇 特命開河築堤自郭家

務至柳盆口釘椿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隄



椿埽工七十餘里又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  
賈家口等處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民堤二十  
餘里凡土工椿工二百餘里工程並舉不日告  
竣沿河田疇涸出二麥豐收士民謳歌

聖澤直同覆載

上見疏因躬出閱視喜勞優渥親解御服衣冠以  
賜方役之興也東作將屆既虞苦雨以妨河工  
又慮恒暘以愆歲事而四旬之間晝則雲陰澄

霽夜則微雨疎零十萬之衆罔有疹疾功以時成歲亦大稔論者以爲上下協和之應云

請放免永定河効力人員

時用部議召家居督撫以下道員以上三十餘人至工所出貲爲助公以經費已足不必責貲于下且諸臣中多有守職清素者請一切罷遣于是高曰驄汪薇等皆得免歸

請免開永定河工捐納事例

先時王新命會開北河捐例至是諸營進者復  
謀開之重賄布託計在必行然條請甫上而工  
已報竣于是下公議之始則部僚輸情不可則  
邸第諷指又不可則佐史交迭更請且曰

上意已肯公慎毋違公不應密奏已之時直隸與山  
西毗連叢山中綿亘百里大木數萬章價浮鉅  
萬奸商或借邸第色目橫罔其利官皆縮手民  
盡吞冤公聞之飛檄嚴捕奸夥悉犇散

冬十月請免築廣平縣堤工

時有請築廣平堤工者公奉命察勘爲奏畧曰廣平一帶土鬆沙深而漳性遷徙無定開河則旋淤築堤則旋塌詢之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其後涸出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耕種維艱惟有希恩于被水之歲免其田糧既涸則勸墾起科若明年水勢未消則再免一年要以荒田墾種之年爲起科之

限則一邑稍蘇矣由是廣平頻歲邀獨民未大  
病頃之又有議開畿南河道并數流爲一者公  
以爲費不可勝計壞邑廬宅兆尤衆且流合犇  
猛害將莫大密奏寢之所全尤多

十二月勘西翼馬廠請斥餘地予民

公以勘地必需農隙故東西二翼分年勘之既  
竣爲奏畧曰西翼餘地乃先歲用以準抵城西  
所園民地者不宜園給旗人卽旗人舊所侵園

亦宜斥以予民從之

列舉楊名時趙申喬劉琰文志鯨等十有五人

趙公江南武進人公同榜進士始仕秋曹引繩  
爭事多所全活以忤上官自罷去公與趙未及  
相見有述其事笑於公傍者曰世有癡如趙某  
者乎以故公知之楊公江南江陰人與文劉皆  
公辛未所拔士楊公篤學力行立志不欺貌樸  
而氣方言訥而神完聞人有善不啻已出古之

三  
具  
公  
年  
言  
一  
一  
古  
慥慥君子也時特遣中書舍人詢訪人才公  
列楊與趙劉爲特等自文以下十二人爲一等  
密奏以聞於是楊督順天學政趙爲浙江布  
政使文督浙江學政劉督江西學政皆廉隅清  
慎能司其職

西  
十  
一  
年  
壬  
午  
公  
六  
十  
一  
歲  
春  
二  
月  
扈  
從  
省  
耕  
畿  
南  
賜  
御  
書  
勸  
農  
詔  
一  
軸

蹕  
經  
博  
野  
因  
念  
稼  
穡  
艱  
難  
躬  
秉  
犁  
器  
卽  
功  
竟  
畝

公爲文勒石以紀其盛

### 薦徐元夢

徐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州人癸丑進士選庶  
吉士與德公格勒從公講論嗜學無厭後坐德  
公事褫革妻女俱入辛者庫時徐公父母皆在  
堂公恐有差使事致動父母心乃居父母舊處  
兩自尋屋別居率其夫人及一女供役不稍懈  
父母見公身雖被累讀書不輟意頗歡俄命授



書諸郎公每退直趨寢色養備至若嬰赤之未  
離懷聞者以爲美談時公因召見蒙問滿州  
人材公曰無有過徐元夢者比蹕還遂命  
補授包衣員外郎是秋差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夏四月薦何焯

因便見蒙諏逸民公以焯對焯博學強記書法  
冠一時性峻潔持議論不爲詭隨以此爲流俗  
所嫉未幾召焯入京明年會試後恩授庶

吉士公子書曰某平生多受友朋之累然每諷  
蒹葭塲苗之詩念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慨  
然永嘆以爲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輒復自  
罄不顧其後居數年焯果以圭稜爲人所誣搆  
然磊落無他卒見剖白改編脩卒贈侍讀學士  
秋八月請興水利

公以北方土性苦旱爲多畿內泉源甚衆隨處  
可以通溝灌田近河鄉地又可築壩逼水引渠

廣漑而無泉無河之處勸令鑿井亦可濟水利  
之窮至窪下十數州縣又苦水多各有應修應  
濬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  
利具疏入請

上慮興役致擾密勅姑以官檄行之需事有緒再奏  
公乃檄下所屬令各條水利便宜而清苑令浚  
井三千口特最其績以示勸然以明旨未頒  
各屬觀望鮮有成效云

冬十月 南巡迎 駕恭進歷學疑問 賜御詩  
及 御書聯句

疑問者梅子文鼎所著也 旨索公所刻書  
籍因用奏進是役也

上行至德州聞

太后違和卽時返棹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過天津  
得寧復之奏

上方稍憩喜慰之誠溢于翰藻輒成律句親揮一軸

賜公又 賜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柱句凡與  
扈從者無不恭頌

聖孝云

十一月調考三鎮軍政

三鎮軍政例由鎮臣考校至是

上以其軍容遠不逮撫標 特命公召閱公爲簡精

良核名實其以卓異薦及附薦者凡數十人弓  
馬有不必稱而才武偏長者如黃金以諳習水

務舉郭鎮邦以操守舉若此比者又數人

上並優予卓異其後就中登壇有聲者相望衆益服

公爲知人

是歲春秋彙成

逮乙酉燬於火其未燼者不能及半也公又有  
手批春秋大全一部公身後清植謹掇拾燬餘  
彙之猶可讀者而以大全批語附之刻入語錄

春秋目中

文獻公全集 卷之七  
四十二年癸未公六十二歲春二月 南巡迎

駕賜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及幾何原本算法原本

二書

頻日 召對因 指授歷算之要時方 命西

入自京師至德州水地平以準天度計二百里  
而差一度

上以語公公曰里差之算古云二百五十里今二百  
里正以古尺當今尺八寸故耳

上大然之

延梅文鼎至署校刻歷算書七種

公蒙 賜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雖經 指  
授大意未能盡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討論  
其說因發其所著爲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  
三角舉要筆算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  
歷學駢枝又使諸生從而受學于是陳萬策魏  
廷珍王蘭生及冢子鍾倫皆通歷算之學公有



詩云年運遞奔馳六藝缺復久諸子興未衰斯  
文幸已厚蓋深喜之也

夏四月遷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疏辭不許  
是時太宰需人

上問侍臣曰銓衡與畿封孰重或曰銓衡重或曰畿  
封重

上曰然則兩兼其職可也遂以六官之長保釐三輔  
五月回鑿迎駕因赴闕謝恩追賜御書

在原至誼額字

因 召對奏幼時陷賊仲父日燦平賊拔歸事  
上深嘉其義親揮額字以 賜

冬十月請汰河工冗員

河歲有十二汎而桃汎麥汎秋汎爲害最劇公  
於永定子牙二河積料於堤必備必良先事預  
防極爲周緻鼠穿蟻穴察視綦詳暴雨霖霖飛  
檄驛至以故數年中河防鮮有潰壞至是以事

省員穴爲奏畧曰員穴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  
易課其功過請將正副筆帖式量行裁缺卽兩  
岸分司亦可裁去一員以免彼此隔膜之異從  
之

### 西巡迎駕

屬吏有才而險狡者規代公位陰結禁密散爲  
流言指摘公所薦揚名時文志鯨等以撼公以  
故公于是役禮遇頓減于舊或勸公奏黜其人

公不肯曰惟其才也逮後其人別遷以事敗歸而謁公公與修故舊之雅懽若平昔無幾微異大抵公平生於相犯相軋者率能以大度容之以坦懷化之當爲督學時有縣令以求請不遂無禮於公居有閒而公改巡撫令惶恐請罪公謂曰若能改行自力於善者毋以前釁爲介介令感悅深加檢飭卒爲循職吏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者持官正馭衆嚴獨性喜上人不自抑

怪公調考其軍政伺公馬行堤上故縱連騎突而駭之公不與校俄以扈從連幄行營中公輒先往過之促膝寫誠深獎其所長進良亦折服加勵官聲益著云

### 十一月請平糶被災州縣倉粟

時有數州縣被水特請先期平糶爲奏畧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糶以出富民之粟爲惠無窮若確訪時值量減平糶至時值稍

平卽復量減務令富家不得擅困倉之利庶小  
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

十二月回鑾迎駕

山西總兵官王應統者戊辰武殿試第一人公  
所拔士也 蹕過山西應統扈從不能滿左右  
之求一夕

上召應統射甚見褒許因召閱其兵弁凡扈從八  
旗兵在豹纛後在所兵在八旗後于是應統兵

弁聞 召欲前左右故令旗兵遮道勿使得前

上屢趣而應統兵弁卒無至者應統侍

上前莫知所由神色駭愕

上震怒遂以應統下詔獄毀公者因復指為公釁既

還京遂解楊名時督學任降文志鯨為知州

四十三年甲申公六十三歲春三月請立社倉

公勸募吏民隨力出粟得數萬石分貯所在乃

修社倉之法為奏畧曰立法之始應有成規可

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貸新  
下歲量口發賑并令官吏勿預其出入之政但  
使主其事者秋後具以檢放之數報官俾有鈎  
考庶可貽永利而不至滋羣弊從之行甫歲餘  
而公被召入閣未竟厥緒

重建董子祠於景州

明年春 駕過景州因 錫一額曰闡道醇儒  
夏四月以河閒府災民流移自劾請削吏部尚書



職不許

河閒以水故不熟公自以職任保釐而召災異  
無以自逭既多方救賑仍具疏自劾蒙 恩慰  
留焉先是直隸舊例有外結事件坐罰贖者其  
貲名無碍銀悉歸巡撫公于遞年罰貲俱令貯  
庫備用至是數已八萬餘兩又借帑數萬兩都  
爲糶本遴官四出設法糴運煮賑散給各有方  
畧通商勸分成策備舉貧民賴以存濟故歲雖

荒而途無殍者

### 赴寧津縣查察倉庫

山東自去夏苦潦民流入京言者以聞

上加恩令資送歸籍就中有不願歸者多托言寧津籍以免官吏驅遣寧津壤接山東口音不可辨故也至是蹕過密雲見流民數百問之皆曰寧津人而寧津令陳大經者去冬業以老疾丐休公已疏報下部議而部覆不以時及是始奏

上見以為近日事怒曰寧津民化離至此縣令乃臨

事規避罪可逭耶 命巡撫察其倉庫有虧負

即先斬首後以聞公承 命往察無銖兩虧負

為奏原之僚吏皆以觸怒為公恐交迭沮公公

曰吾為巡撫民乃化離此罪不在大經豈可使

昇平在運有殺一不辜之事哉奏遂上後因便

復面陳陳大經丐休年月實無規避情事

上意漸釋越年遂蒙赦宥公之赴寧津也寧津方苦

旱公以卓午禱于關侯之祠入夜卽大雨四野  
霑足公爲門符云我來求麥秋澤隨地徧公靈  
震華夏日在天中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

是秋大熟

上甚悅頻仍 召對公因請宥王應統罪放還家  
四十四年乙酉公六十四歲春二月 南巡迎  
駕官署火

公扈從於外家人婦不戒於火凡公平生編著  
盈累箱篋至是悉燬今存者多晚年作

夏四月回鑾迎駕推恩追賜御書女宗

挺節及教忠額字

公因閒以高祖母林氏義烈事及贈公兆慶忠  
孝大節奏聞概蒙額錫

閏四月薦梅文鼎召見舟次

文鼎所著疑問一書既蒙御覽深加獎許及

是 召見舟次者三皆 賜坐移時垂問道數  
精微甚悉文鼎出

上謂公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惜乎老矣連  
日 賜扇幅珍饌又 賜額字曰蹟學參微時  
上舟行連日 召公侍講論 御舟迅公舟不相及  
乃 命繫舟于 御舟之後銜尾而進公因閒  
請曰府兵制壞兵之耗費且千年矣夫一夫不  
耕或受之饑況以數十百萬之衆坐而食之乎

古制旣難卒復臣愚以爲邊海經制之兵固不可撤至腹裏郡縣爲宜參用民兵給以半賣民兵旣有田園廬落又諳委其俗情形勢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指事已散而歸休足以力農如此費之省者以百萬計矣邊海經制之兵亦宜倣古屯田之意擇在所餘地官予耕種數熟之後量減其貲糧惟無地者乃予全給如此費之省者又百萬計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之兵寔

然坐食與惰游無異一旦有事驅使荷戈作止  
疲羸奔走不任數雖多何益若羣之隴畝以時  
蒐狩終歲勤動必加趨強便捷也臣竊謂此可  
爲復古之漸又奏曰官俸累殺百僚幾無以自  
給遭

上寬仁憫其祿薄容隱其需求細過然臣心竊有未  
允者俸以養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寬仁之恩  
借口祿薄之故競爲需求以陷于邪其不至賣



法黷貨者卽抗顏揚聲以廉自負此於澄敘官  
方之道似有未盡臣愚以爲兵費旣省則經費  
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給一絕其需  
求之門以杜其亂法干紀之路則庶績咸熙矣  
又奏曰禮樂不興千載夢夢然今樂猶古樂也  
臣少時見優劇有爲貞臣孝子義夫順婦信友  
悌弟之行者當其慷慨悽激悍卒童孺莫不沾  
襟焉然則卽今優劇文以貞孝義順信悌之跡

亦足以感風俗而成治道獨其鄙俚不經于古  
無事實者爲當立以厲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禮  
樂可興鐘黍律呂難以遽議若因民間之樂順  
而導之此亦用力少而成功大者也

上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又奏曰

上視民如傷屢 賜蠲免然蠲免之歲舊逋未與停  
止故官吏追呼不輟不肖者或緣舊逋以罔新  
額若遇蠲免之歲槩停舊逋之征則民終歲休

息實沾 鴻仁矣

上立于施行著為令

五月劾治張霖

霖以原布政使廢居家積貲鉅萬恃財為姦交  
通東禁公久聞其惡但以情跡秘詭機狀深密  
未能得其領要以故未具彈章至是

上知其揮霍盤結稔惡不悛念非剛正大臣不足明

研其罪乃 命公劾治之

請以李發甲爲天津道副使

天津水陸交湊商民雜處號稱難治發甲至期  
年政聲翕然

冬十一月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疏辭不許

公之撫畿輔也於僚吏延接以禮咨訪以誠雖  
令宰末員進見時亦與坐從容各令罄所願陳  
逮乎課績則揚清黜墨獎長宥眚由是百邑競  
奮其厲將卒自營伍而充標騎自標騎而拔千

把皆先擇其材技優者或五六人或四三人令  
之校射以中多者爲右選程材而用無所容其  
假借至營備以上則又廉其事實以定官評薦  
効必允公道大著爲治崇實惠持大體幕中不  
延主文之客惟三數儒者相與講求利民之政  
日見施行而章牘簿書按時駁發必慎必詳毋  
寢毋漏有微弁以事爲帥所辱輒陰持其帥短  
長闔籲以快私忿者事下公所罪其弁而原其

帥正定屬邑有豪民與庸令相觝幾致民變公  
聞卽捕按其豪逾月始以它事斥令識者以是  
知公之爲不吐不茹也嘗誡主吏時時清釐冊  
籍爲解官計或請其故曰要當使朝解官而夕  
可就道方爲不曠厥職耳遇笞杖細案一以速  
結爲主嘗言命盜重情反覆以致精審宜也自  
餘瑣細亦歲月塵擱則佐證牽連羈候失業且  
使隸役得磨舐穿穴以長其姦大非便民之道

故每見牧令諄諄教飭必以是爲深戒又寓嚴  
明于慈和之中姦桀旗民有以身扞網者雖依  
託深邃公飭檄交下申之以章奏或至十餘上  
不得其姦不止旣得則推情準理必蔽其辜所  
定爰往往附爲令甲容有揮霍大豪傾貲干請  
至使王公意動專員諭指者公概令暫止外署  
使告之曰若所從來真僞總不可知就令來自  
邸第然法者 朝廷之公凡屬子臣所當同心

寶惜豈宜以一二私人撓之來者咸嗟服而去  
數年之間吏潔民和稂莠苗秀風不滯行事咸  
就理不爲赫赫之聲而有蒸蒸之效遭

上神聖方以久道禔天下福遂 召公入輔

選刻名文前選程墨前選易義前選成

公嘗謂制義所以詮經蓋箋疏之流實通經窮  
理之梯逕舊有選本至是鞅掌之暇更廣爲搜  
集刊校成帙以爲文的所自著曰榕村藏稿凡



數百篇皆發明經旨知文之士爭相傳誦

十二月請豁琉璃亮瓦二廠閒架之稅

既拜命首途入覲道得旨使卒讞張霖

之獄暫回本任公久知二廠稅重民困然籍隸

京師部僚所指爲贏利知言必無當以故稽時  
至是乃卒陳之雖終格于部議因公輔政竟得

差減焉

四十五年丙戌公六十五歲春正月入閣辦事

二月復薦徐元夢

徐公既補部郎中未幾復以媒孽去職至是公  
又薦之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有一策對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同事欲高置  
之公固執不可黜置下列及入讀卷因奏曰吏  
至真貪惡已極矣廉者卽假何至反有加罪今  
於廉者而故爲逆億誅心之論於貪者則倡爲

真率平恕之談天下之廉者思而貪者肆矣大  
廷颺對而持議若是其於世道所關非細

上深然之。是月冢子鍾倫卒

夏四月充國史館典訓館方畧館一統志館總裁  
五月承修朱子全書

始都御史吳公涵承修是書甫數月而吳公卒  
值公入輔因以命公先是吳公已臚爲門目  
奏可矣頗雜複公請刪併數門以省支離入稍

移易其前後以清次第雖規模體制有所循稟  
不爲盡出公意然微言大義醇乎其醇每逐門  
纂畢陸續奏進

上披閱不勅其後羣經以次修纂皆自是書啓之

### 訂榕村詩選

首摘體與三百篇相近者爲古體詩一帙繼以  
自漢迄宋諸家之作更欲選歷代賦自屈子訖  
東坡爲一帙以殿後寄商那之意竟未暇也又

以歷代文編多有關於學術經濟者將欲精選  
一集已命門人陳汝楫摘出四漢文目亦未及  
竟緒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是年湖廣總督劾瑤人田舜年僭越事遣官審  
鞫法宜斬

上御門議之公曰瑤人去闕萬里卽負枉固難以  
自陳

上方廣綏遠之德寧再命方直有威重者三加明察  
使服罪而甘死則邊境帖寧矣

上乃命大學士席公覆審果得舜年見誣狀于是罪  
誣者而赦舜年徭人說服○巡撫某因依城社  
恣意職貪御史袁某亦以私故劾之

上不直御史稽于衆衆懼觸諱莫敢言及巡撫者公  
獨從容剖別各蔽其辜○陳鵬年宦于江南聲  
實甚美時被參誣坐黜一日

上問江南督臣何如公曰素頗得譽邇來頓減爲其  
參陳鵬年故也鵬年由是復起用○馬廠旗人  
因公遷去復與民交爭

上命學士赫公覆勘之將行公謂曰萬世瞻仰在此  
行也學士感其言請部案勘實予民事遂定

四十六年丁亥公六十六歲夏四月校刻韓文考  
異

坊刻韓文皆散注考異文於各篇下閒有刪脫

無完書時得善本刻之以傳于世又朱子有自  
記與季通講論語名翁季錄自明季失傳是春  
天子南巡公摺請購募之以備朱子遺言卒不獲

### 贖顧炎武音學五書

顧氏是書既成厚自珍秘世無知者顧氏既沒  
其版沉埋于揚州坊賈閒坊賈將削其版以鐫  
它文適有見者以告公公爲贖歸傳于世

冬十一月朱子禮纂成



先命臯軒遍檢朱子文集語類中之言及禮者  
分彙哀集公復選其尤粹及衡權斟酌足爲古  
今之衷者訂爲此編。是年直隸巡撫因患盜  
請立爲十家連坐之法公奏曰盜蹤跡詭秘主  
家未必知情況鄰右乎株連非善政也事以不  
行。公明習兵韜熟諳海務

上稔知之故每用水師提鎮多見諮訪時定海總兵  
需人公薦吳郡嗣是數年閒所薦大帥以十計

大抵皆戢兵愛民克舉其職若吳陞之清操歐陽凱之死事尤武臣中之表表者也。趙公申喬是時巡撫湖南劾提督俞某浮冒軍實致交章繼又以學士某銜命入境供應不厭其欲橫被誣奏

上既稔知趙公清節而公將順諭旨備陳巡撫善狀幽明黜陟白黑如照善類皆爲伸眉

四十七年戊子公六十七歲春二月奏對 乾清

按先生本并成洪範說  
有序題康熙戊子上巳  
譜未載

門

時青萊閒有詭稱朱三太子者吏捕致京師

上使繫置別室疊遣內監逮事崇禎者反覆詢以當  
年事所對皆舛乃下刑臣如吏議而御門

諭羣下曰我朝滅闖定鼎爲明報仇于明無怨

也假令餘裔尚存何妨禮而厚之無如姦徒影

託自御極來官吏所捕如此比者三十許矣

公因奏曰勝國之遺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

我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寢歲修祀事爲設守  
戶遭

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禮四海臣庶皆知

上盛德在躬實能方軼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  
以云也

上深領之

夏四月選韓子粹言成

秋七月注樂經樂記

公於樂事備得其條理舊纂爲八編乙酉燬於  
火至是乃定周官大司樂篇爲樂經小戴樂記  
篇爲樂傳又採經書中言樂者以附經史傳中  
言樂者以附傳篝燈至漏下二刻不輟閱數旬  
致病故附編未及卒稿今所存附傳之聲律篇  
實出手訂至附經及附傳之樂教樂用二篇僅  
有遺稿數紙清植謹與門人王蘭生編而錄之  
冬十月獨對 乾清宮

時口外回 鑿於道帳殿夜警傳聞洵洵同僚  
或詢公曰事將奈何公曰吾與公未親扈從莫  
與見聞而事起昏夜真偽未辨

上旣天保孔固惟有益廣

聖心徐核其實使蔽厥辜毋傷天性之恩以塞萬世  
之議而已比 駕至御門 諭旨憂憤舉朝惶  
惴莫知所對公進曰 國家不幸而有此然堯  
舜處此直等閒耳

上因注視公公復奏曰以

上聖德不宜有此然稽前史何代無之惟

上平怒觀理徐爲處置但使

聖躬有萬年之安斯國祚有萬世之固此不足以

玷

聖明也

上意稍釋遂還宮有頃召公獨對公頓首請曰

帳殿之警

上果稔知其主名必無刺謬乎

上默不答悵然久之曰此直爲鬼物所戲耳何喪心  
至是公曰臣幸荷爵祿鬼物猶不敢干犯況

天潢之胄乎人情尊榮則驕安舒則肆驕肆之行  
神志日昏始則偷安繼而惡正聞一善言如刺  
在背惶惑顛倒若或憑之則昏之極也

上曰跡其生平誠如卿言然則有瘳乎公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若屏其聲色使凝志寧靜滌神清虛



平旦之氣益生則本心之明漸著矣

上爲首領者數四未幾

上以憂憤乖和輦下物論一日數變公辦事纂書程

課一如平常有以採訪之言摩揣之見告者甫

啓口公輒抑之不使竟其辭或私請其故公曰

爲大臣遇大事惟當灼之以理裁之以義而已

紛囂萬喙不足聞也

四十八年己丑公六十八歲春正月會議西苑

時

聖躬益愈 召羣臣會議所宜立者諸臣所議失當  
上傳命詰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與衆  
同聲耶公奏曰去秋

上問云云臣對云云夫建儲大事也義當決自

聖衷今

上使臣舉一州縣臣竟舉之矣使臣舉一方面臣鄭  
重而乃舉之矣若使臣舉一閣部則臣躊躇而

臣等言 卷一  
未敢舉者位分與臣相埒故也今日之事惟宜  
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辭語奏乃罷議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

取趙熊詔等三百三人公以科場積弊久極力  
挽之既竣事錄文進呈序之畧曰學者存乎己  
過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倖之不可徼愛身則知  
行之不可苟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  
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于外則將無所不至

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殖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俟其熟而食之哉爲士者旣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薄也且又見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

此不可告人之恩哉公卿之未能免俗者誦斯  
文莫不動容知媿焉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薦蔡世遠

公留意人才每遇館選于宿學必加推薦漳浦  
蔡世遠者于經史閩洛諸編無不淹貫從其父  
講學鰲峯書院粹然一出于正故公特薦之

充冊立正使

既重冊

上爲述公所陳鬼物之說使之朝夕深省且命更  
諏善道于是有承指諏公者公曰勤思孝道篤  
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

夏五月薦陳瓚

陳公舊爲臺灣知縣有聲是春充會試同考公  
益得其爲人會臺灣道副使缺員遂薦用之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四十九年庚寅公六十九歲夏四月韻箋成

韻部一依顧氏古音表至括衆韻爲六攝通用  
上去二聲九得古意

秋閏七月中庸餘論成

八月洪範再稿成

以初稿多于經外發揮非古人釋經之體于是  
再成是編

冬十月歷象本要成

既脫稿郵致宣城就正於梅子而後付板○一

日吏部以推陞事列王思軾之名以進

上曰思軾督學聲名殊減豈可用耶公進曰思軾典試山左所拔士頗公當初未膺督學之任也

上顧問吏部乃知果誤也未幾遂擢用至侍郎學使周者已故其嗣裔陰覬卹典部臣爲之上請公密陳其官聲有玷事格不行其輸直報國多此類

五十年辛卯公七十歲春二月奏定爲輪蠲錢糧



之法

歲癸巳實爲六十

萬壽之期

上自以壽考昇平推心仁覆將欲沛澤宇內普免地  
丁錢糧因奏事項預示意指公曰

上應乾之健以溥如天之澤萬年有道之長實券于  
此然統俟癸巳之年一體通蠲則各省吏祿兵  
餉無所支給勢必由部帑發解事增而費繁倘

分作三歲輸蠲自今年始每年蠲免五省假如今年已蠲四川則陝西姑待來年是今年得以陝西之賦供四川之祿餉而來年又得以川供陝統以癸巳之年爲周則現年五省卽得先霑洪施而敷天之下愷澤環流亦無一民之不被三年內直省錢糧就近協用不煩解部至癸巳之年部帑又可無外解之費于事爲便而于恩尤加渥矣

上悅從之

秋八月摺丐休致不許

公自甲戌守制噤不敢言歸其始入輔也會於  
便殿乞省墓

上卽悄然易容至是以年屆懸車義宜引退又自三  
月病瘍曠不入直心益不安乃具摺陳丐得  
旨慰留焉逾月

上自熱河回鑾適戶部尚書趙公申喬以查核銅

商事與左右侍郎不相能抗章丐去

上以其詞氣憤拂失大臣體意不懌公爲奏曰申喬  
詞雖過激而意實無它

上翻然爲之霽容

冬十二月自湯山入 覲於暢春苑

湯山在昌平州之東南山出溫泉故名公病瘍  
久丐假洗沐以是月朔赴苑陳謝

上知公當來預爲適館設帳具於暢春苑後禮遇甚

渥是秋江南鄉試穢聲騰聞公入覲頃

上慰藉訖問曰江南有對語云左邱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卿聞之乎左與趙其二主司姓也公曰聞之然此非特主司罪也有編修楊者與趙實相表裏此風不革科場安得真士而取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

上曰閩賊陳五顯雖平民情得無病乎公曰五顯之發非設心爲亂也迫于饑饉耳荷

上垂恩船米三十萬往哺災民泉漳間菜色盡蘇  
上行政若此蒼生之福也

上曰有言 朕者曰五顯饑民耳何厪慮之甚耶

朕應之曰若言非也前史民亂率起于饑禍多生  
于所忽洪武獨非饑民乎公頓首曰

上言及此是舜禹兢兢業業之心社稷靈長之本也  
上曰程朱諸賢以闢佛老爲一大事以 朕觀之奉

之者固非闢之者益增其瀾耳自古帝王如梁

武不足道卽有禁人爲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  
其教輒復復則益以披猖 朕惟置之焉能有  
無之間斯其氣燄必然銷歇矣公曰此孟子經  
正民興之旨也

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學六經之道爛若中天彼二氏  
者自可不攻而破矣公退編修楊遂被斥革

五十一年壬辰公七十一歲春二月奏對南海子  
江南場弊督臣多所干預撫臣論之遂致交章

督既布置深密撫乃以身當之

上雖未有軒輊而撫臣別疏論海賊事者誤信傳訛有所株害

上不悅適駐

蹕南海子

召大臣問曰巡撫言海

賊徒黨萬計信乎公曰沿海島嶼悉駐兵防賊

安所得巢穴以聚萬計之徒黨巡撫生長西北不諳海務以臣論之此不過什佰不逞之徒截

一搶三數商舶因以出沒行劫耳夫鼠竊以三兩



爲輩行劫大洋不容以單隻成姦故雖什佰糾  
結較其情事乃與鼠竊相等頗聞此輩南風輒  
出出則依船爲營窟北風一吼卽潛遁歸惟嚴  
飭沿海兵弁謹視風候悉力稽巡姦民自當知  
戢且內姦易捕然猶鼠竊時聞何況大洋姦源  
安能遽塞若使時和歲豐風行化美郡縣無鼠  
竊之偷斯大洋無行劫之害矣不然勦襲傳訛  
聲張風影至乃株害愿良甚無謂也

上曰然巡撫不解事今又以科場囂沸矣公曰科場  
之弊半由外簾外簾釐剔有方弊竇之塞者已  
大半矣然督撫交章國體所係倘加包容已  
邀寬典至科場情弊人才攸關百年因循于今  
尤熾若不卒究根株重加懲艾後安所瘳乎時  
松江提督穆廷棻亦爲督臣所誣陷公代白其  
清節得調福建陸路提督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凡殿試有違式者例并褫其舉人公請止革進士仍準會試著爲令

夏四月周易通論成

公旣依經釋義爲觀象一書其推本源流根據圖象統論綱領指趣者不欲雜附經中以潤正意乃別釐爲此編

薦朱軾

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

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于

上嗣而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  
任滿家居公密薦之起家爲光祿寺少卿

五月夫人林氏卒

集中有誌墓文

六月摺救江蘇撫臣張伯行

時已兩命大臣審質而督臣燄氣薰灼雖負  
公望爲柱石者亦偏辭以擠巡撫巡撫旦暮且

危公乃密摺別白

上是之至九月有旨奪巡撫階畱本任督雖不褫  
革而召入京于散秩彰瘕得宜風聲樹于四  
方矣

秋七月朱子全書成

既裝潢呈進公奏勸曰

上平生爲學必務終始雖律象微蹟罔不窮極杪忽  
未嘗中輟此誠壽考無疆之徵也

上悅因曰 朕性喜溫故自童年所習書以及退筆  
皆捆藏笥篋閒復玩視不忍棄也公頓首曰

上念勤思舊雖細物不捐敦厚之性與天地參宜乎  
勲勤諸臣皆得以功名自保德盛恩明軼漢唐  
遠矣公前後復進文學謹愿之士魏廷珍王蘭  
生梅穀成等入侍講席每晡後幾務畢

上輒出御經座引諸臣論誦書文逐段披對講論尋  
繹寒暑不廢未幾有 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

三皇人言 卷下  
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  
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  
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  
末

八月獨對西苑鑲門

是時復行冊廢

上詣鑲門 召公獨對公叩首請全父子之恩

上曰將如 朕何公曰

上既削其名號芟其羽翼以

上神武威明又何慮焉從之公既退私嘆曰數年之  
閒是事三變豈一毫意料之所能參付託事大  
天命不欺尤不當阿順目前妄生希冀吾前後  
三對不過權情度理歸之于是而已若少挾瞻  
徇希望之私則波瀾翻覆孰能執其禍福之柄  
哉

九月薦劉謙



劉公累官清靜且篤志正學老而益勤

上既召見適閱朱子全書命擬爲序文大見褒許  
遂加嚮用連擢至左都御史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會詞臣汪霖卒公以它事入對

上忽嘆曰汪霖死無復能爲古文者矣公曰必如班  
馬韓柳誠急未得其人若如霖者才固不乏卽  
若某案中一方苞其古文詞尚當勝之時苞方

以事繫詔獄由是

上憐其才明春釋之命入直蒙養齋修纂羣書

五十二年癸巳公七十二歲春正月薦徐用錫

顧氏之學既覈音聲兼論點畫一一推本六書

之意以與說文相考校故從來言字學者亦惟

顧氏最爲詳密徐君以耆宿名彥又精于字學

時方刊刻朱子全書特薦任校讐之事徐君從

公最久每講論畢輒筆記所聞積歲盈捆逮後

三才公言 卷一  
編成語錄三十卷行于世

二月請止捐納事例

時營進之徒布置囑託自邸第以及衙舍無所  
不徧所開事例濫雜多端雖素豎正論排貲郎  
者亦皆畫押莫敢格其議公獨持不可密奏曰  
今四海昇平正慎重名器之時而條議捐納殊  
失懲倣官邪愛惜民生之意

上是之事以不行

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

賜御書匾聯及

御服衣冠

匾曰夾輔高風聯曰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

康勅股肱又例 賜諸大臣衣帽

上獨解躬所服用以 賜公用示優厚

秋七月周易觀彖大指成

公謂易更三古四聖一心詮解者多不能融洽  
而離異視之乃每卦括其大指爲一篇

冬十月充殿試讀卷官

一日自西苑封還公所奏摺子內夾諭旨一

紙乃因內監交結近臣有所咨訪諭中引用

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語公捧誦慰服卽具摺

覆翌日遂逮治內監人心悚然嗣因便見復領

我朝宮政嚴肅凡給事內監不假名秩奔走

而外無使干預

上又明飭刑法雖辭色不少借宦豎之禍庶幾可絕

其源

上深然之俄又有甄別學臣之命原粵東學臣樊者  
名聲最下而交結情熟公卿列署議狀卒不及  
其人公閱狀訖索筆續署之廷論大服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先是念次公及贈公代有疝疾公壯歲卽苦此  
醫者以是爲遞疝不可治及年愈衰下脫愈甚  
時因武殿試侍班失調疝疾劇發

上聞卽遣魏廷珍王蘭生省疾所傳 諭至有義雖  
君臣情同朋友之語隨遣太醫診視翌日有 旨  
擢徐公元夢爲內閣學士免出辛者庫又翌日  
有 旨召楊公名時入京又翌日文志鯨以月  
選知州隨班引一見有 旨復其翰林職銜公  
聞之曰此皆

上所以療我疾也感悅之餘病候爲之輕減  
十二月承修周易折中

先是

上以易爲六經之源欲成一書以惠萬世而鄭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屢出圖象命公採擇公依

義條答與

上意合乃下諭曰卿畱心河洛久矣見來書愈知理明識遠此事非卿萬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

五十三年甲午公七十三歲夏四月奏免閩賊陳



五顯餘黨家屬流配之罪

是獄也以公奏明其因饑釀亂實情與懷逆背  
叛者有間故惟五顯首惡五人坐斬其餘悉得  
免死而地方承審之員猶務苛覈株及家屬擬  
充發關東者凡男女千三百餘人公因閒奏明  
蒙 恩槩予放釋。一日刑部以彙題具奏得  
旨駁正甚多公因入見請曰彙題之奏其厚盈尺  
杖徒以下之案臣等亦不能遍觀頃見

上所駁正雖杖徒不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非臣等所及

上曰朕非能逐案查閱也直慮刑獄之臣有忽畧細案之患故抽閱一二駁其舛者以警動之庶冤濫益寡耳公曰此堯舜欽恤之心也

上於三逆叛案悉宥其族屬至容有祿於朝者遂使二千年沿襲秦酷一旦盡湔豈特遠軼前古實足衍慶無疆臣敢以此爲

宗社靈長賀

上大悅蓋

上如天之仁本諸性生公又隨事推廣詞旨深摯如  
此是秋京師斷死刑僅二十有四人實爲近古  
未觀云

秋八月周易觀象成

公自十八歲卽玩心于易至是兩年七十三矣  
前後凡易稿數十次是時方承修折中薈萃自

漢迄明諸儒之說凡三百餘家採擷精純刊取  
領要鎔鑄百氏陶冶千載易之道於是大備每  
奏進

上御經座引儒臣講論其勤如讀朱子全書時嘗從  
容問鼎覆鍊之義公曰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  
多凶爲居大位而昵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  
亦多凶爲位近君而任剛德也鼎四旣犯二例  
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物不可滿

三  
身  
公  
生  
言  
一  
卷  
一  
滿則必覆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卽學問而有自  
滿之心德必退矣

上爲悚容嘉許者久之公因復奏曰甲寅之亂臣夢  
三鳥犯日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來海宇乂安  
然臣竊窺

聖意猶以吏治未清教養未備爲念欲使家給人康  
風行化偃則太平之象固愈進未艾也

上瞿然曰所爲讀書者凡以此耳蓋公遭遇

聖明自牖輸忠以頌爲規言婉而意至多如此類公  
又頻言經學隆汙有關世運

上遂分簡大臣修纂詩書春秋又別纂律呂正義釐  
定韻學之書皆命就公是正焉

### 冬十二月奏明柯蔭獄情

先是總兵官柯彩之孽子蔭陰戕其父獄久未  
決御史殷某以受賄指爲疑獄將疏論減其罪  
物議沸然公預陳是案本末閒數日殷疏果上

上面加呵詰嚴予斥革人咸快之

五十四年乙未公七十四歲春正月請寬減御

試翰林處分

諸詞臣因試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公以文字不稱與敗檢殊乞從寬減得旨準以原品休致時雲貴諸臣有請開掘銀鑛者蒙發廷議未及議而公以事見

上因奏曰開鑛一事臣有以知

聖心必非欲牟其利也直以邊黎貧匱或得借此資  
生耳然鑛徒聚之極易倘將來鑛盡此輩將何  
法以散之奏未及畢

上已數四點首蓋明季鑛徒之禍

上所素稔故也于是特旨不準行

二月承修性理精義

公以前明所輯性理卷帙繁多門目冗複欲裒  
精要以便乙覽值



上亦以科場論題僅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數  
冊沿習既久勦說雷同欲勒一書爲論目於是  
命修此編

薦李紱

因進見頃蒙問詞臣中學問之優者公以紱對  
翌日召見遂自編修擢庶子

三月乞免充殿試讀卷官

公自以年過懸車若不引退于古人之義缺然

每奏事畢畱身陳乞者屢矣至是

上始意可公卽欲拜疏而值西陲有警 廟算方殷

未敢以請乃丐休沐在家修纂性理會殿試固  
請不與

上勉從所請焉

復薦楊名時

公念將告歸無以報 國因議樂章事入對奏

曰楊名時篤學力行于今無輩臣崦崦景短無

以自效其未盡之志此人若蒙任用必不負

恩知臣雖歸骸泉壤

上猶得以考其然否也

上連爲首肯

周易折中成

公之承修是書也每奏進

上有疑義輒下公所公解剝敷陳

上常意歡有所批糾卽應時改定

上嘉其冲挹益虛已盡下至是書成命校刻內殿  
又與朱子全書俱頒付直省各別刊布以便士  
人購誦

夏四月奏駁復行例生之法

先是三逆初平所在支費不繼不得已聽人輸  
貲充名鬻序號曰例生時卿貳中有欲修復舊  
法者公方以詞林散館閱卷于西苑之別署其  
人袖所具疏向公自述其意公立斥之語極峻

厲旋復入奏是法妨學害正非 盛世所宜行  
由是疏入得 嚴旨譴駁焉

六月疏丐休致 予假二年

爲奏畧曰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三年前具摺  
丐休蒙 恩慰留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復申前請又蒙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  
特加刪輯以惠萬世 命臣承修易經性理臣  
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

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于區  
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  
將次告成故敢瀆懇允臣休致

上雖已垂 恩許及見疏終惜其去乃下 溫綸子

二年假

陰符經注成

時方裝做從門人王之銳請遂成是注

秋七月性理精義成

亦校刻內殿欲用爲論目適公丐歸異議者沮  
之不果行

八月赴熱河辭陛 賜御書匾額及 御製餞詩

將至遣魏廷珍迎于道次旣至又爲適館設具

連朝 召見再 錫宴于內苑遠處 賜匾字

曰謨明弼諧且傳 諭曰 朕心藏久矣欲俟

卿屆八旬用以壽卿今卿將歸故 特寫賜又

賜餞詩曰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 廟謨

辭闕憂 君千里外引年捧日萬方敷秋霜昔  
歲明臣節崑玉冲襟決勝符暫別 恩榮 宸  
翰餞勿勞遠念慰長途復 命王公以下皆爲  
和章于時

世宗以視膳隨侍所賜詩曰舊學者年本鉅儒綸扉  
勵翼奉

皇謨老臣報 國清風著

聖主崇文湛露敷鳩杖暫尋巖壑去 龍章直與日



星符蒲輪竚望還 朝早莫令 宸衷念遠途

上又推 恩追 賜公六世祖森匾字曰急公尚義

父兆慶聯句曰一念懷明主終身思舊恩別

賜公叔父原任永州總兵官日烜匾字曰方重淳

深弟歲貢生光坡聯句曰道通月窟天根裏人

在清泉白石間公造膝有所陳請

上以公耳重慮屬垣語洩手書作答公捧讀訖

上即手燬之如是數四外廷莫得聞也已又曰人老

苦耄 國家事大而 朕年高旦夕惴惴深以  
爲慰公曰老而耄者神志損耳此在庸人則然  
自古賢聖年益高德益卻烏有是哉

上曰奈非賢聖何公曰不自聖者聖益聖不自賢者  
賢益賢

上兢業若此斯清明在躬之本也比公將歸復 召  
見握手爲別公叩首請曰西師之役臣每欲有  
云然臣事

上久知

上更歷持重必無輕舉妄動之事惟乞深爲留意

上許之乃曰卿雖家居政事有不便者當密以聞公

頓首謝隨進篆文五經一部乞更賜刊刻以廣

篆法之傳

上卽頒付內殿如其請是日復賜公肩輿遍遊內

苑禮遇莫比

九月出京師

門人蔡世遠從因指受龜卜古法遂成卜書補  
亡凡例欲勒成一書未及就

冬十月道出鉛山謁鵞湖書院

集中有書院記文

十一月次武夷山謁仁智堂

作詩磨諸石詩曰昔年長老逐遊興從問何處  
名山盛迤邐莫須敷淺原曲深第一武夷逕尋  
幽易步衆壑殊獻奇觸眼羣峰競宋家南狩西

山西光移婺女開賢聖居于夫子似鄒魯來往  
未曾拜舊宇此行棄舍浙江舟取道迴遘西水  
澣探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  
謝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苦高山巋然哲人邁  
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  
歸模楷下竿淺刺寒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  
看來裔寢微茫誰念前修久相待公見堂宇多  
紀倡修之總督滿公保董其事廟貌一新

十二月至里

妣太夫人之喪公旣抑情守制至是折中古義望鄉變服行奔喪禮于墓次乃後謁廟歸家焉五十五年丙申公七十五歲春三月摺請分甄學使之無罪者

時用部議例召前爲學使後歸休者概行派差公見其賢否同辜無以激厲清公乃密摺請加分甄于是劉謙沈涵等皆邀開宥

夏五月 旨趣還京摺請展限

公至里未半歲

上念公乃 命魏廷珍密傳

上意促還京公念身爲耆老大臣雖被 恩深不敢

硬守常節然進退有體瞻聽攸關若遵密傳戒

道外聽莫審所由便疑于貪慕以羞 朝廷乃

請展限並乞明勅督撫敦趣時方訂正家禮得

旨遂不果

六月葬冢男鍾倫

秋八月大學古本私記中庸章段成

公之居里也約束鄉族課訓子弟和而毅寬而  
粟所嶽嶽董勸不少假借者自孝弟始農忙晴  
雨咨嗟公出禱無不立應由是姦盜屏息狙獍  
失恃工賈咸若風雨大和方是時知泉州府事  
者山東劉君侃知安溪縣事者江西曾君之傳  
皆承公意于府則重修府學于縣則特建朱子



祠各爲延師教授而巡撫陳公瓚亦因鰲峯書  
院之舊而作興之請師于公公薦蔡世遠以董  
其教事

冬十二月葬夫人林氏

墓在安溪光得里之仙苑鄉

五十六年丁酉公七十六歲春二月還朝

公既摺請旨下督撫敦趣遂以是月戒行

次福州講學於鰲峯書院

事具集中鰲峯講義因顏其堂曰道南嗣音

夏五月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注成

諸書舊稿盈捆充篋未及詮次至是于舟閒訂  
成之

六月至京

時因避暑駐蹕熱河公將趨覲

上以三庚水潦命俟處暑後公具摺謝并奏明未

覲

二身公金言  
天顏不敢入直辦事

秋七月赴熱河 陛見丐休不許

禮遇如辭 陛時公力丐休且曰老臣戀

主之心何忍遽離 闕廷直以進退有道而疲老趨

蹉一有失墮便為上辱 國體義宜引去非但

私為骸骨計也

上命且入直辦事俟回 鑿更議之

冬十月回 鑿丐休不許

迎一觀于湯山陳丐益切 命明歲

萬壽節後更議之

十二月遭

孝惠章皇后大恤

自

太后違豫

上移次于蒼震門內衣不解帶憂亦成疾羣臣見  
上春秋已高恐遭大恤不任哀勞凡諸喪禮乞從省

節而

上至孝純誠必欲勉強自力不爲俯允公乃酌古準  
今爲奏曰漢儒鄭康成精于禮者也其論國有  
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朱子嘗據以議于  
朝卽朱子平生最謹于禮及老不任拜跪亦惟  
坐視子孫行禮而已臣等雖愚豈不知

主上孝思維則爲萬世師然此皆先儒之明論前輩

所已行似宜稍抑

聖情遵昔制

上乃從之嗣而

太后大行

上以思慕過甚所患益加內發 諭旨命頒示中外

其中多有可駭句諸大臣皆知宣之不可無不  
惶愕失措者公徐捧 諭旨就坐處別訂一稟  
以進

上怒以擅格 詔旨下部嚴議仍發原稿立令頒行

諸大臣益震公又再訂一稿以進復奉 嚴旨

如初于是有欲順 旨頒行者公固持之密謂

馬公齊曰此事當以死爭又更訂一稿以進

入

上亦意悟因畱中不發事獲寢俄以議

太后廟號事公已定式付所司同僚中或強作解事

陰改之式與禮違奉 旨切責羣公皆深咎改

者公無一語惟例入謝罪而已寮列無不推服

五十七年戊戌公七十七歲春二月廷議三次

時 國儲未預

上孝感嬰疾章奏倚閣百僚惶震公堅卓凝定獨持  
正論不爲浮說所搖每入班列無遽言無厲色  
謇不至激和不至隨懇懇獨摯以求建 國是  
朝野胥倚重焉方廷議時有挾覬倖之私倡爲  
邪異以撓僉謀者公卿相顧莫敢扼其吭公侃  
侃與辨旣三日議不合公卽繕摺別奏異議者



方屈前後如是者三已而

上聞之歎曰大臣中每事爲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  
老臣耳大學士蕭公永藻謂公曰公計不遺義  
辨不傷氣是何識力之定涵養之深也居頃之  
閣臣有以摺請建儲詞不別白被議褫職者諸  
閣臣入請

上顧公曰請立國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屢矣  
此何罪命置之衆由是始知公之造膝非一

且深服其慎密云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時

聖躬益愈駐蹕湯山嘗奏事頃以湖南巡撫需人

顧問公公薦吏部侍郎張公廷玉

上曰此人朕所稔知但銓衡要職難以他授也公復薦雲南布政使劉公啟

上曰滇方用兵藩司亦難易其人因語及江南總督

某山西巡撫某公對曰此二臣者臣實未聞其  
善聲後二人俱果以贓敗

夏四月復丐休

爲奏畧曰去冬臣在湯山丐休奉 旨俟

萬壽後具本嗣值 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  
私之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亦無暇爲草芥微命計  
矣近者仰瞻

聖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  
邦家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若老不引  
分則招惹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深  
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時閣臣  
王公揆以病在告

上命俟其入直當遂公所請焉

詩所成

時又注釋尚書甫成七篇而公薨矣尚有文集

四十卷別集五卷續集若干卷行于世

五月丙子公薨

前一日改定洪範訖憮然曰吾年二十三始注  
洪範今又詮此大體猶是但覺意融理洽不必  
多著注釋耳有頃疝疾大發翌日午時薨于正  
寢公自幼嗜學髦而益勤雖政事鞅掌稍暇卽  
憑几編著丹鉛未嘗釋手自羽翼經傳而外凡  
諸子百家下及星日命卜之流莫不旁涉會通

以滋其神明之貫常以晡後集諸生講論答問  
析疑疊疊循循漏下二三刻不倦每有述作輒  
令諸生傳視有能發其覆申其義者則喜動顏  
色與相參酌往復應時改訂沛如也天秉易直  
與人交讓美分過無所矜吝至心樂善聞一善  
言見一善事則顏開神愉稱道不啻口出于方  
正有學之士薦而引之惟恐後時公或未識其  
面其人亦不知公之實薦已也所薦士多不諧

俗每以舉主蒙譴而終不以替其好賢之心平生履險涉機切自磨厲自兵革倥偬以逮朝端艱峻雖鑒別內朗白黑瞭然而一被以春和未嘗犯壯頰之戒卽至衆沬叢輕岌岌乎有漂折之勢亦皆處之以艱貞加之以憫度曾不少畱爲芥蒂故終其身清夷平曠對之者皆躁平欲釋有接席頃而慮獨神蛻者性本畏謹然至於赴會肩鉅則精誠自斷卓然不搖每諷朱子所

誦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蓋其內力厚矣晚遭

主上清明聖學日新而公又積誠啓沃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每逢

萬壽羣下多進古玩公獨以舊板名編奏備乙覽逮  
壬辰後筋編日御遂益以羣籍爲廚經書爲膳  
道教休明揭于中天焉至襄贊機務考覈官評  
責實布公敷奏詳雅其所尤加意者推廣德心



扶持善類用以益培邦本厚樹國楨

上往往俯從其言所全尤多少時持已剛方英氣蘄  
蘄及年益高德益劬則終日怡然雖遇事而怒  
而辭氣雖和不改其常政府論事衆見喧騰則  
反覆開譬務盡事理而終無異同憤怫之色或  
言有裨助則舍已從之其開誠不欺之心翕然  
見諒于上下

上覽遺疏震悼

批旨有惟

朕知卿最悉亦惟卿

知朕最深之語蓋明良之遇曠千載而稱僅  
實有在於文章政事之先者特遣工部尚書  
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自行在馳京護治喪  
事命皇子臨奠臣僚會哭厚予賻贈又賜  
祭葬諡文貞其文曰昔當盤錯之時特挺冰霜  
之節初奏書於殿陛克矢孤忠繼贊畫於軍麾  
備彰勝算功成勸定賞愆官階入長中禁之詞  
臣出貳夏官之邦政總文柄者二載秉節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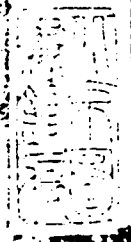
七年歲月滋深委寄逾重凡茲數歷各著賢勞擢登喉舌之司簡在鈞衡之地居心翼翼期素履之不渝奉職孜孜務遠猷之入告至於專勤好學博洽多聞徧窺秘府之珍函詳究遺經之奧旨朕久翫義文之易獨窮理數之原惟爾虛衷隨時請益每共研尋終始辨析精微嘗累日而未休恒他人所莫解君臣之契特有深焉隨宣索平生所著書錄藏秘省閏八月發引

南歸復命皇子臨奠百官咸會遣行人王道成護送歸里以五十九年庚子夏四月葬於安溪興二里之百葉林至期布政司堂上官銜命設祭墓次先是

世宗皇帝在藩卽時已心重公名德會兩賜匾字一曰清虛怡簡一曰昌時柱石至雍正元年春首錄舊臣名節之尤驗白者特贈公太子太傅十一年復加恩崇祀賢良祠賜祭一壇

三  
身  
公  
公  
言  
一  
一

...



榕村譜錄合考卷上

孫清馥根侯纂輯



門下士官獻瑤瑜卿

曾從孫玉鳴廷璜

曾孫宗文廷彬仝參訂

元孫維迪爾啓校梓

先世淵源

公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先世居延平之尤溪相傳為唐江王元祥後初祖君達公始遷安溪之常樂里後遷感化里之湖頭鄉六世祖樸菴公以義烈聞海內廣有陰德其後始大遠祖念次公慷慨樂施敬禮賢士復修樸菴之業

榕村譜錄合考卷上

考惟念贈公孝德追遠篤嗜正學生四子公其長也

明崇禎壬午秋九月癸酉公生

按年譜公在孕時山海江滌母吳氏避居於外氏之華地鄉以九月初六日亥時生公因以其鄉名名公云

癸未年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年三歲

二年乙酉年四歲

三年丙戌年五歲入幼學

按墓誌讀書倍文功力過人。按續語錄公自言五六歲時只好字嘗至關帝廟中認聯對輒用炭向地板上學寫

故未入塾先  
識許多字

### 四年丁亥年六歲

按續語錄一日族兄在明先生光龍至贈公館舍偶出對  
命公對云飛龍在天公對游魚宗海在明喜曰宗字大妙  
何處得來稱贊不已○光龍字蟠卿崇禎癸未進士丙戌  
隆武建號授翰林院簡討後自號在明餘隱累徵不起文  
章行誼有  
名于世

### 五年戊子年七歲就學於外祖家

按年譜是年從母就學於外祖家有先達聞其奇  
穎邀與相見氣度儼若成人先達異之接以賓禮

### 六年己丑年八歲



按墓誌公八歲季父西岡先生日煇指廳事幅畫令對曰  
一幅丹青繪盡古今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應聲曰兩  
道乾坤曲成天地閒走飛草木  
陰氣陽氣其夙負襟抱如此

七年庚寅年九歲

按年譜塾課之暇季父西岡夜授以離騷成誦卽知大意  
及後陷賊幽累中以代歌謠遂能徵事詰文訂舊說而行  
新義

八年辛卯年十歲

九年壬辰年十一

十年癸巳年十二

按墓誌贈公日命五題自  
辰至酉楷畢居然大篇

十一年甲午年十三畢誦羣經

按年譜聰慧益開而鋒鐸斂戢循循  
恭謹侍坐於長者日暮不敢就宴

十二年乙未年十四夏六月陷於賊

按年譜時鼎革未幾鄭氏假託殘明沿海為寇山賊林日  
勝乘亂竊發結黨伏窟穴巖嶮閉四出侵掠贈公偕弟西  
岡挈家避迹洋山山堡適賊黨出掠別堡西岡捕之賊以  
為憾六月三日夜掩堡盡劫老穉兒女十二人以去獨贈  
公走脫賊挾質索贖公祖念次公財竭意懣至十一月竟  
以憂殞於是仲父漁仲先生日燥聞難奔歸既卒哭尅減  
一僕行百里詣賊壁以省弟姪聲淚甚哀引義慷慨賊魁  
一僕行百里詣賊壁以省弟姪聲淚甚哀引義慷慨賊魁

亦感其誠禮遣之乞  
以財贖要言而歸

十三年丙申年十五秋七月癸丑自賊拔歸

按年譜漁仲既輸贖賊望難厭訖無見還意乃募鄉壯先  
後破賊若十數舉家十二口以次拔歸○按榕村文集賊  
所踞山巉巖不可上其陰背尤險絕不爲防仲父乃練家  
僮并傭食者纔百人涕泗與謀衆皆曰願死丙申四月九  
日夜犯大霧雨以登先至二十八人耳度天已曉卽吹羸  
直指魁帳賊出不慮又霧厚不辨衆單狼狽奔崩投崖下  
者無算出季父弟二人餘猶繫他山魁亦走脫遂大徵合  
遠近部賊將萬餘人晝夜攻奪故壘仲父用百人者據其  
阻日與之戰以一當百無不摧者自夏涉秋小大百餘鬪  
賊散亡畧盡十口次第拔歸地與次第鼎徵實殿七月七  
日也○按年譜公之陷賊也舉止軒軒異常兒時取賊兒  
書讀日勝異之每過堂下必起立加敬一日日勝閱其衆

公投以詩有戟插雲天疑雪結師行地水似風來之句日  
勝顧其黨曉文義者令爲解說歎曰真英物也及連破於  
我日勝遷竄無恆處猶謹挾公以居奇故公最後脫日勝  
嘗遣其從子沐光詐漁仲以冀緩師曰已殺君第四姪矣  
再戰則諸兒皆將不免漁仲不意爲虛喝也遂斬之以相  
當日勝聞則大怒拔劍擬公其黨莊進曰素日常獨奇此  
子奈何爲德不卒耶日勝曰然則落其大指劍落矣進急  
持之曰是兒年幼指落斷無生理就令幸活終身無用也  
且李氏勢熾所以未窮其銳者子在故耳卒聞子  
殘鬪必益力我軍其能支乎日勝乃投劍而罷

### 附漁仲先生遺事

按從子良湖先生鍾旺撰帽頂山紀恩碑畧曰帽頂山者  
先伯祖漁仲先生破賊巢平賊亂之所也順治初鄭成功  
阻兵海島有山賊林日勝者納款於成功僞授伯爵遂據  
茲山時先祖及季祖兩家俱陷其砦先生在三山聞信遽

歸卽登山欲見日勝道出山下遇勝從子興洙勸先生必不可入先生不從而賊黨聞先生來競勸日勝必不可出先生於山俄而日勝出見先生慷慨而言涕泗交下日勝亦感動久之乃曰人皆勸我留汝惟汝豪傑敢入吾營惟我豪傑敢放汝出營先生語既不合遂歸賊黨從後呼日勝曰本爵獨不敢留此人耶日勝悔遣追之其從子興洙已伺門壘前卽擁護已脫先生歸使辨士說日勝萬端勝藐以力所必不能先生已有襲奪取勝之心未有以決有僧銳峯明禪理多智謀與先生厚善一日字先生曰葆甫徒自苦此茫茫者終何時了先生曰奈何師乃言日勝若中情形并陳襲取之策謂其徒悔壘能識山後路先生乃陰納鄉衆佯爲捕狸鼠者從茲山背後削土級使緣蘿可登先生遣鄉衆後與銳師弈棋適天大雨鄉衆徑抵茲山石壁下夜已盡三更值天微明約會相視纔二十八人耳乃鳴螺大呼賊從睡夢中狼倉奔保旁山別寨家親奪歸者大半後累與賊戰悉摧其鋒家親畢歸胥完日勝窮窘

至漳歸誠歷職至總兵官其從子興洙後亦歸誠以軍功  
歷建義將軍授侯爵○按家傳漁仲嘗語公曰自先人以  
來吾世甚樸及吾而從事於學上下百家鏗鏘陶冶亦或  
見古人庶幾焉今汝等已能自通於時吾爲藝祖矣故其  
古作原委經傳彌漫於羸劉而得其肖合若干卷曰盤嶼  
慵言先生氣仁語溫風度春容雖臨金革倉卒言動不異  
於常暴慢之人見先生者莫不願悅慕  
效自少至老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也

### 十四年丁酉年十六受學於家庭

按贈公墓誌解難後贈公出故書數麓詮次指授趨庭提  
耳祖宋而禘漢先經而後史用以端學術正趨向礱磨鑿  
盪茹蘖食荼若干年○按贈公家傳先生教子必備熟諸  
經溥及天文地理六韜九章之言悉俾瞭然於心口而後  
出帖括授之諸子非十五而上不知有八股業也○按文  
集書贈公遺帖後畧曰鄭康成云天不欺至誠者先君子

平日多見忽於人而蒙神諒凡叩卜祈禱及夢寐感通之事鮮不應者此事脫難後先君子每每言之是年丁酉八月朔父又夢大父與同郡先正蔡虛齋先生合居壁閒語錄盈滿記其語云寒暑非可意定故隨時為靜中功夫不可知為何祥然父生明季士習披猖之時動以先儒詬病乃獨多蓄程朱書及同郡蔡林諸公講說諄諄教授諸子精誠交通蓋非偶然者

### 十五年戊戌年十七

按年譜贈公貧無宅舍僦居於洋山砦中是春病疝大劇每深夜公輒陰啓砦櫺長跪致禱一夕感異夢若有告者曰尊人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自是贈公疾漸瘳○公嘗曰吾年十七值秋熱病痢幾殆已愈乃立志向學○按行狀時家計已大罄益自刻苦窮日夜專心一力嘗積月危坐不就枕席所講誦無旁雜卓然

以前修自期不徒追時  
好務應舉之業而已

十六年己亥年十八始講性命之學纂性理一部

按續語錄明末閩中學者飲酒讀史崇尚李卓吾書舉國  
若狂而先君篤好性理嘗購買得一部內府板性理喜若  
重寶歸而督子讀之遂開子孫讀書一派○按年譜公既  
厲志首抽性理之編每夜手錄數千言晝則熟誦精思窮  
極深微遂毅然希蹤前哲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  
尊卑閒憚之聞公來則裸者衣謹叟者息因噪爲假道學  
公聞之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勉厲  
自持非可謂假且特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道學也

徒歸舊里

按贈公墓誌解難後一意教課樵戶三年而公亦思出矣  
筮易得震公曰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士大夫亦有宗



廟社稷在焉且先君子命之惡敢忘徙歸舊里僦斗室以居○馥按贈公脫難後家感德里之洪祐鄉遺稿手札皆同所云筮欲筮歸湖里也云榿戶三年而公思出疑脫難後三年方出山計在是年上下今附於此僦居屋後贈公  
命名有  
本堂云

娶夫人林氏

按行狀郡西貢  
生華捷公女

十七年庚子年十九纂四書解一部

十八年辛丑年二十補諸生纂周易解一部

按年譜公嘗曰吾年十八時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時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時手纂周易一部於諸家同異條分縷析

用爲熟研覃思之地終身得力此實根基○因讀參同契  
至千周燦彬彬萬遍將可觀曰此古人讀書法也卽用以  
讀參同遂通其義凡丹灶爐火之說龍虎鉛汞之喻皆近  
取諸身儒者有取焉又因龍虎悟龍馬之義蓋公平生好  
易實於參同有  
啓發之助云

### 康熙元年壬寅年二十一讀書妙峯山

按年譜讀書妙峯山譜太極通書相表裏圖○馥按是山  
在本里碧翠巖之麓公祖念次公及族祖心湖先生懋楡  
始開枊迨後漁仲在明相繼建造山  
房募僧住之公偕諸弟讀書其中

### 二年癸卯年二十二補廩膳生

按年譜歲

試第二名

冬十一月冢子鍾倫生

三年甲辰年二十三

四年乙巳年二十四始注洪範

按年譜疑蔡傳與洛書不相應乃以三區之以九列之其說與西山真氏合而倍加精當○馥按年譜此條附甲辰年今檢公康熙甲子春自批再訂洪範說篇端云乙巳年有洪範說一本集說一本越二十年始更定今謹照所批年分移入

### 輯歷象要義

按年譜初讀易至大衍一段諸家多以歷法推論欲檢勘言歷諸書而家僅有史記頻年借貸稍稍撫集至是乃纂

諸家之要及他書論之合者  
未附以歷論八篇備一家言

### 著卜書補義

### 是歲家廟重建成

按漁仲撰祖祠記畧曰崇禎丙子湖祠陔剝先子念次公  
協謀於平甫首事修工順治丙戌秋爲漳賊盧賜所燬及  
丁戌郡城有易子析骸之慘郡祠又蕩然自兩祠之圯先  
子痛激日宏鼎興之謀兵燹不寧經始未卜而年弗待矣  
至乙巳叔弟賴甫倡議重建卽於是歲成中堂奉主安焉  
公紀有家廟祭享禮畧並敘贈公修宗禮述志詩具載集  
中

五年丙午年二十五夏始明律呂之學

按年譜初讀性理大全惟律呂新書遽難曉了乃入山齋  
日夜推研勸極則隱几未嘗就榻閱半月以事暫輟已而  
又然及是歲大比復舍帖括專勤益倍浹月遂明其學○  
按續語錄公嘗言自廿一至廿五看陸王之書及諸難書

### 秋八月舉福建鄉貢

按年譜主考吳公國對王公汝斐同考王公三薦吳公戊  
戌及第第三人有知人之鑒是冬公與同榜吳君會芳偕  
計道遇吳公通謁吳公曰吳君已得兒否對曰未也吳公  
粲然曰君相非壽善自愛因指公曰李君精魄內凝神餘  
於形此大器也君宜以爲楷逮庚戌吳君復與公  
偕第竟歿京師吳君爲人多可紀集中有其狀

六年丁未年二十六春二月仲子鍾脩生

以所作時文就正王恥言先生命岳

按榕村語錄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命岳恥古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龐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密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按文集序王恥古文集畧曰地丙午鄉薦謁先生於京師時先生投閒已久然傷時論事感切動人民生疾苦有所聞見雖身無言責必遍謁卿貳臺諫激以大義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至死而不忘也時以策論課士先生私發策試余惓惓以強藩悍將世及爲憂官貪民怨釀成揭竿爲患及甲寅之變距先生之歿且七年所在用兵卒如先生料予是以嘆先生憂國之誠經事之智其所籌畫蘊抱鬱而未施者多矣

七年戊申年二十七夏五月季子鍾佐生

是歲讀書郡城紫雲寺之西齋訂禮記纂編

按文集為序畧曰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禮記冗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予嘗讀斯篇苦其繁且亂記識之難熟講貫之弗理也為之約而序之溫習之便云爾○馥按公自序末云戊申年 月書於紫雲寺之西齋

八年己酉年二十八

九年庚戌年二十九春三月登蔡啟遵榜進士

按年譜主考魏公喬介直隸柏鄉人龔公鼎孳江南合肥人田公逢吉山西高平人王公清山東海豐人同考衛公既齊山西猗氏人

夏四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按年譜殿試時大學士馮公溥得公卷摩挲甚謹曰以是  
冤多士已而他讀卷考吹求微疵乃置二甲第二名馮公  
既出遇富公鴻基述其事富公曰余鄉也是賅瞻忠誠君  
子質文無害年尚少天下才也及選館職有旨試詔一  
道公考第一選庶

吉士習國書

### 十年辛亥年三十訪寧人顧氏炎武聞音韻之學

按語錄某嘗以歷論質於猗氏衛先生先生以示顧寧人  
寧人曰歷之是否吾不能知論文字則元人之文也某曰  
以先生之博學何謂不能知歷寧人曰吾於經史雖畧能  
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功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  
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按年譜公因衛公  
既齊見於顧氏顧氏與縱談點畫聲音古今訛異之原公  
心識其說至其答問自訟之  
語公每舉爲讀書要訣云



始交蔚州魏環溪先生象樞

按年譜魏公時爲左都御史雅與公相重閒日會讌既久益歡一日魏公退朝意甚悅曰乃者命薦士有董漢策者嘗見答於令長范公承謨猥以其人應詔今日科臣寧爾講彈之是也公曰令長白黑不分久矣士之蒙汗豈可概量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而答不畏彊禦之人此其過在答者乎在受答者乎縱使年少不謹率德改行亦不當咎其既往且

上春秋方富求治日新首開薦舉之門可爲復古之漸抑遏其端愚未覩其便魏公爲之嗟服

十一年壬子年三十一春進河洛圖說

按年譜諸翰林承旨各進所學公進是編大旨謂天地之著作在圖書聖人之著作在易範河圖顯陰陽二氣主

於流行流行則變化不窮而屈伸往來因乎時洛書備三才主於定位定位則一成不易而範圍參贊存乎道伏羲作易盡二氣之變也故自二以極於八而卦成不用五十以爲之本神禹敘範備三才之道也故自三以究於九而疇備獨重中五以建其歸與舊說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者異詳見集中易範諸書

### 秋九月散館考第一改授編修

按年譜衛公既齊精於韻學公日與之游以與顧氏之說相參證故於習國書獨能易人所難探討其條理而心融貫之比散館遂冠等倫遠晚年所著韻箋及音論等篇大抵皆闡明顧說至以收聲聲韻部以五聲切衆音則補顧氏所未發得於

國書者爲多

十二年癸丑年三十二春充會試同考官

按年譜取中唐  
四表等九人

### 夏五月以省親丐假

按魏環溪送公詩曰太史起閩海妙姿稱殊尤行年未三十志追濂洛儔會讀太極說歷歷見源頭退而返厥躬千載適相侔况復藉師資所學獲所求吾道久榛棘頽靡良深憂晨夕一靜對衰颯獨貽羞竚望登先岸歸來佐

聖修

○按年譜道聞尚可喜請撤藩 覲京吳三桂耿精忠繼之廷議悉如其請憮然曰旦夕其有變乎此至家耿逆反形漸露總督浙閩范公承謨者忠義人也公密貽以書畧謂公不離肘腋若變起倉卒必為所制不如以閱操閩安為名整師出城疾走洪塘溯流而上直駐延平控其上遊彼必不敢遽動徐而圖之其變可弭范公得書徘徊不能決密報曰所畫是也吾自度不足以辦吾義惟與此城共存亡耳明年三逆果皆叛范公遂為耿逆所囚卒被害

十三年甲寅年三十三公赴省歸避耿鄭二賊之亂遜匿

荒谷

按續語錄三月望日耿精忠叛時海賊偽鄭出沒漳泉間耿逆與爲依傍而泉之提督王進功以泉州應之走福州計亭知府王者都亦從逆遂以文書報公清官起兵謂此人不出必能貽害耿逆卽令來召公遷延至福州而入城之頃耿已知之卽諭其傳事傳公至衙前以起兵見責公以練鄉兵保護鄉里爲辭不兩日公家以贈公病劇走報公傍徨造耿逆處哀懇告歸幸卽見許公徑回後廿餘日耿逆遣四騎持令箭來追至半途爲海兵所阻而返時偽鄭與耿逆交惡故耿逆兵不得前來也。按年譜耿逆叛後公乃密就城守遊擊賴玉謀結海澄公黃芳度據泉漳連兵以擊耿逆後於是遣僕張誥走漳州報海澄公而叔父白軒先生日烜入永春從弟賜卿先生光琅入安溪陰

集衆以待事會玉不密見殺計不就至六月鄭經遣僞將  
吳東入據泉州公乃奉兩親遯跡荒谷合門野服深匿有  
楊芳者公熟識也鄭經使來說公前後三至公以死拒之  
○按續語錄其時泉州府安溪縣皆爲僞官將閩紳進士  
以上者無不驅而爲僞官不獨官迫之而出卽鄉里奸猾  
亦皆以此狹制作威諸耆老親戚皆憂懼不知所以惟先  
君子立志不移 朝廷今日教  
忠之區先大人真當之有餘也

### 十四年乙卯年三十四夏五月上蠟丸疏

按墓誌五月將上密本公惟謀於叔父白軒白軒托以賣  
紙於汀州送奴夏澤出汀州關於將行數日懼事洩禍重  
日夕惟自言曰須知禍不可以苟避旣上之三曰不下樓  
不笑語其氣甚肅○按文集疏曰臣自二賊構亂遁逃山  
谷賊遣人延致至於再三臣祇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污清  
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屢危尚未知能幸全腰領以再瞻

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言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湖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連湖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數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

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臣乞密馳詔旨勅總兵官閒謀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為樊鳥湯雞然蔡藿之心晞見太陽尚冀幸於萬一仰惟

聖明照亮○按家傳又為札與少宗伯富公鴻基言二賊交配勢必狡憤相戕破滅非遠乞大師入閩禁屠戮以慰殘黎疏及書既具蠟裹為丸遊愿僕夏澤閒道走京師數月方得達由富侍郎以奏上得蠟丸手削出疏動容嘉嘆者久之

十五年丙辰年三十五

按續語錄是時姚公啓聖隨和碩康親王平閩為福建布政使司冬耿鄭敗約自戰於汀州邵武王師由仙霞入躡北追奔二千餘里至福州耿逆降諸州皆復

是歲編等韻便覽

按年譜公既通國書及顧氏音學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習用者依等韻字母編爲便覽

十六年丁巳年三十六諭旨命定閩將軍保護家門以表忠貞夏四月特遷侍讀學士

按年譜二月大師復泉州遂復漳州鄭賊悉遁三月公見和碩康親王於福州四月得旨超授侍讀學士大師入泉州時因公前請禁屠戮又旨下主兵者以公忠貞令保護其家故按堵愈於他郡他郡猶頗不戢失民心公先幾憂之語所知曰吾懼時事之尚未輯寧也○按續語錄蠟丸奏通大師入泉云有特旨不可屠城恐有李學士在內兵入城沿門呼索李學士不可得安溪令聞之遂出白李學士在縣之湖頭學士尹泰卽令渠邀請



秋九月戒裝赴闕至福州丁父惟念公憂奔喪歸

按年譜閩亂時贈公日夜憂苦舌生皴皴比亂平猶不可  
愈公察贈公神觀異常且戊戌距今計二十年心疑二指  
之夢憂怖不敢違膝下而贈公以國知深厚趣公入  
覲公雖婉託百端贈公素方嚴大義質責公不得已奉命以  
行甫達福州卽聞訃奔歸居喪一如禮經○按湯潛菴撰  
贈公家傳曰當學士之奉命入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  
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於是外示矍鑠而私語  
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  
勸一然諾不敢宿況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  
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甫行而贈公以是月卒

緝僅存稿

按漁仲撰僅存稿序畧曰丁巳冬諸孤擗  
踊之餘得遺文五十餘首彙付剞劂云

十七年戊午年三十七春正月葬考惟念公

按年譜墓在安溪崇善里谷口鄉贈公所自營兆也公遵遺命既虞而後卒哭是時鄭經偽將劉國軒復寇海澄圍之

### 夏五月滅白頭賊

按年譜國軒既困海澄而泉州白頭賊起白頭賊者姦人蔡寅假號殘明以詭衆嘗入泉州西門爲郡兵所逐遁去於是郡帥疑城西民通賊將剿之知晉江縣事沈君朝聘持不畫押議未定適公至郡急謁郡帥具言小民無辜力贊沈君之議乃止未幾寅黨益夥逾二萬人再圍安溪勢張甚公將興義旅而苦無資以收衆乃具啓丐糧於康親王王度附里數村劄公科取是時軍需浩繁官方立爲大當之法擇富戶輪日當直無論費之繁省差之多寡一

切取辦於直日者之家家立破罄公計戶均賦免其輪直  
每日戶不過數銖差平而費省數村盡賴之用是赴募者  
莫不歡忭效命故能以農忙什伯之贏於鴟張豕突之時  
與縣犄角而人無懈貳復牒示諸鄉曰寅本永春賣漿家  
兒耳吾已興兵剿捕諸鄉慎勿以糧齎賊若私自餉賊是  
卽賊也便當移兵先剪以爲諸鄉戒且分兵抄絕賊糧別  
下牒招徠其黨有殺降者死無赦牒出之翌日賊弁林啓  
卽以七百人降公量留數十人餘悉遣歸農自啓降賊黨  
日相猜忌散走強半賊勢頽衰寅忿甚悉衆迫公尚六七  
千人至盤嶺公令叔弟心惟先生光埏率百人扼諸隘賊  
不敢下會夜兩大注賊露宿經宵火器濕不堪用及晨濃  
霧迷漫賊俯望公鄉叢樹烟林皆成兵象遂遁去公令心  
惟尾之戒曰度距賊里許卽駐師困獸猶鬪勿迫也賊日  
夜饑疲不得休飽甫七日盡潰寅走歸鄭氏以瘟死○按  
續語錄妖人蔡寅聚海上殘卒入泉州斬關而出裹白巾  
號白頭賊初只有衆三千爲安溪令李鈺所敗恨之後遂

至萬餘蔓延漳泉開春開再圍安溪城幾破先李令未被賊圍時會遣家人持銀約三百金往省饋送爲賊兵所阻不能達回安溪又爲白頭賊所阻因繞道至公家求救公卽以此爲召募土兵之用後賊旣平無餉養兵遂欲散遣時張公義山仲舉爲泉州守曰勿散也他賊正多仰老先生爲干城請以餉接濟且得遷延秋閒

六月海寇劉國軒兵圍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

### 公分使乞師

按續語錄海寇劉國軒圍海澄八十餘日城破還兵圍泉州諸縣皆不守安溪父老白李令如山賊來雖數萬敢爲公保守倘海兵三人至余輩亦不敢與抗李令大懼卽率千總一人收拾庫銀二三千乘夜逃至余家勸余走余曰諸君可走余不能也有老母兄弟妻子在將安之余與此鄉俱碎決矣余問令將何之曰余徑走京師見老母一

面雖就死無恨余曰君既自分一死死法與死事孰榮蓋  
畱此共事乎鈺卽蹶然曰爲當從公效命攜出庫銀幫餉  
卽取千金團練鄉兵海上竟以劉國軒弟國昌爲安溪令  
國軒用侍生帖來字大如盃招降國昌亦媿媿千言余復  
書畧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  
邦乎何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倘將來悔禍不佞尚能令貴  
君臣服其黼尋賓於王家目下何必相迫乎且吾所以軍  
霸上者備他盜耳國軒得書與其黨傳誦嘆服○又按續  
語錄時康親王師駐福州寧海將軍喇公哈達師駐漳州  
賊斷萬安橋以隔絕福州之師斷江東橋以隔絕漳州之  
師南北救援不能至公密籌所以濟大師者於是俾叔父  
白軒爲走福州求援別使僧人檀機乞師於漳各偵閒道  
綿谷中樵徑墮山支橋以導之入親王命諭助餉銀一千  
文武官劄付二十張文官自同知以下武官自副將以下  
皆許填給有功  
功卽題授

秋八月導巡撫吳公興祚寧海將軍喇公哈達之師由山道並進遂解泉州圍屬縣悉平

按年譜白軒乞師於親王於是巡撫吳公興祚提兵南下公復分遣母弟心惟及從弟賜卿由北道率鄉旅導吳公之師於仙遊從兄萊菴先生光斗表弟吳慨觀由西道率鄉旅導喇公之師於漳平心惟至白鶴嶺爲賊據與戰未能勝馳召練總王丁班以燒手夾擊之賊散走嶺道始通八月戊子吳公師出永春先走泉州以俟喇公辛卯喇公師出安溪翌旦將行公復爲策曰賊久禦堅圍我師踰深山入死地賊將頗知兵宜不敢交鋒公休士三日俟之賊且遁國軒旣見吳公壘又聞喇公軍且至果以甲午退走廈門於是城邑以次悉復親王下諭曰八閩皆處危地若非學士中流一砥幾於事不可問卽當錄實以聞而喇公以情請曰某戴罪圖功今雖因公幸成事然功微未足以

自贖公若義肯相脫者盡以爲某功則某可以釋罪矣公曰凡所以得保鄉族者將軍退賊之賜也某何功之有是役也凡公遣衆糾兵奮力效命諸士旅皆未備聞於朝○按續語錄先時泉州被圍已絕糧危困甚公已分道請師而惠城中不支倘兵未至而破無及矣乃謀之李治渠遂薦二人能沒水行府城臨河潛從水關入語之曰勉守城已請救矣救未至守者報愈急公得寧海將軍清書用印三劄復潛示城中時張義山知府事亦識公手蹟合城歡呼守益堅數日大兵果至賊倉皇遁去其所用沒水二人一名董升一名翁己乃鄉里中劇賊之渠魁○按年譜有李治者少出入戎閒知兵事初識贈公卽能寫誠相委託嗣爲泉州城守營千總屬賴玉玉之與公謀據泉漳也治與其議玉敗乃依公及公糾旅捕賊肅伍籍厲器械甚得其力用國軒聞乃遣一吳姓者公姪也託爲私行訪公挾書招治治不爲動時國軒有點弁某號善鬪駐安溪公使治詐爲復書故作畔援語因吳姓以貽弁吳姓獻之國

軒國軒見卽生疑召弁擯之由是賊黨之駐安溪者皆氣  
奪及大兵至泉圍解左右襄毗治與有勞焉。按寧海將  
軍喇公書曰寧海將軍喇致書于侍讀學士李閣下近者  
海逆圍困泉州不佞提師援剿不能卽至蓋因長泰江東  
橋俱爲逆賊所踞官兵艱於前進不佞日夜焦思尋覓閒  
道幸尊使至詢得有漳平安溪小路可行不佞卽於初三  
日親率滿漢大師自漳平起行初七日已抵坂塲惟是山  
路險峻弗獲縱轡長驅刻期聆教爲悵也今大師進止必  
得親信之人導引方見妥希祈閣下俯賜裁酌或令貴親  
中有熟識道路者前來漳平接引或另委親信之人前來  
但據尊使有云漳平至安溪湖頭一帶大水衝壞道路馬  
匹難行并祈閣下或可着令沿途鄉壯修平道路以便兵  
馬坦行何莫非閣下爲國急公之盛心哉泉郡近來情  
形并禁旅今到何處閣下必有探聞統乞示知爲禱營  
次草瀆不備不莊尤冀亮原又曰初七日寸柬奉瀆想荷  
台照矣今大師已抵黃嶼十四可到漳平所云湖頭一帶



修路未卜可會遣人舉行否希祈再爲督催以應師行爲禱外有要緊密文與泉州楊副都統特藉閣下鼎力差的人送進城內投收候取回文繳報至切至仰泉城內情形希囑差人探實并乞示知是望○按巡撫吳公書曰自奉前翰卽力圖所以援泉急着未得旦晚疾馳正深睇望承示密教并晤令叔得罄彼中種種不勝欣慰知需餉甚殷此行師刻不容緩者恐齋往不便特令大田縣就近發之數應用義旅多多益善惟老年臺極力糾舉膳養之謀弟亦自當力贊也先此勒復不盡之言統藉令叔面佈淵察不盡

### 招撫紀朝佐等諸夥黨

按年譜方國軒之披猖也村谷年少多有不得已鳩集夥黨與呼號爲聲應者至是以形迹懷疑蜂蟻屯聚無所投命羣帥見公威信大著託以招撫公乃牒示以堅明約束又散遣鄉旅邀制之不數旬朝佐等相率款服村谷廓然

胥靖  
焉

冬十一月特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按年譜鎮東將軍喇哈達疏言海賊斷江東橋等處阻截  
援兵泉州守制在籍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光地遣人至臣  
軍中爲大兵鄉導由漳平縣朝天嶺小路入安溪縣李光  
地復遣人修通險道接濟軍需又躬迎大兵文臣爲國  
盡勞請加議敘得旨李光地當閩地變亂之初不肯從  
逆具疏密陳機宜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  
路平險隘治浮橋饋食物餉軍率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  
衆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着從優授爲內  
閣學士

十八年己未年三十八春三月以服未闋表辭不許

按年譜公以衰服卽戎古有權制若服中拜職非禮所宜  
具疏力辭囑叔父白軒先生日烜代爲齋奏  
上不許仍命大學士召日烜至內閣備  
問沿海情形白軒因條奏機宜五事

### 夏修宗譜

按年譜既竣序之畧曰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鬯者  
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  
猶宗法之權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  
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  
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  
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以冬至  
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蓋亦  
猶古今祭禮之衷也若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  
其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  
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繫之傳記而彰之所以賢賢也夫是

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是時公尚未有居室僦住於孫氏堡中因攷伊川程子禮謂人皆宜祭四親乃就堡中隙地架數楹設四親主祀之後營居室始移主於廳堂旦暮必謁朔望則參歲修祀事一如程子禮逮後宦遊亦就官署設牌列書四親位禮事如居家時。○按語錄祭有大宗大宗之難在宗子宗子而有祿位則善矣宗子而無祿位無祿則不祭如是而主祭猶用宗子則犯分不用宗子則廢古如之何則可先君子斟酌最當主鬯者必用有祿位之人祝文則並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但視年輩行齒爲前却又文集有明時宗中先達率於大宗祠祭春秋先君子增以長至元旦實與伊川論合然春秋如舊有其舉之未敢廢也

十九年庚申年三十九春二月服闋奉母太夫人赴 闕

按年譜公將行時適提督萬公正色規取廈門廈門者與同安隔海相距僅數十里臺灣入寇泉漳必由之道也鄭氏再世據之守以重兵伺釁爲患萬公將發衆皆虞其不利公獨以爲必克贊白軒從之以往旣捷白軒以功加左都督後授邵武副將調安平副將遷至湖廣永州總兵官

秋七月至京額外補內閣學士

按年譜入對慰勞優渥嚮用甚至時學士員備 特命額外補職

閏八月進易論大司樂釋義及讀書筆錄等編

按年譜公之初歸也念將以養親餘暇稽古求志而海邊閩亂始則以孑身致命繼乃以一旅成功雖巢卵業炭之

中而意氣安閒出飭戎備入披卷軸所著有易論等編  
是承問及之遂繕寫以進蓋公自蒙難正志過荷國知  
及入 覲仰見

天子神武應期典學思治遂慨然將雅所得贊太平之基○按  
文集序進讀書筆錄畧曰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  
勝惶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乙夜  
之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錄數十條及論說  
序記之關於學者十篇繕寫爲一卷進呈而恭爲之序曰  
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  
與傳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之相  
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聰  
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閒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  
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  
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於治道有如此蓋古  
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

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又序易論畧曰臣又觀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又序大司樂釋義畧曰今四海靡靡風聲頽敝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鬪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鬪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教親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

一日

緩哉

二十年辛酉年四十秋七月薦內大臣伯施琅平海

按續語錄辛酉二月爲施將軍求敘其長子施齊功言施齊在海中欲爲內應降我朝爲賊所殺

上問曰施齊果以內附爲海上殺耶奏曰施琅旣來琅海上所畏也恐我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其父耳施齊後得便來降復爲海上所得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殺之

上又問曰施琅果有甚本領否奏曰琅幼在行閒經歷得多又海上路熟賊甚畏之

上點首而已後恰值總督姚公啓聖提督萬公正色及將軍喇公哈達皆爭言海賊可平至五月而盡來上本言海寇不可平七月忽一日啓奏完

上獨留子及北門在殿上問曰海賊可招安否奏曰不能上問何故曰彼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他便議不削髮不登岸不稱臣不納貢約爲兄弟之國豈有國家如此盛



大肯與爲兄弟之理明珠當日現住在那裏一年便知其  
至呆至狡之狀明亦奏云果然是如此

上問曰然則此時可用兵否奏曰聞鄭經死其軍師陳永華亦  
死此其時已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渠已三世爲賊矣但向  
日滿州兵不習水戰上舡便暈却去不得必須南兵習于  
舟楫知其形勢乃可用

上問汝胸中有相識人可任爲將者否奏曰 命將大事  
皇上聖明神武臣何敢與

上敦問再三奏曰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數日後酌妥覆 旨  
上曰很是後數日

上使明公來問余曰都難信及但計量起來還是施琅他是海  
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海上情形其人還有謀畧甚爲海  
上所畏

上遂用之

是歲著朱子學的

後改名尊  
朱要旨

按續語錄初在館時德子諤徐善長纏住講四書易經也  
就向來所見與之講而被善長在道理上駁問一二處覺  
自不是遂思索二三月作學的示之○馥按此條年譜謂  
著是編質之湯潛菴考續語錄乃爲德徐二公而作故並  
之錄

二十一年壬戌年四十一夏五月疏乞送母還里許之

按年譜公備蒙 恩知嚮用甚篤當軸及躁進者漸生嫌  
忌而公閉戶介立莫之知也先是癸丑分考時公偶於禮  
記房檢得一卷大加咨賞力贊其同考呈薦之主司定爲  
第一榜發乃吳下韓公葵也故韓公于公有知己之契及  
是韓公亦爲內閣學士與公聯職一夕同直政府促坐庭  
中乃具報公以諸嫌忌者寢相媒孽狀而母太夫人亦以  
不服水土思歸公于是具疏陳丐  
上見疏意不欲其去有重公者代爲奏曰將毋歸里固人子私

情然施琅出師在即歸參其畫亦大有裨于國事  
上乃喜許之當是時八閩疊經兵革官困于供億人凋于重斂  
武夫悍卒競爲陸梁置衆之設所在皆是而沿海之民又  
因通海之嫌迫令遷入內地流移滿途千里爲墟至蠹吏  
鄉豪爭以朴愿爲魚肉而躬刀俎之叢弊蝟生百邑皆敝  
公旣歸值總督姚公啓聖虛心諮訪于時所宜興革者朝  
聞夕行不數月民困更蘇姚公又以臺灣未靖廣設方畧  
招其黨羽投誠之人賞賚至渥由是來者日衆賊勢益衰  
然坐是所費不貲故姚公身歿之後所虧帑金以百萬計  
值公還朝爲陳其勞勩指述其耗費本末荷

上隆恩概予  
放免焉

二十二年癸亥年四十二公在籍赴省與施琅論出師事  
秋七月臺灣平

按續語錄施公奉命平海壬戌一年駐兵未動因與姚  
總督議論不合相持至癸亥年予給假在家適赴省歸避  
迨公旅店中時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  
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此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  
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島嶼悉賊踞到彼未能一戰  
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漂泊軍不能合也將何以  
戰惟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  
舟泊洋聚而觀釁舉之必矣然節候月離旬日閒當有颶  
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國軒  
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必用再戰如守  
澎湖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  
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  
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  
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尅勝果在  
七日之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  
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嘆曰天命矣海行占風

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  
憂沮無復戰意至七月二十七日僞藩鄭克塽率衆納土  
歸誠○是歲  
仲子鍾脩卒

二十三年甲子年四十三定小宗廟祭禮畧五祀禮畧

按年譜文  
具載集中

### 重修郡西祖祠告成

馥按明代吾家仕宦者多住郡城城西祠堂舊爲奉常心  
湖自創鼎革後祠亦蕩然贈公承先志建造湖祠甫就曰  
吾未有室家祖事畢然後敢以治私吾其將經理於郡遂  
率族人僉舉其事役始於康熙癸丑之春交夏底乃績而  
郡祠又成此見漁仲祖祠記迨乙丑正月公與仲弟訥菴  
先生鼎徵札畧曰耜卿經營郡西祖祠已就除夕爲文告

成於惟念府君亦此回一喜蓋是祠癸丑已竣  
工意甲寅乙卯閒兵戈之擾至是復修葺爾

### 樂書纂成

按年譜凡八篇一曰樂教古者學校之中四術造士而樂  
爲尤重故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  
而以樂名以此知樂所以教非徒爲祭享朝聘之用也二  
曰樂用凡郊廟朝會燕饗以及方田蜡祭各有儀節三曰  
樂章如燕射歌鹿鳴四牡皇華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綿  
之類四曰樂聲聲有五通曲而名之爲調逐字而奏之爲  
聲五曰樂律詳律管之分數六曰樂器載金石絲竹之類  
之制度七曰樂舞舞已失傳就可攷者論而存之八曰樂  
理統論同和之精者也後  
乙酉保定官署火燬不傳

### 倡修蔡文莊公祠

按文宗撰重修祠引畧曰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爲海內宗明化治閒虛齋先生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爲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於傳註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評是訂故前輩遵巖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於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峰陳先生次崖林先生淨峯張先生皆以里閩後進受業私淑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燄之所能奪然非虛齋先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靡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說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內家習而人尚之翁如也故嘗以爲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業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

孰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辨之者自鼎革至今吾閩苦于  
兵亂學士伊唔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地竊不自  
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志之士誦鄉先生之遺書蹈前  
修之典型庶幾那與卒章之志同官莊子素思適以書來  
辱相諄勸嘿有感於予心三復之餘愜然永嘆其後以蔡  
祠見燬告且曰願與子倡而新之子宜弁數言以質士友  
余惟斯文之運無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  
者焉紹續正學如宋炎興明化治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  
者有所觀瞻其事誠不  
可已願與諸友勉之

二十四年乙丑年四十四著文略內外編

按續語錄理學語錄詩文皆以略名篇蓋取於簡又以寓  
謙遜之意曰略有二義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馥按  
是編公曩年抄本分爲內外編內編疑卽理學略也卷一  
載周程張朱五子卷二載董江都王文中子韓昌黎邵康



節真西山五先生卷三載陸文安王文成二先生迨後公刻榕村講授大槩皆本是篇惟朱子陸子真西山三先生錄三兩篇登入未若是編之多是編蓋就文集選入者中有節錄焉至王文成公只選五六篇榕村講授則不登入此亦公之晚年定論也公嘗言語錄程朱而外有張橫渠謝上蔡李延平陳潛室真西山許魯齋八家今家藏舊本只存明道伊川謝上蔡真西山許魯齋五先生皆公早年紫筆手訂者至張子則講授中已選入朱子語錄則有四纂在所謂其畧者亦未見若延平潛室二先生則底本皆逸無存矣是編所纂年月雖不可尋然考孫氏所錄語自是公四十以前選訂者今附於此

### 禮學四際約言成

按年譜公嘗謂編禮者當以孔子所分冠昏喪祭射鄉朝聘爲目而入者止歸於四蓋有冠昏而夫婦別有喪祭而

父子親有射鄉而長幼序有朝聘而君臣嚴三代之學道  
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四際也又采小學儀節于首附中政  
大法於後合爲此  
書後乙酉稿燬

### 始構榕村書屋

按年譜地在孫氏堡之東北有榕數株蔭數十畝故名○  
按文集公自記畧曰枝谿以爲澮曲折澗數首頃復入於  
谿水勢依山自成隆窪有榕生其上舊爲風摧橫臥澗中  
折而復迴翹然兩橋可以通涉扶疎遠望亭亭然三也村  
廣輪二百步澗之南有方沼二沼上爲亭傍亭爲臺皆就  
榕陰下臨潭澗蒼巖遠岫濯影清漪水族微鱗游泳可矚  
樹陰深處棧隱隆周以垣戶皆吾甥孫氏之所經始其  
北月池引入澗流有長廊疎牕可以凭俯蓋余所營也余  
又卽榕之遠陰砌爲石臺與孫相望又却而西北爲小山  
山之高可四仞許自吾軒而至者環徑數邨忘爲十畝焉

余既與孫氏子樂此而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丈其中意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馥按此地爲閩山之麓迤邐橫亘開沃平曠廣輪數百步公於康熙乙未假歸改築書堂面拱東甲諸峯重構詩云精心藏秘冊餘事息微躬是地方營構茲郊正起戎意營造之始疑在甲寅以後庚申以前山海未靖之日也今年譜附在是年恐書堂勦在此時耳雍正十三年乙卯

世宗憲皇帝以公舊勲碩德崇祀賢良祠復命有司祭於其鄉時從兄清植以侍講假歸乃卽書堂舊址改建祠宇奉公神主入廟今爲榕村祠堂云

### 同里孫思哉襄受業

按公寄仲弟劬菴京邸書畧曰倫佐讀書榕村勤勵萊園卽府君諱佐卽禮老亦共學有志卽孫思哉先生襄傅英恂謹讀書

此兒自是寡過傳自經堂又於己巳年寄詠菴及菜園府君書畧曰禮老已衰然學者認道理及看文字見識俱覺日進純此罔息孫家書種成矣兜輩千萬勿懈○按季弟皋軒先生光坡序孫思哉文畧曰孫君精通四術沉潛與旨受業於榕村之門師弟自爲知己諸友莫敢望焉○顧按孫思哉屬公之甥手錄有榕村語錄一本疑在此時及己巳侍公京邸所記其稿藏彼家數十年顧於乾隆癸亥從季弟清泰處檢得云得之其會孫莊敬藏本今已錄出增入榕村續語錄中

### 初營闢龍貴山成雲洞

按晉江蔡氏震升記成雲洞畧曰從清溪沂流而上可百餘里溪源所出水淺石頑舟楫阻焉翠巘蒼麓環匝乎其外炊烟人語熙穰乎其中地曰湖山康熙七年李厚菴先生登進士授館職湖山之名始重十有三年閩煽亂先生

避亂山中不出閩平

天子嘉厥節特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湖山之名益重先生以太夫人春秋高無以爲晨夕歡假歸新其門閭未竣又築別業曰榕村多植果木以奉太夫人又置健走者遞海鮮晝夜行一百八十里爲稱觥需噫先生忠且孝哉先生性寧謚善易理又有米癖好繡石客言過溪五六里地名龍吐氣其石森森皆麟龍狀先生往觀之喟然曰造物如此匠心吾生長於斯顧未能一試攀躋而爲樵夫牧豎消受耶乃出錢買山粗築茅數椽不求甚工顏其額曰成雲洞取噓氣成雲意也

天子綸綍北來強起東山先生其束裝行乎洞中著書以獻聖明必有合也嗣是湖山之名又以成雲洞而愈重○馥按公構榕村甫竣工有族子披尋荒榛得此處泉石佳致報公開築公於是買山鑿石粗營精舍其中名曰成雲洞疑在乙丑年今照原譜附焉至丙寅公卽回朝壬申年先考菜園府君重構之有成雲洞草堂落成詩并和韻諸作壁

閒題墨猶在乙未公假歸五月游洞詩有云巨靈云既許  
福地自然與禹蹟藏何極遷書寄有承意將結屋著書以  
待來哲乾隆癸酉春清馥偕弟姪從元兄清藻盤桓山曲  
追念先公昔日披荒結茅先考兄弟暨諸奉從侍席講業  
憮然堂構猶缺爰於是秋建築堂寢三楹臘月迄  
功甲戌春奉安先公神主額曰成雲洞書院云

二十五年丙寅年四十五春三月還朝

按年譜母太夫人以受國殊恩義當陳力述贈公本意  
屢趨還朝公乃行。按榕村續集將行時示長兒鍾倫  
訓言十二目一日輸糧二日聞政三日鄉事四日讀書條  
目五日至親禮節六日當道交際七日親朋往來八日家  
中用度九日租店稽查十日京信時通十一日  
委任常人十二日濫交雜耍切戒餘詳集中

秋七月 召對 乾清宮

按公自記丙寅 陛見問對畧曰七月二十日到京

上命侍讀學士高士奇陪入 乾清宮

上問途中水災如何奏云臣到浦城遇大水幾乎淹殺親見異

常水災福建建寧江西饒廣浙江金衢等府百姓田廬大

半漂沒

上又問汝在仙霞嶺下阻水幾日奏云住十餘天又問路上走

了幾天由水由陸奏云正因阻水擔閣又到杭州犯病走

不得旱路總計四箇月纔到京

上曰聞汝易學好奏曰臣幼習此經所得殊粗淺年來閩中大

亂舊學荒廢近蒙 恩回籍三載然因臣母多病晨昏左

右延醫服藥總不得大用功夫只恐連文義都忘記了

上曰卦變之說如何奏云易中卦變有兩說一是因彖傳有剛

柔往來上下等語故朱某立爲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之變

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變皆自臨遯而來今本義開

首卦變圖是也一是因揲著七八九六之變所值卦爻之

占各有凡例一爻變占本卦變爻二爻變占本卦二變爻

三爻變占本卦之卦兩象辭四爻變占之卦二不變爻五爻變占之卦一不變爻六爻不變占本卦象辭六爻俱變占之卦象辭凡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卦此法起於焦延壽而密於朱某啓蒙具載其圖甚為齊整

上曰聞汝說不是如此奏云臣檢春秋內外傳占法一爻動者最多二爻動者無文三爻動者兩處四爻動者無文五爻動者一處六爻動者一處六爻不動者三處其法皆參論兩卦以決吉凶惟一爻動者占爻辭耳然亦未嘗離卦而論也臣愚見妄意如此未必有當

皇上聖學精深伏望裁決

上謙讓曰毫不明白又曰如它經它書所言日用常行道理便可逐句理會易是陰陽變化之書然聖人又道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乃是至切於人須臾不可離的此處甚難領會又問汝說圖書不以五行說云何奏云臣疑圖書五行生克與作易敘範不相干涉



故意河圖只是以奇偶顯出陰陽消息次第故可則之以  
畫卦至洛書配三才亦非臣臆說鮑雲龍鄭世子皆嘗言  
之蓋四正之數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自九而二十七自二  
十七而八十一以三數乘之至於幾千萬億只是箇一三  
九七其四隅之數則逆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  
六自十六而三十二以二數乘之至於幾千萬億只是箇  
二四八六其中閒五數則兩面乘除俱遇他不著惟以五  
自起數五五便是二十五五箇二十五便是一百二十五  
五箇一百二十五便是六百二十五亦至於幾千萬億零  
頭只是箇五數而已十數不用恰像如今算盤上底下滿  
了九箇但上頭添了一箇十在算法上原無位也參天兩  
地而倚數三數者爲天兩數者爲地參兩合成五數便似  
人爲陰陽之合兼體天地之全一般故五數者爲人  
上首肯之又奏曰洪範分三才臣少時曾見羅泌有此說蓋以  
五行五事八政爲地五紀皇極三德爲人稽疑庶徵福極  
爲天

上遠曰此說未見的確奏云果然未見的確但臣取其分配三才之意頗佳蓋洛書既具三才之象神禹嘿契其理於心見得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人是箇天地之主況人君首出庶物尤爲人中之主眞箇是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底上以承天下以統理人物所以洪範把建皇極放在中間如此說來覺得於洛書義理相關意味相入

上又首肯曰如此說便有理

上又問圖書中無五行義麼奏曰言陰陽則五行在其中矣卽

如一歲寒暑是陰陽四時卽是五行

上曰然所以道二五之精五行一陰陽也又曰易中沒有道及五行麼奏曰惟後天卦位向來以五行爲說但孔子解釋獨有坤也者地也坎者水也兩句近似五行餘卦皆不以五行爲說更以先天卦象求之坎水離火巽木坤土此四卦是說得去的艮爲山乾爲金震爲蒼筤竹勉強附會還說得去兌之爲金並無明文恐自別有精義易殆非五行之書也

上點首曰乾天道也單作金用於義未安又奏曰五行之書古  
有卜法備載其理故洪範曰卜五占用二五卽五行二卽  
陰陽自孔子贊易後筮書孤行漢文帝繼大統時尚有大  
橫庚庚之兆不知何時便湮滅了

上又問序卦之義如何奏曰卦序必有深意但如序卦所言頗  
有附會處卽如需本爲待義中閒偶有飲食之語如何云  
需者飲食之道也所以歐陽脩直說序卦非孔子之言又  
如雜卦更把序卦次第從頭顛倒一番中閒亦必有箇意  
思從來無人說得的確萬歷年間蕭良有有卦序圖  
先帝時科臣王命岳有雜卦說看來頗有意思然亦多有附會  
穿鑿

上曰汝意云何奏曰易道精深自孔子尚且假年以學臣臆說  
亦未必當也

上又問皇極經世汝會看否奏云臣看的是蔡元定節要在性  
理大全中底然全書亦曾一見大槩爭差不多只是多却  
編年紀事而已

上曰其學如何奏云其經緯世數處治亂興衰不知如何推算得準此學失傳了但自孔子後伏羲先天畫卦次第無人說起邵雍始唱言之其功甚大所以程某兄弟極尊敬他朱某亦不敢攻駁時

上置本義在案前又奏曰本義當年次第是依古文分經二卷傳十卷今坊刻是依程某易傳次第乃王弼舊本也明初兼用程朱傳義故以朱從程散開本義附於易傳之下今單刻本義不宜仍依此次如乾象傳下注有云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倣此今經文並無傳字注中何故有此解釋弄得學者都不明白蓋因當初本義立題有象上傳三字此注便在此三字下故也刻本見傳字無來歷多把言傳者倣此傳字改作象字

上曰我此閒本不錯仍舊是傳字

上曰古今言易或理或數有何定論奏云言數始於焦貢京房言理始於王弼但王弼已中了老莊之說故其學不純六朝唐浮華相尚未見有深於經學者直至邵雍傳先天之

圖立象盡意其功極大程頤易傳義理醇正朱某折衷二家之學理數俱極其歸而易學始定于一

上遂默然久之乃問時事頗多俱不錄奏畢仍命士奇陪出在內書房少坐

上復命小中官傳旨云易道精微非片言可了倘須再講幾天方得明白可說與高士奇回奏奏云適纔

皇上垂問皆易之大本大原仰見聖學深茂微臣草野粗陋之學恐無以贊助高深也士奇轉

奏畢仍出傳

聖旨云歸寓舍可將舊學溫尋過幾時再命汝講說易學之

外倘有獨得之祕俱可寫出進呈又命都察院陳廷敬

禮部侍郎徐乾學掌院學士張英及士奇等汝等與李某

久不相見俱陪它在書房多坐一會閒譚幾句○按續語

錄海上初平時余到京

上即問曰如今臺灣已平姚啓聖施琅欲郡縣其地汝來時會見之否奏云曾見但議論與之不合

上曰如何不合奏云臺灣門在大洋之外聲息難通小有事則不相救使人冒不測之險爲其地之官亦殊不情

上曰然則棄之乎奏云應棄

上曰如何棄法奏云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卽爲賀蘭有亦聽之賀蘭豈有大志彼安其國久矣事久生變到彼時置之不顧便失疆土與之爭利或將不得人風濤不測便爲損威

上曰目下如何奏云目下何妨以

皇上之聲靈幾十年可保無事

上曰如此且置郡縣何必逆爲遠慮後姚總督施將軍又請以萬人永戍

上面問曰此事如何奏云以臣之見不可試問萬人如何永戍法若令其孤身永戍耶以萬人之衆令其去祖宗之墳墓離父母棄妻子彼能安之若素耶若說遷其父母家室而往是萬兵一無所係戀於內地矣何所顧忌兵不換而換將爲將者如傳舍而兵皆室家相保婚姻相結兵爲主而

將為客勢必至弁髦其將且繼之以叛據矣如何行得  
上連點頭曰是是又曰然則汝意云何奏云不得已寧不辭勞

實以萬人戍而三年一更番歸省一番三千人  
上諭中堂曰李某所奏很是爾們可出與細商即依此票籤可

也○又按續語錄丙寅還 朝明公帶信說  
上問過六七次不便再住太夫人年雖高 君親一也寧可還

朝後再商量子即入都  
上大喜 召入用待騷達王子禮 賜坐七重氈不候缺即入

閣辦事時大治東海江都比肩而立於 朝不久即少宰  
缺出

上將出口少宰本下  
上問明公李某何如明對曰李某在內閣久儘去得

上曰去得何消說但我尚畱之他有所用數日掌院缺出開列  
啓奏

上問及宛平曰正是此地要緊必得文章學問實足以服天下  
而又必須時近

皇上知道事體的方纔不悞事  
上曰固然要學問好也要人品端正纔好卽指余曰我看這個  
學士就好就做得余時急卒  
不能有話奏辭卽隨班出

### 論續綱目

按續語錄余閣學時

上一日臨軒忽問續綱目何如有遽應者曰好

上又問余曰何如奏云臣平生極不喜此書朱子綱目義例所  
云統者以天下無主有以主之者便以統歸之如秦隋之  
無道而又不久亦不得不以統屬之惟五代地無大小國  
無常主無統可歸必奪統也續綱目於元而奪之統不允  
元已百年君天下矣宋之臣子若舉兵起事還可以忠孝  
解說凡百姓有一作亂者卽謂之起兵已爲元之子民而  
乃以叛民爲義士可乎余素持論如此不謂與  
上意合隔數日鈞囚問明中堂止廿餘件他多者不過十餘件



問余五十七件舉朝震悚以爲殊異遂陞掌院忌者由此深嫉而設法中之

九月改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按年譜公日就館與諸賢正襟講貫日昃忘疲于時上眷遇愈隆旦夕且大用諸惡爲異已者日益忌之

充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

充方畧館副總裁

與睢州湯潛菴先生斌講論

按續語錄丙寅湯公潛菴召入爲禮部尚書數與余往還湯公簡於言說而是年每至某寓輒談論移晷其中禍實在此所談者經書之外豈無及一二時事次年健菴秉筆下詔責潛菴云日與二三知己譏議朝政卽指此

也湯公先時尚意陽明之學某亦爲湯效愚云老先生雖然用功於心性是本功夫然天地閒幾部大書不可不讀不特道理大備人解得爲聖賢易卽不盡解如有明代用程朱之說取士前半截風流篤厚俗化甚正就有功效湯卽感動爲余借朱子文集看數日相過云向來非不能買一部看以爲朱子學問都在集註守此而行亦足矣今觀文集誠不可不讀嘆賞不已

### 館課得陳公遷鶴

按季弟臯軒文集公爲教習師得同里陳君遷鶴太極太虛論深喜爲吾老友僦屋相鄰晨夕必偕共慨經學之難也詩書三禮其精微可以共見其度數可以推尋惟易與春秋則多言天人之際學者治之易入於漂忽夫道在唐虞臯陶爲帝者師其陳謨也以秩序命討歸之於天則春秋之旨也以視聽明威考之於民則易之要也執此意以

論二書惟君與公往復莫逆焉。○馥按陳公字聲士號介石與公相識有年而受業於公其長君對初先生萬策後亦受業從公最久公贈之詩曰有媯之子熒熒暉曩者木天啓絳帷惟尊人白首稱弟子又華其繼丹雘飛

館中與仇公兆鼇諸庶常講說

按續語錄西銘明理一而分殊程子因龜山之疑而發耳後人據此以為西銘本旨則非也張子作書之意慮人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曰胞曰與曰宗子曰家相以見一家之中不可隔形骸而分爾汝推之一鄉一國亦不可隔形骸而分爾汝所以不能如此者總由工夫欠缺其書舊名訂頑以人之頑甚矣故思有以訂之若論理一分殊何處不  
是此道理太極獨不明理一而分殊耶仇滄柱亦據以為言予嘗折之如是○又按續語錄先生謂襄曰主敬諸說汝讀過都領會他人見此却訝條緒紛然對曰素聞講論所以畧知指趣先生顧語鍾倫曰識得文章條理亦是積

漸功夫襄問庶常諸公會經開示想俱了然曰也都憤憤  
須知致知力行之外朱子常說立志主敬不識此意見中  
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則以爲先行後知又不曉首章言慎  
獨包知行在內則位育爲中庸極功果何修以致此乎使  
一主敬而卽能如是亦何所用致知力行矣因舉大學慎  
獨中庸慎獨是一是二以問皆莫對顧謂仇滄柱爛翻大  
全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格物致知爲知誠意正  
心修身爲行然與答云誠意自修之首合當屬行曰陽明  
以敬當誠公素闢陽明而不知中庸慎獨卽誠意工  
夫則猶未離乎陽明之見也滄柱乃曰老師說是

### 論孟子敘道統

按語錄孟子敘道統曰見知聞知道豈不貴行而云知者  
正派要緊如領路人領差了行更有害當下不覺到歸宿  
處便  
大壞

### 論周程張朱開太平之效

按續語錄周子傳太極與二程年僅三十已到聖人地位  
真先覺者惜不大用周程張朱皆不柄用使後人疑其但  
能爲大言而未必有實效可嘆也然聖賢之生雖不用於  
當時必有補於來世蘇綽講明一番開唐三百年太平府  
兵諸制皆本蘇綽朱子講明一番開前明二百餘年太平  
四書五經皆遵其解其他亦皆多用程朱之議論至陽明  
出而學者靡然從之詖淫邪遁紛紛肆行而國亦尋亡所  
謂程朱當從者非謂一字不可異同也如禮記陳澹註自  
然不如鄭康成春秋胡傳自然不如啖趙三家之清通簡  
要于今析衷而存之歸於發明聖經此有何害固程朱所  
心喜者所惡於陽明者爲其以四書六經皆是閉賬直指  
人心立地成佛耳讀書人不思經義株守傳註字字膠執  
牽經合傳甚至并傳意亦失之如近世某某等真村學究  
名爲遵朱何嘗有絲毫發明在當時名遵朱者已有是病

陽明因厭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不知其說固陋處但就其說以破之足矣何至大決藩籬而不顧也○馥按公爲教習師開示庶常其爲說一遵程朱今錄數條以彙附此

### 附陳公則震與公舊事

按續語錄余亂後還朝

上極眷重及告歸忌者即狠下手結陳則震云余本觀望也使人到本朝也自己到耿逆處也通偽鄭幸而本朝成事他如今就算全節至丙寅年再入忌者即以陳則震絕交書送進仰賴

上聖明洞照浮言保全寬釋余以百口保陳則震本後來亦曾發部議部中以無庸議覆○又按續語錄余與陳則震爲庚戌同年其初最相善余請假在癸丑十月陳回在癸丑臘月余與相訂云福州荔枝不足吃明年五月可至吾泉吃荔枝陳允諾及滇中亂耿精忠日日練兵聲息甚惡余

屬家叔春閒至省寫一札與之言耿精忠甚可慮省城迫  
近恐不可保君可託諧荔枝之約至余邑同商保全之道  
陳大言云此豎子焉敢有此蓋輕耿也不數日遂變起而  
陳已遭脅從矣甲寅夏余家居爲僞官所迫將有宗族之  
禍不得已至福州鼓山以信通陳則震一到陳所耿已知  
之先時余與家伯約度至省三日便以先君病劇遞信以  
便脫身後果有父病劇信至余遂自造耿恰好遇其傳宣  
甚好是日爲端午日乃耿逆太妃喪期年不接賓客傳事  
見余詞迫切卽入爲言竟許余歸則震復以節日強畱余  
不欲過急至次日則震仍以王提督兵塞路爲辭予徑回  
臨行則震有我輩會爲本朝官終當黃冠野服以相從  
語余亦以百口托之果能相保全者本朝恢復日君之  
事予任之不數日耿逆遣人來追未見其能保我百口也  
徒以當日原有此語余家既無恙故後亦營救之甚力○  
又按續語錄乙卯年余將進密本遣家人張誥爲渠畫三  
策有手書與之一教他鼓煽耿逆躡海賊之後以解海澄

之圍一教他務通一信從福寧州與李武定以爲將來昭  
雪之地一自已毀形以求退則震盡聞其說一字不見答  
張誥歸亦叛去予五月密本就與家叔謀之送奴夏澤從  
江西至江南輾轉到京至丁巳年大兵入耿逆降予至省  
已陞侍讀學士余爲則震計謂閩中恐再亂以未得安民  
之要故也予意欲年兄隸喇將軍下以待立功爲昭雪地  
不爾從予湖頭相與共事未幾果賊大起則震與余回湖  
頭方至泉州夜白頭賊已破城入一半官兵盡力拒之幸  
而賊退則震膽落及歸到余家見余四壁蕭然謂予曰似  
此光景君舉何事則震堅欲自到京明心索余書託魏環  
溪諸公子與之剛於戊午春潛至京而余迎大兵保全泉  
州喇將軍本至

上於本批 旨意褒獎予忠舉朝稱嘆魏環溪等命渠急回曰  
如此端靠貴同年必能無事無須余輩矣則震邁返先喇  
將軍上本時謂予曰陳君先生好友惜其不在如在君不  
難以功推之予曰若能推與渠有何吝惜惜其在京無緣



相及共為惋嘆未幾則震回到喇將軍處召余余時居憂  
不得已往渠便欲余上本其時如何上本絕無因由于不  
從則震不喜便云此時

上已有命悉赦脅從子無罪矣當赴補余勸之云年兄不比常  
人曾為翰林官即

聖恩寬大且俟有補者君次之何如渠大怒必欲行迫余作書  
與吳撫臺及京官諸友不得已作書付之至省予又遣信  
勸當以年兄托姚熙之幕中自効目今有事廈門廈門平  
敘年兄功當大佳也則震又大不以為然回言余心事不  
明有何心緒治事耶且以予觀之廈門平至早亦是三五  
年間事予明心後再來圖功未晚耳吳信予言與咨至京  
上發部議 旨云陳夢雷身為侍從率先倡亂云云吳撫落五  
級則震駭懼踉蹌復歸凡其所為皆昏悖而躁歸又執子  
仇仇矣予服闋庚申還 朝則震必欲跟予入則震甫去  
一月而廈門平到京日來尋鬧又為東海所擲掄始以  
呼號既成仇怨言予不肯上章奏所言面奏皆詐耳東海

又復至余處爲陳言子曰我非憚章奏恐無濟於事耳東海云君不必求其有濟但上章奏爲朋友之事畢矣子曰信若此乎東海曰然子曰我作疏稿恐有不盡心君可爲我代作一稿徐卽成之余一字不移遂具本上

上不憚留中仍前尋鬧不已他臨發遣時魏環溪爲大司寇杜肇餘爲少司寇則震懷中出一紙告子說蠟丸本是他做的我刪去他名字杜最長厚亦能窮詰他云那時老先生在福州他在安溪中間關津頗多老先生有此蠟丸稿如何得達與李先生或是他差某人來老先生差某去將此人指出姓名來就可質審他說他差人來偶然不會問其姓名杜又詰他幾句不能答才歇魏環溪諭之曰老先生且去自有還時何必急今日還該感君父之恩朋友之情他厲聲云君父之恩我怎麼不感有何朋友之情魏曰李先生至出疏以百口相保非情耶曰他本上何不將我進蠟丸稿說上那樣淡淡有何益魏曰朝廷將此案凌遲七人殺十餘人而老先生得生全出關誰之力

也朋友上本至以百口相保亦云厚矣如果有冤頭上青天必有昭雪之日況蠟丸事老先生自言亦無憑證誰敢以無憑證事爲君啓奏人品蓋棺論定今日且登車陳始去其實他說本上何不說蠟丸事本卽徐健菴與他自己做的我何嘗改他一字他自己說不上的話却教我說可笑當決叛案時明公問余曰徐學詩陳起蛟金鏡三人皆老先生全活之余遜謝無此事曰

皇上看爾情寬陳夢雷若止寬他一箇像箇看情面的意思故此將這三箇陪他不殺已寬釋耿案已定次日行本已下閣

上出海子夜四川賊亂報到傳明公至曰有此不便殺降明日現有張宏弼告首一案藉此云俟此案歸結

上曰好及賊平張案審內有陳擬重罪

上曰吾前已許矣乃發關外後來陳則震自關東回揚道聲勸他不要鬧他說我在鐵嶺

上問爾屢次告李光地今日在我前有甚麼話爾一總奏來我

因說他賣友事

上再問我因說李某負奴才千般萬般說他負

皇上却沒有

上色卽和曰汝出去罷我亦未嘗不爲他楊道聲又云他要迫

得老先生自認一箇欺君負友之罪向

皇上說開釋他余云這却使不得倒是欺君了如今王藻儒張

京江都還信他的話京江偶談及陳則震事尚曰想老先

生爲他事僞不便並名故此刪去我曰這却不妨

皇上那時聽得賊有一箇向本朝者無不喜我卽不肯與並

名而本後聲說他一句有何妨也奪不了我的功我如何

刪淨了他大兵一入關有一筆帖式名博濟原在翰林院

做筆帖式認得我與陳則震見則震錯認做我與之恭喜

他茫然不知所謂次早卽至營復問博濟博濟曰我昨錯

認君作李先生也則震爽然自失後又尋我底稿看見

無他姓名乃大恨那時他無一字及此且我差張誥與他

進三策紀觀上丸之卯年前皆被他大笑駁倒我若強入其名

事不可知萬一被人按着發覺豈不是我倒害他身家性命如何敢着他名字及余丁內艱渠來京欲於此時乘隙中之一日語王藻儒云今日夢甚妖異豈不宜與厚菴作難耶夜夢余與厚菴隔水而立余見之欲過橋與開至橋中忽風雨驟至晦冥不見橋下波濤聲吼如雷伏地惶懼頃轉一念曰罷不須與厚菴作難開目已天氣清明橋現五色厚菴亦不見而寤是何祥耶凡其所爲絕交論皆上親見之而其語早達 天聽一日北門問余云

皇上也不信但是人如此說汝也會求仕於耿精忠有否余云余於 君父前從不敢欺一語到福州省城耿精忠處是泉州府知府王者都薦去的逼着起身只得去後託言父親病危脫身而歸如責備我到耿逆處卽當罵賊而死余則受罪如說受耿逆僞命實無此事明日君無職事城守何爲求死文天祥兵敗尚未死況君無兵柄耶余曰雖然公請爲奏之明公還奏

上曰這何妨渠無職掌又不守城求死何爲所爭者受僞命不

受偽命耳

上意亦解○又按續語錄前四五年

皇上在永定河舟中又提起這話云他要爾一救救他箇完全才快活予略奏云他說臣別的都可不辨惟有兩端說臣要做耿精忠教官爲何不做他的大官就當一名兵也是從逆何苦既從逆又要箇教官做又說臣上蠟丸書是他定的稿實無此事果然如此臣亦負心實無此事臣卽爲朋友也不敢捏造無影的事欺君父

上往關東又厲其辭色以問之屢問而則震不過還是將絕交書上的話回奏

二十六年丁卯年四十六春三月疏乞終養 子假一年

陞辭 召對因奏舉德格勒徐元夢並魏象樞衛旣齊湯斌

及一時諸賢

按年譜時母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爭柄羽翼競營有布政使某者穢聲彰著而柄臣囑公為之薦達公執不可大以為憾公自度不見容思歸養以避之遂具疏乞終養疏入

聖意方渥不許僅予假一年且懸掌院缺不他授以速公還

○按公自記丁卯辭 陛問對畧曰三月十九日辰刻以

省親得請將行 陛辭并進易學二本洪範說一本歷理新書一本到 乾清門交與侍讀學士高士奇轉奏

上命士奇及內侍李承珪引至南書房小坐 賜御膳有頃承珪領入

上坐乾清宮房臥榻上中設書案左右圖籍盈几設重氈於地上 賜坐

上曰向來知汝易學精熟日日蹉跎未曾一番講論今又欲回甚急此經若只如今講章解義何當精微須尋出源頭實際乃佳我於此經終不明白奏曰臣去歲 陛見蒙問及易至今猶記

天語云他經言理言事各有指歸易爲陰陽變化之書然却是日用之閒不可須臾離底此處極是要緊最難理會

皇上如此看易雖程朱吃緊爲人不過如此  
上曰此不過空言耳

上又問著筮之理如何奏曰人與天地本是一體凡理有未明幾有不覺者皆形骸蔽之耳聖人設教無非欲人明理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獲天之佑蓋爲此也其下不能明理於素至於臨事使之虛心齋戒撤去有我之私以聽命於神因幾之動趨吉避凶猶愈於貿貿然徇私而作此卜筮之意也

上曰汝試之有驗否奏曰閒有驗者先年侍讀學士德格勒臣使之筮屢中

上曰德格勒於易明否奏曰其用心已久

上曰漢人似德格勒者多否奏曰天下讀書不乏人以臣所交友朋如德格勒徐元夢一意很用工夫辦事之外無一刻



曠廢實少其匹

上曰徐元夢肯讀書麼其筆下何如奏曰來得

上曰古文亦來得麼奏曰未必古但亦條暢

上曰漢人讀書大抵役於名利者多鮮能專心致志我看來亦甚懶惰汝知翰林中何者最佳奏曰留心實學者果少筆下可觀有之

上曰正爲競於詞華故無實學耳此時誰講理學者奏曰理學徒講不濟須要識得根本爲子不欺父爲臣不欺君爲人不欺天地此根本也原任尚書魏象樞讀書不博臣觀其人却是有得於學者衛旣齊湯斌俱是北方佳士又有陝西李因篤俱負時名李因篤留心雜博惟李是講性命之學然臣觀其書乃是粗淺底王守仁耳庶吉士中仇兆鰲亦頗有志

上曰衛旣齊易學好否奏曰非本經未能精細但渠讀書多志氣大事事皆欲講貫將來自不可量

上曰湯斌與熊賜履相較何如奏曰論讀書熊賜履爲多但湯

斌議論亦甚平穩

上曰耿介何如奏曰聞其學問又不如湯斌但清修篤行人甚敬服

上曰汝衙門中熊賜瓚如何奏曰天分不如其兄熊賜履遠矣但爲人安靜閉戶寡交入署之外罕見其面

上曰我看來亦是如此又問歷法日月交蝕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錯其原安在奏曰歷法不能不差古來諸家惟較法之疎密差之遲速耳卽今歷極精然稍久亦當必差所以要隨時修正

上曰古人七政各爲度數所以難於推算今西洋人打幾箇圓圖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縮這是他一點好處

上因命曰坐未卽坐閒

上又趨曰話尚長不妨坐坐定

上又問西洋歷法果好麼奏曰其法現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幾處明白曉暢自漢以來歷家所未發者看來西人

學甚荒唐而譚歷却精實切當此乃本朝歷數在躬受命之符也

皇上戡平禍亂功德巍巍臣不敢贊卽制度文爲有兩事足跨前古

上問何事奏曰歷法其一也又滿州十二字頭盡合古韻得天地之元聲亦從來所未及

上問如何奏曰十二字頭除其三非九州之音不用又除其三爲入聲亦不用其餘六頭一對歌麻支微魚虞齊七韻一

對佳灰二韻一對蕭爻豪尤四韻一對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一對真文元寒山先六韻一對侵覃鹽咸四韻參之

三代秦漢古書凡同攝者皆可通用後世惟韓愈能知古音故其贈張籍詩通用東冬江陽庚青謝自然詩用真文

元寒山先他人不敢也學士大夫失之倡優侏儒却有傳授今詞曲家有收音六法與此正同但古音至魏晉猶存

其後南北分域江左自謂中原割棄北土故以侏離爲正聲沈韻遂行於世唐詩賦取士從而因之古韻之失自

此始也宋藝祖雅韻明太祖正韻竝有志同文革正偏音然終未能深知三代秦漢之舊無以復古近徐乾學母舅顧炎武杭州處士毛姓者粗能言之僅考異同未究根本惟十二字頭界限截然一氣相生盡洩聲音本原之妙上曰何故不用入聲奏曰古韻無入聲也卽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樂作入聲便難叶蓋讀如耀也今江北無入聲江南有入聲北方爲是南方爲非上曰聞汝究心樂律可有成說奏曰臣草創爲樂書八編稿本粗率未敢繕進

上曰西洋亦講樂律汝曾見否奏曰聞其能作聲樂但未見其書亦不曾接渠輩講論因復起跪奏云近世以來禮壞樂崩六經雖經宋人表章然臣觀永樂閒所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未免蕪雜疎漏當時勒限太逼又胡廣解縉輩非積學名儒規模全然草草

皇上宜大徵天下知學之士討論編纂然後可以蒐羅羣言垂之永久以至禮樂制度皆及時稽古論定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誠千載一時也

上曰虛心公道爲難大槩挾私聚訟者多奏曰

皇上親試其能否親決其是非誰可以適

聖明之鑒

上曰我事又多抵讀書人不肯公道平心所以凡事難做如

爾在此大家都對我說福建人學識有限誰道汝好又

命曰坐着講坐定

上又問欽天監有天文生劉一葵其學何如奏曰看底書亦頗

多歷法粗知大概但不精熟耳渠又好講皇極經世太乙

數太乙是極淺陋之書信奉之至便着魔了

上笑曰我生平不信此等皇極經世如何奏曰經世十二萬九

千六百之數亦不知從何處起蔡元定言以今日天地之

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此亦空言耳

上曰正是無推算處又問劉一葵頗有好處麼奏曰頗有好處

但不如常州處士楊文言其歷法算法皆佳餘書亦頗涉

及筆下又略來得

上曰其人如何奏曰父子兄弟杜門高蹈蓋李之流當年以貧故應耿精忠藩下人聘為幕賓閩亂之起遂被羈雷耿

逆令之為天文生大師恢復方得逃出

上曰渠曉幾何原本否奏曰似乎通曉

上曰西洋書文理不通者多用渠理法改成通順則盡善矣又

問揲著卦變到底是如何奏曰朱熹之說載在啓蒙甚備

臣則欲遵左傳之法二爻變以上但占兩卦不看爻辭

上點首曰左傳是如此但左傳所載占筮果可信否奏曰卜筮

有極應者不足為奇彼載其應者耳

上曰占吉凶單看卦爻辭麼奏曰古人占法兼論卦中德體象

類至於互卦亦取其占如陳敬仲得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知其後必昌矣卜其必於齊者互卦為艮艮山也齊主

太嶽之祀故知在齊也

上曰古人心細而靈故能有驗因命李承珪取出著策令布

一卦觀之得賁六爻不動

上曰此當如何占曰當占彖辭

上曰一爻動如何占曰占本爻

上曰動矣何故仍占本卦之爻曰雖動而未多故即以動爻占

即二爻動亦占二動爻尚未離本卦也

上曰三爻動何占曰丢了爻辭兼占二象

上曰四爻動則如何曰變至四爻便離去本卦占之卦兩不動

爻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動爻也

上曰汝再說一遍我聽原來朱子占法是如此即如今得賁卦

汝試以卦意閒論一番奏曰賁文明之卦也天下之事無

本不立無文不行故賁當得亨但文貌勝則實意微若一

味浮華相尚不知還淳返朴必不可也昔孔子筮賁愀然

不樂蓋憂周末文勝永終知弊耳

上曰此即玉帛鐘鼓之喻離他行不去靠他亦行不去易中有

卦爻辭取象極瑣雜如牛馬雞豚之類者畢竟作如何看

奏曰程頤有言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矣朱熹謂此等皆

占辭也當時指物取類其說必具於太卜之官而今不可

復見學易惟令源頭道理明白見得天道人事同條共貫

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若單在象上穿鑿如近日來  
知德輩殊為無味可笑又命曰坐坐定賜茶畢

上又問此等德格勒皆通曉否奏曰通曉

上又指所進書云此數本他皆能明白否奏曰惟歷法未能通

曉餘皆明白

上又問此時筆下好底有誰奏曰

皇上所知如徐乾學果是筆下來得

上微笑徐曰詩須陳廷敬奏曰詩誠莫過於他

上又曰王鴻緒董誥筆下亦好人亦佳汝衙門中還有誰奏曰

胡會恩趙執信吳苑筆下頗好翁叔元亦可觀

上微頷之遂嘿然久之

正入賜對出時午中矣○按續語錄余戊午居憂即陞

閣學庚申秋到京壬戌給假歸丙寅七月還朝丁卯二

月再給假兩次來皆額外即補丁卯託北門極為言毋病

之苦

上即準假一年懸缺以待予辭謝北門北門曰君家居七年來



補八月而復告歸雖太夫人年誠高公誠孝然在他人恐有厚於親而薄於君之嫌

皇上以公平日之忠節進言之誠信故有此特恩子又懇以

懸缺不便實是終養母年七十餘而某纔四十餘某事

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北門曰公但去俟假滿或再展限且

某之不畱公者亦別有故移席促膝曰不久子亦危子無

所逃公雖恬退

上却嚮用諸嫌疑者斷不能容公閩人視余更孤危苟可以避

增綴何為以身當之○又按續語錄余去時

上問通易人余以德格勒徐元夢肯讀書對去後

上卽命德格勒進講而東海終日以大義責其進言欲去北門

以致太平逢大旱

上命德揲著得夬卦因曰澤在天上有雨但決去小人便甘露

立沛矣

上曰小人在何處對曰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

上曰如何去之對曰揚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

上曰以余觀之曰健而說法而和和而說似不動聲色而隱然去之豈不更好對曰健與決似終從斬截也於是明公偵知之大急窘而忌者又借此以傾余構禍日急先是北門語張雄見囑欲余於會議中照應予以正導之且面語曰公貴富已極復何所望惟全晚節爲完人則千秋矣竊見出入公門者不相惜以名節恐非愛公者也北門大感動逾月不通賓客余佷廬累造不得見大惶懼賄覓其由得之大恨遂譖予於北門以子曰對人罵之北門先不信後德子諤在

上前直陳北門大治之奸二人乃下手德子諤竝余亦遭其毒害矣一日兵部司官張弼來語曰弼見索公索謂曰李某吃虧全是明某汝知之乎及見明言及余明曰李某是真人品予所最敬者他雖學士予敬之過於大學士弼愕然徐問之明因告以中情曰豈獨人害之連學生也有力蓋德格勤他不過見他講了書說他有志向上豈料一到皇上前如此亂道火上學生身不得不自救弼曰然則今老師

雖欲為之挽回無及矣明日吾亦尋悔如今在此為他挽回我所言者豈能自相反背但對

上別稱道他的

功就是了

### 附湯公潛菴遺事

按續語錄湯潛菴之入

上意甚重之時北門大治與東海為難因湯內 召以撐徐而

徐即發動海關事以陷湯焉湯至 闕

上會問蘇州海關事湯奏曰得其人還不至害民後

上復令九卿議湯曰不曾立自是不宜立既立矣須得其人亦

不妨至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此一段言語不過是閑論

而已東海入南書房即增飾此一段話奏

上謂湯某言此事民甚苦

上召明公云湯某是道學如何亦兩口彼進京時余問以海關

事彼云無害今日九卿議如何又說害民爾問他明公宣

旨湯對曰何嘗是說不應立說未立自然不必立既立只是擇好官去亦不妨明公曰如此乎曰然明即入復旨是時明亦與徐爲仇矣

上曰湯某說的原不差那一件事不是壞官做壞因傳徐入下嚴旨切責之曰都是汝等蘇州鄉紳欲做買賣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恐立關於己不便奈何移其語於湯某徐奏曰豈惟臣聞之梁清標等亦共聞之且言語可造湯某在蘇州離任時有用印告示豈亦臣造耶

上即令攜至果有巡撫印而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之語上怒甚曰汝爲封疆大臣說海關不好部議不準我依部議是常事如果害民何妨再爭三爭誰不許汝言而乃以此委罪於上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日道學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即令滿洲詹事府尹泰傳旨詰問湯訥於言又無辭辨只磕頭謝罪而已

上遂怒不可解此事由南書房轉奏北門大治皆不知徐又向湯云此告示是大治送進北門宛平不相容而他爲之憤

愆不平以此安慰於湯湯至死不知其由東海也如今人將此獄歸之北門大冶又移之翁寶林王儼齋全無涉翁王不過見

上怒廷叱之參劾之以助

上威怒而已非起禍之由也湯沒後東海又激郭華野為湯報

仇華野乃湯薦舉門生也○馥按此段乃下相先生聞之

先公者今輯在續語錄中尚有一條記此事乃東海向公

口說因公問湯公得罪之由東海歷歷言之末乃云因

上傳某下嚴旨切責此時幾不可保某遂不能顧潛老云今

謹撮其略如右再考湯公墓誌行狀皆言起釁之由為董

漢臣上書忌者欲勿倡異議以抵漢臣之罪又摘公去吳

時教令中語以為市恩大抵歸於執政北門明氏大冶余

氏所為即望溪方公記湯公遺事亦傳聞異詞微下相斯

錄則首陷於公者其名容或漏之而公之屈抑遭讒之由

幾無以別白嗚呼讒邪並興事久而公論愈著

天心明並日月不久北門大冶繼點東海淡入放歸而公之直

節忠心遂白於天下先公常云觀諸公相繼傾覆君子鑒此可以自立矣

### 是冬疏請展限

按續語錄仲弟訥菴赴京會試余為兩疏稿一展假一終養命至京與徐健菴商之時有同行陳孝廉仲遠者一路主應上展限本罵訥菴兩存之非訥菴一到京趨至東海家東海喜動顏色即定上終養本而且為改數語訥菴心疑辭出渠固留訥菴曰安頓伴友即來寫本一出陳仲遠至同鄉仕宦家眾口一詞謂余大危為東海所媒孽仲遠亟歸面斥訥菴訥菴悟與東海狂喜合因潛避一僻處連夜寫上展限本於十二月初四到通政司十三早奉旨該部議奏○按訥菴寄公書畧曰內閣原是兩擬一云李某母病未痊着再料理俟痊愈日起用一係今旨竊觀皇上不用前擬或恐另有意思昨面德子諤子諤云七月閒皇上會問云李光地要來未渠奏云母病或未痊愈未必速來

上云渠兄弟多人想必來也足見  
聖意惓惓不怠云○按續語錄余假歸忌者不欲余來日短余

於

上前謂日在起居注德徐李三人背眾僚面牆吁嗟非議朝  
政日以爲常

上如此隆重渠渠却無半點戀主心謂今日非渠有爲之時

故浩然而歸此長假非短假也至期必展限爲驗又與余  
書隱約其辭令余莫進京余不來好實其言而殺之又嗾  
同鄉陳介石致書謂朝士都有老師再來不值一文錢之  
語○按公壬申年寄劄菴書略曰昔歲某某之奸弟首發  
之又能不受其籠絡去一第如脫屣可謂卓有識見大節  
不虧馥按此指劄菴不受籠絡卽上展限本也其時忌者  
畱宿其家以利達餌之劄菴回  
辭公言去一第如脫屣是也

二十七年戊辰年四十七

按續語錄正月得搬石飾山大是好景襄曰出處之局亦至仲春方定曰安卿師卷十一月至京信至在歲終遲

則正月耳襄曰至京尚須較議曰不過十日安卿行時祈籤於關廟詩云官事悠悠難辨明不如息了且歸耕人情

煽惑君休信此事當謀親弟兄十二月朔太夫人令人祈神又得此籤看詩意似得所請首二句神教我謹奉教矣

煽惑固不乏安卿正應末句諸公見我未去

聖上問及未必替我贊成襄曰

上深知先生想讒亦無由入曰韓元少豈真向人跪乞殿試卷

然元少猶得保全無確據潛菴則告示現存又是刻的為健菴所中

聖眷已衰

上罕對學士說話我為學士二年蒙顧問者百餘次所言多

不能悉記前在內閣時蒙思已出尋常茲為掌院寵眷

有加讒言朋興

上亦披示腹心為我言虛公底人少誰道汝好都說聞人學識



有限及求去諸君子如徐立齋李湘北有嘆惜之者或以爲高其不同志者亦釋然放而遠之亦已矣秉鈞軸者亦有一片好話打發今出都已久又不知動作何如所恃有神靈耳

### 春二月奔赴 國恤

按續語錄公在籍聞

太皇太后大恤哭臨禮畢卽倉皇赴京二月十六日在家起身至福州巡撫張義山延公入密室語公曰聞王儼齋奔喪日夜行三百里可速行建溪水險試助公火炬人夫可七日卽出關至三月廿九日到京翌日太皇太后梓宮卽出而

上已令禮部具參本矣公行時忌者將使公會途後期以成其譴連札沮公赴 闕

上令九卿科道竝內閣學士翰林院同看問口供且內出侍衛環之忌者知余知其謀勢必出其手書比入執余袂涕泣

白其無他余初不信渠益急曰年兄雖不害于予已是死人何苦殺余自君手余曰君何至此曰張汧事發矣余尚能保首領乎眼淚如膏余曰發私書亦非君子事蓋亦救死也君既如此我不出矣他又信余曰余不肯何苦相誑君能強我乎時圖納爲大司寇爲忌者所囑總不問余遷延在家一款始終只問薦德格勒事余對曰臣薦德格勒只薦他有志讀書但不曾奏明其爲人狂妄此是臣罪時京江據以復旨移時出宣旨謂李光地從來奏事不欺如平臺灣舉朝無有建議者獨李光地言可平卒能有成只有薦德格勒一節錯今既服罪還令他到掌院任去

### 夏四月疏謝寬免保舉處分

按疏曰臣李光地因去歲三月間請假 陛辭口奏侍讀學士德格勒侍講徐元夢文學優長在漢人中罕匹及臣

行後

皇上親行考試德格勒理體乖謬不能成文徐元夢亦膚淺凡庸最出廷臣之下臣以一時愚迷遂成欺誑之罪又德格勒妄奏臣願為外官以便養母彼此互相稱引更難免朋比之嫌九卿廷問之下臣惶愧交集置辨無辭惟有據實供吐俯聽

皇上嚴加處分以為臣寮阿好徇私薦舉不實之戒而已隨兵部尚書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都察院左都御史馬奇等傳

上諭

李光地先奏德格勒所學甚博文章甚優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稱李光地若以總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則來若以別處任用必不肯來因伊等互相陳奏朕欲辨其真偽優劣特加考試迨將德格勒治罪又有稱德格勒被朕左右之人誣陷冤枉坐罪者今德格勒活口尚在

李光地亦至朕欲明白此事故令詢問李光地既自認妄奏同考之人又將德格勒不能作文懇求之處供出九

卿詹事科道等官並李光地俱稱德格勒所作之文全無  
文氣甚屬陋劣事已昭著應將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  
爲學士時凡議事不委順從人臺灣之役眾人皆謂不可  
取獨李光地以爲必可取此其所長除妄奏德格勒外亦  
別無如此啓奏之事姑從寬免其治罪令仍爲學士嗣後  
勿再妄冀外任並希圖回籍宜痛加省改勉力盡職爾等  
可於九卿詹事科道官員前將李光地嚴行申飭臣跪聽  
之下泗泣嗚咽不能仰觀伏念臣奏對失實孤負

皇上拔擢深恩自知罪戾宏深無復闕廷之望矣  
皇上不惟寬以處分許之滌慮而且念其從前一得之愚訓飭

之中尚存獎錄

聖仁高厚天施地生真不知所以報惟仰承

聖訓夙夜匪懈精白一心以補塞

天恩於萬一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按續語錄戊辰忌者聞

余且來京熊遜脩亦將至少後余因兼程接熊趣令急進  
途日行三百里先余到京見

上上問汝帶去李光地書與汝兄看如何熊對以不通  
上又問書不通人如何乃造作無影話又出浙江探得福建門

報說余過省總督王新命請余飲演戲余獨點范蠡扁舟  
五湖一齣

上曰點此何意熊對曰渠不過以功如范蠡自居一去不復還  
朝耳而以

皇上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又言余在福州大演戲三  
日皆一片荒唐余過福州張義山撫軍請飯一餐次早即  
行余到家王新命並未嘗到任於熊遜脩不至是皆忌者  
之布置造作也到京前一日

上已命禮部上參余適至而免初一日  
上初聞熊語怒不可解曰李光地何遽歸左右曰渠言毋病

上曰果爾如何在福州大演戲三日而始歸○又按續語錄張

廉訪不得施曰渠薦我成功而我害之不祥且渠亦無可  
指者施已受忌者譖深怨子然不肯為此後因齋戒劉子

端語余曰老先生一到京勢已解未至時合朝皆爲君危  
罷官何足道皆身家性命干係余問其狀曰有人叫做衙  
門動本郭華野不肯學生家人送本稿還在余雖不知君  
但取逆變時君之志節人所知者誤參一好人余輩終身  
之累余問何事曰何必言自然是捏造語豈患無辭張義  
山來京語余曰君奔

太皇太后喪時承枉顧問君行狀君緩應之余趣君行君曰何  
急乃爾予不便以實告言君似不宜遲助君人夫幸趕一  
月到京不然殆哉其時余大治幾回趣余參君言是內出  
意後余知其語亦不劄自大冶予亦會熟思之不獨不肖  
爲唐朝彝兩參已幽沉海底永無天日之望得君爲  
上一語回春百日重陰即日開霽自道官二三年卽秉鉞無論  
張義山是有血性男子如此舉動狗彘不食其餘卽以理  
揆之子將參君何事所得參者必是取逆變時守節不固  
與賊通氣之事君之功自有檔案抄報不是傳聞私語  
上卽怒君亦未必見疏卽置君於法必竟差大人審問我旣出

疏是爲原告仇君者躲在一壁以觀成敗而我與君好友而爲死敵殊無謂也且事皆虛捏余雖愚不至此○又按續語錄立齋參姚總督乃其弟爲某所買而爲此故人不服姚雖可參而非出於公若是魏環溪參誰不服及參姚不動乃嫁禍於我一日姚熙之長子造子曰家君與老伯相好余曰然又徐徐問家君近日有得罪處曰毫無又徐曰小姪聞前參本甚駭異余問之曰都言稿出老伯手曰誰爲君言曰先時言者多小姪不信及見北門相公亦如此言始不敢疑余曰然則此時予卽苦口爲君辨亦不能令君信日久當自知耳及余再告假北門良心發現知此言卽忌者爲之何苦令地方一大吏害予乃諭姚所親趙姓曰爲我告汝總督前言大沒影是吳某買出來的與李某何干我誤矣李是好人

附德公子諤遺事

按續語錄先時德徐二公得譴至戊辰二月初一日  
上發訊推鞠三木竟日問汝易經誰授曰易是我本經自幼誦  
習何必人授又問誰教汝妄言禍福習曉撰著曰易經前  
原有朱子撰著法何須人教又問誰同汝在起居注館面  
牆而語曰一館中教習及翰林人俱在那裏所言公公言  
之誰爲面牆者尚拷問不休德因曰君爲法司而用刑不  
嚴予不痛焉能成招圖曰若何嚴刑曰君等試夾腦則痛  
楚成招矣眾知其矢死無他語又

上原諭問官曰可夾訊要一个活德格勒還我故眾官以此復  
旨而三月徐健菴張汧等案卽發渠亦無暇搜爬及此件故  
亦少緩善長雖夾有囑大司寇者故輕○按年譜德公格  
勒字子諤滿州人公同榜進士性剛毅事母至孝通籍時  
年少佻達于同榜無所不狎侮同榜咸畏而下之否則畏  
而遠之公獨晉接以禮雖相犯未嘗一作色德公怪之公  
曰其失在君吾何與焉德公大慙謝公因勸之曰古人重  
改過不改斯爲過耳德公感其言折節學問氣質大變及



公遭亂遣僕上蠟丸疏德公見僕嘉其義爲之下拜公既還朝德公與徐公元夢日就公會講所得益充逮公假歸以德公易學薦于

上德公遂以侍讀學士召入侍甚見哀重當是時專竊依附之徒競爲門戶德公既嫉之有懷未吐故因筮及之語聞于外遂共力擠擯德公竟罷去德公家本貧薄奉母居固安嘗自策牛車或徒步入都市鬻物以供甘旨嫉者聞之私圖結納乃具白鏹千者三之密使款門爲太夫人壽德公笑曰豈欲以餘財汚良家耶斥不受嫉者大恨嗣而德公以他事觸

上怒召至將杖之德公躍起曰臣廁跡士類今日被罪戮之可也義不當行杖

上愈怒嫉者遂與柄臣同心下石且披尋根茹將構爲大獄于是有旨廷詰所與會講者爲誰德公雖受刑而卒無異詞乃貸其死使爲媵臣于塞外至歲丁亥德公以役一還京師公遇之寂歷僧寺道無恙外卽出書一篋歷有標識

蓋其連年所疑處也往復問辨盡明其說遂歡然辭去公嘆曰德公居塞外進學不輟所詣益深卓患難契闊之餘會無辛苦相勞牢騷不平之響其肝膽之鏗鏘不獨令人無是也至辛卯竟卒塞外

冬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按年譜取韓  
臯等百人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二十八年己巳年四十八春正月扈從 南巡

按續語錄明余既罷相權歸高徐徐又見高更親近日與高相結謀起孝感至己巳年

上南巡徐先使人語孝感以故而囑其上所喜者爲某某當薦之所不喜者爲某某當極力排斥之及

上駕至江陵果召見日中而入黃昏始出

上問李某學問何如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議論

上曰聞得他曉得天文歷法曰一些不知

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個也認不得孝感方出

上便卒然上觀星臺眾人奔擠上山亂石嵯峨余與京江相攀  
步上

上傳呼急顏色怒氣問余云爾曉得星麼奏云不曉得不過書

本上的歷法勦襲幾句也不知到深處至星象全不認得

上指參星問云這是甚麼星答以參星

上云汝說不認得如何又認得參星奏云經星能有幾個人

都曉得至於天上星極多別底實在不認得

上又云那是老人星奏云據書本上說老人星見天下太平

上曰甚麼相干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見到這裏自然看

見若再到爾們閩廣連南極星也看見

上怒猶未平急傳一欵天監其人在寓飲酒已醉又傳得急放

馬跑來到上山跌下來死了

上猶責怒其邊有人說跌下馬來了

上云着燒酒灌哈哈駙子附

皇上耳云已死了

皇上即時氣平言語都低了因拏出烏金紙畫的星圖來與看  
奏云眼花沒帶眼鏡來

上云汝眼已花了麼因講問恒星天的話奏云卽古歲差之說  
西洋人方說有恒星天

上問誰是奏云似西洋說得是些

上卽回至回時便吩咐漢官不會騎馬各衙門滿州人員夾着  
各衙門漢官走莫使蹉跌如有事與爾們講話孝感所語  
者余不知淡人已透曉得到高家堰看河工

上問淡人李光地學問如何高對曰不深相與看來還是讀書  
人

上曰有人說他一字不通高對曰或者福建人見聞短淺則有  
之若謂一字不通恐亦太過

上曰汝言公道張英也如此講不特他也有人說爾不好哩高

才言金人  
佯不知云臣有何學問

上云不是學問高云豈言臣犯

皇上法耶

上云恐是如此高對曰臣朝夕在直何由敢爾惶悚而已

### 附熊公清約與公舊事

按續語錄某自幼便有要天下太平思見好人一點意思及登第入館孝感名甚盛又得君竊意致太平者必此人孝感氣概似不可遽窺其底裡後頻造求見及見時又不說及學問及問所疑又不答所問但以明末門戶入語說過心即疑之嘗擬一書稿欲上之大抵要本於至誠喜正路人此稿失火後始不見為陳則震所止而未投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熊老師豈道學耶又是一路作用耳分房後予即請假時

上問孝感選翰林中肯讀書人品端正者入內備顧問熊即以張公英耿公顧魯及余對予將歸辭益都益都曰君將大

用矣何言及此叩其故曰今上惟重熊清約之言頃言學生不該讀鼎甲卷前番被落及讀君卷又落熊曰老師陋哉得李某尚何羨狀元哉馮乃熊教習師其推重如此余言之力又曰雖然如此倒底去見清約畢竟是知己因往見之亦見畱余曰某必去有三而貧猶次之第一父母老本意得一第不殿試後爲人強勸就殿試遂入館夢魂中有一不適應累日驚疑精魄消亡遷延至散館又分房已爲忍心害理今必不可復畱一也老師疏云今日借債之人卽他日還債之人今門生幸賴同鄉借貸至今尚未借賒如今歸尚可爲不會借債人二也思爲朝廷用亦須些須本領讀書草腹中空虛如今回讀書十年再來追隨老師未晚三也熊曰士各有志君決行乎曰決矣曰君行意可也予遂歸後孝感因閣中擬訛錯誤事索某拉寶坻啓奏下吏部問遂落職回及余爲學士時東海邀余同求明公一言起之余爲之強行及出東海責余不出一言余曰余平生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

皇上問當以實對覺得向此老說何爲耶後來東海遂去連結  
索公索熊復合而北門大治懼大治爲說孝感有學統一  
書有毛病宜進

上覽以問覺端與北門謀欲得湯潛菴與余二人有不足處論  
頭卽可爲

上言而余與潛菴兩人不知也一日大治在朝班以此書叩湯  
湯好陸王之學而此書聞之已非意所合矣初亦不置褒  
貶大治屢探之遂答云此書偏大治已得閒後明公時常  
以書中事問余余隨口答之亦不疑一日與明公過於塗  
閒明又問余應之云大概好又問有人說此書偏果否曰  
也沒甚偏處大概是程朱而非佛老有何偏又問難道盡  
善盡美余曰只是中間將大聖大賢加之等第似覺鹵莽  
些班孟堅漢書原是極好的書只是將古今人物分成九  
等後人以爲不是我輩發明前賢之意偶然評論則可而  
違品題等類便不妥明頷之而入誰知渠卽入  
啓奏

上獨留子問此書于即覺先說大段好

上問有人說偏子仍以語明公者對

上亦似有不滿其中語者遂退東海途以予語加添許多深文  
醜詆寄信與孝感及熊遜脩典試浙江南行

上將予易經說付遜脩曰有人一部書帶與汝兄細批來不可  
與一人看初孝感見

上問予所著易經說命錄進孝感囑人來欲予編入渠幾條

視其所論無可錄者仍還之渠大銜恨及戊辰三月予奔  
太皇太后喪遜脩先余到京繳孝感所看余易經逐條批駁無  
一是者

上問遜脩汝兄云何遜脩遽答云臣兄言此書一字不通

上默然收入至九月余典武會試及傳臚畢

上命孝感及余上殿命他人退問孝感李光地所著易經  
何如孝感即說不好

上又問余曰汝云何奏曰臣本閩人孤陋寡聞前進時原奏過  
不慊意本粗淺因



皇上說不妨令進臣本不敢說是

上曰到底有汝作書的意思何妨說出余略說幾句孝感槍辨  
上曰讓他說完汝再說如何不令人說話余又說河洛之數方  
起頭孝感又攔余曰此非予說乃漢儒說他又說漢儒之

說如何啓奏得

上又噴其攙亂余因說洛書一三九七二四八六三九廿七二  
八一十六五居中建皇極爲君道處天地之中

上明白算數曰這是因諭孝感及余二人在內閣覲面辨論

河圖洛書謂在朕前不能盡其詞奉詔不得拘師弟

之分命辨三日盡錄其語以進命王公熙伊公桑阿

如監試者張公英從旁聽之孝感一到館竟似取余的認

罪供狀者余曰

皇上令辨老師如何駁門生如何答方有是非曲直熊亦卒不  
出一語來問張云還存師生之分余遂許之曰但教熊老

師到

上前說我那處不是我便認就是了後回旨熊又用泛語答

應云他也是個看書人只是不精細確當

上問桐城云汝云何桐城云臣所見亦如此

上云爾就是兩樣的話爾向我說李光地說着揅著俱是今又這揣說余因奏此書原不是臣無功夫本不成書至甲戌年丁憂時

上復發出命張豫章寫一本存內閣凌紹雯寫一本存翰林院熊孝感所批亦用紙簽黏旁原本繳內府曰以待後世之公論可也然其書本非成書極多不妥處

### 夏五月朔日祈神乞損己壽以延母齡

按告神文畧曰康熙己巳五月朔丙申翰林學士下土微臣李光地稽首頓首敢昭告於在上尊神曰光地叨 恩竊位進不能報 國家於分毫而老母吳氏年七十五矣便時刻膝下兢兢愛日已懼無幾今處讒傷之會危艱不能自安敢及抗疏養親事乎但母子天性不可奪也百年常數不可越也際暮日而不能盡爲子之情則更歷蒼昊

此恨無極惟冀明神默啓吾

皇翩然放歸田里奉母餘年省愆補過以答天地君親斯爲

上願如其罪疊積深驟難蠲釋敢籲明神回天之力延母  
齡算以光地在世之年減損益母俾邀恩子假之日母  
子一得相見則光地瞑目無恨微臣聞天高聽卑神鑒在  
上螻蚋之誠動必有感是用齋戒三日焚香告神伏乞垂  
靈響答微臣光地不  
勝叩首瞻仰之至

### 改通政使司通政使

按公寄劄菴諸弟書畧曰我自調銀臺職事清簡媚惡者  
亦似稍衰但前程否泰彼蒼之意微茫難料戒懼之學要  
不可一日不思也諸弟及兒輩皆素聞先正之緒論者當  
此之時必能兢業累息以其要無咎爲心不似俗情戀前  
想後盤纏逐時挨過至謀諸家必無聊之極乃議耳我望  
汝等安分樂饑而責以經營長安米無乃不情之甚乎我

思禍福之機但存敬肆數年來叨  
上不次之恩席豐處泰警動之早安知非幸也時將婉言安信  
推廣慰藉於老人之前老人安則游子安矣安弟書云盤  
桓者永久之符貧薄者清安之象二語吾甚歎賞大家躬  
行實體夫復何憂忙中未悉○按年譜公髡疏讒譏之中  
駭機之發者相乘乃筮之得晉心疑之曰安所得錫馬晝  
接事乎未幾 召問樂律數日之  
閒前後三 覲及冬而改司馬

### 冬十一月改兵部右侍郎

按行狀敬恭職業不爲苟同所薦舉必雅士端人退食則  
磨丹漬墨不釋簡編門外車馬蕭然也○按年譜部胥例  
以年杪試判示中律者以雜職用公典其事考核必慎不  
徇私干干者曰此豈科場選士耶何泥之甚公曰非也既  
已糊名而充方以得之雖甚細故其爲暖  
昧欺人則一而已干者服其言遂不敢請

始見宣城梅定九先生文鼎聞歷算之學以所著歷象本

要初稿質正焉

按年譜梅定九博涉羣書尤精歷算凡中西之學無不淹  
貫爲人忠厚徹於表裏口不言人過與人交和而不同是  
時以訪南懷仁入都公往扣所學遂與訂交因得其所著  
方程論爲付刻閩中板藏榕村精舍公嘗推顧氏音韻梅  
氏歷算自漢以下專門未有也○按定九文孫副憲玉汝  
穀成序歷象本要畧曰先徵君於康熙己巳歲至都門主  
家侍御桐崖先生公聞而先之且設館焉先徵君家世受  
易而好治歷兼通中西之學欲著古今歷法通考一書擬  
列五十八卷屬稿未成公曰先生之書卷帙浩繁成之難  
鏤板亦不易莫若逐條爲之論說以發明與義庶幾經生  
家亦得而卒業焉先徵君然之遂命題設問成書數十篇  
名爲歷學疑問公讀而嘆曰郭太史復起不能及也錄副

藏之丁丑戊寅閒公視學畿輔遂授梓焉又出自著一編屬爲訂証則歷象本要之初稿也

### 二十九年庚午年四十九春察賑大同

按公寄劄菴諸弟書曰巡宣保報命後卽有書附寄昨得家安信知母氏近無痰患長幼康吉懽喜殊甚又知倫英代安卿弟來郡酬酢大抵一家事須合謀并力人人以得當爲願如陽明拔本塞源論所云切不可自私自利內分爾汝財利小物豐嗇定數而身之心術所關甚鉅家之元氣所係甚大汝等須以吾意體認擴充之雖聖賢豪傑必從此立根基不然徒瞞人耳居家尤以儉素爲務吾比者自宣府來歸見其地環數千里除一二富家外人鮮甌石之儲有糠數斗橡實兩筐便稱中上殷戶蓋土瘠民貧歷古如茲不但饑歲也行歷時頗得雨近又風霾薄日浮埃壞稼勢漸可慮

主上殷憂羣僚議無虛日看來人生粗糞淡飯儘稱上福雖然

發言盈廷而誠心與民同患者吾見罕矣舉隅煩費誰能為正本清源之事者乎場期已邇倫英肯步我躅者故當任之三英須盡心闡業子弟有起者父兄庶得息肩吾甚望之也

### 致真魏環溪先生之墓

按年譜時因察賑道經蔚州致奠于環溪魏公之墓感夙契也

### 舉奏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縣知縣陸隴其

按陸稼書年譜先是李厚菴侍讀

上問今天下畱心性學之人舉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縣知縣

陸隴其以對且云陸隴其所著書係有本之學

上又問陸隴其居官何如對曰清廉愛民○按陸公行狀是年

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九卿各舉所知時公為兵部侍郎以陸隴其論薦遂奉

旨行  
取

附論魏蔚州湯睢州衛猗氏陸平湖諸先生

按續語錄 本朝人物以魏環溪湯潛菴爲第一流他兩個實實有要天下好的意思魏之議論條暢氣象開明逢人說法不擇高下人感其誠故樂從之潛菴爲人朴誠真率人亦感其誠多從之游衛老師見人輒與講書說理汝不明他不休意思更好只是後來頽廢急躁舉措不時亦不永年之兆魏湯到會議處纔一語雖不切便有一段正經厚道意思陸稼書便孤清高峻人難接近然躬行實踐立品不苟故人尊之數公風度于今總不見矣○又按續語錄近時人物如陸稼書湯潛菴魏環溪衛爾錫皆真君子也陸稼書讀朱子書外此皆不讀覺得枯槁窄隘然其立品卓然人有騙之者輒詣其處痛罵姚江子靜一頓便敬爲上客潛菴人朴誠其樂善亞於環溪衛爾錫師亦好



善若渴表裏洞然勇於有爲只是輕欲自見意氣風生壞事耳今時如張運青之清杜秀冰之淳厚彭羨門之高雅次之如韓元少之善全身名吳匪菴之向善類皆君子也

### 三十年辛未年五月春二月充會試副考官

按年譜公寬裕休容獨于科場請託之弊義形于色以爲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甚採虛聲與受賄囑厥罪維均又以制義者遵守傳註佐佑六經使人窮經明理極有補于世教才氣騫驅名爲貌古而實與經旨背馳則倚撫糞壤勢必晦澀蒙昧若晚明之爲心聲如此治忽何徵故入闈與共事者同心剔弊極力還淳取張瑗等百五十人○按文集撰會試錄後序畧曰歲辛未

上命臣玉書臣廷敬典其事而以臣光地與臣士正貳被命之日工席載廢寵耀驚眩繼以累息於是二三臣者與臣迭相告誡古者卿大夫爲天子擇士必得其德行道藝之

實而無容私焉夫勵臣節者莫大乎謹幽獨之私端士習者莫先乎慎始進之義冥冥墜行萬事瓦裂是不惟自誤而以誤天下之人材苟有鬼神安所逃罪故今日之役臣節之所關亦士習風尚之所繫可不謹歟

### 是歲江陰楊賓實名時松江張長史曷從學

按語錄某少時好看難書如樂書歷書之類及入館幸遇德子諤徐善長兩先生辛未後又得楊賓實張長史他們往復疑問俱是從道理根源上尋求因此想出見頭來再去看看朱子書方有滋味有精采○又按語錄賓實讀書一切詩文歷算都不甚留心惟四書五經中這點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胎包中帶來的一般此之謂法嗣當時徐立齋韓元少每見輒問某近又讀何異書人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書有何異四書五經如飢食渴飲祖宗父母一般終身相對豈有厭時不爾便是異端○按續語錄生平見一好人喜歡至不能寐卽一技之長亦然與吾何與生性

如此當日魏蔚州湯潛菴是如此人近惟楊賓實是如此見人之善如己之善聞人之不善如芒刺在背賓實無環溪一段清明開霽和煖之氣是天稟使然其實外冷而中熱其爲時文散文生成筆氣便似曾子固氣甚厚下語甚重其讀五經妙在不是好其文詞爲文章却有甘其滋味的意思故能措之於用○又按續語錄張長史聰明穎悟如語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渠說其爲物也者卽其生物也者其爲生物之心不貳故其生物之功也不測又說無欲故靜若禪家便說靜故無欲真是大妙靜故無欲勉強要靜也無欲故靜自然而靜也又講西銘極好諸說已刻榕村講授劄記內賓實也算細心讀書能思有見解除長史便是賓實長史小古文四六亦天然華藻惜其無年松江風土薄令他受氣如此不厚

與張長史論戒懼慎獨工夫

按文集與張長史書畧曰昨論及戒懼慎獨兩節謂省克  
功夫貫徹日用不是只在獨知之處兄卽云註中自謹獨  
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卽此意也深服敏妙因而更加  
尋討則於註兩條始得其解始嘆朱子之書絲密深確疑  
駁者固粗疎不足道篤信而爲之疏釋者亦或未得其意  
也蓋自戒懼而約之兩條自史氏伯璿分作四條而王姚  
江以爲朱子之意誠如是也遂痛譏排謂動靜固強分矣  
今乃有靜又有至靜之中有動又有應物之際豈不益支  
離哉此因錯會朱子之意故也惟蔡虛齋爲之說曰自戒  
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一讀以下十六字一句讀  
下蓋言自戒懼而約之必使其至靜之中無偏倚而守不  
失焉自謹獨而精之必使應物之際無差謬而無不然焉  
是致字工夫在約字精字內不是極之至靜之中應物之  
際而後謂之致也僕每讀蒙引至此輒歎以爲精當今因  
兄言思之則虛齋亦有未盡者虛齋是以存省分動靜自  
其發解時文便如此恰似戒懼工夫專爲靜而設而獨之

外無所謂應物者也蓋朱子之意誠有四節特不如伯璿  
 伯安所謂有靜又有至靜之中者爾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是自觀聞說到不觀聞也戒慎恐懼自是動  
 時事但到靜中而此意猶存謝氏所謂常惺惺者爾自謹  
 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是自隱微說到顯見也動靜  
 隱見分為四節而非如史王之所云也但中庸文意俱從  
 觀聞顯見處說來以見其功之至純至密而朱子立言乃  
 如此者蓋主敬而存天理是本源功夫故必返諸寂然而  
 其體始具省克而坊人欲是末流功夫故必推之萬感而  
 其用始行理既如此又將以兩項分屬未發之中已發之  
 和故一則自動說到靜一則自微說到著朱子之義可謂  
 精而詞亦巧矣準是以觀章句之義則觀聞動也不觀聞  
 靜也更無所謂至靜者隱微獨知也顯見對物也更無所  
 謂應物者且戒懼即約也謂收束此心非復有更約於此  
 者謹獨即精也謂辨明理欲非復有精於此者致字實義  
 乃在無所偏倚其守不失無所差謬無適不然十六字之

中蓋存養省克功夫必至於此然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中和乃極其至耳兄思之以爲何如

### 夏五月銜命視高家堰

按年譜高家堰者明潘季馴所創天然減水壩也長六十里不加高築鮮有潰壞至是總河高築之止畱六閘值水盛口決大爲民害公至總河問曰舊不築而害少今築之而害大何也公曰固也舊以六十里減水水雖漲其力散緩今止畱六閘則逕專而力猛故所直之方人畜田廬無不湮盡者勢則然也公又嘗言河性湍悍堤之則患塌濬之則患淤惟引而洩之於窪處勿事防束使四平皆容水之區則雖或泛濫勢將隨漲隨溢不至驟滿橫決有一道崩衝之虞而河害自減所謂不與爭地者是也禹貢九澤旣陂陂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汨陳之故智矣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運也故漕運之法本色之輸耗幾倍于折色則其累在民上運之日文

武接受竇穴千孔則其累在官至旗丁之虞食運員之祿  
糈以及漕艘之大修小修閘夫淺夫之千里基置其累摠  
中于國綜而計之每運米一石無慮需銀八九兩更合  
之以治河之費蓋斤金不啻矣若于畿甸之內墮有泉源  
處所與窪下之鄉厥壤塗泥者倣古溝洫之制採虞集之  
說擇幹吏以興稻田既可少殺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  
下給吏俸至各旗甲米則量歲高下就近省採買雜糧以  
勻給之如此則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每歲量漕以物天  
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淺波不必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  
勢引而洩之一以損漕道歲輓之勞一以免河防歲修之  
費北收溝洫之大利南減崩  
衝之甚災計莫便此者已

### 六月保救御史陸隴其

按年譜先時捐納例行尚立為保舉之法以防其弊時因  
大同宣府運送草苴又別開例并保舉亦聽捐免又有捐

納先用之例適陸公以公薦入爲御史激吏道之不清也  
抗疏請停二例且請于捐納人員到任三年未經督撫保  
舉者概令休致公遇諸廷知其意逆謂之曰以爲保舉先  
用不可捐納者理正而詞順諸已到任以三年不得保舉  
而輒奪其職眾將謂我何

上寧肯失信於天下乎陸公不聽疏遂上○按續語錄陸稼書  
當日上捐納本

上發九卿議時已依他永不開于振甲爲總憲也不能消除眾  
論而稼書畢竟要將已經選過的官一總限年去之于時  
坐次與相聯語之云老先生所云已依行矣但得永不捐  
納還少甚麼已做官人兵興時已藉其力既做官自有官  
評不好的督撫所司何事好的存之也無害稼書詫云捐  
納的官也有好的麼老先生不會做外吏有所不知半個  
好的也無極力爭之振甲大怒入奏

上特命伊桑阿阿蘭泰兩中堂獨問于時李湘北爲大司馬爲  
予恐且曰若責舉主必深自引罪移時兩中堂出問單坐



余一人於下似取口供者然余曰某於覆本內已畫題原  
說他不是伊阿問曰畫題不過是隨眾到底汝自己主意  
是何如曰陸隴其若論這人的操守臣今日還敢保他但  
是於事上却算不明白語奏

上亦無語于振甲遂將稼書問死罪減等為流陸公年譜作阻

發奉天安插

上亦寢其事陸公年譜作奉至甄別始革職回陸公年譜作奉

調補時辛未八月也迨後捐納復行公持不畫押而怨者亦

眾矣○按陸稼書年譜李厚菴先生來會云衛京兆既齊

面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即有祈奚救叔向之意○按續語

錄于振甲為都憲時勢焰薰燭獨余與杜秀水彭羨門不

至其門過於朝深拱而已一日

上問于成龍汝對朕說捐納人皆說便獨道學說不便是否

于答云是臣說的

上呼余名余出班

上云汝說捐納事何如奏云

皇上所見極明白

上曰汝意中到底有汝的見解云何奏云軍興時是權宜應開  
的太平時似不宜

上亦不憚顧中堂而言別事可見于之短于於  
上前也初于振甲為巡撫時甚好于等甚敬之對

上曰天下官都盡賣完了

皇上但使人將各省藩庫一盤若有一處不虧空臣便認罪他  
將藩庫銀子買升巡撫藩司焉敢發其奸相習成風都是

用

皇上之銀買

皇上之官

上問是誰賣曰不過是滿漢宰相還有何人既參北門之後高  
徐引以為黨時致殷勤及同馬公齊去審張沂一案又將  
高徐等私書帶與

上看一時俱得罪後為諸公所中

皇上時時叫去在 宮門前罵說他們幾個同我讀書的人爾

容寸普彙分考

卷上

七

木才言  
必定都要弄了去爲甚麼呢他亦笨笨的回答云臣不過是爲要盡忠報國而已直到陞做總憲叫于養志不丁憂說那人不盡忠還算不孝麼又力主捐納始失人望陸稼書於于養志奪情便上疏參及捐納事又上疏參所以于振甲恨他議他个死罪減等爲流賴  
上聖明寬釋

### 冬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

按公寄仲弟安卿叔弟阜卿季弟耜卿書曰我近况雖勤瘁風浪稍息

皇上此亦頗厭漢官機械彼譖人者迎風揚塵終當自覆耳先報君恩後盡子職當日行止我自有不中節處兼有相誤之人而我謂宜以坦白待之雖時勢所趨有所必然而退思亦多可悔大抵闕在積誠致謹耐事慎交正好進步也此時大過大象上句吾當之矣未能不懼耳然前輩有言仕宦以孤立爲安身少識一人省生一事未必非福反

身修德之外亦不能大段懼猜也安弟料理家事無事後  
大須讀書決科之業尤宜精治阜弟但能絕酒我已狂謹  
況理舊業乎果爾真祖澤也紹弟肯爲經學今人所難更  
須虛宏以包之語類或點閱未畢嗣方圖寄倫欲通三禮  
甚善此鄭康成朱文公繼聖大業如能精熟極佳但程朱  
語錄只如師友應酬言語無大與贖不妨竝看我三十內  
外有些功力只觀上一截書外一面書不很用向內向下  
實際工程兼亦悠泛作輟今於談經說理尚敢不量妄有  
抵角而日用循省有愧鄉人此亦無淵源之一大弊也三  
英聰穎更須用心於內算歷等既知端緒卽就墩叔卽安卿先  
生請益竟其學凡學無精粗道無內外以精心究之粗亦  
精也以內心治之外亦內也小者大之影一日者百年之  
符作事有本末有始終無淺嘗無中輟卽勝重致遠之器  
天地閒不磨之人矣傳英吾亦甚喜之舉業之外尚可多  
讀書宜獎進之餘幼者則在父兄所以引進有侷儻怡心  
處寄來相聞開萬里之顏斯爲最矣致日致月說寄去會

到否細思又有未穩處候再思之如於理無當則此說不足戀也○是月季子鍾佐卒○按公又寄諸弟書曰前後所寄信想俱到皆聞三英信以後者吾年來遭際如此自有定命無可怨尤但得倫英壯健堅實三孫長成則尤可以自慰諸弟善照看之倫英既擔家務又多所憂苦可以道諭之當見其大者為祖父母父母愛身斯為能孝耳阿母積憂之餘形神當大損諸弟宜刻刻在旁博其歡悅我極至明年必可得請省觀年來骨肉天真頗散諸弟宜共修復之我今在遠墩兄便是子弟之率大家宜共尊之就令有偏私闕失何妨面諍而含默不言以傷親親此世俗之誤也深惟吾此意釋去疑嫌痛絕婦人小子鄙俚惡簿之論則元氣醇厚發必無疆矣

### 論訂惜陰錄

按文集公與友人書曰承顧函自未卒所請然挹清明之氣用心於內者專矣所示惜陰錄諸編未能逐條細檢惟

學庸粗讀一過諸所發明悉由心得與世之勦說雷同者不啻相萬也大學古本稼膏意不謂然然觀賢者之所劈畫不動古文章次又不悖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說多矣看來經傳之分不必太拘知止兩節及自天子雖未知其以下三節即所以引起結斷格物致知之說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與方蔡諸說並傳未為害道也獨二書中所講論援引則區區有欲相違覆者未能細論見槩而已尊錄云戒懼惟一也謹獨惟精也又云戒懼正心也謹獨誠意也夫舜言惟精惟一而子思子反之其意安在曾子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矣今如以正心為致中誠意為致和則云欲致其中者先致其和可乎餘如尊德性道問學等處皆是此段話頭申明到底此恐於程朱學的不能無差惟明者審擇焉蓋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行之果行之果故守之固朱子曰致知以啓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終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之學的也知在行之先敬又在知之先此大學之教所以雖始格

物而所謂涵養薰陶以立其基者已於小學豫之非無根  
本而直從事於此也中庸之戒懼持敬之說也其慎獨則  
兼知行以爲言也尊德性道問學意亦如是然程朱所謂  
敬云者立乎知行之先而未嘗不貫乎知行之中亦未嘗  
不周乎知行之後故知則曰篤志審問明辨慎思行則曰  
慎獨曰誠意是敬貫乎知行之中也大學誠意之後而有  
正心中庸內省之功繼以敬信是敬周乎知行之後也聖  
賢之言敬者或先或後或即存乎知行之中皆有條而不  
紊而不可以失其序亂其名者也今若稍更尊稿以戒懼  
爲存心爲尊德性之事以慎獨爲致知力行爲道問學之  
事則此書前後通貫而於程朱本旨亦不相悖矣此尊錄  
中大節目所願訂正而求一是之歸者也大抵程朱之學  
直接顏孟真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於文義章句之  
閒後賢有作不妨補備如朱子於程子可謂傳心者然解  
釋經書如語孟易詩之類纖微委折豈盡同哉大學中庸  
宗程尤篤而訂正尤多蓋其精且至者無不同則雖更相

發明乃所謂其揆一也近世於其所遺傳相繼者往往不盡心焉而輒爭於一章次文義之更定訓釋以是爲尊朱則末矣此愚所以不譏先生古文之作而惟竊願於其學派加之意也○復按情陰錄爲徐氏爾漸所著也徐名世沐江陰人見陸清獻公年譜陸公稱其篤行君子疑卽此君徐以庚午歲訪陸公於京師而先公此札自註云辛未歲札中稱其用心於內者專矣考庚午辛未兩載卽中與公講論者陸公而外張公昂揚公名時尤多往復見於文集語錄諸書至陸公爲庚戌同年而聚首於都門者只此兩載蓋陸公以庚午秋到京辛未九月卽出都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YSICS DEPARTMENT

榕村譜錄合考卷下

孫清馥振侯纂輯

門下士官獻瑤瑜卿

會從孫玉鳴延璜

會孫宗文延彬全參訂

元孫維迪爾啓校梓

三十一年壬申年五十一夏四月 召見 乾清宮

按公自記壬申 召見問對畧曰四月初二日

上退朝 御乾清宮命禮部侍郎掌院學士庫 傳兵部侍郎

李光地至 御榻前

上手持性 程頤曰邵雍問程頤雷起何處程頤云起處起然

程頤又極贊邵雍以謂雍之學推其源流遠有端緒純一不雜汪洋浩大此是何意奏曰程邵淵源雖微有不同然極相推服程顥常稱邵雍爲內聖外王之學邵雍必欲以誌銘屬程顥皆相推服之至也

上曰起處起三字畢竟何意奏曰臣之愚見謂凡事物動而後可知雖以雍精於數亦不能於未動時預爲推測也昔有問雍庭樹何時生當何時枯雍曰未動算不得須臾風飄一葉雍便從此起算可見起處起三字之妙邵雍所以驚服

上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此理固然然此三字畢竟實義安在程邵畢竟是同是異奏曰主程學者謂程頤此言譏雍雜於數學也主邵學者謂頤不能答雍之問姑抵塞耳臣謂二人皆大賢也未必有私心意見答問之間良有深理非臣末學所能窺測也

上曰太極圖與先天合否奏曰太極先天俱是以太極生兩儀先天兩儀生四象太極則加一而爲五行四象五行一也

如孟子言仁義禮智而不言信信在其中矣從此以生萬物變化太極先天似無不同者

上曰皇極一元之運何如奏曰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不知如何起算雍精於歷數不敢輕議亦不敢輕信也

上曰律呂音聲其理云何奏曰樂律說者極多要只是據書本上法度推算若見之制作實屬難事

上曰汝能作否奏曰臣於理還說不來安能作也

上曰八卦九疇河圖洛書汝曾向熊賜履相質否奏曰未嘗相質

上曰熊賜履閑道錄中有汝姓名其書何如奏曰其書亦好上曰其所論歷法何如汝亦有歷理之書與渠相合否奏曰臣

於歷甚淺識梗槩耳況本朝歷法超越百代其間千條萬緒臣實不能窮究

上曰熊賜履道統之書何如奏曰渠平生尊孔孟闢佛老至於評論褒貶人固各有意見語畢

上命出

初夏錄成

按文集錄中太極篇理氣先後說畧曰理氣雖無上下先後之可言然所謂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自超然形氣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由此觀之道器安得無上下陰陽有終始天地有混闢而其性終古不移故混分闢分終則有始由此觀之理氣安得無後先近代多譏朱子不當以先後言理氣因之上議濂溪動靜生陰陽之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則不獨上下孔子之言生陰生陽亦孔子之言也且上下先後皆非判然兩截之謂如無性何緣而有氣如無氣性亦不可得見以人心論之無喜怒哀樂則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故中庸言性道以四者發未發言之孟韓言性情表裏相應此所謂不離者也仁發爲喜而謂喜爲仁不可義發爲怒而謂怒爲義不可情自情性自性故聖人言道心又言人心此所謂不雜者也迹近代疑者之意乃以氣之迭運而適中不

偏者爲理故羅氏整菴則曰理在氣之轉折處見蔡氏虛齋則曰以太極爲陰陽之本體不如以爲全體之爲安二者所見正同此如以喜怒哀樂中節爲性語非不是恐未究其根爾若真知性之爲性則知周子之書朱子之言爲無弊○按續語錄理卽性也實實有本體在卽乾之元而人之性也有此便不得不動不得不靜故朱子解太極曰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極精程朱說來若合符節此外惟真西山有些意思餘不能也○馥按公嘗言五十歲以前亦不免疑朱子理先於氣之說至五十一歲後乃悟蔡羅諸說之差屢見於語錄諸編今謹錄初夏錄中論訂理氣先後一條并語錄一條附焉

### 論近代蔡虛齋羅整菴王守溪言性

按文集記王守溪性善對畧曰性之說自周子以誠言之程子以理言之至朱子而辨論反覆幾無餘蘊矣數百年

來凡講論之書科舉之文誦書說撫成言未有以測其是非也中閒有憤悱不自安者出焉而求以識性乃反不勝其背馳之甚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近代講性命之學與程朱異者曰姚江王氏其同時以學名而不與附和者有虛齋蔡氏整菴羅氏制舉之學爲一時楷而能熟於或問大全之書者有守溪王氏余少讀虛齋蒙引見其拘拘焉疑於朱子理氣先後之說大指蓋曰天地閒皆氣也無始無終者也安有所謂理先氣後者哉至求其所謂理者蓋曰凡氣之運行無過不及者是也朱子圖說曰太極者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則欲更之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全體也意以爲言全體則運行不偏勝之意可見而云本體則不可知也後得觀整菴困知記其疑與虛齋同其大指亦曰氣之外無所謂理者而已而又曰觀理者觀於氣之曲折而已至其果於自信遂訾朱子而上及濂溪則與虛齋之退然存疑者又未可同日論也夫整菴當日號爲直諒於姚江者而其說乃如此則其所以失者

何也曰失皆在於不敢離氣而論性王氏以氣之靈當之  
蔡與羅以氣之迹當之也吾之所謂性者非靈非迹雖離  
氣言之而未嘗無此則所謂本體所謂大原實驗之在陰  
陽五行之中默識之則超乎陰陽五行之上者也守溪之  
論性曰天地閒逼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  
以生而靈隨之也姚江之傳守溪舉是爲稱首夫釋氏之  
說尊靈覺於無上守溪以爲隨氣而有其陋必爲佛所嗤  
也姚江佛者而亟稱之亦爲以靈言性之說合耳虛齋整  
菴所執又出其下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守溪又引夫  
子之言曰心之神明謂之性以吾所聞是聖也非性也此  
未知其誰是然既不出於大傳論語之  
篇先儒未之引用也則置而不辨可也

三十二年癸酉年五十二春正月朔始日輟一餐以祈母

壽



按年譜自戊辰趨闕眾喙交攻無寧畧公雖孝思純篤而前讒已深未敢卒遽陳情以實讒言拂

上意而遺母憂至是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矣望雲之下一則以懼乃日輟一餐以是年元日為始○是秋冢子鍾倫舉

福建鄉貢

冬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

三十三年甲戌年五十三春三月丁母太夫人吳氏憂乞

請奔喪奉旨李光地不準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

按菜園府君寄叔父劄卷書曰三月廿七日祖母訃音一到肝膽俱墜阿爹以五十之年哀毀自傷不得一訣為終天之痛晨夕勤動僅能自持及報丁憂則奉旨任守制繼請假九個月過家治喪不允而臺垣論者籍甚天

性之感既迫於中意外之事復格於外世穀起身後彭無  
山前後兩疏奉 旨會議茲又該部議奏尚未結局要之  
此着之根生於丁卯一疏豕塗鬼車日甚一日恨歸某某  
街石以填之耳彭疏有令其在京守制之說如今行止尚  
未能決但欲望回籍所謂求什一於千百心荒悸不能詳  
稟且亦不敢正言阿爹此時景色如此既遭哀慘重以憂  
懼血氣精神大不如昔日用起居甚不可少一至親爲之  
調度姪亦難以決去諸叔父密爲母氏言之俟事定再稟  
又寄劄菴諧叔父書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無山參本奉  
旨李光地不準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後共兩疏前疏  
着九卿會議 旨問彭鵬爾與李光地同鄉意欲相爲適  
所以害之我畱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 朕豈不曉得三  
年之喪古今通禮我所以畱李光地之意恐一說便難以  
保全九卿如要我說我便說不要我說我便包容彭鵬爾  
參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爾此言豈不是奉承  
他於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語中間窮極醜詈矣

九卿聞 旨有要我說不要我說之語皆云

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

皇上洗發出來還求

皇上包容為是今 自己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鳴

號以暫洩哀情杜門省罪罅漸消乃可相時乞歸營葬

在今且當浮游隨分少抗之則大創在睫所關非特平常

也阿爹此番櫻此大故慘折之餘加以震動晦冥不測氣

體大為衰羸脾胃不能消納腹多痛姪在此真百身難分

翹首南望心肝如焚○馥謹按公自庚申還 朝壬戌告

歸丙寅還 朝丁卯又告歸維時

上眷 注方深而眾忌愈切公自以退身一去或得免與世爭不

意忌者即以此去構陷至甲戌丁內艱而相傾危者更乘

之而起公嘗寄劄菴諸弟書畧云我此番風浪甚大六七

年讒害之毒至此並發賴

上聖 明反因此危疑之局而頰雪其前誣之一二如二熊近稍

得罪遜脩當年害我最大昨亦幾不自保易說前歲辨論

時我已讓渠得志比者

上又發示九卿至回奏曰

天語謂李書精細熊駁但鬥氣耳不論理也此等皆熊徐合謀  
傾害之迹稍稍發露者也彭無山

上亦以醜詆大甚落其職觀此機關

天意似有開明之象顧我此處且宜飲哀銜恤以遵

君命家後更當祇畏耳於此見當時傾陷者雖非一人而構首

禍之端者貽害方至是為梗竟不得遂銜恤之私然以先

府君二札觀之是公之心可

以昭之白日對之君父矣

是歲宿遷徐壇長用錫從學

按徐壇長跋榕村語錄畧曰某年踰三十尚陋至學明季  
時文以為工於理道一無知識苦甚面牆歲甲戌宗潢

容安公招為塾師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檢討勳實介子從  
先生游先生以氣靜見器許備門牆洒掃之役嗣是督學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一  
幾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  
洎入閣畱課孫清植清藻句讀云

### 三十四年乙亥年五十四朱子語類四纂成

按文集爲序畧曰自始讀語類苦其已多於是芟冗重錄  
精要以備遺忘或增或省至是而四云○按年譜公尚有  
手訂朱子文集循環點勘丹黃陸離亦摘選其尤粹者類  
年抽易未及定本逮乙酉燬於火以故失傳○馥按文集  
內篇摘選朱子文集內數十篇蓋在戊辰以前所  
摘錄者迨晚歲必更精選重訂惜乎燬火無存矣

### 三十五年丙子年五十五程子遺書纂成

按文集爲序畧曰程氏遺書讀之又久手所纂錄又已忘  
其幾也蓋句讀批釋比朱稍詳矣其精蘊所在輒爲發明  
一二及其師友之間淵源明昧議論出入後學指爲疑案  
云者亦頗用臆測而概未必其是也深於此學者不鄙而

講之而正之  
則又幸也

夏六月服闋

按年譜是時諸構公者咸以事  
敗或死或黜公心跡稍白矣

冬十一月復以兵部侍郎銜提督順天學政

十二月葬妣太夫人吳氏

按年譜墓在安溪感化里之南清鄉公既未得丐歸營葬  
曠歲怛怛至是不得已命訶菴心惟及季弟臯軒偕冢子  
鍾倫襄  
事焉

三十六年丁丑年五十六

按行狀墓誌畿輔固多英俊但沿俗學之倣不習經書古文公預示生童有能背誦二三經若小學及古文百篇以

上者稍有文義竝拔擢之以風勵實學日坐絳紗生童有質問經義者爲之從容剖析發蒙解惑然後人知嚮學於

古不爲俗儒曲說所誘覆試或至十餘次文體一軌於正非真才無得倖又刊刻程朱語錄古文語類古文精薄諸

以貽學者使立其根柢○按年譜畿輔勢要鱗集宿學過抑公一切謝絕士氣頓伸嘗發案頃一入謁審諦之

則前甫傭於公者也詰之則曰少嘗就學屢試輒黜家苦貧舍業就傭傭於公竊見公之校士以公也復舍傭就試

就試而見錄於公焉諸生丐休有成例自積弊相仍有賄者例莫能格貧者卽及例百不一得比公視學龍鍾就試

者相踵公乃一破成例惟察其年力老壯不拘以歲月久近由是窮老之士皆得所息尤畱心賢哲之裔於河閒則

拔端木氏劉氏保定則拔楊氏使學者邈淵源慕忠節慨然發其志士仁人之思淵哉深乎作人之微意也○按續

語錄阮亭王公士正見公於朝班曰公督學京畿竊有兩語奉頌曰以正學端士趨以寬大培士氣聞者以爲知言冬就補工部右侍郎

三十七年戊寅年五十七選古文精藻榕村講授成

按文集序講授畧曰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卽令稍誦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幼志趨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爲俗驅未卅角輒笑宋人之爲腐且陋矣此殊有關涉非特講解文字間也雖然前代化治先輩未有不學此者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詭於聖文詭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學講授自此始又序精藻畧曰余始銜命視學欲摘刻唐宋四家文畧以惠遠僻之士校士一年旬南旣畢每見下邑孤村之士果限於荒僻不能得書或師承無資而終身不曾見古文



一字既見亦不曉為當讀則余前序所謂剝削於邨學坊  
 賈之餘其氣體卑凡殆非才之過者又豈非教者之責與  
 今欲廣刻而力未能且患讀者之未足於日力也選自史  
 漢以來六十餘首刻以貽之使穉年晚出讀而知好焉則  
 自將求覽其全博其趣  
 精蒐熟講無俟於余也

畱題韓魏公晚香堂

按公詩曰駐節當年卧護軍山河南北此中分老來喜誦  
 秋容句歸去還遲晝錦文紫府洞天應返駕雜記公為黃

堂風月有餘芬晚香堂在東我行適值寒花候歎息超然望  
 五雲公登第唱名府治之馥按志稱大名郡治東偏有韓魏公

晚香堂謂魏公畱守天雄駐節於此九日賦詩有且看寒  
 花晚節香之句後人頌魏公者爰建茲堂明隆慶閒王守

叔呆重構之公視學畿輔會詣其處畱題是詩耿守文岱  
 製匾懸於楹宇後四十二年為乾隆丁巳清馥待罪此邦

每逢郡邑童子試士之請誦五經三經者不乏訪其父兄師友皆述當年先公教人讀經之諭言猶在耳今日文教鼎盛益斌斌嚮風矣吾鄉莊公復齋亨陽寄題堂句云魏國晚香畱菊圃安溪遺愛溯棠陰

冬就轉工部左侍郎

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

按年譜公考校旗籍清嚴如一有以貳室之命至者公固謝曰黷序之名額學臣所司非學臣所有也視所司若所畏倘詔旨而外皆不能以承命語報而罷於是聲實翁然內外益相信諒干請之徒不遏自絕

上深爲嘉獎公愈勵精雖過勞被病呻吟中不廢披閱方期破俗還淳以端士趨興雅化而巡撫之命遽下不及究其績效公嘗以自歎焉

三十八年己卯年五十八春正月設義學

按年譜前後延孫公勳徐公用錫爲之師立爲規條務使整衣冠謹嘖笑一正俗學之陋有閒則身臨課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三經中乙酉順天鄉試第一嗣復推行所屬凡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焉

二月 南巡迎 駕賜 內府耕織圖

按年譜公每有行僕從不過五六人簿吏標騎合不過十許人車馬省約禁戒嚴明所經由有敢需求騷擾者死無赦有陰爲趨奉供億者罰無赦終巡撫任率以爲常

三月偕王新命會勘漳河

按年譜畿甸運道之北有桑乾諸水是爲永定河運道之南有漳滏滹沱諸水是爲子牙河是時漳數爲患 特命

公會新命  
往勘之

### 夏四月安輯紙糊套

按年譜紙糊套屬贊皇縣與河南北境憑依嶼谷游惰叢  
奸且爲變公偵知遠遣參將胡琨以百人馳往鎮懾之琨  
以眾少辭公曰奸民喁鱗莫能相長及其計未定急往且  
無事多挾人騎反激奸心琨至果盡載嗣復遣知縣成永  
健入捕其首惡數人餘置不治  
更極貸以牛種使自業比平民

### 請紅剝船田畝遇災一體邀蠲

按年譜紅剝船者徭戶也其田畝向例以事異  
民業雖遇災未嘗予蠲積困已久至是始甦

### 請平糶霸州文安大成固安等州縣存剩漕米

按年譜以被水故

### 五月回鑾迎駕

按年譜始出時供億從簡比回鑾又然扈從者莫弗公不顧因閒奏曰畿甸翠華時幸一切供億臣皆過從減

損以紓民力

上是之且命隨從有敢罔法擾民者先按治後以聞由是皆息望于公至僚吏亦籍公之重得免苛求即有求者則謝曰非不欲相奉巡撫實不許我也

### 六月督捕蝗蝻

按年譜畿內窪下州縣每歲蝻發是年尤盛公既親督官吏晝夜捕撲又募民有捕致一石者予賞若干即除災之中而高振窮之惠頃之復以捕撲未盡自請鑄級及協捕各官級以督其效未幾捕撲盡滅歲以有秋凡官僚所鑄

級概蒙開復○按榕村續集書寄季弟紹卿畧曰近捕蝗  
遍歷郡縣老大殘疾鞍馬殊危兼以伏日暑雨炎溽交蒸  
北地泥水深厚終朝跋躑然中心安焉雖冒病不辭者自  
惟垂白功德不豎督學時粗盡區區爲有以及人今則捕  
蝗蝻已近十萬石將來當不下數十萬直隸秋成幸未爲  
此物所傷抑亦竊比於禦災捍患之細者耳考亭至訓身  
勞而心安則爲之利少而義多  
則爲之吾輩其奉此以老乎

秋七月赴固安聽質因劾永定河分司吳祿禮

按年譜祿禮築堤曠年不報奏銷公節其請給祿禮途誣  
劾公貽悞工程

上命侍郎羅察赴固安審質公既就質因閱堤工盡得祿禮靡  
冒諸弊抗疏論之後羅察奏覆時袒祿禮以排公

上既見公疏 命尚書薩穆哈復出覆  
審盡得其情實祿禮由是褫職

### 八月請以馬見伯爲中軍遊擊

按年譜見伯者寧夏人馬似龍裔孫也以武進士授正定守備爲人整敏氣候分明公督學時過正定與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閱河出夜宿舟次更旣闌披衣啓艙見一人左韞弓矢右跨刀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過意表中軍分也公笑曰際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坐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爲將者日夕警惕倘床蓐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場驅策乎公深爲嘉歎後累薦之歷山西天津總兵官擢固原提督率師克復西藏凱還道觸瘴卒見伯所至整飭軍容惠撫士卒不愧其家世公嘗言曰昔管子稱小白惕而有慮凡龍之蟄聞雷則惕惕而升騰則雲雨作焉故夫惕者立事之基也余始知見伯時披腸陳義見伯無不惕然易容者以是知爲大器也

冬十月校刻梅定九所著歷學疑問

三十九年庚辰年五十九春正月請定常平倉咨部輒發之例

按年譜公以青黃之交貧民待哺每歲表請平糶例下部議動愆數旬遂使良法美意不得及時以濟農忙之急請咨部輒發自今年始著爲令

二月子牙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子牙河詩字

按年譜公查勘漳流了其原委乃建議堵廣福樓決口濬閘留二庄河道以分水入淀築完固口以分水入衛

上報可因以委公公乘春作未與遂竣斯役濱河居民且千家公別相基兆官爲營室以易之民去水患得寧宇歡聲沸



老才言金人夫  
三

然

三月行取李發甲屠沂等四人

按年譜後發甲沂歷官  
皆有聲績累擢至巡撫

秋七月請以許天馥知河閒府經理水田事

按文集請開河閒府水田疏畧曰切河閒昔稱九河下流  
近代因運河堤岸南北橫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  
來者大水如漳滏滹沱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  
諸山水皆合流并勢由獻縣河閒經青縣靜海以入於淀  
而與十五河之水並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小勢易橫  
流是以直隸水道之宜講者惟河閒為最若能修治溝洫  
雜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  
利即以除水之害也查管河同知許天馥籍貫江南諳曉

農事前任文安知縣教民修治水田聞此數年文安水田  
殆且半縣乞將許天馥特授河閒府知府即令於職事  
之暇與舉水利三年之  
後課其成效以爲功過

### 八月條奏科場學校事例

上遣戶部筆帖式德明齋諭詢公公將督臣科臣臺臣條陳

及九卿禮部覆奏分學校科場兩項一一議明其有未盡  
者於學校內推廣四條曰學臣宜經考試曰教職宜稍清  
汰曰士習宜正曰經學宜崇於科場內推廣三條曰容首  
告曰嚴外簾曰儒士宜斥條奏詳密槩蒙施行具載集中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請撤回王新命身任河防責成

按年譜新命專督河防累歲靡金錢鉅萬績用弗成公請  
身任其役

上許之公念北方三冬土凝既難疏築夏秋大雨時行河漸方  
泛而農務正殷尤非勞民之候計惟春回凍解興役爲宜  
乃先時飭材以  
需乘時庀事

### 十二月勘東翼馬廠請以餘地聽民墾種

按年譜廠地旗民紛爭已閱數年公乃確查舊案履畝勘  
實爲奏畧曰馬廠餘地有水佔不可墾者有愚民偷墾因  
歉旋拋者有犁掘蝻種雖似開墾而無人承者其經墾餘  
地實三萬二百一十晌蓋愚民因已田城薄故舍而墾餘  
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寬其偷墾之罪使各安耕種照則  
輸糧至旋拋及掘蝻等地容臣檄行州縣陸續勸墾照墾  
荒之例升科

上可之是役也八旗都統俱銜 命會勘既退還所讓民業而  
公供饋有節又不滿其求各懷憤悒獨白公某歎曰有官  
公正若此撓之可乎嚴束所部毋敢睚眦入城市者及事

定旗人猶囂沸

上命內大臣會公確議內大臣聲色俱憤公據事論理詞氣冲

和內大臣  
爲之愧屈

是歲洪範初稿孝經註正蒙註握奇經註成

馥按公洪範稿凡三種俱鐫刻矣尚有弱冠稿  
本於乾隆甲子年從溫陵徐山人簡之處購得

四十年辛巳年六十春二月扈從閱永定河

按年譜永定河自蘆溝迤東兩岸多沙土歲有衝決

上親臨相度命自三聖菴經老君堂折而南出柳全口各爲

築堤開河引水入淀公欽承指授於回蹕後卽乘時

興工所集民夫餘十萬人每十夫給一鋪爲栖止夾岸以

席爲之每鋪九夫供役一夫供爨擇佐襍有幹才者畫界

責成每員轄三十鋪又擇二大員分南北兩岸兼轄之而

特薦黃性震總理其事每日與爨赴工皆以鳴鑼為之節程有常規役無偷惰公又自駕小舟駐柳全口日肩輿往來勞來程督之于時東作將興役夫中或生怨言公召父老諭之曰南河之役藉以濟運猶為有利於國至若此役上煩

聖慮下勤百官無非為父老田廬之計况方三冬土凝夏秋水發計一年中可以興工者惟方春兩月耳父老義宜仰體當宁之憂勤知為萬民身家之切務勉率子弟官民一心及時趨事以圖永安不當視為公家力役之比妄生怨讟也語未及既父老皆應曰諾出而相詔役夫皆應曰諾歡呼赴事凡四十日而工竣附河居民亦代為度宅如堤子牙時

夏四月永定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永定河詩字

御書風志澄清匾額及 御服衣冠

按年譜既竣役爲奏畧曰

上念旋居之民屢被淹溺

特命開河築堤自郭家務至柳空

口釘椿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隄椿埽工七十餘里又  
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賈家口等處堤工五十餘里并  
雄縣民堤二十餘里凡土工椿工二百餘里工程竝舉不  
日告竣沿河田疇涸出二麥豐收士民謳歌

聖澤直同覆載

上見疏因躬出閱視喜勞優渥親解御服衣冠以賜方役之  
興也東作將屆既虞苦雨以妨河工又慮恆暘以愆歲事  
而四旬之間晝則雲陰澄霽夜則微雨疎零十萬之衆罔  
有疹疾功以時成歲亦大稔  
論者以爲上下協和之應云

請放免永定河効力人員

按年譜時用部議召家居督撫以下道員以上三十餘  
人至工所出貲爲助公以經費已足不必責貲于下且諸

臣中多有守職清素者請一切罷遣于是高曰驄汪徽等皆得免歸

### 請免開永定河工捐納事例

按年譜先時王新命會開北河捐例至是諸營進者復謀開之重賄布託計在必行然條請甫上而工已報竣于是下公議之始則部僚輸情不可則邸第諷指又不可則佐史交迭更請且曰

上意已肯公慎毋違公不應密奏已之時直隸與山西毗連叢山中繇亘百里大木數萬章價浮鉅萬奸商或借邸第色目橫罔其利官皆縮手民盡吞冤公聞之飛檄嚴捕奸夥悉犇散

### 冬十月請免築廣平縣堤工

按年譜時有請築廣平堤工者公奉命察勘爲奏畧曰廣平一帶土鬆沙深而漳水遷徙無定開河則旋淤築堤

則旋塌詢之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其後涸出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耕種維艱惟有希恩於被水之歲免其田糧既涸則勸墾起科若明年水勢未消則再免一年要以荒田墾種之年爲起科之限則一邑稍蘇矣由是廣平頓歲邀蠲民未大病頃之又有議開畿南河道并數流爲一者公以爲費不可勝計壤邑廬宅兆尤眾且流合奔猛害將莫大密奏寢之所全尤多

十二月勘西翼馬廠請斥餘地予民

按年譜公以勘地必需農隙故東西二翼分年勘之既竣爲奏畧曰西翼餘地乃先歲用以準抵城西所圍民地者不宜圍給旗人卽旗人舊所侵園亦宜斥以予民從之

列舉揚名時趙申喬劉琰文志鯨等十有五人



按年譜趙公江南武進人公同榜進士始仕秋曹引繩事  
事多所全活以忤上官自罷去公與趙未及相見有述其  
事笑於公傍者曰世有癡如趙某者乎以故公知之楊公  
江南江陰人與文劉皆公辛未所拔士楊公篤學力行立  
志不欺貌樸而氣方言訥而神完聞人有善不啻己出古  
之慥慥君子也時特遣中書舍人詢訪人才公列楊與趙  
劉為特等自文以下十二人為一等密奏以聞於是楊趙  
督順天學政趙為浙江布政使文督浙江學政劉督江西  
學政皆廉隅清慎能于其職

四十一年壬午年六十一春二月扈從省耕畿南 賜御

### 書勸農詔一軸

按年譜 蹕經博野因念稼穡艱難躬秉  
犁器卽功竟畝公為文勒石以紀其盛

薦徐元夢

按年譜徐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州人癸丑進士選庶吉士與德公格勒從公講論嗜學無厭後坐德公事褫革妻女俱入辛者庫時徐公父母皆在堂公恐有差使事致動父母心乃居父母舊處而自尋屋別居率其夫人及一女供役不稍懈父母見公身雖被累讀書不輟意頗歡俄命授書諸邸公每退直趨寢色養備至若嬰赤之未離懷聞者以爲美談時公因召見蒙問滿州人材公曰無有過徐元夢者比蹕還途命補授包衣員外郎是秋差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夏四月薦何焯

按年譜因便見蒙詼逸民公以焯對焯博學強記書法冠一時性峻潔持議論不爲詭隨以此爲流俗所嫉未幾

召焯入京明年會試後 恩授庶吉士○按榕村續集公與書曰 御試文極酣暢論亦切題不作泛語以後有所作正當確守宋人毅率卽異日藏之名山亦不過扶窵微尚體要去宋以後之冗長耳又曰兄志在以學自通於後科名原不足爲兄喜所可喜者出自

聖明特數爲 昭代美談二則爲高堂垂白苟非以險幸得之亦古人所以變色動心者也趨 禁有日深知慎默容忍又因此得大精進賢人君子歷乎寵辱榮頓之途處處是學正爲此等如必曰矯矯直途而已此以肆志山林則可入世之後卽如千金良藥亦須泡製幾巡獨存真性然後自度度人其道不窮況在我者未必盡是在人者未必全非卽令全非又不足校觀兄近事真能以是自檢勒此又區區之所歎服誇於子弟以爲慚我深期者又曰見殿試榜文甚喜雖不在三人之內然充館職便與才稱耳將來得箇好學院主司文章有種子矣又曰

聖明一見卽稱獎淹雅甚有喜色僕平生頗受友朋之累然每

諷蒹葭塲苗之詩思所謂舉逸民而天下歸心者喟然永歎以爲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故每披誠不顧其後良以自笑近又推行水田社倉平糶之事將來亦必爲人口實然意謂雖不成亦且存此端緒毀譽蓋其外者王仲淹云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奈之何以不行而廢也高明何以教之○按續語錄何屺瞻焯言師之說經自宋儒後無此門生之說書法亦數十年無講此者其模樣皆不是先生云模樣最是要緊如今時文古文模樣先不好凡事須先定其規模至於後面施爲作用有精采無精采係其人之學力火候若模樣便不是後面尚何問其結果處如湯潛菴陸稼書等做人亦是模樣不差遂已有可觀

### 秋八月請興水利

按文集請興直隸水利疏畧曰查北方土性往往苦旱爲多直隸泉源甚眾隨處可以通溝灌田若近河鄉地則又

可築壩逼水引渠廣溉至於無泉無河之處勸令民間鑿井亦足以濟水利之窮再如窪下之十數州縣又苦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也又通溝鑿井修河等事雖出民力然多有貧民開濬無資者敢乞

聖俞暫借道庫量行咨給容臣等捐俸補還再查近京處所通衢平野輦轂所經不便多行開鑿至於各府州縣窮鄉僻壤似皆可一例施行伏乞

聖明裁定○按年譜疏入

上慮興役致擾密勅姑以官檄行之需事有緒再奏公乃檄下所屬令各條水利便宜而清苑令浚井三千口特最其績以示勸然以明旨未頒各屬觀望鮮有成效○按榕村別集飭興水利牒畧曰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而苦旱者十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補救者非獨惰農自安蓋根在於水利不修束手無措故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之缺自古為政

莫不以此爲先仰該道司府廳乘茲農隙令各州縣親履境內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應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務須簡潔詳明彙繳本部院另檄飛發立爲簡便之法畫一遵行○按續語錄開溝洫是一件大好事使旱可灌田澇可洩水响馬不得縱橫菱芡魚蝦多利禹治水後大約工夫全在此故孔子稱之不曰盡力堤岸而曰盡力溝洫不曰盡力江淮河漢而曰盡力溝洫蓋盡力堤岸洪水之所以湮鯨之事也盡力溝洫四隤之所以宅禹之事也前年曾摺奏借帑廿萬欲北方開溝洫

上將此摺交朝分司琦云爾與巡撫說這極好事但千餘年古人不會做得事要斟酌看準了再做莫要做不成惹人笑其實此事非借朝廷力量如何做得

冬十月 南巡迎 駕恭進歷學疑問 賜御詩及 御

### 書聯句

按年譜疑問者梅定九所著也 旨索公所刻書籍因用奏進是役也

上行至德州聞

太后違和即時返棹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過天津得寧復之  
奏

上方稍憩喜慰之誠溢于翰藻輒成律句親揮一軸 賜公又賜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柱句凡與扈從者無不恭頌聖孝云

### 十一月調考三鎮軍政

按年譜三鎮軍政例由鎮臣考校至是 上以其軍容遠不逮撫標 特命公召閱公為簡精良核名實

其以卓異薦及附薦者凡數十人弓馬有不必稱而材武偏長者如黃登以諳習水務舉郭鎮邦以操守舉若此比

者又數人

上竝優予卓異其後就中登壇有聲者相望眾益服公為知人

### 是歲春秋稿成

按年譜逮乙酉燬於火其未燼者不能及半也公又有手批春秋大全一部公身後清植謹掇拾燬餘稿之猶可讀者而以大全批語附之刻入語錄春秋目中

四十二年癸未年六十二春二月 南巡迎 駕賜 御

### 書太極圖說西銘及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

按年譜頻日 召對因 指授歷算之要時方 命西人自京師至德州水地平以準天度計二百里而差一度上以語公公曰里差之算古云二百五十里今二百里正以古尺當今尺八寸故耳



才言金不才  
上大然  
之

### 延梅定九至署校刻歷算書七種

按年譜公蒙 賜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雖經 指授  
大意未能盡通乃延梅定九至署于公暇討論其說因發  
其所著爲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筆算壘堵  
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歷學駢枝又使諸生從而受學  
於是陳萬策魏廷珍王蘭生及冢子鍾倫皆通歷算之學  
公有詩云年運遞奔馳六藝缺復久諸子興未衰斯文幸  
已厚蓋深喜之也○按梅玉汝序歷象本要畧曰公開府  
上谷復迎先徵君至署爲刊所撰歷算諸書余小子實侍  
杖履事校仇之役時癸未歲也公當世大儒門下皆一時  
知名士如景州魏公廷珍交河王公蘭生河間王君之銳  
晉江陳公萬策宿遷徐公用錫咸在署公子鍾倫以定省  
至公悉命受業於先徵君公退食卽與先徵君會講或辨

晰經義商確古今鼓成時在坐末  
獲聞一二迄今猶歷歷在耳也

夏四月遷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疏辭不許

按年譜是時太宰需人

上問侍臣曰銓衡與畿封孰重或曰銓衡重或曰畿封重  
上曰然則兩兼其職可也遂

以六官之長保釐三輔

五月回鑾迎駕因赴闕謝恩追賜御書在原至

誼額字

按文集恭紀 御賜在原至誼匾額畧曰康熙四十二年  
臣以謝陞吏部尚書 恩至京初九日 內殿召對畢臣  
乞以私事陳請

上可之臣乃稽首頓首奏曰順治乙未丙申間臣一家十二口

陷於賊質以邀重貨臣伯父日燥自遠聞難聞關來歸不顧生死身詣賊慷慨引義繼以涕泣不願獨生賊大感動禮遣之然猶拘其弟從子如故日燥憂憤嘔血乃募鄉壯合家僮百餘人夜劫之覆其大巢復連關四月餘悉找出臣家男女大小賊黨盡平時貝子王奉命平海駐閩嘉其功賜諭稱獎加賞賚焉日燥起家恩貢生後至京考授通判未仕讀書終老臣父兆慶每念日燥急難誠篤私囑臣日他日能通顯者必章揚伯父事吾瞑目矣臣今日受恩逾分已極而先世奇節未著伏求

聖筆一字之褒死骨不朽奏罷蒙

聖主領允越六日 召臣至南書房 命內臣捧 御書在原

至誼四大字以賜臣稽首感泣之下竊惟天下士大夫民庶孝弟貞烈之行荷蒙褒錄者多矣顧皆循故事陳丐自有司施行然猶邑里生華珉石永煥日燥以區區友義上邀宸翰發其幽隱此視東漢趙孝淳于恭輩赴兄弟之死義格凶頑前史爲之立傳榮耀什佰過之豈尋常旌門

表宅  
比哉

### 冬十月請汰河工冗員

按年譜河歲有十二汛而桃汛麥汛秋汛爲害最劇公於永定子牙二河積料於堤必備必良先事預防極爲周緻鼠穿蟻穴察視綦詳暴雨霖霖飛檄驛至以故數年中河防鮮有潰壞至是以事省員冗爲奏畧曰員冗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易課其功過請將正副筆帖式量行裁缺卽兩岸分司亦可裁去一員以免彼此隔膜之異從之

### 西巡迎駕

按年譜屬吏有才而險狡者現代公位陰結禁密散爲流言指摘公所薦揚名時文志鯨等以撼公以故公于是役禮遇頓減於舊或勸公奏黜其人公不肯曰惟其才也速後其人別遷以事敗歸而謁公公與修故舊之雅懽若平

昔無幾微異大抵公平平生於相犯相軋者率能以大度容之以坦懷化之當爲督學時有縣令以求請不遂無禮於公居有閒而公改巡撫令惶恐請罪公謂曰若能改行自力于善者毋以前釁爲介介令感悅深加檢飭卒爲循職吏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者持官正馭眾嚴獨性喜上人不自抑怪公調考其軍政伺公馬行堤上故縱連騎突而駭之公不與校俄以扈從連幄行營中公輒先往過之促膝寫誠深獎其所長進良亦折服加勵官聲益著云

### 十一月請平糶被災州縣倉粟

按年譜時有數州縣被水特請先期平糶爲奏畧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糶以出富民之粟爲惠無窮若確訪時值量減平糶至時值稍平卽復量減務令富家不得擅囤倉之利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

十二月回鑾迎駕

按年譜山西總兵官王應統者戊辰武殿試第一人公所拔士也 蹕過山西應統扈從不能滿左右之求一夕

上召應統射甚見褒許因 召閱其兵弁凡扈從八旗兵在豹

纛後在所兵在八旗後于是應統兵弁聞 召欲前左右

故命旗兵遮道勿使得前 上屢趣而應統兵弁卒無至者應統侍

上前莫知所由神色駭愕

上震怒遂以應統下詔獄毀公者因復指爲公釁既還京遂解  
楊名時督學任降  
文志鯨爲知州

### 四十三年甲申年六十三春三月請立社倉

按年譜公勸募吏民隨力出粟得數萬石分貯所在乃修社倉之法爲奏畧曰立法之始應有成規可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代新下歲量口發賑并令官吏勿預其出入之政但使主其事者秋後具以檢放之數

報官俾有鈞考庶可貽永利而不至滋羣弊  
從之行甫歲餘而公被 召入閣未竟厥緒

### 記景州重建董子祠

按文集爲記畧曰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  
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  
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撫歲甲申知州  
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又能以  
尾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吏部尚書管直隸巡撫事李光地  
觀祠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當已然  
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以爲王佐之  
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  
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則非楊雄以下之所及也  
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三策之書上擬七篇  
而與之相接蓋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

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地適持節於茲因木石之竣記識日月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

盛云

夏四月以河閒府災民流移自劾請削吏部尚書職不許

按年譜河閒以水故不熟公自以職任保釐而召災異無以自逭既多方救賑仍具疏自劾蒙 恩慰畱焉先是直隸舊例有外結事件坐罰贖者其賞各無 碍銀悉歸巡撫公于遞年罰賞俱令貯庫備用至是數已八萬餘兩又借帑數萬兩都爲糶本遴官四出設法糶運煮賑散給各有方畧通商勸分成策備舉貧民賴以存濟故歲雖荒而途



無矜者

### 赴寧津縣查察倉庫

按年譜山東自去夏苦潦民流入京言者以聞

上加恩令資送歸籍就中有不願歸者多托言寧津籍以免官

吏驅遣寧津壤接山東口音不可辨故也至是 蹕過密

雲見流民數百問之皆曰寧津人而寧津令陳大經者去

冬業以老疾丐休公已疏報下部議而部覆不以時及是

始奏

上見以為近日事怒曰寧津民化離至此縣令乃臨事規避罪

可逭耶 命巡撫察其倉庫有虧負即先斬首後以聞公

承 命往察無銖兩虧負為奏原之僚吏皆以觸怒為公

恐交迭沮公公曰吾為巡撫民乃化離此罪不在大經豈

可使昇平在運有殺一不辜之事哉奏遂上後因便復面

陳陳大經丐休年月實無規避情事

上意漸釋越年遂蒙赦宥公之赴寧津也寧津方苦旱公以卓  
午禱于關侯之祠入夜卽大雨四野霑足公爲門符云我  
來求麥秋澤隨地徧公  
靈震華夏日在天中

###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

按年譜是秋大熟

上甚悅頻仍 召對公因請宥王應統罪放還家

### 是歲書寄季弟耜卿論朱子之學并勸修三禮稿

按榕村續集寄季弟耜卿書曰近以簿鞅餘暇覆點朱子  
文集將取其要者彙成數卷庶便溫繹須得年譜檢對先  
後人來時弟可搜出封寄覺得五百年來維持真是此人  
之功孔子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也此人與孔子相爲維  
繫百十年來人莫盡心其學者故經義之道亦熄不獨維  
閩爲土苴幾於鄒魯亦贅物矣中間有幾人自名者皆是

今日繙閱明日立論無爲己之心而忽以持世自任祇貽嗤笑益助衰歇渠輩蓋不知菽粟之味是凡人飲食而不知者故一則惡其說之害於聲利而不事二則謂其理之庸常無奇而不思也近如顧寧人梅定九皆盡終身之力專門名家卓然可以自通於後聞北方尚有一二人同於梅子之學者至於移其心以事經籍則吾三十餘年未見一人蓋彼之學奇奧其外而此之學精實其內外奇奧故有好名之心者歆羨焉內精實故無爲己之志者畔援焉豈知從上聖賢二千餘年心血盡此數編安有不一點辛苦而夢見者不成周公俯仰待旦孔子發憤忘餐是在彼搜奇撫異眩視駭聞也歷覽俗尚殊爲可憂不過數年恐更有左道異端乘之而起者蓋消長盛衰人心爲之魄兆其證候先見也吾儕又無德業足以重吾道惟挾區區之明狂嘯一二後生使事探討經傳而卒無應者弟平生與十三經相寢興而又觀翫閩雒可謂賢者識其大者今於孫卿所謂誦數以貫之者儘已成熟不足復費日力惟

一意於精思探討有得則效橫渠修辭之法條條劄記以備遺忘如前書所說三禮是一件大功程異日將以相屬切具其端緒再作一二年講論便當幽者明散者同也屬有所感晨起作書相報

### 示長兒鍾倫治經須立規撫

按榕村續集寄長兒鍾倫書曰途中看梅先生書其功夫可謂不愧古人漢人學務精熟誠兩字妙訣惜其時以專門自限耳看來近代讀書無一精熟者不獨吾儕也精熟以治經爲先能治一二經作本領然後從吾所好則不犯程子游騎無歸之病矣吾嘗欲以暇日取易註疏大全及語類宋元諸名家精擇詳裛萃成一編既令胸中浹洽羣言又以惠後進之業是經者塵鞅如斯安能卒就且自所筆記亦欲及時改削粗使條序不可得兼也汝便可稍立一規撫逐漸做去勿忘勿助歲月可成若至取舍難決處共講議之此功一竣不愧父祖傳經矣如有書寄四叔將

我此意寄曉贊其起三禮稿人生至五六十收拾家業不可悠悠矣況朱子云惟此等事尚可從容講論以慰窮愁也

四十四年乙酉年六十四春二月 南巡迎 駕官署火

按年譜公扈從於外家人婦不戒於火凡公平生編著盈累箱篋至是悉燬今存者多晚年作

夏四月回 鑿迎 駕追賜 御書女宗挺節及教忠額

字

按文集恭紀 御賜女宗挺節匾額畧曰高祖母林氏遇賊殉節事在前朝嘉靖癸巳明季知縣施某曾以旌表詳請於巡按而未上康熙乙酉四月 駕南巡歸臣光地以直隸撫臣迎於舟次連日 召見書史政務旁及稗逸靡

所不講閒以高祖母義烈之事聞遂蒙賜一額曰女宗  
挺節今立石於赴水之涯御筆親揮幽光映耀比之有  
司循例爲坊門者何啻倍蓰且是地也士女競渡觀瞻諮  
問風化攸關非獨李氏之舊烈新榮而已事蹟之詳具於  
家傳又恭紀教忠匾額畧曰甲寅之亂父君臣之義甚篤  
濡身有萬仞之顛抗節有俯仰之禍積病三年惟憂用殞  
康熙乙酉四月光地扈駕江干

聖主頗詢舊事因賜父一額曰教忠乙未告歸陛辭爲父

求兩柱語有命擬進竊用唐人成句杜甫云一病緣明  
主王維云終身思舊恩以爲父三年蒙難實錄荷恩隨  
奏寫賜惟古人揚先行者有損無增故可以存信親疎及  
見聞父事者甚多必知光地不敢一字欺其君親也

閏四月薦處士梅文鼎 召見舟次

按年譜文鼎所著歷學疑問一書旣蒙御覽深加獎許  
及是召見舟次者三皆賜坐移時垂問道數精微甚

悉文鼎出

上謂公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惜乎老矣連日賜扇

幅珍饌又錫額字曰曠學參微時

上舟行連日召公侍講論御舟迅公舟不相及乃命繫

舟於御舟之後銜尾而進公因閒請曰府兵制壞兵之

耗費且千年矣夫一人不耕或受之饑況以數十百萬之

眾坐而食之乎古制既難卒復臣愚以為邊海經制之兵

固不可撤至腹裏郡縣為宜參用民兵給以半賚民兵既

有田園廬落又諳委其俗情形勢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

指事已散而歸休足以力農如此費之省者以百萬計矣

邊海經制之兵亦宜倣古屯田之意擇在所餘地官予耕

種數熟之後量減其貲糧惟無地者乃予全給如此費之

省者又百萬計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之兵宴然坐食與

情游無異一旦有事驅使荷戈作止疲羸奔走不任數雖

多何益若羣之隴畝以時蒐狩終歲勤動必加趨強便捷

也臣竊謂此可為復古之漸又奏曰官俸累殺百僚幾無

以自給遭

上寬仁憫其祿薄容隱其需求細過然臣心竊有未允者俸以  
養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寬仁之恩借口祿薄之故競爲  
需求以陷於邪其不至賣法鬻貨者卽抗顏揚聲以廉自  
負此於澄敘官方之道似有未盡臣愚以爲兵費旣省則  
經費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給一絕其需求之  
門以杜其亂法干紀之路則庶績咸熙矣又奏曰禮樂不  
興千載夢夢然今樂猶古樂也臣少時見優劇有爲貞臣  
孝子義夫順婦信友悌弟之行者當其慷慨悽激悍卒童  
孺莫不沾襟焉然則卽今優劇文以貞孝義順信悌之跡  
亦足以感風俗而成治道獨其鄙俚不經於古無事實者  
爲當立以厲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禮樂可興鐘黍律呂難  
以遽議若因民間之樂順而導之此亦用力少而成功大  
者也

上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又奏曰

上視民如傷屢賜蠲免然蠲免之歲舊逋未與停止故官吏追



呼不輟不肖者或緣舊逋以罔新額若遇蠲免之歲集停  
舊逋之征則民終歲休息實沾 鴻仁矣

上立子施行

著為令

五月劾治張霖

按年譜霖以原布政使廢居家積貲鉅萬恃財為姦交通  
東禁公久聞其惡但以情跡祕詭機狀深密未能得其領  
要以故未具彈章至是

上知其揮霍盤結稔惡不悛念非剛正大臣不足明研其罪乃

命公劾

治之

請以李發甲為天津道副使

按年譜天津水陸交湊商民雜處  
號稱難治發甲至期年政聲翕然

冬十一月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疏辭不許

按文集具疏畧曰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準吏部咨為微臣叨 恩非分冒罪控疏瀝辭事十一月十九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已有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切切臣學淺材庸起家寒陋早歲叨登科第歷受

聖朝厚恩謬列清華游膺卿貳自承 特命提督順天學政繼以巡撫直隸前後九載力小任重愆過多端保全始終恩光下照茲乃欽承 新命倖佐綸扉 恩出踰涯懼深覆

餽昨披瀝微悃仰瀆

聖聰實出惶怖之私心非敢襲控疏之陳迹復荷 恩旨下逮慰諭有加載感載慚措躬無地顧庸虛之陋質彌場淵冰撫衰暮之微軀重虞尸素惟有仰承

聖誨勉竭駑鈍依附 天光幸完晚節上觀 皇上萬世無疆之盛化下酬微臣平生未報之恩私而已○按

家傳公撫直隸前後七年每延見僚吏溫霽咨訪潔清以率物謹恪以勤事絕趨奉以省費權情理以鋤奸弊吏則揚清激濁獎勤勸窳去其尤不職者考校將弁亦必核與論稽部伍乃以弓馬程之所施設甚多為政崇實惠持大體幕中不延主文之客惟三數儒者相與講求吏治按時駁發必詳必慎焉。○按行狀墓誌公以中正和易率屬進廉錄能惟恐後時不為赫赫之聲而蒸蒸丕變用是人懷自勵六七年閒吏習而民安之素不以清儉鈞名譽然少無聲色之好耐於寒薄在保陽相沿一切取給守巡兩道公於衣食所須裁取粗給而已蓋邦畿切近宸居公於大事所宜施罷者常因扈從仰受

聖訓或擬議奏請

睿裁然後專心一力務要其成故事得其

理其所建立更置至於今賴之。○按楊賓實上公書曰近者政理翕然騰譽前此為矯矯立名之論者恐此時又盡轉移要之仁人之心唯求物情事理之平不操一切以干譽故久而自孚也視學之始亦然皆深信悅服於數月

之後鶴鳴聲聞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又曰夫子誠以動物  
慎以謹微懇至周詳之意牧民者既成乎喻上下和同將  
必至事適於平物安其所而後已也又曰讀夫子論知秋  
禾穎粟加倍常年仁政召祥有若符券意者康田之功將  
大盛於畿甸乎背講經書之法若天下學使倣而行之文  
教翕然可與徒知潔己而無與於實學之事卒無裨益邇  
者人材所至榛蕪咸由率作非人又寄菜園府君書曰公  
新政積習崇朝丕變如風鼓物不疾而速若漸濡久之必  
有成俗美教又曰竊觀師於言論之下輒有感發興起人  
處吳永年言每聞老師言論仰見其胸中千頭萬緒莫不  
各有條理窺之莫測底蘊信乎當代一人也其得之觀感  
若此○按續語錄公在巡撫時每言州縣官與民親切若  
盡心做好真實惠及人中無隔閡欲立功名於世儘足不  
朽漢時將相無數至今烜赫者文翁以教化治蜀召信臣  
行水田於南陽耳黃霸反以爲相減治郡之聲爲官在自  
立豈必達哉

上會問吳隆元選在汝所屬地方聞此人學問好果何如奏云  
不知其詳聞說好

皇上放他爲有司試驗他此法極善即使學問好會做得一首  
好詩 內廷裏邊如此等人正不少不如驗之以百里之  
任百里之任稱職未易若果才守好即可大用不特有司  
爲降黜之階級就是

皇上考中的轉出試之以民社亦是使他有體有用 國家用  
人原不限以資格

上亦然之大抵諸人羣聚在那裏忍餓自必至鑽刺賣緣不如  
試之於功名之途且使他有轉動或可造就出一二人材  
來又曰如今人材不生予做學院以至今畱心人才雖童  
子有知覺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爲之  
教須得相如爲之師梅先生曰當日蜀中幸而有相如亦  
不幸而有相如倒底有文君事所教者亦不過詞章之學  
而已師曰正是又曰如今五百里以內

上不許人官其地近者有例則遠者何獨無例亦當定例二千

里以外者不得官其地如今萬里一官苦不可言州縣官  
宜於五百里以外二千里以內許其除授如此則道路險  
遠得免一也父母妻帑得至二也親族音問不至經歲斷  
絕三也且民情俗尚語音食物相習而易通四也銓部不  
能疏通宜用明三年考滿家居候陞之例如今卽不必三  
年加一倍六年亦勝十五六年而尚滯一官居其位者困  
於下吏待缺者又苦其不遷大官聽其告休知道國計講  
求治道朝廷所不可一日離者有幾其他旅進旅退之具  
臣亦當有進禮退義之例使之有去就則官方不滯而廉  
恥亦生矣又曰滿漢分別滿州生齒日繁勢不得不園外  
地百畝則失十人之產千畝則百人萬頃則萬人失業此  
旗人與民人兩敝之道也天下事莫如打開了做算定了  
滿州兵應用若干則註籍若干其他盡行聽其自便弛滿  
漢之禁令其佃傭商賈活動則通流犯法則有司與民一  
例得而刑罰之州縣佐二漢軍可做者滿州亦可做亦與  
漢人一例黜陟何必拘聚於京師共怨困頓哉如此則民

有營生之路而官失驕倨之資生計漸廣而人才亦出也  
○按語錄問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甚善曰  
如今吏員出身自知終身不能望正印長官亦知其無復  
遠大賤而陵之他們自然一心圖富安得不奸貪百出若  
概用士人勿以資格相限必知自愛以倖進取矣親民之  
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時簽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  
科得  
做

### 選刻名文前選程墨前選易義前選成

按年譜公嘗謂制義所以銓經蓋箋疏之流實通經窮理  
之梯逕舊有選本至是鞅掌之暇更廣爲搜集刊校成帙  
以爲文的所自著曰榕村藏稿凡數百篇皆發明經旨知  
文之士爭相傳誦○按文集序名文前選畧曰前代自洪  
永之間設科取士以經義爲先至於中世王錢諸家輩出  
而其道始盛今擇其至者則不過熟讀章句或問大全之

書專精於儒先之說而已以故其取材甚雅馴非洙泗濂  
洛之精華不收也其持論甚敬謹非孔孟程朱之謦欬不  
貌也其傳神甚微細非聖賢之語脈文意則不敢搏合控  
勒而縱橫以騫驅也後之讀者以爲質此如成周之季謂  
先進野人耳以經義初指揆之既極彬彬無以加已嘉隆  
以後異說盛流師傅毀棄至於破體壞法踔躡顛倒彼不  
知經義設科之意初不如此也我朝始復表章經學尊  
重儒先斯文之運跨越前代雖然觀前代制科晚盛之際  
蓋古人所謂採風聞樂正變之林治忽之徵也讀者其可  
無辨乎是選也得於正嘉以前者多而降萬理法未滴者  
附焉目曰前選又序易義前選畧曰前朝取士尚經義治  
經崇師說易之先傳義竝行後乃朱說獨用或問余曰獨  
用其可乎曰周程張邵起而易道明朱子之書紹述乎四  
家參尋於方外而又自得於心申之以卜筮之說也自朱  
氏之說行然後知易者衆也因依象類以喻凶吉而已易  
者占也繫之占決以斷違從而已以言理之文讀則牴牾



而義疎以象占之意求則簡易而理得其說殆與孔子相  
備明代經學專精遜昔易之一經勦說尤多然方其中盛  
講貫未衰制義之文蔚然可采說卦爻者知其足以涵天  
下之有銓繫傳者知其足以一天下之動擇其詞義之醇  
有漢魏學者所未發者焉夫一代文章知其盛也由經學  
師說則識其後之所以弊矣署中欲選易義而苦無底本  
就坊刻文徵若干首選得若干首資於業舉故華  
實兼而又序其源之出於治經者以告子弟輩

### 十二月請豁琉璃亮瓦二廠閒架之稅

按年譜既拜命首途入覲道得旨使卒獻張霖之  
獄暫回本任公久知二廠稅重民困然籍隸京師部僚所  
指爲贏利知言必無當以故稽時至是乃卒  
陳之雖終格於部議因公輔政竟得差減焉

四十五年丙戌年六十五春正月入閣辦事

## 二月復薦徐元夢

按年譜徐公既補部郎中未幾復以媒孽去職至是公又薦之

##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有一策對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同事欲高置之公固執不可黜置下列及入讀卷因奏曰吏至真貪惡已極矣廉者卽假何至反有加罪今於廉者而故爲逆億誅心之論於貪者則倡爲真率平恕之談天下之廉者思而上深然之○是月冢子鍾倫卒馥謹按菜園府君卒時先公在京後公會撰墓誌畧曰兒性至孝凡其父母疾病婢僕侍者夜闌皆憊獨不解衣扇爐下需湯藥立應二十能時文與詩甚不屑爲俗體志亦向學而夙多病及余宦於官又代事祖母勞家計年四十四而夭故有姿性而不能充之

如古人要其可稱於家鄉者奔走陵阜度祖母之封哀叔  
沒而推與之禮者舊畜孤嫠阨憂困能別而有恩指擯鄉  
邪義動於色此親疎有述不以父子之私也癸酉舉於鄉  
余視學及撫軍於直隸皆從入闕命至而兒已病困咫尺  
不能同行聞喪裂胸慟可勝哉

夏四月充國史館典訓館方畧館一統志館總裁

五月承修朱子全書

按年譜始都御史吳公涵承修是書甫數月而吳公卒值  
公入輔因以命公先是吳公已臚爲門目奏可矣頗雜  
複公請刪併數門以省支離又稍移易其前後以清次第  
雖規模體制有所循稟不爲盡出公意然微言大義醇乎  
其醇每逐門纂畢陸續奏進  
上披閱不勸其後羣經以次修纂皆自是書啓之○按文集奏

進朱子全書首卷並請改定書名畧曰臣於四月十一日  
蒙

皇上面發朱子全書首卷一冊并稿本一冊 命臣接原任左  
都御史臣吳涵編次仍與原任大學士臣熊賜履商議酌  
定者欽此臣等卽會同重加校勘增改今另將首卷繕寫  
進呈恭惟

皇上躬膺千載之道統默契列聖之心傳於近世儒哲尤特重  
朱子之書自深宮以至巡省無不畱神覽閱其選擇之精  
折衷之當誠非臣等愚陋所能仰窺萬一伏候

皇上睿覽裁定發下臣等又伏念 御纂之盛意蓋分別門目  
以便學者誦習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明切也書名應否  
改爲類書統候

聖裁以光  
大典

訂榕村詩選

按年譜首摘體與三百篇相近者為古體詩一帙繼以自漢迄宋諸家之作更欲選歷代賦自屈子訖東坡為一帙以殿後寄商那之意竟未暇也又以歷代文篇多有關於學術經濟者將欲精選一集已命門人陳汝輯摘出四漢文目亦未及竟緒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馬殿旗人因公遷去復與民交爭

上命學士赫公覆勘之將行公謂曰萬世瞻仰在此行也學士

感其言請部案勘

實予民事遂定

議徭人田弊年罪狀

按年譜是年湖廣總督劾徭人田弊年僭越事遣官審鞫法宜斬

上御門議之公曰猥人去 闕萬里卽負枉固難以自陳  
上方廣綏遠之德寧再命方直有威重者三加明察使服罪而  
甘死則邊境帖寧矣

上乃命大學士席公覆審果得舜年見誣狀於是罪誣者而赦

舜年猥  
人說服

### 陳救陳鵬年

按年譜陳公鵬年長沙人公辛未所得士官於江南聲實  
甚美○按包雨蒼撰陳公罷官事畧曰公於官中不受一  
錢又常逐羣娼而以其處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  
府據此特糾落職聽勘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 上  
諭為大不敬當罪在大辟一日

上問江南督臣何如公曰素頗得譽邇來頓減為其參陳鵬年  
故也

上領之獄辭上 特原之 召入武英殿

四十六年丁亥年六十六夏四月校刻韓文考異

按年譜坊刻韓文皆散注考異文於各篇下  
閒有刪脫無完書時得善本刻之以傳於世

請購募朱子遺書名翁季錄

按文集爲奏畧曰朱子當日有手自記錄與蔡元定講論  
之語名曰翁季錄者此書自宋人罕見之然近年浙江布  
衣家有此書後因兵火失落則是猶傳於人間也恭遇  
聖駕南巡乞 旨下獻此書者給賞倘幸而復得以備朱子之  
微言則萬世  
學者幸甚

贖顧寧人音學五書

按年譜顧氏是書既成厚自珍祕世無知者顧氏既沒其  
版沉埋於揚州坊賈閒坊賈將削其版以鐫它文適有見

者以告公公為  
贖歸傳於世

冬十一月朱子禮纂成

按年譜先命季弟臯軒遍檢朱子文集語類中之言及禮  
者分彙哀集公復選其尤粹及衡權斟酌足為古今之表  
者訂為  
此編

舉武帥吳郡

按年譜公明習兵韜熟諳海務  
上稔知之故每用水師提鎮多見諮訪時定海總兵需人公薦

吳郡嗣是數年間所薦大帥以十計大抵皆戢兵愛民克  
舉其職若吳陞之清操歐陽凱之死事尤武臣中之表表  
也者



陳湖南撫臣趙申喬被誣

按年譜趙公申喬是時巡撫湖南劾提督龔某浮冒軍實致交章繼又以學士某銜命入境供應不厭其欲橫被

誣奏

上既稔知趙公清節而公將順

諭旨備陳巡撫善狀幽明黜

陟白黑如照善類皆為伸眉

四十七年戊子年六十七春二月奏對 乾清門

按年譜時青萊閒有詭稱朱三太子者吏捕致京師上使繫置別室疊遣內監逮事崇禎者反覆詢以當年事所對

皆舛乃下刑臣如吏議而御門諭羣下曰我朝滅闖

定鼎為明報仇於明無怨也假令餘裔尚存何妨禮而厚

之無如姦徒影託自御極來官吏所捕如此比者三十

許矣公因奏曰勝國之遺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我

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寢歲修祀事爲設守戶遭  
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禮四海臣庶皆知  
上盛德在躬實能方軼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以云也  
上深領之

夏四月選韓子粹言成

秋七月註樂經樂記

按年譜公於樂事備得其條理舊纂爲八編乙酉燬於火  
至是乃定周官大司樂篇爲樂經小戴樂記篇爲樂傳又  
採經書中言樂者以附經史傳中言樂者以附傳篝燈至  
漏下二刻不輟閱數旬致病故附編未及卒稿今所存附  
傳之聲律篇實出手訂至附經及附傳之樂教樂用二  
篇僅有遺稿數紙清植謹與門人王蘭生編而錄之

冬十月獨對 乾清宮

按年譜時口外回 鑿於道帳殿夜警傳聞洶洶同僚或  
詢公曰事將奈何公曰吾與公未親危從莫與見聞而事

起昏夜真偽未辨

上既天保孔固惟有益廣

聖心徐核其實使蔽厥辜毋傷天性之恩以塞萬世之議而已

此 駕至御門 諭旨憂憤舉朝惶思莫知所對公進曰

國家不幸而有此然堯舜處此直等閒耳

上因注視公公復奏曰以

上聖德不宜有此然稽前史何代無之惟

上平怒觀理徐為處置但使

聖躬有萬年之安斯國祚有萬世之固此不足以玷

聖明也

上意稍釋遂還 宮有頃 召公獨對公頓首請曰帳殿之警

上果稔知其主名必無刺謬乎

上默不答悵然久之曰此直為鬼物所戲耳何喪心至是公曰

臣幸荷爵祿鬼物猶不敢干犯況 天潢之胄乎人情尊

榮則驕安舒則肆驕肆之行神志日昏始則偷安繼而惡  
正聞一善言如刺在背惶惑顛倒若或憑之則昏之極也  
上曰跡其生平誠如卿言然則有瘳乎公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若屏其聲色使凝志寧靜滌神清虛平旦之氣益生則本  
心之明漸著矣

上爲首領者數四未幾

上以憂憤乖和輦下物論一日數變公辦事纂書程課一如平  
常有以採訪之言摩揣之見告者甫啓口公輒抑之不使  
竟其辭或私請其故公曰爲大臣遇大事惟當燭之以理  
裁之以義而已紛囂萬喙不足聞也○按榕村續集寄何  
屺瞻書畧曰季方在此亦半載讀易及宋人諸書契悟殊  
徹此人淳意未澆而又不以義理爲厭長此不懈殆書種  
也餘則大山時常過語寂寥時藉此數人當山泉雲物愚  
自度年邁略有畧刻不敢虛過易稿又改數次與前後復  
不同矣封印後又草就百餘帙略如歐公童子問體與正  
編相補備今既脫稿更加細改一番畢日相正樂雖不曉

然紙上譚兵略能剖其條理紀其算數故亦就舊業修完  
工程亦幾六七然身心不理雜好無窮真正無派頭學問  
如博弈然猶賢乎已洪範依經重改一遍仲穎倣音韻五  
書字體寫出付刻去歲會奉寄否今再去一冊并爲改駁  
其不中倫處得以換改壇長近文能入理但恨生澀倘非  
區區持衡恐猶難覘邂逅曩年曾以詩文宋史三事相屬  
未審暇時亦曾爲之兆否側聞銜恤杜門有司加重至願  
有所周爰而不可得高矣美矣或虛懷而至造廬則片席  
而福粉榆者亦  
古人所不恡也

四十八年己丑年六十八春正月會議西苑

按年譜時

聖躬益愈 召羣臣會議所宜立者諸臣所議失當

上傳命詰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與眾同聲耶公  
奏曰去秋

上問云云臣對云云夫建儲大事也義當決自聖衷今

上使臣舉一州縣臣竟舉之矣使臣舉一方面臣鄭重而乃舉之矣若使臣舉一閣部臣躊躇而未敢舉者位分與臣相埒故也今日之事惟宜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辭語奏乃罷議

###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

按年譜取趙熊詔等三百三人公以科場積弊久極力挽之既竣事錄文進呈序之畧曰學者存乎已遇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倖之不可徵愛身則知行之不可苟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於外則將無所不至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殖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歟其熟而食之哉爲士者旣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

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薄也且又見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此不可告人之恩哉公卿之未能免俗者誦斯文莫不動容知媿焉

###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薦蔡世遠

按年譜公留意人才每遇館選於宿學必加推薦漳浦蔡世遠者於經史閩洛諸編無不淹貫從其父講學鼇峰書院粹然一出於正故公特薦之

### 充冊立正使

按年譜既重冊

上爲述公所陳鬼物之說使之朝夕深省且命更諏善道於

是有承指諏公者公曰勤思孝道篤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

夏五月薦陳瓚

按年譜陳公舊爲臺灣知縣有聲是春充會試同考公益得其爲人會臺灣道副使缺員遂薦用之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歷象本要成

按年譜旣脫稿郵致宣城就正於梅定九然後付板。按梅玉汝序歷象本要畧曰先徵君養疴坐吉山中公書問不絕至己丑冬又致書曰歷象本要於此道未能萬一然經高明增改故不忍毀棄夏閒後點竄字句君壁仲穎重爲繪圖繕寫雖竊取疑問彌縫其闕終是窺影尋聲古人所以重口授親炙也煩輟三五日正務正其訛謬非欲以示他人聊以決疑滯而隱之於心耳先徵君得書太息反覆是正盡善而歸之卽今本是也嗚呼公此書之成歷數



十年且已授之梓矣而勤勤參訂至再至三務期慊於心而後止如是以爲書豈尚有毫髮之遺憾哉穀成自及公門每見公吟批編纂終日不倦然不自滿假精益求精故著述極富莫不可信今而傳後此一編也亦足見其一班矣

### 四十九年庚寅年六十九夏四月韻箋成

按年譜韻部一依顧氏古音表至括畧韻爲六攝通用上去二聲尤得古意

### 秋閏七月中庸餘論成

按文集爲序畧曰中庸餘論者不敢以其論麗於經者也凡四十六條又曰閏秋錄者昔壬申之夏雜記所得名初夏錄今增損爲中庸餘論而其成也庚寅之又七月也嗚呼昔之意氣猶盛五十學易自謂未晚故曰初夏也今老

而衰歲云秋矣讀聖賢書自視不能爲繼序嗣音之人庶  
幾日月之光賡以微藝四時之統綴以餘分及遲暮奇劫  
之年以終竟其不忘之  
志故又寓意于茲名

### 八月洪範再稿成

按年譜以初稿多於經外發揮非  
古人釋經之體於是再成是編

### 薦王思軾

按年譜一日吏部以推陞事列王思軾之名以進

上曰思軾督學聲名殊減豈可用耶公進曰思軾典試山左所  
拔士頗公當初未膺督學之任也

上顧問吏部乃知果誤也未幾遂擢用至侍郎

五十年辛卯年七十春二月奏定爲輪蠲錢糧之法

按年譜歲癸巳實爲六十萬壽之期

上自以壽考昇平推心仁覆將欲沛澤宇內普免地丁錢糧因奏事頃預示意指公曰

上應乾之健以溥如天之澤萬年有道之長實券於此然統俟癸巳之年一體通蠲則各省吏祿兵餉無所支給勢必由部帑發解事增而費繁倘分作三歲輪蠲自今年始每年蠲免五省假如今年已蠲四川則陝西姑待來年是今年得以陝西之賦供四川之祿餉而來年又得以川供陝統以癸巳之年爲周則現年五省卽得先霑洪施而敷天下下愷澤環流亦無一民之不被三年內直省錢糧就近協用不煩解部至癸巳之年部帑又可無外解之費於事爲便而於恩尤加渥矣

上悅從之

秋八月摺丐休致不許

按年譜公自甲戌守制噤不敢言歸其始入輔也會於便殿乞省墓

上卽悄然易容至是以年屆懸車義宜引退又自三月病瘍曠不入直心益不安乃具摺陳丐得旨慰留焉逾月

上自熱河回鑾適戶部尚書趙公申喬以查核銅商事與左右侍郎不相能抗章丐去

上以其詞氣憤懣失大臣體意不釋公爲奏曰申喬詞雖過激而意實無他

上翻然爲之

霽容

冬十二月自湯山入覲於暢春苑

按年譜湯山在昌平州之東南山出溫泉故名公病瘍久丐假洗沐以是月朔赴苑陳謝

上知公當來預爲適館設帳具於暢春苑後禮遇甚渥是秋江南鄉試穢聲騰聞公入覲頃

上慰藉訖問曰江南有對語云左丘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卿聞之乎左與趙其二主司姓也公曰聞之然此非特主司罪也有編修楊者與趙實相表裏此風不革科場安得真士而取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

上曰聞賊陳五顯雖平民情得無病乎公曰五顯之發非設心爲亂也迫於饑饉耳荷

上垂恩舩米三十萬往哺災民泉漳閒菜色盡蘇  
上行政若此蒼生之福也

上曰有言 朕者曰五顯饑民耳何慮之甚耶 朕應之曰  
若言非也前史民亂率起於饑禍多生於所忽洪武獨非  
饑民乎公頓首曰

上言及此是舜禹兢兢業業之心社稷靈長之本也

上曰程朱諸賢以闢佛老爲一大事以 朕觀之奉之者固非  
闢之者益增其瀾耳自古帝王如梁武不足道卽有禁人  
爲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其教輒復復則益以披猖 朕  
惟置之焉能有無之閒斯其氣燄必然銷歇矣公奏曰此

孟子經正民興之旨也

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學六經之道爛若中天彼二氏者自可不

攻而破矣公退編

修揚遂被斥革

五十一年壬辰年七十一春二月奏對南海子

按年譜江南場弊督臣多所干預撫臣論之遂致交章督  
既布置深密撫乃以身當之

上雖未有軒輊而撫臣別疏論海賊事者誤信傳訛有所株害  
上不悅適駐蹕南海子召大臣問曰巡撫言海賊徒黨萬  
計信乎公曰沿海島嶼悉駐兵防賊安所得巢穴以聚萬  
計之徒黨巡撫生長西北不諳海務以臣論之此不過什  
佰不逞之徒截搶三數商船因以出沒行劫耳夫鼠竊以  
三兩爲輩行劫大洋不容以單隻成姦故雖什佰糾結較  
其情事乃與鼠竊相等頗聞此輩南風輒出出則依船爲  
營窟北風一吼卽潛遁歸惟嚴飭沿海兵弁謹視風候悉

力稽巡姦民自當知戢且內姦易捕然猶鼠竊時聞何況大洋姦源安能遽塞若使時和歲豐風行化美郡縣無鼠竊之偷斯大洋無行劫之害矣不然勦襲傳訛聲張風影至乃株害愿良甚無謂也

上曰然巡撫不解事今又以科場囂沸矣公曰科場之弊半由外簾外簾釐剔有方弊竇之塞者已大半矣然督撫交章國體所係倘加包容已邀寬典至科場情弊人才攸關百年因循於今九歲若不卒究根株重加懲艾後安所瘳乎時松江提督穆廷弼亦爲督臣所誣陷公代白其清節得調福建陸路提督

## 二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凡殿試有違式者例并褫其舉人公請止革進士仍準會試著爲令

## 夏四月周易通論成

按年譜公既依經釋義爲觀象一書其推本源流根據圖象統論綱領指趣者不欲雜附經中以溷正意乃別釐爲此編

### 薦朱軾

按年譜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於

上嗣而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任滿家居公密薦之起家爲光祿寺少卿

五月夫人林氏卒

按年譜集中有誌墓文

六月摺救江蘇撫臣張伯行



按年譜時已兩命大臣審質而督臣燄氣薰燭雖負公望為柱石者亦偏辭以擠巡撫旦暮且危公乃密摺

別白

上是之至九月有旨奪巡撫階畱本任督雖不褫革而召

入京予散秩彭闡得宜風聲樹於四方矣

### 秋七月朱子全書成

按年譜既裝潢呈進公奏勸曰

上平生為學必務終始雖律象微蹟罔不窮極杪忽未嘗中輟

此誠壽考無疆之徵也

上悅因曰朕性喜溫故自童年所習書以及退筆皆捆藏笥

篋間復玩視不忍棄也公頓首曰

上念勤思舊雖細物不捐敦厚之性與天地參宜乎勳勩諸臣

皆得以功名自保德盛恩明軼漢唐遠矣公前後復進文

學謹愿之士魏廷珍王蘭生梅穀成等入侍講席每晡後

幾務畢

上輒出御經座引諸臣論誦書文逐段披對講論尋繹寒暑不廢未幾有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末

### 八月獨對西苑鍊門

按年譜是時復行冊廢

上詣鍊門 召公獨對公叩首請全父子之恩

上曰將如朕何公曰

上既削其名號芟其羽翼以

上神武威明又何慮焉從之公既退私嘆曰數年之間是事三變豈一毫意料之所能參付託事大天命不欺尤不當阿順目前妄生希冀吾前後三對不過權情度理歸之於是而已若少挾瞻徇希望之私則波瀾翻覆孰能執其禍福

之柄  
哉

九月薦劉謙

按年譜劉公累官清靜且篤志正學老而益勤

上既召見適閱朱子全書命擬為序文大見褒許遂加嚮用

連擢至左  
都御史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薦方苞

按年譜會詞臣汪霽卒公以它事入對

上忽嘆曰汪霽死無復能為古文者矣公曰必如班馬韓柳誠

急未得其人若如霽者才固不乏即若某案中之方苞其  
古文詞尚當勝之時苞方以事繫詔獄由是

上憐其才明春釋之命入

直蒙養齋修纂羣書

五十二年癸巳年七十二春正月薦徐用錫

按年譜徐君以耆宿名彥又精於字學時方刊刻朱子全書特薦任校讐之事徐君從公最久每講論畢輒筆記所聞積歲盈捆遠後編成語錄三十卷○馥按語錄三十卷下相徐先生所纂記者其中從兄清植採公遺書評語及先從祖光坡從父鍾旺并兄清植所自記各註明條下至交河王君之銳高陽郭君珣皆公及門士閒記所聞亦概附入雍正癸丑兄刻於浙江使院○按徐壇長跋榕村語錄畧曰先生文孫清植鉸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來且序纂記之功推用錫爲多發篋讀之悵歲月之已晚喜意氣之如新當今日文教鼎盛之會此書將以垂世行遠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簡末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爲寵榮又曰先生居官精敏絕人於職事鉅細弗遺

凡所興除率因時隨事順其機緒張弛不外形而究多所裨補至於談道講藝殆無虛日英賢環座各有質請蓋先生於儒先要義讀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領受之下無一不冰解的破洞徹心脾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繙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檢去冗複覓鈔胥清謄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閒一二日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子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疑尹氏註一條幸爲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爲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爲可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嘆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內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云

## 二月請止捐納事例

按年譜時營進之徒布置囑託自邸第以及衙舍無所不徧所開事例濫雜多端雖素堅正論排贊郎者亦皆畫押莫敢格其議公獨持不可密奏曰今四海昇平正慎重名器之時而條議捐納殊失懲儆官邪愛惜民生之意上是之事以不行

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賜 御書匾聯及 御服衣冠

按年譜匾曰夾輔高風聯曰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康勅股肱又例 賜諸大臣衣帽

上獨解躬所服用以賜公用示優厚

秋七月周易觀彖大指成

按年譜公謂易更三古四聖一心詮解者多不能融洽而離異視之乃每卦括其大指為一篇

### 冬十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一日自西苑封還公所奏摺子內夾論旨一紙乃因內監交結近臣有所咨訪論中引用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語公捧誦慰服即具摺覆翌日遂遠治內監人心悚然嗣因便見復頌我朝宮政嚴肅凡給事內監不假名秩奔走而外無使干預上又明飭刑法雖辭色不少借宦豎之禍庶幾可絕其源上深然之俄又有甄別學臣之命原粵東學臣樊者名聲最下而交結情熟公卿列署議狀卒不及其人公閱狀訖索筆續署之廷論大服

### 復薦何焯

按何屺瞻行狀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

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十一年 駕駐涿州 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公以先生薦遂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凡家居六七年五十二年冬再以公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卽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開有譏笑士大夫著作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稿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 命仍直武英殿遂復原官卒  
特贈侍讀  
學士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先是念次公及贈公代有疝疾公壯歲即苦此醫者以是為遞疝不可治及年愈衰下脫愈甚時因武殿試侍班失調疝疾劇發

上聞即遣魏廷珍王蘭生省疾所傳 諭至有義雖 君臣情

同朋友之語隨遣太醫診視翌日有 旨擢徐公元夢為

內閣學士免出辛者庫又翌日有 旨召楊公名時入京

又翌日文志鯨以月選知州隨班引 見有 旨復其翰

林職銜公聞之曰此皆

上所以療我疾也感悅之

餘病候為之輕減

十二月承修周易折中

按年譜先是

上以易為六經之源欲成一書以惠萬世而鄭重其事未知所

委至是屢出圖象 命公採擇公依義條答與  
上意合乃下 諭曰卿畱心河洛久矣見來書愈知理明識遠  
此事非卿萬不能辨  
其是非遂 命修之

五十三年甲午年七十三夏四月奏免閩賊陳五顯餘黨  
家屬流配之罪

按年譜是獄也以公奏明其因饑釀亂實情與懷逆背叛  
者有間故惟五顯首惡五人坐斬其餘悉得免死而地方  
承審之員猶務苛覈株及家屬擬充發關東者凡男女千  
三百餘人公因聞奏明蒙 恩槩予放釋○一日刑部以  
彙題具奏得 旨駁正甚多公因入見請曰彙題之奏其  
厚盈尺杖徒以下之案臣等亦不能遍觀頃見  
上所駁正雖杖徒不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非臣等所及  
上曰 朕非能逐案查閱也直慮刑獄之臣有忽畧細案之患

故抽閱一二駁其舛者以警動之庶冤濫益寡耳公曰此堯舜欽恤之心也且

上於三逆叛案悉宥其族屬至容有祿於朝者遂使二千年

沿襲秦酷一旦盡湔豈特遠軼前古實足衍慶無疆臣敢

以此為宗社靈長賀

上大悅蓋

上如天之仁本諸性生公又隨事推廣詞旨深摯如此是

秋京師斷死刑僅二十有四人實為近古未覩云

### 秋八月周易觀彖成

按年譜公自十八歲即玩心於易至是

而年七十三矣前後凡易稿數十次

### 奏對易義暨修明經學

按年譜時方承修折中蒼萃自漢迄明諸儒之說凡三百餘家採擷精純刊取領要鏤鑄百代陶冶千載易之道於

是大備每奏進

上御經座引儒臣講論其勤如讀朱子全書時嘗從容問鼎覆  
餗之義公曰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多凶爲居大位而昵  
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凶爲位近君而任剛德也  
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物不  
可滿滿則必覆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卽學問而有自滿之  
心德必退矣

上爲悚容嘉許者久之公因復奏曰甲寅之亂臣夢三鳥犯日

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來海宇又安然臣竊窺

聖意猶以吏治未清敦養未備爲念欲使家給人康風行化偃  
則太平之象固愈進未艾也

上瞿然曰所謂讀書者凡以此耳蓋公遭遇

聖明自牖輸忠以頌爲規言婉而意至多如此類○按行狀公

又頻奏經學修明則國運休盛案諸史策燭若龜鑑

上深然之遂分簡諸大臣修纂詩書春秋又別

纂律呂正義諸編皆命就公是正焉

### 冬十二月奏明柯蔭獄情

按年譜先是總兵官柯彩之孽子蔭陰戕其父獄久未決御史殷某以受賄指為疑獄將疏論減其罪物議沸然公預陳是案本末閒數日殷疏果上

上面加呵詰嚴予斥革人咸快之

五十四年乙未年七十四春正月請寬減 御試翰林處

### 分

按年譜諸詞臣因試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公以文字不稱與敗檢殊乞從寬減得 旨準以原品休致

### 奏止開鑛事

按年譜時雲貴諸臣有請開掘銀鑛者蒙發廷議未及議而公以事見

上因奏曰開鑛一事臣有以知  
聖心必非欲牟其利也直以邊黎貧匱或得借此資生耳然鑛  
徒聚之極易倘將來鑛盡此輩將何法以散之奏未及畢  
上已數四點首蓋明季鑛徒之禍  
上所素稔故也於是  
特旨不準行

### 二月承修性理精義

按年譜公以前明所輯性理卷帙繁多門目冗複欲哀精  
要以便乙覽值

上亦以科場論題僅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數冊沿習既  
久勦說雷同欲勒一書為論目於是命修此編○按從  
子艮湖恭紀 恩命分修性理精義詩序曰乙未春世父  
奉總裁性理精義之命摺奏侍講楊賓實名時檢討彭  
石源維新庶常蔡聞之世遠舉人陳對初萬策暨姪生員  
立侯清植同充分修而鍾旺以公車在邸亦幸獲與既荷

俞允日從楊蔡諸先生蒐採而次第之以待世父裁定恭請  
聖鑒云

### 薦李紱

按年譜因進見頃蒙問詞臣中學問之優者  
公以紱對翌日 召見遂自編修擢庶子

### 三月乞免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公自以年過懸車老不引退於古人之義缺然每  
奏事畢畱身陳乞者屢矣至是

上始意可公即欲拜疏而值西陲有警 廟算方殷未敢以請  
乃丐休沐在家修纂性理會殿試固請不與

上勉從所  
請焉

### 復薦楊名時

按年譜公念將告歸無以報國因議樂章事入對奏曰  
揚名時篤學力行於今無輩臣崦崦景短無以自効其未  
盡之志此人若蒙任用必不負恩知臣雖歸骸泉壤  
上猶得以考其然否也

上連爲首

肯

### 周易折中成

按年譜公之承修是書也每奏進

上有疑義輒下公所公解剝敷陳

上常意歡有所批糾卽應時改定

上嘉其冲挹益虛己盡下至是書成

命校刻 丙殿又與朱

子全書俱頒付直省各  
別刊布以便士人購誦

### 夏四月奏駁復行例生之法



按年譜先是三逆初平所在支費不繼不得已聽人輸貲充名譽序號曰例生時卿貳中有欲修復舊法者公方以詞林散館閱卷於西苑之別署其人袖所具疏向公自述其意公立斥之語極峻厲旋復入奏是法妨學害正非盛世所宜行由是疏入得嚴旨譴駁焉

### 六月疏丐休致 予假二年

按年譜爲奏畧曰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三年前具摺丐休蒙 恩慰畱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復申前請又蒙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 命臣承修易經性理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故敢瀆懇允臣休致

上雖已垂 恩許及見疏終惜其去乃下 溫綸予二年假

陰符經註成

按年譜時方裝做從門人王之銳請遂成是註

秋七月性理精義成

按年譜是書亦校刻內殿欲用為論目適公丐歸異議者沮之不果行

八月赴熱河辭陛

賜御書匾額及

御製餞詩

按年譜將至遣魏廷珍迎于道次既至又為適館設具連朝召見再錫宴於內苑遠處賜匾字曰謨明弼諧

且傳

諭曰

朕心藏久矣欲俟卿屈八旬用以壽卿今

卿將歸故

特寫賜又

賜餞詩曰協恭惟得老成儒味

道經書揖

廟謨辭闕憂

君千里外引年捧日萬方敷

秋霜昔歲明臣節崑玉冲襟決勝符暫別

恩榮

宸翰

世宗以視膳隨侍所錫詩曰舊學者年本鉅儒論康勵翼奉

皇謨老臣報 國清風著

聖主崇文湛露敷鳩杖暫尋巖壑去 龍章直與日星符蒲輪

竚望還 朝早莫令 宸衷念遠途

上又推 恩追 賜公六世祖森匾字曰急公尚義父兆慶聯

句曰一念懷明主終身思舊恩別 賜公叔父原任永州

總兵官日烜匾字曰方重淳深弟歲貢生光坡聯句曰道

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閒公造膝有所陳請

上以公耳重慮屬垣語洩手書作答公捧讀訖

上即手燬之如是數四外廷莫得聞也已又日人老苦菴 國

家事大而 朕年高旦夕惴惴深以為慰公曰老而菴者

神志損耳此在庸人則然自古賢聖年益高德益劬烏有

是哉

上曰奈非賢聖何公曰不自聖者聖益聖不自賢者賢益賢

上兢業若此斯清明在躬之本也比公將歸復 召見握手為

別公叩首請曰西師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  
上久知

上更歷持重必無輕舉妄動之事惟乞深為留意

上許之乃曰卿雖家居政事有不便者當密以聞公頓首謝隨

進篆文五經一部乞更賜刊刻以廣篆法之傳

上即頒付內殿如其請是日復賜公肩輿遍遊內苑禮遇

莫比

### 九月出京師

按年譜門人蔡世遠從因指授龜卜古法  
遂成卜書補亡凡例欲勒成一書未及就

### 冬十月道出鉛山謁鵝湖書院

按文集記鵝湖書院略曰鵝湖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  
學處也昔東萊呂氏與朱子交善又於陸子有場屋之知

見二君子平日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為鵝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為書院以祀四賢起於宋淳祐間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為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誨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為不可及白鹿講章朱子至為之避席上手謝焉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嘆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功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辨豪芒之指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真二者於末學誠皆有弊焉雖朱子亦謂宜捨短集長庶無墮於一偏也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為訾警二程張邵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辭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敘道統淵源竝以周程邵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為病然則朱陸之共俎豆而處闕宮也而又何猜乎今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為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學者

誠宜稟 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  
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絕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  
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同異而實相成非若孔墨孟  
告之不同室無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  
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又記懷玉書院略曰爲政者以  
新學校育人材爲先然學校之新也必先聚集人士而啓  
告以聖賢爲學之意幸而其地爲聖賢所生長所遊經則  
遺教流風往往而在於是有賢者蒞政於茲咨諏舊迹興  
起墜緒感動奮發必倍於他邦班固有言可貴哉仁賢之  
化也詎不諒與子朱子生長建州趨朝歸山則信州其孔  
道也是故玉山之會鵝湖之爭傾動一時見於止齋陳氏  
之書而其故址皆在於信以今攷之鵝湖辨論其言不傳  
抑止齋所謂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涉吝驕是一時  
學者猶有疑而未概於心焉獨玉山講義別決詳明雖因  
問而答而已盡乎義理之根源功夫之切要嗚呼首疏仁  
義之目而警以著察之效中揭性善之旨而進以瞑眩之

荆終提尊德性道問學之宗而兩抹其空虛卑近之弊朱  
門之所終日言者不離乎是而於玉山獨反覆焉豈爲一  
時學者設哉楊子雲云去之五百載其人若存今蓋言聖  
賢百世之師不必於謀面而親炙之也有志之士可以興  
矣又記鍾靈書院略曰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  
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  
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  
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鵝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  
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  
游憩焉太守周君慨然遠覽既訪鵝湖遺址檄其屬邑興  
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卽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  
臨溪環山在闔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  
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  
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  
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卽有首舉於鄉者後  
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

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聖人之世，被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湖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

### 十一月次武夷山謁仁智堂

按年譜作詩磨諸石詩曰：昔年長老逐遊興，從問何處名山盛。迤邐莫須數淺原，曲深第一武夷逕。尋幽易步眾整殊，獻奇觸眼羣峯競。宋家南狩西山西，光移婺女開賢聖。居于夫子似鄒魯，來往未曾拜舊宇。此行棄舍浙江舟，取道迴遶西水滸。探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謝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苦。高山巋然哲人邁，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歸樸楷下竿。淺刺寒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看。來齋寢微茫誰念前修久。



相待公見堂宇多圯倡修之總  
督滿公保董其事廟貌一新

十二月至里

按年譜妣太夫人之喪公既抑情守制至是折中古  
義望鄉變服行奔喪禮于墓次乃後謁廟歸家焉

具摺報到家日期

按摺奏載

文集

五十五年丙申年七十五

按榕村續集寄徐壇長書略曰途次遲滯又一行眾多幾  
度夫船未易卒得歲暮趕程除夕僅得抵里與發棹時計  
日竟差莫艾也過吳門恰聞于思公事一路關心至敬省  
乃知消息生

聖明之世何患葑覆此 恩乃磊落無他之效也紫陽貽龍川書云願老兄退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大道之禍而所以涵養本原以爲磨礪事業發輝文章之地者益高大而光明矣雪後陽春長養加茂豈非愛助者之惓惓乎又曰宦途古比波浪我輩惟以言行九悔自循更無彌縫補救別法一日夜坦然便是畢世千秋形影身雖投老未免憂畏亦祇以此意自檢勒故欲公諸同人守此護符也○按文集寄魏君壁廷珍書略曰自客歲重九張家灣解纜直至除夜方入里門所喜

聖明在御海宇清平山行水宿毫無顧慮所至人民熙攘雞狗聲聞詩書弦誦之風迥異疇昔到浙江遂取道江西歷觀玉山鵝湖朱子講道諸處至武夷瞻拜 御匾紫陽精舍以歸雖筋力罷倦而耳目蕭爽自幸老作太平之人兼載 恩華榮耀祖宗忘乎疾病支離之在身也

春三月摺請分甄學使之無罪者

按年譜時用部議例召前爲學使後歸休者概行派差公見其賢否同辜無以激厲清公乃密摺請加分甄于是劉謙沅涵等皆邀開宥

### 立族里規約

按榕村續集致會石巖邑令書略曰到家來見子弟輩習氣甚龐匪類竄籍者亦多因地方發覺公同革逐某隨出家規鄉約數紙期改陋俗以奉善政茲抄出呈正尚祈廣所未備頒行條教俾僻壤有所遵循不勝幸甚○按文集復陳眉川巡撫書略曰弟抵里來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閒習染深重未暇與之語上聊爲立規約數條望其去太甚者知懷刑守法而已謹錄呈記曹非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頑梗負恃非懸車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獷犷故願豫知之也○按榕村別集敘本族公約曰吾族聚居於此十有餘世根衍枝繁人丁眾夥然鄉土褊窄恆產

無多又不能守分勞力勤儉成家遂有不肖子弟日與情  
游無賴之輩妄覲非分之財小則賭蕩以至於穿窬大則  
霸據溪港行市攘人之利使賓旅裹足又大則假借名色  
出沒招搖不可窮詰其尤可恨者或聚凶徒百十輩公執  
器械與鄉鄰格鬪或妄斷曲直不聞官府原此等惡習之  
所自來蓋因先年閩亂山海猖獗奸民倚盜賊之勢賦而  
作威豪家壓鄉里之柔懦而武斷而官府莫之能問也今  
山海蕩平已三十餘年

天子神明照及萬里當路執法大小寅恭民間赴愬自有所司  
非宦家所宜預卽自家門戶事有應申理者亦應憑官府  
公斷豈可恃強糾眾以自陷法網哉凡再實之木其根必  
傷席蔭驕矜衰落立至况抵扞文法便有目前顯然之禍  
君子懷刑如何勿思不佞壯離鄉井皤老歸來念桑梓之  
恭敬喜故老之僅存閔童雛之頑憍慮餘風之未殄吾聞  
之教人以善之謂忠愛人以德之謂君子况乎一家之親  
豈可自蹈姑息納之於不義之域是犯王法而替祖澤自

我始也自今以往有犯規條我惟有從公檢舉聞於官而與眾共棄之不能徇私庇護他日成家立業澤及後人爾等閱世之久自知吾今日之言是親愛之至此時雖冒刻薄之名所不辭也又敘同里公約曰鄉俗自當年寇亂以來習染最深今雖泰平三十餘年流風猶在吾家子弟及他姓土著寓居之人不肖無賴實繁有徒除逆犯人倫及抵扞官府文法者另有禁約外合將目前顯為鄉里害者摘出數條公行嚴禁嗣後如不悛再犯分別懲治條列于後餘詳集中○按年譜公之居里也約束鄉族課訓子弟和而毅寬而粟所嶽嶽董勸不少假借者自孝弟始農忙晴雨咨嗟公出禱無不立應由是姦盜屏息狙獍失恃工賈咸若風雨大和方是時知泉州府事者山東劉君侃知安溪縣事者江西曾君之傳皆承公意於府則重修府學於縣則特建朱子祠各為延師教授○按文集記重修泉州府學略曰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為天下蔚學者譚說至今豔之然其世升降俗淳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羣然波

逝其中而莫之訾省者蓋自化治閒虛齋蔡先生醇品邃  
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所謂守  
章句踐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之最盛時也  
其後傳李許相繼魁天下爲時文師科第途歷列郡然而  
華繁實披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有猖狂以壞士習怪詭  
以軋文體者餘風荏苒而吾郡亦寢衰矣夫泉僻處海濱  
爲九州風氣裔末然虛齋以經解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  
贊以橫議天下皆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  
諸吾泉而可知與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出故曰學術也  
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蓋言學校  
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曰桃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  
校之廢爲賢人君子所憂憫也今

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漸摩四海必世而再矣周王壽考則應  
在作人固宜其令行風流而蒸蒸者眾吾郡劉侯侃來自  
齊魯有召南素絲之操顧瞻郡學頽敝憮然傷之此亦風  
詩城闕之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落成有期請記於余夫

學校之設遠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備矣重言累陳無以爲也蓋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子賦詩不踰鄭志泉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然得賢牧守師儒作而興之廨宇旣修必將延召名宿招誘有志之士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

聖天子而育才廣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比也故爲道前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汗隆者使返其始而維其初庶幾援古剴今其則不遠矣又記安溪考亭書院略曰昔朱子舉進士筮仕同安簿同安西北壤接安溪故朱子常往來安溪道中喜其山水幽奇以爲絕似建陽佳處有詩在集中可檢也光地於乙未年冬告休抵里拜邑父母會侯寓其新落文昌祠中因請侯曰俗祀文昌蓋古者司中司命之遺雖然星辰河嶽必以人配五百年來朱子人師也今

天子崇重之優風聞天下斲學者知所嚮往地之歸也取道西江凡玉山鵝湖朱子信宿講論焉者其守土類能修舉吾

邑爲朱子奉檄往來品題名勝之區法得立祀非其人  
不與也其有待於吾侯乎侯曰茲吾素志也祠成邑之士  
感侯興起倡明之意相與請余記其事以示來者余惟侯  
之派自東魯宗聖而南宋南豐先生亦其別族也文行之  
承遠有端緒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攷朱子平生  
爲學精察力行謹守曾氏家法其文章則一以南豐爲範  
率然則侯於朱子之道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明道先  
生爲顏亭銘曰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蓋有取乎淵源世講相爲表  
章之義余於侯之茲舉亦云

夏五月 旨趣還京摺請展限

按年譜公至里未半歲

上念公乃 命魏廷珍密傳

上意促還京公念身爲耆老大臣雖被 恩深不敢硬守常節  
然進退有體瞻聽攸關若遵密傳戒道外聽莫審所由便



疑於貪慕以羞。朝廷乃請展限并乞明勅督撫敦趣時方訂正家禮得旨遂不果

### 六月葬冢男鍾倫

### 秋八月大學古本私記中庸章段成

按文集序大學古本私記略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與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歟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燭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閒考鄭氏註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於眾目中而致爲

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擊自託於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陬生挾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瑩於胸而援鶉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又序中庸章段，略曰：子思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觝，然猶不能過其衝。迄於周衰，諸子雜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二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躡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寢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揀之未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於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卽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於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地讀章句五十年，然後

能明首章之說覆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蓋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 薦翰林蔡世遠掌鰲峰書院事

按年譜巡撫陳公瓚曰鰲峰書院之舊而作興之請師於公公薦蔡公世遠以董其教事○按文集復陳眉川巡撫書略曰明府厲行清修得儒者澹泊寧靜之要而且克廣德心以教人成俗爲務移染來茲真九郡士民之福也前翰垂問未有以復蓋教化風俗四字自明季而不講禮義廉恥自士大夫犯之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於行齊民亦情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夕所能還返也司士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令

聖上特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莫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之上  
下議論學校則清貨賄絕請謁以外如何可以成材興學  
郡縣則謹簿書飭簞篋以外如何可以厚俗移風令之各  
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虛心採納而實意鼓舞  
之精誠聳動之下自然有風草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喻  
戶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生常談聊以備高明之擇。惟裁  
教之至書院師長一席在宋元閒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  
得其人造就不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粗讀書  
不放蕩耳求稱其任難之又難。閩中先正風流久已墜歇  
學植淺薄者固無以服眾。即稍有聰明聞見而習爲華廣  
無高志遠識者羣居終日其誤學者更深也。漳浦蔡翰林  
世遠有嚶嚶慕古之志與俗下秀才一片名利心者不同  
所讀書又知以程朱爲宗經史諸家漸能涉獵。所見紳士  
未有過之者。明府若欲引與共事更盡前輩切劘之義庶  
幾於數學交收其益也。又曰。价回多煩裁答。儒雅風流溢  
於墨楮。做鄉自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諸先生後實學衰

歇至明季而大敝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復古終  
 無望矣若徒課文賦詩為制舉之羔雁而已雖使科名盛  
 如吳越恐非明府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蔡聞之志尚  
 不凡既蒙招致惟授以規撫次第賓主相與設誠而致行  
 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弟老矣庶幾猶見  
 閩學之興豈非數百年而一時與不宣

### 重構榕村書堂

按文集落成用朱子卜居韻詩曰休居且慰意誰復憶驚  
 秋風候南中異家山事事幽況此豐樂歲晨夕履西疇翻  
 思三十載身如不繫舟暮鳥各有歸三逕豈無求夙歲徒  
 經始今朝再爰謀鑿池通澗道抗榭出山頭斜陽交積翠  
 漲雨亂寒流

皇肯棄顛顛甘為汗漫遊勞生分有息寡過是吾憂賓朋多雅  
 話學子念藏修古人世耕讀所望在箕裘○馥按時公在  
 里叔父白軒仲弟訥菴季弟臯軒皆康年耆德日與公聚

首從容而從遊門徒有蔡梁村世遠陳謙季萬策莊元仲  
亨陽壻富允讓姻戚暨子姪數十輩追隨請業閒日或到  
榕村成雲洞論道講藝嘯咏泉石而族中文會每月  
亦一修舉公皆手自批閱由是族黨人士多興起者

冬十二月葬夫人林氏

按年譜墓在安溪

光得里之仙苑鄉

五十六年丁酉年七十六春二月還朝

按年譜公既摺請旨下

督撫敦趣遂以是月戒行

臨發申定鄉規

按文集規條末附以詩曰山水淨明淑氣嘉那堪俗化任  
澆訛人非本業皆無賴里有仁風卽太和富貴長因驕佚

敗貧窮半是情游多今朝不  
作相如難父老傾聽臨路歌

### 次福州講學於鼇峰書院

按年譜事具集中鼇峰講  
義因顏其堂曰道南嗣音

### 畱題鼇峰書院

按文集趨 朝道經三山觀所謂鼇峰書院者此地闢自  
儀封張公而海康陳公繼之二公皆以宿學清修建築於  
茲下車之日首注意於文事是閩學將興之祥也陪燕講  
論竟日畱此誌喜詩曰扶杖趨 朝命停卓采國風諸姜  
齊稷下三峽待文翁倡道中州傑尊師百粵雄有虔初秉  
鉞主靜日銷戎媚學招韋素賢僚倚帳紅蔥青環藻枕幽  
翳滿芹宮我老迷非是羣徒質異同抗顏愁笏曳寫腹已  
餅空白首慙嘉會虛心竚聖功作人

天子意翺羽

庚朝祠

夏五月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註成

按年譜諸書舊稿盈拙充篋未  
及詮次至是於舟閒訂成之

六月至京

按年譜時因避暑駐蹕熱河公將趨觀

上以三庚水潦命俟處暑後公具摺謝并奏明未觀

天顏不敢入直辦事○按榕村續集寄示清植清藻諸孫書曰

今於六月初七日入京有二次旨意令伏暑且勿衝雨

水赴熱河俟處暑後出口又賜官房一所居住皆本

朝來未有之曠典也我病已痊愈但殘疾益甚不能坐起

為苦又寒暑陰晴皆入勝理鼻長塞而耳全聾要是老態

及之無可奈何壇長輩於旬日前為我筮得乾之小畜玩



一或字似非持久之兆乞身非遠未可知也過蘇州後病  
稍差卽於舟中草出論孟劄記四十餘日而脫稿向後閒  
時并學庸舊稿刪改便可騰清家藏以酬宿願矣孫輩此  
時想已在省讀書做文章之外淹遠莫非命定若果有志  
大業者發洩愈遲成就愈遠切不可俗情罣於宵懷也  
十二伯事辯明便可撒手服而舍之人益悔感爽是佳子  
弟正當以厚德培養之其不溫經書不誦古文乃俗下派  
頭之誤一舉人進士便當作天來大事看英材淪溺於無  
師友之助良可惜也賓實分巡乃當守  
試可之意餘事須汝等體吾意不能一

秋七月赴熱河 陛見丐休不許

按年譜禮遇如辭 陛時公力丐休且曰老臣戀  
主之心何忍遽離 闕廷直以進退有道而疲老趨蹌一有失  
墮便爲上辱 國體義宜引去非但私爲骸骨計也  
上命且入直辦事俟回 鑾更議之

冬十月回 鑾弓休不許

按年譜迎 覲於湯山陳弓益切

命明歲 萬壽節後更議之

十二月遭

孝惠章皇后大恤

按年譜自

太后違豫

上移次於蒼震門內衣不解帶憂瘁成疾羣臣見

上春秋已高恐遭大恤不任哀勞凡諸喪禮乞從省節而

上至孝純誠必欲勉強自力不為俯允公乃酌古準今為奏曰

漢儒鄭康成精於禮者也其論國有大憂而君有疾者使

子執事朱子嘗據以議於朝即朱子平生最謹於禮及老

不任拜跪亦惟坐視子孫行禮而已臣等雖愚豈不知

主上孝思維則為萬世師然此皆先儒之明論前輩所已行似宜稍抑

聖情遵昔制

上乃從之嗣而

太后大行

上以思慕過甚所患益加內發 諭旨命頒示中外其中多有

可駭句諸大臣皆知宣之不可無不惶愕失措者公徐捧諭旨就坐處別訂一稿以進

上怒以擅格 詔旨下部嚴議仍發原稿立令頒行諸大臣益

震公又再訂一稿以進復奉 嚴旨如初於是有欲順

旨頒行者公固持之密謂馬公齊曰此事當以死爭又更訂一稿以進奏入

上亦意悟因畱中不發事獲寢俄以議

太后廟號事公已定式付所司同僚中或強作解事陰改之式

與禮違奉 旨切責羣公皆深咎改者公

無一語惟例入謝罪而已寮列無不推服

五十七年戊戌年七十七春二月廷議三次

按年譜時 國儲未預

上孝憲嬰疾章奏倚閣百僚惶震公堅卓凝定獨持正論不爲浮說所搖每入班列無遠言無厲色謇不至激和不至隨懇懇獨摯以求建 國是 朝野胥倚重焉方廷議時有挾覬倖之私倡爲邪異以撓僉謀者公卿相顧莫敢扼其吭公侃侃與辨旣三日議不合公卽繕摺別奏異議者方屈前後如是者三已而

上聞之歎曰大臣中每事爲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老臣耳大學士蕭公永藻謂公曰公計不遺義辨不傷氣是何識力之定涵養之深也居頃之閣臣有以招請建儲詞不別白被議褫職者諸閣臣入請

上顧公曰請立 國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屢矣此何罪命置之眾由是始知公之造膝非一旦深服其慎密云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時

聖躬益愈駐蹕湯山嘗奏事頃以湖南巡撫需人顧問公公薦吏部侍郎張公廷玉

上曰此人朕所稔知但銓衡要職難以他授也公復薦雲南布政使劉公啓

上曰滇方用兵藩司亦難易其人因語及江南總督某山西巡撫某公對曰此二臣者臣實未聞其善聲後二人俱果以賊敗

詩所成

按行狀時奉旨看閱諸大臣所纂詩書春秋三經自度文義生熟不得與易經比乃溫習舊編紀其所見庶以斟酌羣言獲有條理上副

聖天子稽古尊經至意詩經以次脫稿○按陳對初識詩所略

曰龐西公詩所八卷始於康熙  
丁酉之冬而脫稿於戊戌之春

### 夏四月復丐休

按年譜爲奏略曰去冬臣在湯山丐休奉 旨俟 萬壽  
後具本嗣值 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私之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亦無暇爲草芥微命計矣近者仰  
瞻

聖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邦家之意  
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若老不引分則招惹物議恥辱  
必至下玷晚節上負深 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  
淵谷者也時閣臣王公揆以病在告

上命俟其入直當  
途公所請焉

### 尚書七篇成

按年譜尚書甫成七篇而公薨矣  
○按行狀高貢一篇乃絕筆也

### 五月丙子公薨

按年譜前一日改定洪範訖憮然曰吾年二十三始註洪  
範今又詮此大體猶是但覺意融理洽不必多著註釋耳  
有頃疝疾大發翌日午時薨于正寢公自幼嗜學髦而益  
勤雖政事鞅掌稍暇卽憑几編著丹鉛未嘗釋手自羽翼  
經傳而外凡諸子百家下及星日命卜之流莫不旁涉會  
通以滋其神明之貫常以晡後集諸生講論答問析疑盡  
亶循循漏下二三刻不倦每有述作輒令諸生傳視有能  
發其覆申其義者則喜動顏色與相參酌往復應時改訂  
沛如也天秉易直與人交讓美分過無所矜吝至心樂善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則顏開神愉稱道不啻口出於方正  
有學之士薦而引之惟恐後時公或未識其面其人亦不  
知公之實薦己也所薦士多不諧俗每以舉主蒙譴而終

不以替其好賢之心平生履險涉機切自磨厲自兵革控  
惚以遠朝端跪跪雖鑒別內朗白黑瞭然而一被以春和  
未嘗犯壯頰之戒卽至眾沓業輕岌岌乎有漂折之勢亦  
皆處之以艱貞加之以憫度會不少留爲芥蒂故終其身  
清夷平曠對之者皆躁平矜釋有接席頃而慮蠲神蛻者  
性本畏謹然至於赴會肩鉅則精識自斷卓然不搖每諷  
朱子所誦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蓋  
其內力厚矣晚遭

主上清明聖學日新而公又積誠啟沃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每逢萬壽羣下多進古玩公獨以舊板名編奏備乙覽  
逮壬辰後簡編日御遂益以羣籍爲厨經書爲繕道教休  
明揭於中天焉至襄贊機務考覈官評責實布公敷奏詳  
雅其所尤加意者推廣德心扶持善類用以益培邦本厚  
樹國禎

上往往俯從其言所全尤多少時持已剛方英氣蘄蘄及年益  
高德益卽則終日怡然雖遇事而怒而辭氣雖和不改其

三才書卷八下



常政府論事眾見喧騰則反覆開譬務盡事理而終無異  
同憤悌之色或言有裨助則舍己從之其開誠不欺之心  
翕然見諒於上下

上覽遺疏震悼 批旨有惟 朕知卿最悉亦惟卿知 朕最

深之語蓋明良之遇曠千載而稱僅實有在於文章政事  
之先者 特遣工部尚書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自行

在馳京護治喪事 命皇子臨奠臣僚會哭厚子賻贈又

賜祭葬諡文貞其文曰昔當盤錯之時特挺冰霜之節初奏

書於殿陛克矢孤忠繼贊畫於軍麾備彰勝算功成戡定

賞懋官階入長中禁之詞臣出貳夏官之邦政總文柄者

二載秉節旄者七年歲月滋深委寄逾重凡茲敷歷各著

賢勞擢登喉舌之司簡在鈞衡之地居心翼翼期素履之

不渝奉職孜孜務遠猷之入告至於專勤好學博洽多聞

編窺祕府之珍函詳究遺經之奧旨 朕久玩義文之易

獨窮理數之原惟爾虛衷隨時請益每共研尋終始辨析

精微嘗累日而未休恆他人所莫解 君臣之契特有深

焉隨宣索平生所著書錄藏秘省閏八月發引南歸復命皇子臨奠百官咸會遣行人王道成護送歸里以五十九年庚子夏四月葬於安溪興二里之百葉林至期布政司堂上官銜命設祭墓次先是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己心重公名德會兩怡簡一日昌時柱石至雍正元年春首錄舊臣名節之尤驗白者特贈公太子太傅十一年復加恩崇祀賢良祠賜祭一壇

按

公事蹟載行狀誌銘神道碑家傳并孫清植撰年譜詳且備矣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七月孫清馥復將兄年譜底本重錄再攷未備者於續語錄中其有異同者亦加增

損目曰譜錄合考粗初草稿尚祈就正有道刪削爾清

馥謹識

榕村譜錄合考跋

榕村譜錄合考二卷安溪

太傅李文貞公文孫清馥根侯先生纂輯本道光丙戌春公

元孫維迪拔萃將付開雕賢湘從公來孫志衢學博獲讀

恭爲之跋夫以太傅盛德大業賢湘何人敢加論議顧念

徐壇長先生跋榕村語錄得挂名簡末免君子沒世之疾

用爲寵榮語因竊效法焉蓋管窺蠡測竊謂太傅懼以終

始自強不息之學蓋由尊朱學易以上契

通志定業斷疑之

至聖知世以解經淵邃相推奉者爲語末而遺本也請得而覩  
縷之其生平進對也責難之恭當道志仁易曰納約自牖  
告公用圭太傅有焉其戊子己丑壬辰三對戊戌三議丁  
酉三擬稿也權情度理歸於一是定識定力忘身與家易  
曰獨立不懼藉用白茅太傅有焉其薦進人材百數也竝  
力學行忠亮老成易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太傅有焉其  
在京守制也危疑震撼反經合道易曰明夷蒙難艱貞繫

曰巽以行權太傅有焉其修明經訓及諸書也反之於身  
寫之於心孜孜矻矻老而不倦易曰君子進德修業乾三  
之誠坤二之敬太傅有焉綜計公居敬持志讀書窮理由  
朱泝孔推之守官行己全體用易故

御前往復言易最夥奏進文字罔非道德承修朱子全書周易  
折中性理精義九罄所學贊助

高深乙未假歸

賜額謨明弼諧則

聖祖仁皇帝顯以臯陶見知待公也休哉休哉公薨

賜諡文貞夫貞正而固以之起元其備四德君子哉萬世之論  
定於

聖人矣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嘉平朔日後學寧化吳賢湘再拜  
謹跋

世議太傅公二事一陳夢雷絕交書誣賣友也賢湘嘗見  
其書意脅公援己進用耳躁而妄也語皆文致識者辨之  
太傅未嘗一辨百口疏保全生出關於夢雷可謂厚矣朱

竹垞檢討詩曰君看蘇子卿豈絕李騫期有旨哉且蠟丸  
策正未始有功也太傅功在策迎寧海將軍及巡撫兩路  
兵解泉州圍及恢復諸縣耳以將軍義肯相脫之請輒讓  
專之夫不難讓萬分勞苦巍巍鉅功於人顧匿友書以專  
談兵紙上之功中材以下不爲況賢如太傅乎或謂夢雷  
卽無書公亦當爲列名疏中相脫夫夢雷有書而匿之固  
爲賣友夢雷無書而飾之豈非欺

君且草疏時亦容念不到此一彭鵬劾公貪位忘親也居正李



賢至今齒冷誰肯踏之乞假九月之請蓋有大不得已焉  
矣孟子言論其世然哉然哉當九卿會議彭前疏時

旨問彭鵬爾爲同鄉李某不知適以害之畱他在任自有深意  
所以畱李某之故恐一說便不能保全九卿奏求包容於  
是

旨下不準回籍解任在京守制蓋非議朝政及范蠡難共安樂  
諸讒誣可想矣故葬母太夫人不敢言歸望鄉變服行奔  
喪禮於墓次直待後二十一年假歸之日鄉使悻悻求去

則大劔歐刀上煩

聖主下禍身家豈所謂守經歟桐城汪稼門師督閩時思爲太  
傅入祀兩廡奏不果然久當論定也後日必有爲之者攷  
國史所爲公傳及彭二林居士集中公傳並列二事不寘辯  
蓋以公道德闕崇有學術知道者皆當燭其誣而識公用  
晦之志爲之寘辯則識旣下而論古胸次亦復不寬非直  
碍傳體裁已也根侯先生詳附湯公文正德公子諤熊公  
清約及陳夢雷事俾友善者得考焉真太傳文孫哉賢湘



ZW 21101000772456

S  
Z82-64  
17(85)

才言金个夫

再跋

